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一冊目次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漢）孔安國撰 （日本）太宰純音 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	〇〇一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孝經註疏九卷 （唐）玄宗李隆基註 （宋）邢昺疏 元泰定三年刻本	〇二七
孝經註解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註 （宋）司馬光指解 范祖禹說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六三
孝經大義一卷 （元）董鼎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七九
孝經集傳四卷 （明）黃道周撰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〇九三
孝經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一九四

經說八卷 （宋）程頤撰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二程全書本	二〇六
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稿六卷 （宋）黃仲元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黃文炳刻本	二八九
六經奧論六卷首一卷 （宋）鄭樵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五三
九經直音十五卷 （宋）孫奕撰 元刻本	四四三
新編十一經問對五卷 （元）何異孫撰 元刻本	四九八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漢）孔安國撰　（日本）太宰純音

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光祿寺燔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昔僧裔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譌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本校讎、且旁採他書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寒暑、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竝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稱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亦云古文孔傳、中華所不傳、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眞僞不可辨、末學微淺、不敢輒議云云。則日本相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刊贋造。此本核其文句、與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應。惟山井鼎等稱每章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與註文麤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爲後人附錄。此本無之、爲少異耳。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考元王惲中堂紀事有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經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裔然不與鄭註竝獻、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亦疑之、則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祕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漢孔安國傳

古文孝經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檮杌豐坊子夏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既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駁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張弧僞作弧唐人也陸孔諸人寧有不知而肎輕相承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竝亡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尚有是書也屬以市易往者訪求之願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攜以入中國此書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

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暴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國之本亡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卽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酌于今日者有幾卽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尚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馮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

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太宰純序所謂采以朱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訛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語而誤會爲孔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羼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開卷一二齟齬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鮑君競競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明可信且尚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之必

與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德水盧氏嘗刻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並壽諸梓以爲衆書冠冕譬之夏鼎商鼐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得而齊量矣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眞者不益以見

國家文教之美 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乾隆四十有一年秋七月東里盧文弨序於鍾山書院

新雕古文孝經序

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世久失其傳武林汪君翼蒼隨估舶至日本訪求以歸吾友鮑君以文得之甚喜遂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問以弁言爲屬寡固寡陋攷端緒以俟世之明經者正焉序曰孝經一書經緯三才紀綱五行誠聖門入德之首務故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鉤命決之言也遭秦滅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鄭康成爲之注是爲今文孝經又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得古文孝經

尚書及孝經二十二章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孔安國爲作傳所謂古文孝經者也遭巫蠱事未之行自晉至梁孔鄭二家並立於學其後衆亂孔傳獨亡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爲稽疑一篇當時學者習於鄭注頗疑孔傳爲炫所自撰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史官劉知幾請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迨明皇御注出而鄭氏亦幾于廢蓋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誠篤論也五季喪亂孔鄭二家並亡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鄭注孝經來獻中土始有其書而孔傳卒不可得按宋三朝藝文志云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也然歐公五代史記謂新羅自晉以後不復至中國而奝然事則見於宋史日本傳斯爲可信第不解奝然當日何不以孔傳俱來豈是書在彼國中亦所祕邪日本傳又累言其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刻是書之太宰純未詳爲何如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爲氏者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書中經文視世所傳古文孝經不

同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故親生毓之與班孟堅謂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正合中心藏之作忠心臧之以中爲忠亦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合以是知宋儒所傳之古文孝經猶未能無少差謬而纂更有以證前人之失者安國作傳實在孝武之世乃許沖以古文孝經爲昭帝時魯三老所獻考安國之卒在天漢以前安得昭帝時猶能作傳今觀安國原序始知三老所獻卽孔壁所出也或曰然則此書出于安國之手殆的然可信矣乎曰是未易以一

言斷也昔古文尚書傳于東晉後儒猶辯論紛紜疑信參半況孝經孔傳之見于今日者乎大抵其出愈晚則其疑益甚此亦世俗之恒情然而汾陰之鼎詎必非九牧之金所謂各疑其疑各信其信耳嗟乎是一書也厄于秦巫蠱於漢亡於梁譙於隋聚訟於唐散佚于五代自有經傳以來其更歷患難屢興而屢蹶者疑莫有甚於此矣夫孰知數百年而後一旦復出於

稽古右文之朝而所謂鄭注者反澌滅而不可復稽豈非孔曾之靈有以默爲呵護直俟至治之世而後著歟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暨于斯益信而以文搜訪之勤遠周海外其有功於斯道又豈在顏貞孔惠諸人之亞哉

乾隆四十有二年歲次丙申暮春之吉海昌吳騫謹序

皇朝天下一統海宇敉寧估客商船揚帆溟渤遂從日本購得古文孝經孔傳一編載歸鄉國其書二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較之桓譚新論所稱尚少十一字而以宋司馬氏指解相校則增多五十一字其間單文隻句無關義理者不具論若首章之以順天下作以訓

天下可不頻言而解卿大夫章然後能保其宗廟句增
保其祿位而五字與諸侯章之保其社稷士章之保其
爵祿句法相合而義更明暢又故親生毓之膝下此本作
是故親生毓之傳云育之者父母也父母生之續莫大
焉此本作續莫大焉傳云續功也此二條班固藝文志
已稱諸家之說不安古文字讀皆異而指解本所刊與
今文無異然則此本爲最古矣今文鄭注嘗進獻於宋
脩脊然古文孔傳得再見於

古文孝經序　八知不足齋叢書

聖朝以孝治天下普生煦育遊化宇者百數十年俗無拂戾
之風家有天倫之樂郅隆之治萬國攸同皆仰沐
聖天子德化之所覃敷而亦賴大聖人遺經之所感發也今
國家開四庫之館徵天下之書以
祕府儲書之多海內奔藏之衆似此異本珠之而貽而偏
隅聞見狹隘竊以爲目未經見便足珍奇不敢祕諸經
笥亟欲公之同好此吾友鮑君以文重付剞劂之本意
也鮑君所刻知不足齋叢書大率闡發隱微搜羅廢墜
而得此千百年久佚之本以列前編欣喜之懷形諸寤

寐辰寅鄉下士言不足爲是書取重然吾友耽書公世
之心知之最深受讀既竟不容默也遂書於簡端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中春之吉慈谿鄭辰謹序

古文孝經序　九知不足齋叢書

古文孝經序

孔安國

孝經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經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來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則大化滂流充塞六合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行下孟反滂普光反塞先代反息先北反當晉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諸侯力爭道德既隱禮論又廢至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亂逆無紀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於閒居同閒音閑夫子歎先王之教於魯之洙泗門徒三千而達者七十有二也賢者知不足喪德者守不失節各任意巧說分爲數家之論遂學者以當六經其大事載不勝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欲矇時人度其爲說誣亦甚矣數色主反矇音蒙度待洛反孔子悼其如此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兼有餘言庶以發經羅以起傳庶幾後學者覩正論之有在也思息嗣反下皆同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所獻古文爲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說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校讎廢及秦始皇禁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也逮讎市流反及音代下同校戶孝反坑苦庚反

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後魯共王

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爲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以知其
盛衰衰則移之以貞盛者之敎淫則移之以貞固之風皆
以樂聲知之知則移之故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首
井反又師曠云吾聽歌南風多死聲北風多生聲生必無功即其類也
臣曰庶民之愚安能識音而可以樂移之乎騐作時設反當時
衆人貪以爲善吾嫌其說迂然無以難之後推尋其意
殊不得爾也難乃旦反子游爲武城宰作絃歌以化民武城
之下邑而猶化之以樂故傳曰夫樂以關山川之風以
曜德於廣遠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

禮以飾之又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非唯天子
用樂明矣夫肯扶下同風德下風物同夫集而龍興虎嘯而風
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謂毋也胡笳吟動馬踟而
悲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馬與嬰兒也
何爲不可以樂化之叫無蹀經又云敬其父則子說
敬其君則臣說而說者以爲各自敬其爲君父之道臣
子乃說也余謂不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
父子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爲君父之道則臣子
便可以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爲傳者弗之從焉也說予

臣說乃說悅音悅
忿方吻反邪音耶

重刻古文孝經序

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何以言之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孝經有二本其一河間王所得十八章者謂之今文其一孚王莫孔壁所得竹牒科斗文二十二章者孔安國所爲作傳謂之古文安國曰今文十八章文字多誤文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猶以先出之故諸儒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爵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是觀之今文孝經之行也尚乎

久矣古文者雖安國爲之訓傳蓋當時未之行也逮乎漢季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章倣今文孝經也鄭康成注孝經亦其今文者也自是厥後今文孝經之行彌盛而古文亦與之俱行至唐明皇親注孝經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然其經則用今文取其闕閑門章也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至宋那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然後特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傳寫之互訛乎先儒多疑孔傳以爲後人僞造者子獨以爲非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諸家解皆以爲孝子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孔傳乃以爲刑傷蓋三代

之刑有劓刖及宮非傷身乎刖非傷體乎髡非傷髮乎
墨非傷膚乎以此觀之孔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
論是經文而曰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
德泊行不戒愼之所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
從諸家說則忠臣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
髮截鼻者彼皆爲不孝矣是說不通也余故曰孔傳者
安國所作無疑也咸曰尚書之文奇古難讀安國傳之
其言甚備孝經之文平易安國傳之乃不厭繁文何也
曰傳尚書者爲學士大夫也故不盡其說使讀者思而
得之傳孝經者爲凡人也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此其
所以不同也嗚呼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先自天子
至庶人所不可以一日廢也夫孝不可以一日廢則孝
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夫自朱氏之學行而孝經久廢
于世純常慨焉幸孔壁古文孝經并與安國之傳存于
我日本者寧不如珍而寶之哉惟是經閒人相傳之久
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訛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
本校讐且旁及他書所引若釋氏所稱述苟有足徵者
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

太宰純謹序

大清乾隆丙申春正月上浣欽縣長塘鮑氏家塾重雕

漢魯人孔安國傳

日本信陽太宰純音

開宗明義第一 經一章 凡一百七十四字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仲尼名也閒居謂燕居也名者生存之稱也曾子名參南武城人孔子弟子也侍坐謂在師傍有所稟受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惡汝知之乎

子孔子也至德者謂德大無所不包也要道者謂事約而義明也順謂教也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教天下之人民用和睦上下無有怨惡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避席者起離席也參不敏自謙之辭也何足以知之言不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夫者發語辭也本猶基也德者得也天地之道得則日月星辰不失其敘寒暑不愆其節人主之化得則尊卑同其道百官守其職萬姓說其惠來世歌其治故曰孝德之本也教謂教化也言人主之教化自然而行孝悌之道故曰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者重發曾子之意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謂軀幹也體猶支節也髮膚毛髮也言人之形體雖有大小長短之異皆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人既生長則當仕進行其道義以顯揚父母之名使後世稱之此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孝道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周頌文王之篇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言當念其祖述修其德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敢慢於人謂內愛已親而外不惡於人也夫兼愛無遺是謂君心上以順教則萬民同風其慕利之則從事敬親者不敢慢勝任也○惡烏路反夫音扶勝音升於人謂內敬其親而外不慢於人所以爲至德也其至德以和天下而長幼之節不遺老忘親故不遺老忘親則大孝興有勞事治無亂動作以禮則大臣與有功刑當其罪則民之所欲民之所欲以此事上以死民不偷用之則國富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祿爵而守其宗廟蓋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尚書篇名也呂者國名甫侯相穆王訓夏之贖刑以告四方慶善也十億爲兆言天子有善德兆民賴其福也夫明王發政施教諸侯受命而宣於卿大夫卿大夫承教而布德於諸侯諸侯有善讓功天子弟有善推美而告於百姓故諸侯士庶人有善歸之卿大夫子弟有善移之父兄由此域也○呂則古炙反

一名罔攸兼于前敬厥德罔有擇言在躬

名也呂者國名也呂刑尚書篇名甫侯相穆王訓夏之贖刑以告四方慶善也十億爲兆言天子有善德兆民賴其福也夫明王發政施教諸侯受命而宣於卿大夫卿大夫承教而布德於諸侯諸侯有善讓功天子弟有善推美而告於百姓故諸侯士庶人有善歸之卿大夫子弟有善移之父兄由此域也○呂則古炙反

一名罔攸兼于前敬厥德罔有擇言在躬

罔攸兼于前敬厥德罔有擇言在身甫侯之身也常不敢自專其德必敬其德也言不敢自專其德必敬其德者以其德合於天地故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有其德則其爵祿其刑罰其慶賞其政令則人民和睦無怨惡之言加於其身而民化德要道也不敢惡於人也夫兼愛已親而外不惡於人也夫兼愛無遺是謂君心上而海內法也百姓之本也而君子之訓也其教故取喻焉蓋者辭也蓋者疑之辭也○蓋古盍反

蓋天子之孝也

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皆自然也先王疾驕奢以喻教則萬民同風其慕利之則從事敬親者不敢慢勝任也○惡烏路反夫音扶勝音升於人謂內敬其親而外不慢於人所以爲至德也其至德以和天下而長幼之節不遺老忘親故不遺老忘親則大孝興有勞事治無亂動作以禮則大臣與有功刑當其罪則民之所欲民之所欲以此事上以死民不偷用之則國富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祿爵而守其宗廟蓋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尚書篇名甫侯相穆王訓夏之贖刑以告四方慶善也十億爲兆言天子有善德兆民賴其福也夫明王發政施教諸侯受命而宣於卿大夫卿大夫承教而布德於諸侯諸侯有善讓功天子弟有善推美而告於百姓故諸侯士庶人有善歸之卿大夫子弟有善移之父兄由此域也○呂則古炙反

一名罔攸兼于前敬厥德罔有擇言在躬

名也呂者國名甫侯相穆王訓夏之贖刑以告四方慶善也十億爲兆言天子有善德兆民賴其福也夫明王發政施教諸侯受命而宣於卿大夫卿大夫承教而布德於諸侯諸侯有善讓功天子弟有善推美而告於百姓故諸侯士庶人有善歸之卿大夫子弟有善移之父兄由此域也○呂則古炙反

罔攸兼于前敬厥德罔有擇言在身甫侯之身也常不敢自專其德必敬其德也言不敢自專其德必敬其德者以其德合於天地故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有其德則其爵祿其刑罰其慶賞其政令則人民和睦無怨惡之言加於其身而民化德要道也不敢惡於人也夫兼愛已親而外不惡於人也夫兼愛無遺是謂君心上而海內法也百姓之本也而君子之訓也其教故取喻焉蓋者辭也蓋者疑之辭也○蓋古盍反

蓋天子之孝也

子曰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者必以下爲基故居上位而不驕高者不驕貴不好利而惡害其能與百姓同利者則萬民持之是以雖處高而不危不驕貴不好利而惡害其能制節謹度之吉明王不制節謹度之凶不能守其足則雖滿而不溢其知守其足則雖滿而不溢矣

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道法言不敢道仁義禮典也此入公平之言也非此則入邪僻之言也非此則入放蕩之行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必合典也然後乃言言不擇也無度之言明王不貴口言擇言身亡擇

行言所可言行所可行故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言所不行也○仁者無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同上言滿天下無怨惡
行同上言滿天下無怨惡夫子既明孝道又廣言以結之
夫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詩大雅烝民美仲山甫之辭也仲山甫周宣王之卿大夫以事天子得其道故取成篇焉言其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與此卿大夫之所以為孝也○式音拭翼音逸哲陟列反
解佳賣反

士章第五 經八十六字

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以事母其愛同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敬君與父同也故母取其愛而君兼尊親之嚴是故為人子者不敢惡於人況親之身乎不敢惡於人況親之身乎則愛敬不至尊者親之嚴也是故為人父者人親者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士之孝也
長丁丈反下同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上謂君長也
爵祿謂服應法言有此爵則可以安其位祭祀謂春秋祭其先祖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上謂君長也
祿位謂食其祿位祭祀謂祭其先祖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則忠
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敬君與父同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其君則忠
以孝事君則忠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以敬事長則順
以敬事長則順故以孝事其君則忠
以孝事君則忠

子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故者故上陳孝亡終
始而慮不及者未之有也故者道所以爲常也必有終始然
後乃謂其不能終始者必及患禍災故爲君而忠爲臣而忠爲
子而孝爲父而慈爲兄而四者人之大節也人節也人自在
身雖有小過不爲君子而不孝爲君子而不忠爲臣而不
敬四者人之失也人失在身雖有小
善不得爲孝上章解脫人爲孝之道此又總論
其無終始之咎以勉人爲孝也○行下孟反

三才章第八 經一章 凡十九字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聞孝爲德本而化所由生
故舉其本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者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上不驕則可以長守貴
爲下不亂則可以免於刑在醜不爭則可以遠於禍三
才不失則可以事其親矣○長知音丁
下同

天地之經也民是則之天地之經常道也則法也言
天地之道以生萬物而不窮人君之道以治萬民而不
亂人臣之則是也是則之則人君之道也分而殊之則人臣
之則也盡力竭養子養父母不易其則故百姓上
下同諒家事父母之則也人君不易其則故百姓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而無
反道也訓導也治安百姓人君之則
也凍爭死節臣下
不易其則故

道上賜得道貴卑者不待爵祿而充大臣不因右而進百官脩道各奉其職有罰者主充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勞凡知不侮鰥寡而況於士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人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臣之卑者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皆國君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臣之卑者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皆國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卿大夫家臣之貴者也妾賤人也妻之與子皆親之則親利之則利是以明君之政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則其徒利而不廢則衆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不至愛親利之謂也○乃說治家者子乎卿大夫家臣之貴者也妾賤人也妻之與子皆親之則親利之則利是以明君之政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則其徒利而不廢則衆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不至愛親利之謂也○乃說治家者子乎卿大夫家臣之貴者也妾賤人也妻之與子皆親之則親利之則利是以明君之政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則其徒利而不廢則衆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不至愛親利之謂也○乃說治家者

敬心以事其親人謂采邑之人也愛利不失得其歡心故親安之然後奔敬故兆庶傳同養子侯伯子男皆反奔敬交下行孝愛敬交極也復何以加之包父雖之見在也○夫然七代反見賢遍反夫然猶言如是生盡孝養之謂其親考也○夫音扶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上通天下和平人和神說故妖孽不生禍亂不作上通天下和平人和神說故妖孽不生禍亂不作上通天下和平人和神說故妖孽

反傳同日人實反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因其不失於有尊嚴父母之心而教以愛敬之道成因本有自然之愛敬所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凡聖人設教皆緣人之本性而道達之也○治直史反傳同道治趙

父母生績章第十一 十一經一百二十字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母愛與父敬同而兼之者其惟聖人乎○續音屬

孝優劣章第十二 二經一百二十字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音孛○悖補對反下及傳皆同以訓民則悖亂民無所取法也○亡皆無所取法也○亡皆無所取法也○亡皆

病者衣冠不解行不正慢所謂致其哀也親既終沒思慮所生於不測上不愛下不敬上則不峻也禁止邪惡而不犯刑制則不辭也有可離法而專行之者非所謂致其哀也既葬其後反虞祭祀之禮所謂致其齊敬之心又焉其鬼享吉祀普其齊敬之心又焉其鬼享也○慘下感收悽在醉反號戶刀反哭七雷反反哭也○肅之嚴所謂致其嚴

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尊謂一人也衆謂千萬人也以孝道化民此其要者矣所以說成敬一人之謂也
○說音悅

廣至德章第十六 經凡十二字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此又所以申明上章之意君子之教民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君子亦謂先王也夫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蓋能得水然後立其神聖人得民然後成其化也○蓋音扶戾反大音泰扶戾音交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所謂敬其兄則弟說也以弟道教即是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弟音悅長丁丈反下同說音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所謂敬其君則臣說也以臣道教即是敬天下之爲人臣者也○說音悅夫計反傳以恐反

孝經

君則臣說也以臣道教即是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古之帝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群臣所以示子弟臣人之道也及其養國老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之盡忠敬於其所尊以大化天下焉皇君也

事尸者謂祭之象者也尸即所祭之像故臣子致其尊嚴也三老者國之高德賢俊而老所從問道者也五更者國之長德更事而老所從習古歷博物多識所從諮故有三人之尊五更之位焉故有五人焉○識音志更音庚下同

詩以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樂悌易以此詩明之也○愷苦亥反悌大計反注同樂音洛

居身樂易于人其貴老慈幼忠愛之心得以交于故以此詩明之也○愷苦亥反悌大計反注同樂音洛

以此詩明之也○愷苦亥反悌大計反注同樂音洛

下同易以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德其至

孝之爲

孝子之門也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善事其兄則必能順於長長矣忠由于孝順由於弟故可移事父兄之忠順以事於君長丁丈反傳同長也○弟大計反傳同長丁丈反傳同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能理於家者則其治用可移於官君子之於人必觀其事親所以知其治官是以言治名必試之以其實譬人者必試之以其實不敢言也○治直吏反

閒居章第十九 經二十字

孝經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閒門之內具禮矣定社稷厚人民利後嗣者莫善於治君事長以治官之道備矣嚴親兄所以言具禮之典也順之節著矣○弟大夫長丁丈反傳同長丁丈反

同長丁丈反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父反也父謂嚴君而兄爲曾長則其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是故君子役私家之內而君人之禮具矣○繇直由反

丁丈反

諫爭章第二十 經一百四十八字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慈愛者所以敬下也恭敬者所以事上也安親揚名者孝子之行也曾子稱名孝子之行也曾子稱名孝子之行也曾子稱名

不當之事子不可以不諫爭也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事君之禮有諫爭三諫不納奉身以退有臣之節也若乃見可諫而不諫謂之尸位見可退而不退謂之懷寵尸位之義人也夫人在朝賢者不必起國事次是謂人主畋進苟國有患則傾危休戚同之也若一言發而興邦一言發而喪邦可不慎與關之也○竹堆疏起傾反

事君章第二十一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有九經

孝經

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也

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所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能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所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見賢遍反

無過之地君臣並受其慶

無過之地君臣並受其慶○見賢遍反

才量能講德而舉上之事上也為人君而下知其臣之才量能講德而舉上之事上也為人君而下知其臣之才量能講德而舉上之事上也為人君而下知其臣之

反爲之棺槨衣衾以舉之禮爲死制椁槨周於棺棺周於身衣卽斂衣衾
也舉尸內之棺也○棺音官槨音郭爲死子僞反內音納陳其簠簋而哀戚之簠
祭器盛黍稷者簋盛黍稷者陳列而不御黍稷潔盛而不設孝子所以重增哀戚
也○簠音甫簋音軌盛音成下同重直龍反哭泣擗踊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擗
所以泄哀也男女擗哀以送之送葬於墓彌久離於尸內猶於客也祖奠於庭
踊女擗哀以送之送葬於墓彌久離於尸內猶於客也祖奠於庭
下殷於廟下敏於戶內猶於庭也祖奠以飯於庭
宅謂穴措置也安措置也安卜其墓地穴卜葬地者孝子重慎
恐其下有伏石漏水後爲市朝處卜之也○擗婢亦反
踊女擗哀以送之送葬於墓彌久離於尸內猶於客也祖奠以飯於庭
捶心曰擗跳心曰踊
捶與椎同一作搥跳徒彫反泄息列反爲子九反僭子
又反飯扶晚反殯音賓朝直遙反
反筆音聿立其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三年喪畢
則有夏言秋則有冬舉春秋而四時之道存焉
孝經
必刃爲之宗廟用鬼禮享祀之也言春
反
孝經朱本
古文孝經朱本
知不足齋叢書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二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君蓋士之孝也詩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兼其敬故以
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故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傳八千七百九十四字
孝經終
矣春雨既濡君子脩之必有怵惕之心感親而脩祭焉
所謂以時思之也○享許丈反通作享怵敕律反惕他
歷反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於孝經之道也言爲孝子之道
終始於此篇也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爲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養音羊下同丑衆也
非孝也
非孝也
非孝也
以此觀之無以尊親不敬乎哉尊親所以安親也
敬親所以樂親也
故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
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二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
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
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
之孝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
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
以化民也是故先之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先之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親臨之原莫重焉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
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

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而争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敎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

古文孝經 宋本

跋

古文孝經孔傳一册吾友汪君翼滄市易日本得之攜歸舉以相贈博雖意鄭孔二注有年矣往讀宋史藝文志一卷題上孝經新義第十五卷皆佘縷紅羅縹水晶爲軸窃意鄭孔亡逸於五代諸家海錄中皆未見載日本僧寿然於雍熙元年浮海而至獻鄭注孝經復有藏本而宋時日本既經進獻鄭注則其國中蔵貯或尚可問因屬汪君訪之不意其所得者史爲脊然之所未獻也孔傳先亡於梁亂續出於隋初唐儒辨爭遂遺廢棄諸儒論著從未引及僅見唐會要載司馬貞議引用則天之時因地之利注畧云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一寸四字以今校之儼然俱存畧異數字而義更勝可知此本更出開元敕定之上也通本義字作誼未經明皇敕改尤爲古本之微奄首安國自敘亦多與先儒稱述之詞合又有太學純庁排爲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于太宗司馬君實等得之大喜此即司馬氏古文指解序所謂祕閣所藏止有鄭氏也爲

然獻書之年宋史作雍熙崇文總目作咸平據純序稱太宗其爲雍熙無疑所謂司馬君實得之大喜者蓋書藏於祕閣司馬氏從後得見之也所惜者太宗好文之主既得鄭注不復更問及孔傳遂致古本遺佚至今日既得鄭注不使流行仍歸淪廢經籍顯晦殆有幸不幸焉又按宋三朝藝文志稱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此語誤也五代史記高麗國王王昭進別叙孝經一卷別傳周世宗六年高麗國王王昭進別叙孝經一卷別叙孔子事迹明非鄭注孝經而新羅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明非鄭注孝經而新羅地近高麗并誤以高麗爲新羅矣考證所及因附記之是編較指解本增多五十一字中間倘多字句不同之處今悉仍舊本原書付之剞劂復刊指解本正文於後以與同志者共質定焉原本刻於其國之東都紫芝園太宰純序後有一印云字曰德夫末稱享保壬子梓行乃

皇清康熙十一年也汪君所至爲長崎舊距冀東都倘三千餘里此書購訪數年得之甚艱其功不可沒云

乾隆丙申花朝歙人鮑廷博謹跋

孝經註疏九卷

（唐）玄宗李隆基註　（宋）邢昺疏

元泰定三年刻本

孝經正義三卷、內府藏本

唐元宗明皇帝御註。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一年六月、上註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註、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註。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註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註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註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振孫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廣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註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註、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偽。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摹備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闕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書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闕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闕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闕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闕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註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註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憒憒然歸罪於貞。不知以註而

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註始元宗此註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註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裁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註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　奉右　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若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當賞罰不行君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讀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敬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刪試是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或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扶陽縣開

金魚袋臣邢　昺　等奉　勅撰定

御製序并註疏

正義曰案孝經老子孔子之所作也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諫大夫臣劉向校中古文之所藏也以為孝經一篇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所行者四百二十二字分為二十二章又多出閨門一章凡二十三章分為十八章又多出閨門一章凡二十三章分為十八章名大者言故門孝經又按漢書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家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文字異者四百餘言今古文皆同是其大義同也但古文分閨門一章為十八章今文分廣要一章為十八章故有二十三章之異也

序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可得而順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本故假夫子之言以顯之言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而有五常之性故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可得而順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義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

正義曰仲尼孔子字也居謂閑居也曾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侍謂親近在側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正義曰此一節明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行也天子一公合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御之則國治以之德則

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正義曰曾子自謙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義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義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之孝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之孝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之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之孝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之孝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父兼其敬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故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父兼其敬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故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庶人之孝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紀孝行章第八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之大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紀孝行章第八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末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敷人而爲德本也　朕閒上古其風朴略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畢皆編之故帝舜命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又禹原伯夷云中古末有鎏龍則謂神農爲中古若易曆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則五帝則伏犧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五帝亦爲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羲農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質尚道德而已故其風教疏略也　**朕因**　正義曰因猶親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事一云因猶緣也緣此之事以下故也　**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闇疏**　正義曰闇猶疏也言上古之人雖有孝心而資敬之禮猶疏闇也　**及乎仁義既有親興益著疏**　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連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號仁義既有禮運云太上貴德其次貴義又云大道之行也與此文異加興益著者謂三王時也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與此文異加興益著者謂三王時也案禮運云大道既隱而後仁義興是大道既隱而後仁義興故曰親興益著也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忠故聖人因孝之可以教人而爲德本也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　正義曰經云先之以博愛又云教以孝所以敬也又云因其固有之性因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也　**故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疏**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因親嚴以教愛因嚴以教敬**　正義曰因親嚴以教愛因嚴以教敬者因其親嚴之心而教之愛敬也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正義曰順移忠之道昭矣者謂因其親嚴之心而教之愛敬則順移忠之道昭然明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者謂因其親嚴之心而教之愛敬則立身揚名之義彰然著矣　**故曰親親故尊尊故敬順故可移於君長故可以事天下也疏**　正義曰此第四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嚴莫大於配配莫大於文王疏**　正義曰此第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疏**　正義曰此第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是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疏**　正義曰此第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疏**　正義曰此第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夫子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　正義曰此第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其所因者本也其所革者末也疏**　正義曰此第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疏**　正義曰此第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今言志在春秋人倫學里之行在於孝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舉孝德以該之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此第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疏**　正義曰此第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復坐吾語汝疏**　正義曰此第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疏**　正義曰此第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疏**　正義曰此第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疏**　正義曰此第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經之總名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也　**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復坐吾語汝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三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三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三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三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三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三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三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三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三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三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四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四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四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四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四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四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四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四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四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四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五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五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五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五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五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五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五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五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五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五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六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六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六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六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六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六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六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六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六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六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七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七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七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七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七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七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七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七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七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七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八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八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八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八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八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八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八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八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八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八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九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九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九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九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九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九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九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九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九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九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二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二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二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三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三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三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四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四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四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五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五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五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六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六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六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七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七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七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八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八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八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九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一百九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一百九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二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二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二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三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三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三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四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四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七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八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四十九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十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五十一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蓋天子之行也德加於人而化流於海內爲天下之則也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十二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十三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十四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百五十五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義也　**故曰至刑於四海**　正義曰此第二段亨已明孝治天下之事此第二百五十六段歎夫子所以作孝經之意故引經文以證

義悉況泥絕於秦得之者皆燼之末疏

曰民滅世秦者酈山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云子嬰降於軹道南門外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軹在霸水西去長安七十里是也霸水有兩源一出藍田谷名霸谷一出藍田縣谷名滻谷二水合流北入渭水秦穆公葬雍故霸水以東有秦穆公墓及寢廟遺址也又有秦惠文王陵在霸水西北岸上去長安十二里漢書地理志云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自代還即位居霸陵因山為體不復起墳也

曹參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薨王即位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之勢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天下故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及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則習所學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以造異端以主上之威勢而禁之如此則主勢降乎上黨成乎下臣斯請諸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族滅之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春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咸陽人皆阮之咸陽北阪上

故爲史者按學開五傳疏

因上起下

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若尚自將近十室室謂之家也爾雅釋宮云室謂之室室謂之家但與上已室別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亦不指據也**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其門而入必自揩開戶牖○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其門而入必自揩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逸之車駕也家莊子駢拇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問於伯昏无人曰臧亡羊亦羊也問於伯昏无人曰臧奚事挾策讀書穀博塞以遊二人俱亡羊也伯昏无人曰亡羊而問奚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皆亡羊也是其逸之車駕也○正義曰攀引也騁馳也殊異也軌轍車迹也言攀引夫子之車駕者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如道之無窮也**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言聖人之大道無所不成而有成者也言若夫子之至大之道無所不成而有成者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也言若夫子之至大之道無所不成而有成者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也言此孝經之道隱於小道而有成也言此孝經之道隱於小道而有成也**榮華此文飾彼**同雅榮華作榮華此文飾彼同雅榮華作榮華此文飾彼同雅榮華作榮華此文飾彼同雅○榮華謂榮華之辭飾彼謂飾彼之辭○榮華謂榮華之辭飾彼謂飾彼之辭○榮華謂榮華之辭飾彼謂飾彼之辭**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疏○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還經義者明則還之計作得自取等後書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著之傳注前漢之前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著之傳注前漢之前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著之傳注前漢之前

孝經序

垂訓（疏）正義曰此序述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依疏義以述其旨也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等於行之事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內意有兼明（疏）正義曰錯互以成章意有互明也物而言句者局也舉字分強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論之經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或有數事而明者也若後志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一事而兼明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或有數事而明者也若後志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一事而兼明也

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正義曰錯互以成章意在約文敷暢後恐太略則大義或闕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正義曰錯互以成章意在約文敷暢後恐太略則大義或闕

散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序終

臣紀昀

孝經註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疏）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言此章開張一經故曰開宗明義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祕於壁中漢興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傳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考其頗處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分其經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重並無章名而發神契自天而元於章首今章名定於章末庶人五章惟皇侃本在庶人章末今依諸家疏於章首先有改篇近人追遠而為之也依注依古今不同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字從音從十謂分析科段至十數之經指言章者蓋因成章者明也謂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者明也謂文曰樂歌竟為一章

陛下無怨孝悌能感天下人心故至要之位臨下民而
人不怨
汝知之參曾子名也禮記參不達也言參不達行孝道之至道
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而性不孝而德
復坐吾語汝曾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
道
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此孔子自論答曾子之辭以曾子
性不聰敏故使復坐而為說之
教之所由生也言孝悌之教從此而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行孝以事親
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睦上下無怨孝悌能感天下人心故至要之位臨下民而
人不怨
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
知之參曾子名也禮記參不達也言參不達行孝道之至道
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而性不孝而德
復坐吾語汝曾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
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此孔子自論答曾子之辭以曾子
性不聰敏故使復坐而為說之
教之所由生也言孝悌之教從此而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行孝以事親
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
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疏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孔子自論答曾子之辭以曾子
名揚後世必顯於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行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疏夫孝至立身○正義曰此孔子引經以結成上義言行孝
以事親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故云身也○疏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事親而後能行其道也又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末示其跡此事親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於此事其主忠孝自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者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若親既沒言行亦當設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天下之人不憎惡於其父母如此則名德流芳是終於立身也○注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者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經雖爲鄭玄以爲仕事君理兼士庶而注具天子之事君爲中七十致仕具立身爲終也若諸侯已下不及揚名之事者常念保己親則能保其社稷不及揚名之事者常念保己親則能保其祭祀不及揚名之事者常思安人爲其貴利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則民安百姓則千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

聿述也修治也厥其也言君子既能述其祖考之德又能治其德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順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順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君愛敬已親則能保其社稷不及揚名之事者常思安人爲其貴利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則民安百姓則千

天子章第二

疏正義曰此開宗明義章通貫全經此已下至五章論之五孝各論行事而此章總言不分別也五經雖皆引詩書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異不別也五經雖皆引詩書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異不別也五經雖皆引詩書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異不

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云君行事親又能敬之道使人皆不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能敬盡於事親又能敬盡於事親又能

孝經註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言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捐言諸侯之君也皇侃云以疾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謂諸侯到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之節度典禮爲驕奢淫泆謂之謹度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 在上至孝上也

疏 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有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財其用充滿而不至盈溢也蒲充滿充實若財物不充實則後有所乏不能周給也節謂節儉謹謂謹慎守法度則雖充滿不至盈溢也高而不危謂貴而不驕滿而不溢謂富而不奢雖不期後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是高且而不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盈溢所以常守其富貴不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家不失其社稷而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庶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樓神奠云諸侯行孝曰慶言奉天子之法慶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 註諸侯至危也

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是也故傳稱天子之國曰王國則天子之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熊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故傳言其國君皆以爲稱位莫卑及土地大下而敎之言其在一國之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列爲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而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驕上慢下則免危也 ○注費用至爲益 正義曰云費用至約儉謂之制節也謂費用約儉而不爲華侈之謂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是主社稷則與國也云其君人者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詁文彼以君爲社稷之主故以君人者社稷言之郭璞注釋詁云皆通言之郭富合先於貴而言之者以貴常在其身者此經傳之言皆貴先於富故郭從之而言富貴也

卿大夫章第四

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士制云上大夫卿下大夫士制云上大夫四命則爲卿卿與大夫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宗卿大夫滿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言必守法道德之言德行謂禮法之言德行若非法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是故非道不言 言必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所以無可擇者遵法道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禮法之言善有口過之行自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三者服言行也禮法之把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卿大夫之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立三則以奉先王之事 蓋服言行也禮法之言德行也 非先王至孝也 正義曰夫子述先王制禮法之言德行之事終事之明卿大夫不敢行所以口無可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之行也 詩云 正義曰夫子引詩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是卿大夫之事也 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宗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 老聃曰 正義曰老聃古之博學者也 善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 正義曰言服飾所以表章其貴賤之義也 詩云 正義曰詩云 考卜維王 考成也卜問也 宅是鎬京 宅居也 維龍維光 龍光皆寵也 武王烝哉 烝君也 言武王居鎬京能成寵光之德為君之道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君子謂卿大夫也 不僭上不偏下是也 又案尚書益稷篇禹曰 正義曰此禹命臯陶之辭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孔傳曰天子服也 皇侃云初陳教未故舉三事服在身

以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雖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嗤撥言謂人相見先觀容儀次交言辭後觀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德云禮卿大夫立三朝者義見未章云以孝先祖者謂奉事其相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餙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一人 天前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行孝終甲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雖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毀事其君也

疏 正義曰此一人天子也案詩云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毀事其君也義取為卿大夫若能早夜不懈惰引詩大意為況云卿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之意

士章第五

疏 正義曰此士也案論語云曰數於鄙夫者是士也故孔子曰惟一其若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仕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紊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取也言事父與君母同敬也愛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有愛敬也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父尊以事於君則為忠矣

以敬事長則順 敬事兄則順於長則為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蓋士之孝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行孝也言士能用心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士既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也

蓋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章

疏 正義曰此章明士之行孝也言士能用心於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故言蓋以疑之蓋士賤不得專君之尊故加蓋以疑之言士則諸侯之上卿言人之丈夫成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了之士亦可知也此章承上章資取之義而言故言資取也依孔博士皆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云言愛父與君同者謂事母與事父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親厚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案上章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則為忠者不得有異於此也此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化也

注 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上不言悌而言敬者順文互見耳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又互見耳案公羊傳曰兄弟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

注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

疏 正義曰鄭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祭者際也人神相接也

注 士賤不得專祭祀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士上士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也士賤不得專祭祀者以其位卑祿薄不足以備祭祀之禮故不得專祭祀也

注 大夫已上祭祀之禮具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大夫已上祭祀之禮具者以其位尊祿厚故祭祀之禮具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言士能用心於孝悌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行孝也言士能用心於孝悌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

注 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上不言悌而言敬者順文互見耳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又互見耳案公羊傳曰兄弟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

注 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

疏 正義曰鄭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

注 際接也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際接也

注 士賤不得專祭祀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

孝經註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疏　正義曰此章論庶人之孝也庶人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庶人是未仕之稱也而庶人之中亦有貴賤貧富之異故舉庶人以該之也案白虎通云庶人者庶衆也衆人也穀梁之義亦以分子庶人也庶人謂庶衆之人也故王制云庶人之子恒為庶人庶人之中有此貴賤貧富之異故舉庶人以該之也

邢昺註疏

庶人章第六

疏　正義曰此章論庶人之孝也庶人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庶人是未仕之稱也而庶人之中亦有貴賤貧富之異故舉庶人以該之也案白虎通云庶人者庶衆也衆人也穀梁之義亦以分子庶人也庶人謂庶衆之人也故王制云庶人之子恒為庶人庶人之中有此貴賤貧富之異故舉庶人以該之也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別此五土所宜之利謹其身節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庶人之行孝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恥辱謹則謝咎節用則財豐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所宜之利

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之孝止此而已

疏　正義曰夫子陳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庶人謂田力播植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之利謂庶人隨其所居分別五土之利若山林宜木川澤宜魚丘陵宜牧墳衍宜穀各隨其土地所宜之利謹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行孝也故白虎通云庶人所以不稱士者以其農業不得遠離墳墓不得廣有所為故不稱士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官者以其不得立官職以理人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爵者以其不得有爵命以加人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姓者以其質朴不別姓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名者以其卑賤不得自名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字者以其不得有德行以表功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族者以其不得有尊卑以別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家者以其不得有大夫以上之尊稱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君者以其不得有臣民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天子諸侯者以其不得有國土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大夫士者以其不得有爵位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公卿者以其不得有封邑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諸侯者以其不得有國土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大夫士者以其不得有爵位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公卿者以其不得有封邑也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所宜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恥辱謹則謝咎節用則財豐

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之孝止此而已

疏

正義曰夫子陳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庶人謂田力播植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之利謂庶人隨其所居分別五土之利若山林宜木川澤宜魚丘陵宜牧墳衍宜穀各隨其土地所宜之利謹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行孝也故白虎通云庶人所以不稱士者以其農業不得遠離墳墓不得廣有所為故不稱士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官者以其不得立官職以理人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爵者以其不得有爵命以加人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姓者以其質朴不別姓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名者以其卑賤不得自名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字者以其不得有德行以表功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族者以其不得有尊卑以別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家者以其不得有大夫以上之尊稱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君者以其不得有臣民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天子諸侯者以其不得有國土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大夫士者以其不得有爵位也又云庶人所以不稱公卿者以其不得有封邑也

邢昺註疏

孝行已盡故引比言庶人不引諸侯盡於此與諸侯譜也

人子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猶死生也言人子事親生則盡其愛敬死則盡其哀戚事生事死無所遺恨則孝道畢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庶人之孝事親生死無憾之義也言人子事親生則盡其愛敬死則盡其哀戚事生事死無所遺恨則孝道畢矣故云人子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

自天子至庶人其孝當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以來此理皆然

註始自至未有也

始自至未有也

疏　正義曰夫子述庶人其孝當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以來此理皆然

孝經一卷

庶人章第六

邢昺疏

孝行已盡故引比言庶人不引諸侯盡於此與諸侯譜也

人子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猶死生也言人子事親生則盡其愛敬死則盡其哀戚事生事死無所遺恨則孝道畢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庶人之孝事親生死無憾之義也言人子事親生則盡其愛敬死則盡其哀戚事生事死無所遺恨則孝道畢矣故云人子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

自天子至庶人其孝當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以來此理皆然

註始自至未有也

始自至未有也

疏　正義曰夫子述庶人其孝當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以來此理皆然

而不能終久可以未爲具美無宜即同經意也古今凡庶不能
孝道但使能養安和始終若今皆及於災愆是也屋可貶漏
矣而當朝迴護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用心麤不足也能行如此
者謂孝行有終始也遠不及者終始也遠不及註非孔故謝萬
之善曲子所以解難故郭註云善未有也諸詳此義將謂不
然何諸侯章文句於上下通爲說耶聖人之爲心常情所昧矣子貢曰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堯化被四海乃爲盛說若與制百日蠻夷
百姓刑於四海乃爲盛說若與制百日蠻夷率服之別也脫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
之不可遠也脫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
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矣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人而斯至何遠不及於已者哉

三才章第七

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總結之言孝之爲德大行之事可
數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要以教化於人故以名章也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 **子曰**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經常也順物爲義孝
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
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則之 天有高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
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
也聖人生天地之間亦夫地之氣靜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
也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
因地利以行義順此
天地故可久之事爲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脩其教因其政 因天地教政故能不行嚴肅而成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化人之易也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君行彼德義則人化而不爭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 **疏** 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
可以率先也下人也故復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無

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主以順教海人則人
人親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順之道以率先之則人
興其德而不爭競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
之而知禁也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見謂見聞
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其易也
註君愛至親者　正義曰此依王註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
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所謂博愛也
註陳說至行之　正義曰
易經君子德教加於百姓是也
易經君子德修其文論語云義以為質又左傳說趙衰
郤穀云說禮樂而敷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情之
義利之本也是德義之利大於政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利
之美是天子所重為舉情以告君行之○
註君行至不爭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
先禮而後則民作敬讓則天下之人自貶貪競也○註禮
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容
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外作者宜用禮
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即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
睦也○註示好至此也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
之者言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
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導之使其慕而歸善也
示有惡必罰之辜以懲止之使其不為也云則人
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請人
睦也○註示好至引之　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

傳云至爾瞻　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行敬順之道
節牽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
君行化成人皆瞻故人皆瞻之○註赫赫至之也　正義曰
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
太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為太師故曰尹氏也云尹氏
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
俱瞻俱人皆瞻女也古語或謂人具俱也此章再言
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道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為
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
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後引周禮捕三公無官職事者之罪
也周禮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
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至

孝經註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言先代聖明之王以孝道

化人是為孝理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小國之臣卑者耳主謂諸侯以禮況於五等尚先施及卑者以其尊貴事宜先故也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言得萬國歡心則多助祭也

子曰至先王 正義曰此章明先王之能

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此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故云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疏

聖治章第九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父母 事母孝故事地理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養其母 兄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順其長 治家故得百姓之歡心以利其生 此五者不遂則刑及於人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是以君子之事親也 進則思盡其敬 退則思補其過 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

子曰至相親也 正義曰此章明孝治之事

疏

感應章第十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

詩云 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

子曰至不服 正義曰此章明孝悌之德

疏

廣揚名章第十一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至後世矣 正義曰此章明孝悌之行

疏

諫諍章第十二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 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君有爭臣則社稷不傾 士有爭友則行不離於忠 故當不義則爭之 從君之令又焉得為忠乎 參乃曾子名 言汝但從我之令豈得為孝乎

子曰至為孝乎 正義曰此章明諫諍之事

疏

孝治章第八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言先代聖明之王以孝道

化人是為孝理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 小國之臣卑者耳主謂諸侯以禮況於五等尚先施及卑者以其尊貴事宜先故也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言得萬國歡心則多助祭也

子曰至先王 正義曰此章明先王之能

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此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故云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疏

聖治章第九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父母 事母孝故事地理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養其母 兄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順其長 治家故得百姓之歡心以利其生 此五者不遂則刑及於人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是以君子之事親也 進則思盡其敬 退則思補其過 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

子曰至相親也 正義曰此章明孝治之事

疏

感應章第十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

詩云 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

子曰至不服 正義曰此章明孝悌之德

疏

廣揚名章第十一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至後世矣 正義曰此章明孝悌之行

疏

諫諍章第十二

疏 正義曰大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 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君有爭臣則社稷不傾 士有爭友則行不離於忠 故當不義則爭之 從君之令又焉得為忠乎 參乃曾子名 言汝但從我之令豈得為孝乎

子曰至為孝乎 正義曰此章明諫諍

○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君居其位理其國故云理國經野謂井牧其田制其賦稅也此王國謂諸侯之國也云王謂天子也此王國謂諸侯之國也云經國之微者謂諸侯之國之微者若尚不敢棄其妻者謂之經家國之微者謂諸侯之家若大夫之家若士之家此則知經家國之微者謂諸侯之家若大夫之家若士之家也云治家謂大夫之家臣妾家者謂大夫之家臣妾家也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者言治家之人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也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正義曰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者言治家之人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也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正義曰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者言治家之人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也

治家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正義曰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者言治家之人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也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正義曰云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者言治家之人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也

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治家若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孝經註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邢昺註疏

疏　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故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參聞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故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疏　正義曰此言人之貴於萬物

人之行莫大於孝　疏　正義曰此言人之貴於萬物由於孝行之大也

孝者德之本也

故可以事父　疏　正義曰此言孝行之大本也

可以事君　疏　正義曰此言孝行之大本也

可以立身　疏　正義曰此言孝行之大本也

故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疏　正義曰此言孝行之大本也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疏　正義曰此言孝行之大本也

三才既備孝行之本也

三才既備則孝行之本也

孝行既備則孝行之本也

孝行既備則孝行之本也

孝行

配白內出老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上言祭天明天神
為尊尊至也嚴人為主天神乃至故尊嚴以配天神作
生而食之象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也而鄭註禮運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建寅之月也此言冬至祭天圜丘者建子而晝夜分而日長也
日南至者是長至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
至者是長至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
至而日長也周之始祖后稷以其母姜嫄履大人迹於
郊而生棄棄既長而有相天下之功死而為天神故
郊祀后稷以配天焉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
文也以帝嚳配天謂祭圜丘也祭法又曰周人禘嚳而
郊稷禘嚳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郊稷謂祭后土於郊
也此皆以人鬼配天神也祭法又曰鯀鄣洪水殛死
禹能脩鯀之功而興之夏人郊鯀而宗禹祭法文也
鯀禹皆崇德報功之臣故夏人郊而祭之以配天焉
祭法又曰殷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報之上甲微
冥為水官之長勤其官而水死殷人報之上甲微
能脩冥之功而報之祭法文也上甲微以下至湯
凡八世皆為天神故殷人祭之以配天焉祭法又
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穀
之神祭法文也烈山氏炎帝之號柱其名也自烈山氏
之有天下至於夏商皆祭以為稷祭法文也
周之始祖后稷以其母姜嫄履大人迹於郊而生棄
棄既長而有相天下之功死而為天神故郊祀后稷
以配天焉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祭昊天於
圜丘也郊稷謂祭后土於郊也此皆以人鬼配天神也
祭法又曰鯀鄣洪水殛死禹能脩鯀之功而興之
夏人郊鯀而宗禹祭法文也鯀禹皆崇德報功之臣
故夏人郊而祭之以配天焉祭法曰殷冥勤其官而
水死殷人報之上甲微冥為水官之長勤其官而
水死殷人報之上甲微能脩冥之功而報之祭法文也
上甲微以下至湯凡八世皆為天神故殷人祭之以
配天焉祭法又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
殖百穀百穀之神祭法文也烈山氏炎帝之號柱其名也
自烈山氏之有天下至於夏商皆祭以為稷祭法文也
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遍云郊祀后稷
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
在於郊則圜丘可以配天圜丘可以配天則郊亦可以
配天圜丘在郊則圜丘也其時中
[illegible]

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是明陽之地故
但明堂案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明庭
即天黃帝高禖禮記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先嚳高禖禮記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祠於高禖不同審才載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
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緯
四門者象四時也八牖者象八風也三十六戶者象六甲
之候也七十二牖者象二十四氣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
牖者即八節也四門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居中
央也以應四時之次第九室者取象九州也以應九州
之次第也以應四時之次第九室者取象九州也以應九州
之次第也以應四時之次第九室者取象九州也以應九州
之次第

之右手孩而名之安談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拍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孩是小兒笑也老子曰孩知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也云比於神明之德故其經曰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謂愛子之道也其教之者宜記內則子能飲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學書計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學之師也謂年十歲

道故人無所法則動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惇也　正義曰云盡至惇也者案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恕而行豈諸人老未之有也是也君子之人老未之有也是也君子之人老未之有也是也君子之

孝經註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

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以孝行次聖人之後以孝行可紀也故以名章次之下文加萬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　平居必盡其敬養

則致其樂　致其極樂

病則致其憂　色不萌容行不正躰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哀情

祭則致其嚴　嚴肅沐浴

五者備　正義曰此孝子事親一

疏　子曰至事親　正義曰此依經起文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家之時也當須盡於其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其甘美父母不安不至口盡然憂慮之心若觀也王則舉號哭泣隨其哀情及有疾病憂色不解衣不脫帶湯藥必親嘗之而後進之也居喪之時擗踊哭泣盡其哀情及葬送之後祭祀之時嚴肅沐浴致其嚴潔之心若此者謂之孝也

那昺註疏

紀孝行章第十

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以孝行次聖人之後以孝行可紀也故以名章次之下文加萬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　平居必盡其敬養

則致其樂　致其極樂

病則致其憂　色不萌容行不正躰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哀情

祭則致其嚴　嚴肅沐浴

五者備　正義曰此孝子事親一

疏　子曰至事親　正義曰此依經起文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家之時也當須盡於其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其甘美父母不安不至口盡然憂慮之心若觀也王則舉號哭泣隨其哀情及有疾病憂色不解衣不脫帶湯藥必親嘗之而後進之也居喪之時擗踊哭泣盡其哀情及葬送之後祭祀之時嚴肅沐浴致其嚴潔之心若此者謂之孝也

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

疏　正義曰此孝子事親一

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

疏　正義曰此孝子事親一

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

疏　正義曰此孝子事親一

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之罪也凡為人子當須尊事君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當須法則於聖人今以非聖人之心違於聖人之法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當須法則於聖人今以非聖人之心違於聖人之法乃非之是無心

以風其上故曰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發諸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變人情變則樂隨移是變動人心也風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之情自治是正山若使也正山若使也以風上而行其化乃行禮義以正與變因樂而興故曰莫廣於樂其政和其樂其政乖其樂乖政和樂乖其政乖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亂又忽治者皆是因樂而察也故云在察天地同和則百物生人以深哲有聖性地出本曰伏羲也造琴瑟則其學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第一次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所以正於樂之名節起自黃帝也註禮所至下此皆是因樂而制禮故云正長幼之序者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之意也云故曰制禮以道之者傳於樂聲則成人感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蓋乎風

其樂章王本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別論樂者於喜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喜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矣其極百失豈標舉之名乎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註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莫重於禮也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故曰悅也禮心故曰悅也

敬也入明敬勿至倚是要道也其敬正以謂人子敬人之父則其子喜悅敬人之兄則其弟喜悅敬人之民則其臣喜悅敬人之君則一人喜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也

之謂也

正義曰此承上莫重於禮也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故曰悅也

註敬者禮之本也

正義曰云禮之本也案曲禮云毋不敬是也

曰毋不敬是也

註居上至悅也

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惟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者不可以不敬其下云盡得懽心故曰悅也

者言得懽心則所不悅也

故曾子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懽心見也舊註云一人謂父兄君子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愛敬之人

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既知謂子弟臣也父子弟及臣名何嘗乎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　正義曰此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疏　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以孝悌之行教未誦經之人故於註中廣明之後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正義曰此依鄭註也案爾雅云愷悌樂也孫炎之徒別為一解云愷悌和樂之貌故引詩以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誦經之人故於註中廣明之後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既不分德之教民用力引大雅洞酌之詩以美民之父母博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如此其廣大若乎非至德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大者乎非至德之君子所謂仁者其誰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不可以強教之弟以安其民故以況至德之使民能如此其孰能順民心如此其大者乎表記為異其大意不然彼以為非至德之君子不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失經旨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　正義曰此章明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以孝事親者則忠事君

事親孝故順可移於長

以敬事長則順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君治則化

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以敬事長則順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隋上三德於內名門傳於後代

子曰至世矣　正義曰此依鄭註也案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此順以事長也事父能孝者故資此忠以事君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此治以事官也是以君子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是以君子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是以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也是以君子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諫諍章第十五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父有失皆諫爭也

曾子問閒場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云何可謂之孝乎

疏 曾子至孝乎 正義曰前章以來皆論爭義又敬又不虧故又發此問之

故曾子問之故知乎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義可謂孝乎 事父有諫無犯又敬不虧故如此問之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有非而從成父之惡也 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降殺以兩尊卑之差事理則然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離猶去也雖道為有

今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規不失其善名

義 父失則諫故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非爭則陷親於不義

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故當不義則爭

疏 曾子至孝乎 正義曰重舉曾子以問孔子之語而荅之曰汝之此問乃前章之後乃為曾子說父子相諫爭之事故言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大夫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士有爭友雖無道不離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友則身不陷於不義之地況天子乎諸侯乎大夫乎士乎諫爭之道亦不失故言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等也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降殺以兩尊卑之差事理則然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離猶去也雖道為有

孝經註疏卷第七

邢昺註疏

感應章第十六

疏　正義曰此章明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此前章論諫諍之事以能順身行孝致得如此感應之福故以名章焉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事宗廟則事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福故以名章焉

長幼順故上下治　君能尊諸父兄諸兄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疏　正義曰此章明王事父能孝故事天明事母能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神明彰矣

正義曰此章夫子明王以孝事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須諫諍之以正道無免陷於不為

之言無不利註約諸文以釋之也葬此親神盛德至善非禮不動故雖天子必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故

諸父兄師保之教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宗廟致敬則鬼神著矣

著猶顯也宗廟謂祭祀也祭祀之禮所以追養繼孝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天下無能出其上於是乎在矣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光于四海猶言橫被四表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尊謂父也

必有長也

長謂兄也

言而天下和順

言謂教令也

百姓說也

說音悅

刑于四海

刑法也

蓋天子之孝也

蓋猶略也

以上天子章

諸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義不敢行

德義謂善政教也

非法不言

言謂非禮之言

非道不行

道謂非禮之道

口無擇言

擇謂口過也

身無擇行

擇謂身惡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

滿猶遍也

行滿天下無怨惡

怨惡謂人憎疾之

三者既備然後能守其宗廟蓋諸侯之孝也

三者謂法服德義政教

以上諸侯章

卿大夫非先王之德行不敢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義不敢行

德義謂善政教也

是故非法不言

言謂非禮之言

非道不行

道謂非禮之道

口無擇言

擇謂口過也

身無擇行

擇謂身惡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

滿猶遍也

行滿天下無怨惡

怨惡謂人憎疾之

三者既備然後能守其宗祿而保其祭祀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謂法服德義政教

以上卿大夫章

士之孝以忠事君而顯親

顯親謂揚名於後世以榮其親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以上士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用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其時也分地之利謂因其土地所宜也

以上庶人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無終始謂行孝之人生於無事故之時而能盡其孝道則患難不及之矣

事君章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子之事上又言臣子之事君上之道恩盡忠恩盡忠則上下和順天下無道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事上盡其忠敬之道也

子曰孝子之事上也

君亦通上下

進思盡忠

進謂朝廷也君有善政則進而思盡忠以報之

退思補過

君有過失則退而思補其闕

將順其美

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匡救其惡

匡正也救止也君有惡則匡正而救止之

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下謂君臣也

如此則可以保其祿位

祿謂祿秩

而守其祭祀

祭祀謂宗廟

蓋士之孝也

蓋猶略也

以上士章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義取德教流行是

詩云自西自東

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引大雅文王有○

臣救其惡臣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疏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下以忠事己上以忠事君上下同志故能相親相親也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遠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敢忘之也○註下以至相親○正義曰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以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君不敢斥王言也故註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註也書曰居上克明忠信之言以事其君故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遠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敢忘之也○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為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敢忘之也○註隰遠至忘也○正義曰此依王註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字註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心也○註隰桑至忘也○正義曰案舊註韋昭云隰歸私室則思補其闕以匡救君之正義曰朝廷曰退食委蛇退

孝經註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疏 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皮氏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以其親之亡沒心情哀戚不能自安故以名章焉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哀戚以居 哀謂悲哀在心戚謂容貌憔悴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之時哀戚在心容貌憔悴之事

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旨美也甘味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之時不為文飾故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此哀戚之情也 謂上六句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之時哀戚在心容貌憔悴故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慮滅性而死故聖人制禮使不然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制禮使不然

故聖人制禮使勉強也不令至於頹滅性命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天子至於庶人皆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

哭不偯 氣竭而息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哭泣之節

禮無容 悲哀在心容貌隨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容貌之節

言不文 不為文飾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言語之節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麻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服飾之節

聞樂不樂 故不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聞樂之節

食旨不甘 言美味故蔬食水飲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食味之節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生事已畢死事始發故發此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哭泣之聲不絕於口 未見故發此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哭泣之節

哀戚之情不盡於心 不為文飾故哀在心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哀戚之情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也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三年之喪天下達禮

故聖人制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制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

生事愛敬 生事已畢死事發出

死事哀戚 氣竭而息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喪親生事死事之禮

生民之道盡矣 生民之道盡於此章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生民之道盡於此章

死生之義備矣 死生之義備於此章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死生之義備於此章

孝子之事親終矣 終其身之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事親終其身之事

疏

正義曰此章論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也故禮記閔喪云食夫稻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裂為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為之節文使不過哀而已寸疡為費經首經帶以麻絰以麻之節雖心裁制之節實出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晏服即位冢事畢反喪服麻此亦天子諸侯但位尊事異反喪服麻故宰不安也

○注不安至節焉

正義曰宰我以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若二年未終身之憂宰我既出孔子又歎其不仁故禮記三年問云宰我既出孔子又歎其不仁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二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則是為文其實一年而已三年為制者聖人以三年為節也故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法度同唯改喪為凶耳其企及賢者俯從不肖者不肖者不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明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為樂假食美味不以為樂不令至於頹滅性命此聖親之節也是宰為制者聖人以三年為節也故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則是為文其實一年而已三年為制者聖人以三年為節也故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則是為文其實一年而已

其宅兆而安措之 宅葬也兆塋域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擗送之祖載送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奉其祭器而哀感之 祭器籩豆之屬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為棺槨衣衾而舉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奉其祭器而哀感之 陳其祭器而哀感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為棺槨衣衾而舉之 為棺槨衣衾而舉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奉其祭器而哀感之 奉其祭器而哀感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葬親之事

宗廟

以鬼享之 立廟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疏 為之至思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既終喪之後雖吉祭之時猶思念親之事也言孝子終喪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大祭之時尸入於室中也陳設饌具之美而加良膳進與尸飲長侍在側故下經云祝延尸安坐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反哭之時亦思念親之事也言孝子既葬之後反哭之時尸至廟門之外也正義曰云既葬之後反哭之時尸至廟門之外也者此依鄭注中庸而言也中庸云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也鄭注中庸云舜父瞽瞍頑舜能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既為天子瞽瞍猶在舜北面而朝之瞽瞍不自安焉舜尊之為天子以父事之是

書於舊刻有日本藏北宋小字本天禄後目著
錄有南宋相台岳氏本阮氏校勘記載有相
台本并有南宋閩刊十行本小字本賈陽
陳氏有景印相台本據鄧亭知見傳本書
目有相卿金氏翔和刻屬西同治庚午據
州茆局兩繙刻本卷每半頁十行行十
七字小字雙行字十三字即所謂閩刊本必
強大字每半頁八行行正義則以疏字隔
之基宋時舊式至明李元陽刻於閩中則
半頁九行注亦單行每半頁十六字蓋小始
改宋此本注疏舊式明南北監及汲古閣本
因之清朝一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經始改大
觀矣楊守敬謂閩刻十三經始改大字本
往往有存者遠勝於明代諸刻本阮氏達
摠以作校勘記其中惟爾雅疏元時所刻可
莫太甘之謂閩版尚有明正德嘉靖補刻頁
惟考證殘闕最多原頁幾一二葉者則
出宋刻初印彌可寶矣楊守敬日本訪書
堂王氏三印未見有著錄者

孝經註解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宋）司馬光指解　范祖禹說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書。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曆明皇時議者排擊古文、以開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案此說并謀辨已見孝經正義條下）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裒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此本殆以二書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應麟玉海載光書進於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與祖禹說小異。然光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藏庫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祖禹所說者初進之本、應麟所說者重進之本耳。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即紛紛聚訟。至唐而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其彼此駁議、唐會要具載其詞。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閒。觀光從古文而句下乃備載唐元宗今文之註、使二本南轅北轍、可移今文之註以註古文乎。宋黃震日鈔有曰、案孝經一部古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說可爲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說、讀者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爭、直謂賢者之過可也。胡嬗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註今文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嬗說信然。然亦非大義所係、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嬗說、以糾其失焉。

古文孝經說序

修撰臣錢大昕謹案此書作於部長任講官未進呈上進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眞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臣謹上

古文孝經指解序

朝奉郎守殿中丞充集賢校理臣吳棫謹校讎刊定部秩修撰臣程俱謹校讎刊定部帙上進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寖差孔氏之人畏其流湯失其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埽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自唐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眞者古文也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說古文排根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爲之傳諸儒莫同疾異信僞疑眞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沈廢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以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識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

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口窮疑其不然何則秦刑斗之書盡絶已久、久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寘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佯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眞僞之明皦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雖

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古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

經指南序 三

經091-066

今文孝經序

唐玄宗皇帝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循靜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

孝經

唐玄宗皇帝 注

宋 司馬光 指解

范祖禹 說

仲尼閒居 仲尼孔子字 閒居謂閒暇坐 曾子侍坐 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 參曾子名也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玄宗曰孝者德之本也順者不逆之謂也天下人心行此五要則無逆德矣加於人無惡行矣與天地之經而民則之則與天地合德矣明王以孝道治天下則神明彰於上幽贊於下無所不通故民和睦上下不敢怨惡女知之乎 女音汝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玄宗曰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對故侍坐者皆避席答敏達也言不達何足以知此要道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玄宗曰人之行孝本於天故為德本 教之所由生 玄宗曰人之行孝本於天故為德本 復坐吾語女 玄宗曰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多端樂正以下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玄宗曰人之形體髮膚皆父母所生以養民而不敢毀傷以全其生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玄宗曰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司馬光曰人之行孝以不毀為本以顯名為後世之終故君子之孝以事國人稱願然而已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玄宗曰聿述修德言人能述修其祖之德以加於人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玄宗曰永長配合命天命也言人能長行孝道以合天命自求福祐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玄宗曰言能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孝道之終也 司馬光曰孝子自然名揚後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玄宗曰廣敬於人不敢惡慢於人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玄宗曰廣敬於人不敢惡慢於人則人亦愛敬之矣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玄宗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玄宗曰刑法也言行博愛廣敬之德以法於人皆不敢惡慢之如此庶幾及親

人有慶兆民賴之 玄宗曰善使天下慶賴也 司馬光曰慶善也一人天子也兆十億曰兆言天子有善兆民賴之 蓋天子之孝 玄宗曰善行孝者皆以天子為法也 司馬光曰以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玄宗曰甫刑尚書呂刑也 司馬光曰慶善也一人天子也兆十億曰兆言天子有善兆民賴其善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玄宗曰喻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危也 司馬光曰高而危者以驕也 所以長守貴富而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玄宗曰列國有社稷其君主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 司馬光曰能保其社稷其民人所愛於天子者孝也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玄宗曰戰戰恐懼兢兢慎密恐陷長取為君恒須戒慎臨深恐墜履薄為危也 司馬光曰詩小雅小旻之篇言君子之行如臨深履薄也 故曰 玄宗曰引詩證上事 能保其富貴不離其身則長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 司馬光曰能保其富貴不離其身則長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 在上位而不驕故雖高而不危 玄宗曰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故雖高而不危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玄宗曰制節謹度無侵陵於人故雖滿而不溢 所以長守貴富而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宗廟 玄宗曰貴富不離其身則長保其宗廟之祭 蓋卿大夫之孝也 司馬光曰能保其宗廟大夫之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玄宗曰法服謂公侯伯子男各有等差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玄宗曰德行謂孝道故不敢也 司馬光曰德行謂孝道故不敢也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玄宗曰言必守法而已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玄宗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必合理也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玄宗曰擇言擇也 司馬光曰擇言擇是非者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玄宗曰言行皆望其可師以無可擇也 司馬光曰言滿天下者謂出於身加於民天下皆悅之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玄宗曰引詩證上事 其儀不忒正是之謂也 蓋卿大夫之孝也 司馬光曰引詩證上事 夫孝 玄宗曰夫孝者謂出於身加於民 詩云凤夜匪解 玄宗曰引詩證上事 以事一人 玄宗曰能事一人 蓋士之孝也 司馬光曰能事一人天子也 夙夜不解以事大夫 玄宗曰夙夜不解以事大夫 以保其祿而守其祭 玄宗曰保祿守祭 蓋庶人之孝也 司馬光曰保祿守祭庶人祭其先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司馬光曰資取也取其愛與等矣而恭有殺焉以父上義母主恩故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司馬光曰資取也取其敬與等矣而愛有殺焉以事父之義母主恩故也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司馬光曰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 司馬光曰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為忠矣 以敬事長則順 司馬光曰移事兄弟以事君則為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 司馬光曰人莫不事君士能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爵祿可保而祭祀可守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司馬光曰言仕穆卿大夫之家者當夙興夜寐無辱其親也 子曰因天之道 司馬光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之序也 因地之利 司馬光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司馬光曰謹身節用無過不及以其日養也 此庶人之孝也 司馬光曰庶人之孝以謹身節用為本非民性之自然則用於是矣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司馬光曰言無終始者無貴賤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司馬光曰曾子始者直謂養親之身名譽之小者耳及聞孔子之言乃知孝之為德其大如此 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司馬光曰經常也義宜也行事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司馬光曰言天地有常則地有宜而人以為行事也 因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治 司馬光曰法天明以為常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民從化者通於天地之性則各盡而民不從改矣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司馬光曰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

莫遺其親 是故先之博愛而民
興行 先之敬讓而
民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 示之以
好惡而民知禁 則人知有畏也 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 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於士民乎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
君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治家者不敢
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親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
祭則鬼享之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 大道和 禍亂不作 是以天下和平 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如此 而行之故致如此 明王以孝治其國家以孝
之 而行之故致如此 義取大德行四國順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也君親生之膝也

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所因者本也

下以養父母曰嚴

故親生之膝

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詩云淑人君子 詩云淑人君子 詩云淑人君子 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

正是其義 正是其義 正是其義 正是其義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養則致其樂 養則致其樂 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 病則致其憂 病則致其憂 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 喪則致其哀 喪則致其哀 喪則致其哀

祭則致其嚴 祭則致其嚴 祭則致其嚴 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居上不驕 居上不驕 居上不驕 居上不驕

為下不亂 為下不亂 為下不亂 為下不亂

在醜不爭 在醜不爭 在醜不爭 在醜不爭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 古文孝字从老省从子 司馬光曰人之身而不愛其身是不愛其親也 司馬光曰三牲牛羊豕太牢也二者不阿要君及尊官致人牛之養能為孝乎 范祖禹曰君子之養親也其及其親敬者存焉其及其親樂者存焉以天下養志之謂也故敬其父而已矣 玄宗曰敬者發於中而形於外故

民如此其大老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治之化理之名不可以名稱之故曰字之曰道故曰大大故曰逝逝故曰遠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通志堂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司馬光曰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志也閨門之內具治嚴在是矣 嚴父嚴兄 司馬光曰嚴者敬而畏之之謂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司馬光曰徒役皂牧妻子猶曰姓臣妾猶曰奴婢也安唐明皇時讌者排戲古文以閨門一家為翩俗不可以訓于家邦與此音同何以異哉()笔細曰閨門之內言何以異哉()笔細曰閨門之內言何以異哉()笔細曰閨門之內言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子曰孝子之喪親 哭不
言不文 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
死傷生 毀不滅性 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終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
此聖人之政 此哀戚之情 禮無容
威生民之本 服美不安
衣衾而舉之 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
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春
其宅兆而安措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
秋祭祀以時思之
事親終矣

孝經

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

注凡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言 內序文二千三百四十六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書孝以資广以不廢也夫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終終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事亡如事存事生如事存一也

孝經大義一卷

（元）董鼎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孝經大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督

元董鼎撰。鼎有尚書輯錄纂註、已著錄。初、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爲釐定經傳、刪削字句、而未及爲之訓釋。鼎乃因朱子改本、爲之詮解。凡改本圈記之字、悉爲芟除。改本辨正之語、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謂右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一順文衍出、無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謂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亦卽以經外之義說之、無所辨詰。惟增註今文異同爲鼎所加耳。其註稍參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類。畧如語錄之例。其敷衍語氣、則全爲口義之體、雖遣詞未免稍冗、而發揮明暢、頗能反覆以盡其意、於初學亦不爲無益也。前有熊禾序、蓋大德九年鼎子眞卿從胡一桂訪禾於雲谷山中、以此書質禾、禾因爲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稱朱子爲桓桓文公。案書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傳曰、桓桓、武貌。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眞著書明道之旨、無煩爲社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顚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焉。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蔑以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而親睦九族之中參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蓋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解紐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頓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較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勅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注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

余友胡庭芳挈其高第董眞卿訪予雲谷山中手攜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參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味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蔟兄明仲敬爲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斑斑有三代之風學者苟能有以啓道而克大之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弼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道而克大之悠悠蓋壤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桑臺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爲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昔大德之九年也

朱文公作孝經刊誤以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 內關未二百十二字

經一章　今文開宗明義章第一至庶人章第六合爲一章

傳之首章　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

傳之二章　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

傳之三章　今文三才章第七

傳之四章　今文孝治章第八

傳之五章　今文聖治章第九上一節

傳之六章　聖治章下一節

傳之七章　今文紀孝行章第十

傳之八章　今文五刑章第十一

傳之九章　今文事君章第十七

傳之十章　今文感應章第十六

傳之十一章　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

傳之十二章　古文閨門章

傳之十三章　今文諫爭章第十五

傳之十四章　今文喪親章第十八

孝經篇目

孝經大義

鄱陽董鼎注

孝經 舊本分章今文無章

不過孝悌而已曾子聞於孔子而發明之以為一經之首自天子至庶人皆當受用此之謂大孝也名之曰孝者以其可為天下萬世法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閒字坐字參字今文無○仲尼孔子字名師弟子稱名所以尊師也曾子名參字子輿稱子者尊之也此告曾子與論子者皆之也此告曾子所記也孔子稱字曾子稱名師弟子之義也閒居先聖七十二弟子皆在側侍坐而已所以治天下有先聖之德有要道之教故天下之民以此和順上下無怨無惡其知之名乎蓋天子之怨毒生於不和不和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無怨無惡者所當知也孔子而不發重其事而本欲處占先聖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能使之和順無怨無惡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道理本於自得者皆謂之德也此德也至道要道者皆物當然之理皆謂之道也此道也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此九者皆謂之天理所同有而人心之天理所同得者謂之德德者不離乎道和也獨也道德共道之謂也本於自得者謂之德德者不離乎道和也獨也道德共道之謂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避席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無怨孔子而不發重其事而本欲處占先聖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德也至道要道者皆物當然之理皆謂之道也此道也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此九者皆謂之天理所同有而人心之天理所同得者謂之德德者不離乎道和也獨也道德共道之謂也本於自得者謂之德德者不離乎道和也獨也道德共道之謂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字去聲人名○說文長也从大一以象人之形○子之義甚大而曰夫為說甚長也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以事親之道事君之道皆本於孝而孝之大體盡於此四者之間而已矣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謹慎貌臨深淵恐墜履薄冰恐陷

大雅文王之篇○子子孫孫言其多也翼翼恭敬貌思語辭

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之篇○念思也聿述也修厥德修其德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牛下今文有此方言上子曰字

愛敬出於其親而加諸人愛敬本於德而行之以禮故孝為德之至又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以愛敬為主而愛敬之心本於天性故孝為德之本又獨言愛敬不及其親愛敬其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愛去聲下愛敬之愛同刑于之刑去聲○于往也刑法也儀刑文王之端母也愛敬其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之篇○念思也聿述也修厥德修其德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牛下今文有此方言上子曰字

愛敬出於其親而加諸人愛敬本於德而行之以禮故孝為德之至又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以愛敬為主而愛敬之心本於天性故孝為德之本又獨言愛敬不及其親愛敬其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愛去聲下愛敬之愛同刑于之刑去聲○于往也刑法也儀刑文王之端母也愛敬其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已以不虧其行而後方可以及人故以是終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愛去聲下愛敬之愛同刑于之刑去聲○于往也刑法也儀刑文王之端母也愛敬其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之篇○念思也聿述也修厥德修其德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牛下今文有此方言上子曰字

愛敬出於其親而加諸人愛敬本於德而行之以禮故孝為德之至又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以愛敬為主而愛敬之心本於天性故孝為德之本又獨言愛敬不及其親愛敬其

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身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

謂要道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三章蓋釋以順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國者

故順以下皆用孝心但不明言孝耳其實非孝不通之大名下同

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治家者不敢有分說言所謂臣妾也皆賤而易於疏敬之心下及於妻子如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其家者尚且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皆下則不失其心可知矣是以能盡其歡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言扶行大德以孝治天下則四國順之此總結治天下之孝道

故循言是以如此也生事父母存時祭祀足後奉把安者其心無憂亨者其鬼來格人死曰鬼鬼猶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尊卑貴賤等級不同而祭祀之禮皆以其親如此故謂之鬼歸也

言以孝治天下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以事其親如此而祭祀鬼事之由其心意之素安所以感鬼之易感也是以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

生平則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疫癘災害不生也禍亂如賊君弑父作於人者也孝者事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曰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大子承事於父諸侯卿大夫承事於君皆明王之力也又引詩以明之承取其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德也

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朱子曰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之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但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關礙故今且得仍舊可後

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形而理亦既為故夫子曰人為貴以能與天地參也

人之行百行孝為大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此極言孝之大者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武王之叔父名旦食采於周位為二公故稱周公人子之孝於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嚴父嚴父之大者莫過於以配天焉周公有其德而有其位制禮作樂以明其父之所自出郊則祀天於南郊而以后稷配之明堂則祀文王於明堂而以父配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社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后稷舜之臣名棄舜命為農官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邰故曰諸侯君其國政稱曰后稷是為周之始祖文王之孫武王之父名昌明堂者出政布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明堂以形體言之上帝以主宰言之于言

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敬君嚴也敬於父母則知尊君嚴於父母則知尊天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右傳之六章釋孝治之所由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

右傳之六章釋孝治之所由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嚴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劓刵宮劓子割其勢女人幽閉始隋文帝割其勢女人幽閉始隋文帝割其勢女人幽閉始隋文帝

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
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
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
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傳之十一章釋天子之孝 朱子曰有
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
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二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
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
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參今文作曰敢問下今文無乎字

夫晉獻今卷○夫子答以加於孝夫子自謂生知之大曾子以孝傳子故曾子於是但擯大丁之名元北一言自從父命之從父孝此曾子之問也

從父命則父有令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孝乎此曾子之問也

現不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

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孔傳云五

而從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夫子故重言曰之

上章言於處反

成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問夫子又推而廣之若父之令為不可以苟順而廢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為子為臣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哉故昔者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與平聲陷下同

上章言於處反

而從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夫子故重言曰之

成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問夫子又推而廣之若父之令為不可以苟順而廢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為子為臣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哉故昔者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與平聲陷下同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別錄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孔傳云哀戚心

十八

十八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別錄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孔傳云哀戚心

十八

為之者而卑以友居其本矣君子以人合唯父子不然天倫之恩愛其尤者也不可以片言折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恩掩義則為不義義掩恩則為薄恩故曰事父可以事君而不敢事君可以事母而不敢事母事父母可以兼事君而不敢事君事父母與君一也而所以為之者則異故曰其本一也又曰其義一也

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悌之人本於天性其心必不好逆理犯分之事故雖或有之而亦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悌之人本於天性其心必不好逆理犯分之事故雖或有之而亦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傳云本謂孝悌

孔傳云本謂孝悌

孔傳云本謂孝悌

孝悌之人本於天性其心必不好逆理犯分之事故雖或有之而亦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簞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

右傳之十四章

禮記大義

後學 戚德 校訂

孝經集傳四卷

（明）黃道周撰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孝經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敎。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敎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爲下章。如中庸尚綱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闇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註禮記五篇成於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

進孝經集傳序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
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
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
蓋當時師傅商參之徒習聞夫子之行事
誦其遺言尊聞行知孝爲禮論而其至要
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
及送終時思之類多述孝經者蓋孝爲教
本禮所緣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
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之傳註也臣繹孝
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
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
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
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
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
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
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

矣天下休明
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循可以
復也臣道周冒昧謹輯上言
此書在戊寅秋月起卅未竟至己卯春略
有次第未經
進呈幸不中棄乃於九江綜其遺緒矧未抵家
愛發緘筒以示同人幸藉衆思裨其缺漏
嗣當錄寫以貢前修焉

第一卷 開宗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庶人 凡六章
經 凡一百十九字
小傳 五百五字
傳 大三百九十九字
小一千八百三十六字
經 凡五十二字
小傳 七百八十四字
傳 大一千八十六字
小二千五百九十字
經 凡七十四字
小傳 三百一十五字
傳 大七百八十三字
小一千五百四十八字
經 凡八十七字
小傳 三百三十三字
傳 大九百八十一字
小一千二百五十三字
經 凡八十四字
小傳 二百八十三字
傳 大一千二百七十一字
小二千一百三十一字
經 凡四十三字
小傳 二百三十七字
傳 大六百五十八字
小一千九百二十七字
第二卷 三才 孝治 聖治 凡三章
經 凡一百二十九字
小傳 四百三十六字
傳 大一千八百四十一字
小二千九百九十一字
經 凡一百四十二字
小傳 六百三十字
傳 大一千九百九十一字
小三千二百一十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第三卷 紀孝行 五刑 廣要道 廣至德 凡四章
經 凡一百二十七字
小傳 四百一十六字
傳 大一千九百九十一字
小三千一百四十六字
經 凡一百四十二字
小傳 六百三十字
傳 大一千九百九十一字
小三千二百一十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經 凡一百四十一字
小傳 四百四十六字
傳 大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小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第四卷 廣揚名 諫諍 凡五章
經 凡八十一字
小傳 二百一十字
傳 大一千三百一十字
小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經 凡八十一字
小傳 二百一十字
傳 大一千三百一十字
小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經 凡八十一字
小傳 二百一十字
傳 大一千三百一十字
小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經 凡八十一字
小傳 二百一十字
傳 大一千三百一十字
小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經 凡八十一字
小傳 二百一十字
傳 大一千三百一十字
小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孝經集傳目錄 一

經 凡一千一百三十七字
小傳 三千三百四十六字
大傳 凡二百七十二則
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字
小傳 凡三百一十七則
五萬一千七十七字

通計

經 凡一十八章
一千七百九十一字
大傳 凡二百七十二則
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字
小傳 凡三百一十七則
五萬一千七十七字

孝經集傳目錄 二

共得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字

經筵日講官通議大夫參贊機務兼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撰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道生道生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身而徵諸民禮樂教化於是出焉周禮至德以爲道本敬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道生德生則其本一也

復坐吾語女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始于事親道在於事親中于事君道在於忠終于立身道在百世爲人子而道不著於天下身勞而道不著於百世爲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勞而道不著於家爲人臣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未嘗有身則是未嘗有親也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身之與保天下其義一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德修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修德不爲名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君子一

不敬而望七世之廟發一人而發及百世之後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君子敬身如敬天子三世之命侯于周家君子敬身如敬天子則百世之後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德以爲道正反故若子修德燄身之與燄小宛之賦雖殊其歸厥

右經第一章小凡傳一百一十九字 凡一千七百七十三字

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今依朱熹五經綱紀萬象也石臺本皆依劉向所較河間獻王得於顏芝者闕標題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廢人又聿修之義大雅所告天以起庶民之倾否似有闕文又聿修之義大雅以移大雅以宛以融廢民猷之倾否似有闕文又聿修之義大雅所告天以起庶民之倾否似有闕文

孝以廣人慶之義反疏通於廢人有慶之義反疏通於政治疏中稱聿修厥德

德孝經引爲首篇則自匡衡而上韓婁疏廣皆然不必劉向矣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下爲士而上爲諸侯而下爲卿大夫而下屬莊周公以愛敬爲禮樂之實雜引于論人而發其意蓋曾子之門之語淵於聖經朱子謂以聖人之言孝經弘禮樂之施曲暈諸儒分經傳必拘五孝以發五詩則厥失維均

大傳第一

凡傳皆以釋經見有旁引出入之言孝經皆引于本語不得自分經傳而游夏諸賢所記曾子孟子所傳實爲此書以爲洞源云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不敢毀傷厚其本也有于曰君子務本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然則毀傷何損也曰暴棄之謂也孟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棄其身則暴棄其親庸愚雖存有甚於毀傷者矣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子曰君子言不過雩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言動不過百姓敬恭百姓之於君子以天下爲身體百姓爲膚髮也君子以天下爲身體百姓爲膚髮怒惡生於下則戾傷著於上和睦無怨則百福用康周書曰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又曰嗚呼小子封惟厥乃身敬哉是之謂也

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親之愛子不爲其身之名也而子貶其名則親傷其身幽厲之於文武有餘恫者矣書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是先王之仁也

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

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不安土則不敦仁不樂天則不知命不知命不有人厥則有天刑詩曰敬之敬仁不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所以敬成身者也

哀公問曰敢問何爲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物者天之所生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身體髮膚家國天下皆物也其本則皆性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三德六行備於身三事六府修於天也天子事天士庶事親其本於誠敬純一不已則一也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爲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篤焉有過物乎哉舜亦成物而已成物則成親則成天則成天則成物而後爲成身者也

哀公曰敢問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天道者何誠之謂也誠以成己誠以成物誠者敬也不敬則無終始則無物無物無親則無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仁人不愚乎物敬以成始敬以成終日月東西起而相從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如文王則所謂純孝者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

曾子之告公明儀亦猶夫子之告子游也五者不備災及其身則曾子奚取於此哉蓋傷其身五者而遂亦毀傷其身則曾子奚取焉曾子曰吾取其敬者而已吾未見夫敬而不克遂言足行吾未見夫忠君勇戰而死者矣死而無所毀傷則猶之成身者也曰其道存焉爾

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順者順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七德者皆敬也其體而然也國人稱願有子如此非憂罄而近名遠名而近刑君子慎行其身不遺惡名非惡而爲之則皆不爲也遠刑而近名遠名而近刑君子慎行而已慎行則近於道矣然則曾子自謂未爲不道也而曾子以曾子曰慎行其身不遺惡名非惡言行遠其親先意承志則有所未遠也詩教似之曾子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既之爲慮辱之爲畏見善恐不
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
終身

立身行道何疑之有疑而後思思而後有
終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曾子曰言不遠身行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
本也言有主行有本顯之有本矣君子尊所
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無
它在加之意而已矣

加意無它曰敬而已君子之言如吹
其出之益細則聞之益遠行如集木其
知所聞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曰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
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
之矣人言善而色莫慈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
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
身之矣

身於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始於不善則
亦未至於行道也然至於是而道不行
者鮮矣爲天子者以天下全歸於天爲諸
侯者以一國全歸於天爲大夫者以一家
全歸於天爲庶人者以一身全歸於天故
全其所以歸於天者而歸之也

曾子曰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臨深恐辱之爲慮辱之爲畏見善恐不
笑不苟皆隱不命歸不指居易俟命不與險
以徼幸孝子游之冀人建之出門而使不以
戒爲父母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不
敢忘其親也

是猶未至於行道也然不
道君子不外道而求身不
于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爲事親事之本也敢不
本也故如是則可謂知本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長
之與敬天其致一也

俟者以社稷全歸其祖爲卿士者以承位全歸其君一言一行不忘其親以成親而後成天成天而後成道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是之謂也

曾子曰草木以時伐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諸夫子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夫如是則可謂不褻鷹鸇者矣不褻鷹鸇其身以不殘禽物不殘禽物天下虞書曰贓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若予草木鳥獸之性參贊天地則亦庶乎此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故曰天子者天之子也孝子事親仁人事天

天不違乎物則亦日時而已時者天地所以爲大順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右傳十四則大傳三百九十九字小傳一千八百三十六字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天子者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天下則惡慢之端絕而至也故愛敬者澄察之本中和之所鍾也惡入以惡慢人以慢其親則雖庶人不爲也曾曰子言其忽諫者指斥人君之過也忽其親則雖天子不忍忽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忽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昔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懍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敬者愛之實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慢不生中和乃致不親而惡慢消於天下惡慢消於天下德教盡於參

是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之謂也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敬者以承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天下則惡慢之端絕而至也故愛敬者澄察之本中和之所鍾也惡入以惡慢人以慢其親則雖庶人不爲也曾曰子言其忽諫者指斥人君之過也忽其親則雖天子不忍忽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忽

易曰來章有慶譽有慶譽吉慶譽皆孝也皆福也天子以福報天子庶民百姓

則其膚髮也又何不利之有

資生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而已明有敬之所以明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酒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試於會以禮

胡遠庖厨所以遠其勢也庖厨所以長庶長其恩且明有度也其於會以禮

徹以樂失度則以亡長其恩且明有度也其於會以禮

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天子所以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故曰天子者天之宰夫臧其德義而天下好學多聞而道德俱天子不得爲非也明

以道者也當立於前是周公也道也誠立而敬

斷輔善而相義志也當立於左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闕者謂之弼弼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

過而諫邪者謂之爭爭者掃天子之過失者給

也當立於右是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邪非者

面善對者謂之順順者從天子之善而不敢有

也當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之

朝則四聖維之所以長久者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

事except則四聖維之所以長久者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告訐也

所尚者告訐也故趙高得以劫二世而亡

嗣也故趙高得以劫二世而亡胡亥之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指斥人君之過也忽其親則雖庶人不爲也曾曰子言其忽諫者指斥人君之過也忽其親則雖天子不忍忽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忽

哉其所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盡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要論教與選左右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相近也衆歡譁而不能相通臣故曰選左右之善者與居則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言賢生之言未及於教孝也然於愛敬之義

右經第二章　凡五十二字　小傳七百八十二字

大傳第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事君順以事長而治天下無所不行

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此之謂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愛敬之本事親之始也聖人因性教天下則各愛敬何以矣愛敬者禮樂之所從出也以禮樂民民乃不治其流故愛敬者德教之本也合愛敬而談德教是明王之務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它達之天下也

仁義者德教之目也德教其曰則有仁義禮智其本則曰愛敬而已天地之生萬物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有三大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天地所爲曰月也治而行於晝夜也天地所爲四時也序而成於生殺也萬物所爲雨露也教而興於滋養也其在人也有五行焉非孝之大者也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特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親東鄉而教之也

則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荷斗而不敢煎太卜調太子生珠上而泣某太子生珠上而泣某太子生珠上而泣某

取於天下毋取於侍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周后妃妊成王而不誼笑而不誼獨處而不倨雖不可以立性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仁矣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而禮矣自反而禮矣其橫逆猶是也曰我必不忠是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曰我必無禮也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夫舜非以天下人之所能爲己能而爲之也舜盡人倫而已矣非仁不動非義不行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

古之以孝德而王天下者莫舜若也舜之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自愛敬而外舜亦無所事也曰以吾之愛敬莘萬國之懽心若此而已

修政之記曰帝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愛者敬之情也敬之志也非志無情非敬無愛故以一敬而教之忠敬順敬仁敬讓是文王之學之所從出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之五止則自敬始孝也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內豎曰安文王乃安曰安之有不安節也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也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曰中至如之日莫至如之日安文王亦如

王者得大舜之志若也欽則孝經之制公不稱大舜何也曰舜君道也天道也周公臣道也子道也弟道也周公恭臣弟道也二焉故尊舜而親周公然則舜之宗廟親之法於天下若於後世與郊文王者得大舜之志若也欽則孝經之制公不稱大舜何也曰舜君道也天道也周公臣道也子道也弟道也周公恭臣弟道也二焉故尊舜而親周公然則舜之宗廟親之法於天下若於後世與郊文王者得大舜之事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之手澤力食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摠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庖不殺取會歡知萬物嘉惡擇十吉自是天子諸侯皆躬耕致力羊之至也

天子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之手澤力食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摠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庖不殺取會歡知萬物嘉惡擇十吉自是天子諸侯皆躬耕致力羊之至也

以輔事天子

然則天子親耕粢盛亦自舜始與曰郊禘之義皆不自舜始也統蕃觀學蓋亦猶是矣凡惡慢之生皆生於不事焉故敬之始事事有事而後愛敬生於愛敬之始事事有事而後嚴

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供祭服章甫絇纓端委以治朝冕衣裳而聽祭於明堂以出政教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於天地宗廟及其先祖

為鬯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

昔者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

之至也

王后夫人皆躬蠶桑紝織以供祭服自是天子知紓軫難女紅勞勩不敢惡惰章甫冕之士衮是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之服物章采存焉耳

天子耕其籍田三推一嗇諸侯而下以次加等庶人各自是天子不敢五穀不多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
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
義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
國門敬之至也

天子諸侯不敢祖天大夫
不敢祖諸侯恐有違等以惡慢其上天子
又推天親之意以敬禮其諸侯大夫曰是
皆天之所生親之所命者因之以爲慈享
勞與故自庶人而上亦皆有享帝享親之
意是分天子之慶譽者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尊大夫序從既入廟
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

取膟膋乃退燔燎升煙祭脂臊而退敬之至也

天子致愛其親則致敬於物親射牲祖割
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鼎鼐及肉夫以爲牛羊則何
貴之有以牖是天子所斬射祖割是禮而
致之則是其愛敬也至矣詩曰氛其鸞刀
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非獨卿大夫之事
也蓋自是天子而下庶民而上無有惡慢
及於禽獸者

天子親則愛其親近於親者敬則敬其
近於親者悌則悌其長於長者順則
不刑七十而上有過則緩

天子諸侯多忘則亦罔知矣且其子姓多在也
天子而有惡慢不使老者見之蓋自是諸
侯鄉大夫無有惡慢及於敖寡者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立於舞位

天子謂不建養其親也而養三老五更曰
使天下皆養其親則是天子之養其親也
天子既養其老則太子必齒其胄齒胄者
與之爲老之節也詩曰維暴與梓必恭敬止靡
瞻非父靡依非母是之謂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
十者其家不從政雖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

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
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
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庶老皆老也文王善養天下皆歸之
謂其有敬愛之實焉武王數紂之罪曰力
行無度播棄黎老謂其有惡慢之實焉惡
慢及於一人則怨恫起於百姓微子曰乃
罔畏畏咈其耆長殷罔不小大好勇喪厥
分也可不慎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
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
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者也

天子而致力於事親則舍養老何舉乎天
子貴衆而立先朝之公卿則多老年者矣
其大夫士則多耆艾者也而天子以惡慢
彌閭將敬其所敬而愛其所愛則先世之
臣無有存者入廟儼然何以事其親大廟
之禮篇曰鳴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追

凡養老五帝貴三王有乞言五帝貴養氣禮
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悖史三王亦貴既
養老而後乞言亦貴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悖史

乞言之禮微詞不敢以頒長者也不敢以
頒長者而領且乞之敬之至也爲者之乞
言籍曰毋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而況
於王者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
之詩曰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周書曰法人
雖重老重老雖實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
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
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
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人乎

養老之於養親事生事亡事存孝之至也
其所親事先如事生事亡事存孝之至也
也夫父母所敬愛之其不可敬愛之乎
之何曰不敢惡爲已矣曾子曰可曾子
曰不敢惡爲已矣曾子曰可人之
道

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慨又曰父母
物將爲善思助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
思助父母羞羞必不果孝子之愛敬亦助
親以令也焉有不令而助其親者乎詩曰
蹈玆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右傳十六則大傳一千八十六字小傳二千五百九十字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
蓋諸侯之孝也

諸侯受命于天天子受命於天故天子
之於天諸侯之於天子天子其事之猶如子
事親也周頌曰來見陳王曰求厥章言其
制度出於天子非諸侯所得自與也夫以
天子不敢惡慢於人以諸侯而驕溢則亂
道皆作於天子其稍敖者有耕籍畫慕津宮庠序
宗廟社稷人民道路之節而不謹節儉支庶子之僭
溢於父祖也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是則庶乎可言愛敬者矣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甚矣諸侯之危也爲人子而負驪龍又遠
於膺下則其危也不亦宜乎故鴻淵最薄
者諸侯之學無以異於曾氏之學也曾子
曰教六畜不當及其親吾信之矣使民不
以時失國吾信之矣教六畜不當及親則
是世無可教者也使民不以時失國則是

世無可使者也刀鋸不敢加於六畜糧朴不敢加於從役則是無以國也無以國而猶得保和之業謂是天子之所宜也商頌曰嵗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非濟旻之謂也

右經第三章凡七十四字小傳三百一十五字

大傳第三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

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制度衣服以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君絀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爲不孝不孝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後行道而出告于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社造于禰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社造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後行道而出告于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

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社造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後行道而出告于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禱于

觀鄉社會歸人則何以命之爲祝史者不已難乎然則魯之祝史無有執者何也曰魯春秋之世諸侯盟會處處而爾如京師皆非正朝也而四五所過山川亦曰予知之矣愛其所愛非其所尊天子不得而廢讓之也春秋書公至自外者五十有九始于唐中於戚終於黃池爲於柏寢衰於邱其未至也未嘗不汲汲之請其至也未嘗不喜之詞於其出而無可告於天子反而不可告於祖禰也且使其五官疲焉不知所從事則亦爲天子失柄者之過矣

天子賜諸侯祭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祭則以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實白於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之禮有以異於辟雍乎曰其釋奠於先老先師亦頖宮之義也而兼有合樂養老養幼之事焉一也而兼乞言典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是頖宮慈愛而能保有此乎無大從公于邁也人民政事則天子先之矣天子亦猶夫人之事也而辟雍則非天子先君之遺也孰能與於此玉者峽也及身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則非天子先君之遺也辭也猶之而愛敬之義不在也故曰君子之所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故曰君子之於天子也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亦天子之重事制之義也殺從輕殺從重也如舜之於瞽瞍始或曰祝從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亦天子之志也詩曰雖其有罪矣是以有慶矣是亦不仁則辱及乎惡厚而君不亦孝子之事也如惡之莫如貴富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其事則天子之事其用則宗廟社稷山川之用其人民則爲其先君之人民也而諸侯無創焉夫諸侯南面而當若子姓者其雖諸侯乎孟子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殺既祭祭記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老失賢棄信克在位舞成羸牲繫牲以求水旱而雨以水旱谷之社稷何也曰是猶子之事親也無所改於水旱谷之社稷何也曰是猶子之事親也飲食是亦一道也忽忽而遽其居室竟其飲食是亦一道也則甚矣爲諸侯之危也以社稷事君又以社稷事君之義也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峽也及身土地人民政事則天子先君之遺也辭也猶之而愛敬之義不在也故曰君子之所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故曰君子之於天子也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亦天子之志也詩曰雖其有罪矣是以有慶矣是亦不仁則辱及乎惡厚而君不亦孝子之事也如惡之莫如貴富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葦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梟天物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葦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梟天物天子諸侯敝則下大綏諸侯敝則下小綏大夫敝則正卒伍修封疆而已矣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貴德尊
士綱不惡慢於人皆也不惡慢於人而後
能尊賢而後能使能孝經之義未至於官
人而有惡慢者存焉非仁人也以綱不愛
敬雖官人如此乎
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百焉不爲不多矣然而後義君者也仁者愛之質也重仁義而輕富貴則愛敬之心殷
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愛之質也義者敬
之質也重富貴而輕仁義則弑逆之亂著矣貴而能愛敬如此乎
富貴不離其身何謂也曰身者父母之身
也諸侯之富貴則其父母之仁也以父母
之身於諸侯奚有焉故不驕
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賤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
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
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天下之畔亂則皆富貴之過也見夫勤敵
國而奧集禍者凡殺富貴而後驕溢驕溢而後壞坊子曰丘也閒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故和順者國家之福無傾者方民居師和恆則愛敬愛敬而時雍之化可冀也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
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爲諸侯而僭天子爲大夫而僭諸侯惡慢
長而愛敬衰易曰晨霜堅冰至子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漸
來者漸矣蘇氏辨之不蚤辨也蚤辨之非大
順而能之乎易坊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
諸侯曰大夫食時爲諸侯曰中爲大夫孝子則必有辨於此者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譬如事天大夫而僭諸侯惡慢
天子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不惡慢於人而後
能尊賢而後能使能孝經之義未至於官
人而有惡慢者存焉非仁人也以綱不愛
敬雖官人如此乎
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百焉不爲不多矣然而後義君者也仁者愛之質也義者敬
之質也重富貴而輕仁義則弑逆之亂著矣貴而能愛敬如此乎
富貴不離其身何謂也曰身者父母之身
也諸侯之富貴則其父母之仁也以父母
之身於諸侯奚有焉故不驕
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賤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
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
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天下之畔亂則皆富貴之過也見夫勤敵
國而奧集禍者凡殺富貴而後驕溢驕溢而後壞坊子曰丘也閒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故和順者國家之福無傾者方民居師和恆則愛敬愛敬而時雍之化可冀也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
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爲諸侯而僭天子爲大夫而僭諸侯惡慢
長而愛敬衰易曰晨霜堅冰至子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漸
來者漸矣蘇氏辨之不蚤辨也蚤辨之非大
順而能之乎易坊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
諸侯曰大夫食時爲諸侯曰中爲大夫孝子則必有辨於此者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譬如事天大夫而僭諸侯惡慢
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
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畢已而尊人小心
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
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
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
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舜禹文王周公則可以爲孝矣如舜禹文
王周公之孝則可以爲諸侯師矣皇矣之詩曰維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者之增其式廓夫上帝之遷于甚於天下諸侯之遷于也而謂諸侯可以不學者已乎

右傳八則大傳七百八十三字
小傳一千五百四十八字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服者言行之先見其行見其服而其志可知也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毋一發言不忘父毋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言法而法見焉言行榮之行是榮而已矣夫諸侯之服誦榮之言行榮之行是榮而已矣夫非先王之車服言行而敢於服之不擬非榮而敢如此乎詩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是故非法不言非是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二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言而後世法之曰法行而天下繇之曰道玉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豈有它曰孝而已矣孝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終日行亦不在悔之中也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無它慎之也詩曰豈弟君子莫怨於人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其儀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御大夫之事天子亦謂之事其親也而尊嚴莫若君侯慮而卿大夫慮創公侯之得失邦國之治不治天子不責於諸侯而責於卿大夫故卿大夫之愛敬合於天下非仲山甫罔夙夜語此

右經第四章凡八十七字 小傳三百三十二字

大傳第四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甚矣仁人孝子之多所不敢也行孝而不敢言人之不孝者行仁而不敢言人之不仁者然則君子之言人之行也天下之公道也故少過於已而寡怨於人而口不復言之故少言行不及泰伯仲雍與之言行不及泰伯仲雍與曰其仁孝則一也天下之於夷齊何惡之有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夷齊之謂也夫夷齊而有不賴之言行者乎雖無宗廟不廢其身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

大是則有耻矣可以言孝乎有耻而不若者貧耻也于不學其親古孝則是孝者貧耻也于貢曰不學其親克其德敬其言於人也無陋不信其擯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冒參之行也夫留于壺至於此乎天下有道則卿大夫之選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

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臣臣不惑於一德

夫是則有恆矣可以言孝乎有恆而不言孝則是孝無恆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仁人孝子不過乎物則是有物之物也子貢曰夙興夜寐謂蒙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願謂之行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貳過之行此乎天下有道則卿大夫之選也

詩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夫是則淑慎矣可以言孝乎而見夫孝不淑慎者乎人臣而爲王者之言傳之百世行之四方禮樂以成兵戎以興上下相危則亂亂難平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子貢曰學以踐履以斷送迎必敬上下交歡手如斷是上商之行也夫上商則亦從事於此矣使之執筆敬其德可須臾也則亦從事於此矣使之言唱諸侯

子曰言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夫是則既成乎信矣信可以言孝乎夫道至於成信而止矣子言之畏天而敢人服義而行敬往益趨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遠其交陳則遑遑不暇諂也不內辭足以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成益銅提伯華之行也是三君子者則皆有之益猶之不敬傷之志而廣曾伯萊皆有之益猶之不敬傷之志也是聖人之所貴也

曾子曰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徵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惴惴無永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棄之君子終身守此惴惴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徵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戰戰

念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

君子有此四守者以守其宗廟則保家之本也使民無微過則易使人無微過則難身免於患而後可以圖國家之憂子言之外寬而內直自謙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益遑遑伯玉之行也遭伯玉未至於爲治也然亦可以爲孝矣

曾子曰君子不如是則其言行有擇有擇則有過則怨惡矣其爲道已多矣

必思言之言必思復之復之必思無悔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年亦可謂內外合矣

君子之言信於家則行信於國家之言行於國家則父子兄弟夫婦婦言父子兄弟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是衛武公之行也衛武公爲同卿士九十矣而猶以言行自儆子貢曰衛武公之行也夫子而猶以言行自儆子貢曰君子言義三復白圭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則謂南宮

爲忠莫如恕爲恕莫如愼能恕以愼又何多救之有乎子貢曰高柴執親之喪夫子以爲難能也開棺不殮仁也湯敬以恕故曰聖人有日躋之君子以爲公卿不亦可乎

曾子曰君子亂言弗植神言弗致也慶信弗主言不信不和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徑者君子弗與也奪而無恥無禮而無勇而忍人者君子弗與也盂

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君子言合色能小行而篤君子弗與者矣多所弗與而多所弗與則多累多累則多

弟與也

夫是則君子多所弗與也多所弗與則多怨怨者何來也多所弗與者矣多所弗與而多所弗與則多累多累則多怨怨者何來也記曰發慮憲求善良是以能聞不足以教也訓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化民成俗其必繇之爲卿士則可與言孝者矣

右傳十則大傳九百八十一字小傳一千二百五十三字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也受氣於天猶子之事父也取精於地猶臣之事君也日則天之精也君則人之精也故事君皆資於事父以事天資於事母以事地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一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學乎夙興夜寐蓋言學也非學爲從政而已也

右經第五章凡八十四字小傳二百八十三字

大傳第五

記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也而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還不敢還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凡昏冠之禮皆爲士故賓爲賓歟謂士其爲士者其莊矣而有油油之心焉守親之業拜君之賜六行之中無取於義故簡以慈弟仁信閨

圉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韁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慮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大夫士有同禮者而士加謹矣故大夫禮法於卿士法於大夫然則乘路馬何禮也謂五路之御也御必皆士矣朝服載韁不敢授綏如其君在則如其父在也如其君在則如其父在也敗君事者有誅何也不敗君事者在也敗君事者雖貴而猶誅之況路馬乎然且士未之敢也士必有其父士必有其兄士必有其大夫卿大夫必有其士以此知學矣是猶圉人之謹曰汝汝乎汝敬乎汝敬乎汝敬

若是者何不忘親也不忘先也不保祿位而酒有保祿位守祭祀之思焉

道與而酒未忘祭也道廢而酒未忘與也詩曰無遺我梁無發我笱亦資敬之意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已孤則愛篤已貴則敬篤也已之名命於親父之名揚於君士而可以顯親雖韋布猶之顯親也士而不可以顯親雖鍾鼎無以殉之顯則上祀追王何也曰是王者繼嗣不得用開創者之禮故有身爲王者不稱其父者矣而況於士乎

而況於暴貴者然則上祀追王者繼嗣不得用開創者之禮故

父禮乎曰已過於禮也然有禮意存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廐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賦爲次養器爲後無

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國君去其社稷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故爲國君爲大夫爲士皆以死守之義見於此

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故爲國君爲大夫爲士皆以死守之義見於此

其墳墓則宜子孫保之有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之道也

士值危國如之何曰忠順不失未至於死則亡何失忠順之有孟子曰亡也未至於死而罷亡矣然則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士患失其忠順不患其失祿位則不足以爲士矣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縿褽屨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後復

若是乎喪祿位失守祭祀亦聖人之所貴也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不殺以宴不亦足乎是亦父母之所弔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奸

單襄公曰目以處義足以步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故視者精神之治也愛敬存於中則好傲去於面矣黃目彝之貴者也使尊而綏照於五步之內故以坐則知起問則知對酬則知酢也是士爲公尸神而

者不足以語禮故於其之嗜也士與大夫與增肆則讓於卿愛敬之義猶近於不學慮者也而何異慮之有乎

凡士相見贄冬用雉夏用腶左脰奉之以伻請見主人凡三辭見三辭贄不獲乃見之既見賓交私送贄出寘再拜受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既得見矣不獲乃受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還送再拜若常爲臣者則覆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答一拜賓出凡三還贄賓受而去之下大夫相見以羔上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其見於君也不還贄以彌恭爲慶

士相見之禮贄冬雉夏腶見大夫之不受贄謂不還拜也受贄而不還拜唯君而已士以君事其大夫則已過然猶不失爲忠順也周霄問於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哉曰霄聞諸侯亦國也未聞舍其耒而仕如此其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繇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爲士矣敢問其次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孝弟其猶有恥辱與其行已未篤與發其身不辱其父兄守其宮庭不出四方得其始端而盡其中終是王祥劉殷之行也曰是王烈劉之才及於四方矣而猶未免於恥辱也讀考叔之於潁叔之於軫不如曾參之難也故遠於恥辱之難也

胡爲其莫之聞也
甚矣曾子之言似夫子也與道之士柔行
似仁強言似義多聞似博欲機似約深息
意不過以爲富貴而人主以爲與道使
去其富貴而反於貧賤則一無取之士而
已無恥之士不足與於仁義則不足與道
禮樂而曰以才與道吾不信也
子言之儒有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富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富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
者

孝子不絕人亦不自絕也不求仕亦不逃
名仁義之粟則受之言行可以自見則見
矣惡得人而食其食則孝子不爲也夫子
之稱子羽也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
於民義於事上以佐其下獨富貴則私
不爲也是唐臺玻明之行也
子言之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
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多夏不爭陰
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
其備豫有如此者

養其親則敬其身敬其身則愛其死故道
有不死於其位有不死於其君君以道
死之不以道死則不死也申道而直
當門而處雖有暴政不受其所是晏平仲
之行也
子言之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
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
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奪也雖危起居竟伸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
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危其身以伸其志孝子亦豈爲之乎立行
之士不諂於時固其所也匹夫綱常人
所傷以身之危易百姓之病孝子猶且爲
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是曾子之志也
子言之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
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
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若此則可謂敬愛者矣孝子事親就養無
方忠臣事君就養無方以無方之賢就無
方之養卿大夫之職也士爲之則已上欺
祖宗而下負其身比黨而危之不疑也是
邪儉羊舌肸之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天下有道則亦卿大夫之選也
子言之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
之上弗知也靃而趨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

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若此則可謂忠順者矣以此之爲而猶爲
祭祀祿位者乎儒行所言自立者五強學
力行一也見死不更二也戴仁抱義三也
雖危竟伸四也推賢忘報五也而陳伏靜
正者猶爲特衞故聖人所言忠順非世之
所謂忠順者也世之所爲忠順者猶質愛
於其保妻子言之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
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
礪廉隅難分圜如鋪錙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

如此者
不臣不事可以爲孝乎士亦可以爲孝乎士
有尊於諸侯士有貴於卿大夫立身行道
則其自與也曾子曰宮中雍雍外焉肅肅
朋友切切兄弟怡怡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立其所能遠其所不能無失所守亦可以
終身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夫孝子之於天下何不備之有孝子而必
資祿以爲祭祀則爲大夫而下
無孝子也子言之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
在尤之內貧而樂單而尊是老萊子之行
也易行以俟命昂其志君子位不設其上觀於四
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
學爲終身之憂是介山之推則可以語學者矣

右傳二十則 大傳一千二百七十一字
小傳二千一百三十一字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
君子資於天地得其尊親小人資於天地
得其樂利小人資其力君子資其志君子
致其德小人事其要君子敬其養不敢毀
傷則一也然則君子不言養小人不言敬
何也蓋親榮名則養也謹身節用則敬也
君子之有廟祀小人之有祭祀小人非明於人者也至德要道不之總也故此之此非
有身則一發敬忠順與爲謹節何以異乎
謹節則不傷不傷則不毀不毀則言行皆滿於天下言行皆滿於天下則皆可
配於天地矣然則夫子與庶人微其詞何
也曰庶人明於人非明人者也則於人非
之者微之也謂夫士君子而尚庶人之事
者也庶人之於卿士備諸侯之於天子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顯親孝之終也
謹身以事親則有始立身以事親則有終
孝有終始則道著於天下行立於百世敬
愛其身而惡慢於人亦則發傷其身大則
毀傷天下曾子曰斷患錄生自織織也君
子夙絕之如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敬而無於患者也

右經第六章 凡四十三字
小傳三百三十字
大傳第六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父子不同位以尊敬也書云辟不辟忝厥祖
子不乘父不乘祖所以著辟也子不忝父父不忝祖所以終始也不能立身不能
率祖而曰能養小人之義也故無念爾祖脩德者始孝之事風夜寐無忝爾祖
脩德不怠者終孝之事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尊仁安義而不備物則備物則備切父母有憂之然而無慈愛忘勞之心則
無恩人之道矣曾子曰仁者施也篤行者施也遵於刑罰君子猶在高山之上深淵之汗繫縲而食之生新疹之以老耄之已夫其父之志也夫亦其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大祀之尚明水也大享之尚太羹也兩者非以爲養也君子之敬父母尊於天地明
於日月道塞而反於隱獻亦猶有郊社之意焉耳何傲焉曾子曰嘻其沫雖報不享又何傲焉曾子
曰烹熬煎和之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慶儼
恪非所以事親也然則敬者無嚴恪與曰享祀也養從愛始敬始也養從愛始者也
敬之有儼恪自享祀始也故無念爾祖脩德不怠者終孝之事也
孝經之道有三曰嚴曰順曰敬嚴從父也順從母也敬從己也嚴之義從母者也然則其獨
從母乎曰愛乎曰愛至而敬亦至敬至而色亦至矣參損游憂皆孝也用之不同曾卜致敬
言因致和和者敬之通也

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慶儼
若是則曾子自爲能養也曾子撰孝取下曰爲能養而猶以爲難則是庶人之孝未爲降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故敬之降爲養養之下無降焉故孝子之下則亦無降也故孝子之
詩至於萱棘而衰矣周書曰鬧股肱純其藝黍稷奉承父事厥考厥長肇牽牛車遠
服賁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則洵矣其庶人之義也
子言之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緣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
不盡也

身生扵父中成扵君始扵祖本扵天揔知其所錄生則知其所錄成知其所錄成則知其趨力以行禮樂諸侯竭力以行政教禮樂亦錄此焉養也天子報不同面發情致敬竭力從事則一也詩曰我孔燮矣式禮莫愆又曰靡有不孝自始之義也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求伊祁故謂小孝用力用力之不及致敬者亦有未盡也幼焉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慎始思終其是之謂與

甚矣曾子之仁也不及孝而思孝不及弟而思弟人之性也耄耋而思立身毀敗而思行道明亦晚矣君子貴始而慮終孩提思立孝老兒而不能自舉其身君子征昔者子憂食於曾子曾子曰是不已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有三樂

琴瑟不在其中子憂曰何爲三樂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親可養有君可盡有子可教此三樂也何爲三費曰少而學之長而忘之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貧之此二費也从與之交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夫孩提行孝老而不就立身者以而猶有咎其爲費也不亦多乎詩曰天生蒸民其命靡常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性習之中愛而仁孝之不易也

曾子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曰昱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曰昱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曰昱思其官職戰戰惟恐不勝

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泰矣

故臨深履薄天子庶人之所共學也愛敬之心不勝惡慢始事而勤終事而怠自謂無所毀傷而毀傷者歟至矣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夫爲人子行孝而至無終始非以欲者凶夫爲人子行孝而至無終始非以欲勝義滅仁鄙患乃成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如何如舜而已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憯怛愛人不仁不保社稷四體夫不仁不保宗廟大夫不仁不保四體夫能行愛敬終始其身則可謂仁者矣豐芑之詩何多讓焉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總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若是則可謂有終始者矣仲山甫之稱爲仁何也謂有終始也令色小心翼翼文王之事也不畏強禦矜寡成湯之智也以保其身王躬是保舜勇之義也有是三者以孝民彝以正物則性立而教著於天下則非獨立身而已也孟子曰吾身不能居仁繇義謂之自棄也又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則亦命也以爲朝夕不放於日月則君子有所不可也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

五孝雖殊敬身則敬親敬親則敬天敬天則成親親成則成身成身而其身大於天下矣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尊則萬物皆尊身治則萬物皆治身毀則萬物皆傷身傷則萬物皆傷矣不仁不保社稷四體夫不仁不保宗廟大夫不仁不保四體夫能行愛敬終始其身則可謂仁者矣豐芑之詩何多讓焉

虞書曰敬修其可願又曰慎厥身修思永
夫非愛敬豁始而能如此乎

右傳十二則 大傳六百五十八字
小傳一千九百二十七字

經一

曾鞏事南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曰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常制地不敢變法之則明因之則利舍是則無以和睦於上下故孝者天下之大順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故孝者聖賢所以成天地之經義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身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教作孝

孝而可以化民則嚴肅之治何所用乎孝教也教以因道道以性行其至順而先王無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文也禮樂者孝之致也

好惡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以教也
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敬寬在於上親遜著於下二
者唐虞之所以成治也以唐虞之教成唐
虞之治而聖賢德業配於天地矣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言夫嚴肅之不可爲治記曰父之親子
也親賢而下無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
無能則憐之毋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
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大尊而不親土之於
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父毋天地尊
親之合也親以致其愛尊以致其敬愛以
去惡敬以去慢二者立而天下化之赫赫
師尹夫猶有政刑之心乎傳曰有國者不
可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具瞻所以教愼
也愼者敬之治也

右經第七章凡一百二十九字
小傳四百三十三字

大傳第七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
以涖之則民有孫志莆刑曰苗民匪用命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
遂絶其世也

甚哉嚴刑肅法之不可以治也五虐之去
五教也遠矣子貢信結舌而未至於言

孝也教立而後禮行禮行而後德著德者善
之所歸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下人無有不善也猶水無有不下堯舜之民多
善而苗民以惡德特聞夫豈其性然哉德
教失於上嚴刑束於下從之不可乃有遯
心易曰不惡而嚴亦謂遯也

記曰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
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
生時而地生財人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
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天之生駢則曰明地之生財則曰利本於
自然則曰生因其本然則曰教君得四正
而用其經義故先王之爲治以章明經義
廢其所存玩其所樂非謂其有厭斁之命
能鬼神其事也故君者天地父師之正也
用其正而不敢有過故以則人而人則之
以養人而人養之以事人而人事之天地
所謂孝子則無不孝子鬼神所謂仁人則
無不仁人者矣子曰禹立三年天下遂仁
夫非大禹而能如此乎詩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是之謂也

夫禮必本於太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
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曰
天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
時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義故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固人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

欲達天道順人情則舍孝何以乎孝者天
地之情鬼神之用陰陽四時所相報答也
易本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分於五行式序坤艮交應
金木水火互相起也聖人之道貴生而惡
殺故帝出於東方奔於巽相見於離厚生
於木而後火受之於坤坎辱生於金而後水受之天地水火
勞於坎辱生於金而後水受之天地水火
風雷山澤則各以四正互相荅也是天地
之經義也乾坤父毋即爲君臣水火男女
即爲夫婦風雷山澤則長幼居於四隅
以奉正配不相賓也賓也二老言慈六子言孝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
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
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
以爲畜

慈愛孝弟之以敬而後太極立也順莫
順於後天文王之事周公之志也宜莫嚴
於先天宓羲之事神農黃帝堯舜之志也
知其說者以因天明則地利成教於天下
則何嚴刑肅令之有乎

民者則天地者也聖人者作則者也先天
地而後陰陽四時以次陰陽日星以次四
時月以次日星鬼神以次日月六者易之
序也易貴兩畜文德所聚蓋言孝也然則

四靈爲畜不可以類起也君子之所以類起也君子本於天地端於
君子之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君子本於天地端於陰陽柄於四時皆以治本也四時爲柄紀故風夜不貸月以爲紀故風夜不貸月以爲
有生有成日星爲紀故不遠而復鬼神爲徒故陰降左右五
星故不遠而復鬼神爲徒故陰降左右五
行爲質故反始明報禮義爲器故言行有
物人情爲田故不失其實四靈爲畜故中
和可得是十者皆孝也非孝則民無所則
民無所則矣是以聖人貴孝而教之曰言不過
民無所則矣是以聖人貴孝而教之曰言不過
天地不過辭動

不致加父之意盡爲子之道也故曰夫孝
者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
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義也
地不敢有其功名而上歸之天命若從天
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
勤勞在地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孰能行此

夫董君之論則猶有未盡經莫察於五緯曰明明
者父也君也月朔天之明近於日三分疾一其行必遲
疾月遠於日三分疾一其行必遲星近於日四十五度之內其行必疾四十五度之
外其行必遲臣子所繇通於君父也日行

有常躔與不爲之加遲風雨不爲之加疾月星之行風雨寒燠必變色而先告者臣子之教諫於君父也是天之經也因地之利利萬物莫大於河海以義爲利利萬物莫大於鬼神不謀而遹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之言性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謂其鑿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苟來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若孟子則可與立教者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救之以政與刑陰民者也德與教非陰民者也故政與刑天地之爲寒暑以時爲風雨以節所以順物之性也聖人之事也不時之寒暑無以慈不節之風雨無以孝萬物失其性則天地亦無以教也故因性之教天地之所至貴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統天作禮以地制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樂也者中和之紀也仁義聖智則以中和爲歸故無中和則無以見孝也天地之性致中以爲寒暑致和以爲風雨風雨出於山川寒暑本於日月日月山川亦無致羊於天地也詩曰雨無正極傷我稼穡則日月山川又曰雨無正極傷我稼穡故中和致則愛敬生愛敬生則惡侵息惡侵息則樂氣之所感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禮樂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之化而管鬼神而事天地也春夏人爲中和以柔之溫煖也天地之氣有過勝氣有不及聖人之德爲春夏葛屨冬皮扇之謂也故聖人作禮樂以承天之命而順地之宜是以其動也天而其靜也地其德博大配天地其德廣生象四時其德變化象鬼神天地之間以並興者也故曰與天地同節

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天道也故如春生則亦通於仁義禮樂之旨者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通情理而言之猶末及於性也謂是窮本知變者得其經義則不變之情非性而何乎情不發理不易故神明司教而天地之理可見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則謂不易不變昭於天地者矣詩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嗣天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則謂不易不變昭於天地而昭日月照亦此志也

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嚴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若此則教化之所從出也教先於身身先於心心治則身治而後天下可治也爲樂不足以治心爲禮不足以治身而曰期天因地以順天下可治乎故大學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所好所欲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反其所令反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合愛敬而出之又合愛敬而入之合愛敬而治之而後惡慢之心不生焉教加於人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誠不恕而以則天因地敬末之日以至去之日以遠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鄙詐者何益言慢也易慢者何惡也惡慢見於一人則愛敬施於天下禮樂者愛敬之極也愛敬故博愛德義故導和敬以導順內和外順故博愛德義禮樂因之而生故合愛敬先王無以爲教也非無以爲教亦無以爲身非無以爲心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鄙詐易慢則感乎遠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夫以孝爲教者好惡刑禁亦何所事乎曰聖人治民有不得已也傳愛以先之德義以道之而民性未動先王亦曰民未知禁也示之以好惡使知禁焉耳好惡者聖人之心行也董生曰王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

不可不審禁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氣世矣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義而禁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當時乃養也明可謂參天矣董生亦得中和之意也然而未本者反身之謂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記曰樂者報也禮者報也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報情反始則通於先王之所報治者矣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尊樂得其反則樂禮樂得其反則行乎其中矣

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樂則知仁禮者別宜者也是故知禮則不爭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樂統中出禮自外作樂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樂之易簡夫非孝弟而何乎至孝則無忿至弟則不爭孝非弟也弟非孝也而至多情至弟多文孝弟非內也弟非外也而至外交讓而至弟教被於天下矣故讓者孝敬之若於外者也子曰簞食豆肉讓而受惡之上讓民猶犯禁況君乎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言之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

作讓又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尚技而賤車則民興善又云善則稱人過則
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
亡又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則
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

甚哉教者之過於性也民性好善示之以
善猶不任與之以善又無不讓也任善而
喜喜由於愛愛以爲樂讓善而若愧愧出
於敬敬以爲禮聖人無人一言而得愛德
義敬讓禮樂好惡皆備者無善之謂也孟
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人爲善天
地之經業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
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國而侮士民則驕溢之過也驕溢者富
貴之過也驕溢不長存富貴不長保故失
社稷怒人民者比於自棄自棄於寡自棄
和萬民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是怨神罔是
恫文王之謂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
之懽心以事其親

言非法言行非法行則其臣妾妻子意而
薄之矣又以富貴怒其妻子則是絕祀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則親愛畏敬瞿惡哀於戲情此五辭者棄
棄而生也夫愛敬而亦有辭者乎愛敬不

於其親而愛敬它人故其親怒於上而衆
怨於下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嚴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如此

甚矣聚順之大也聚天下之懽心以致二
人之養是萬上帝配祖考之所從始也生
則聚順以爲養死則聚順以爲祭去人之
力而用其志用人之志而革其心是仁人
孟子曰禦侮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
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夫不得民之心而欲以養其
親猶以草滓之牛豕爲智也詩曰綏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多福純嘏非冷天下之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者所爲孝也敎者所爲孝也民心不懽
天下不順雖貞子無以順於父毋故災害
敺亂則民心之不順爲之也和氣生則衆
志平衆志平則怨怠息天人交應而鬼神
從之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言
順也唐虞之治非聚敛而能有此乎故
日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是之謂也

天子視學大所敛衆也所以警衆也天子至命
有司行事與秩節事先師先聖有司卒事反
命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禮養庶毕具遂發咏焉
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言
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
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有司告以樂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

大傳第八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相

東序緣之以仁也

記曰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知其德之備則其惟心安往乎故記之

致詳者視學是也始慮之以大既受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義終之

以仁自鼓徵而興以秩釋奠而設位遍餌省禮而發歌咏修養而登歌畢而合衆辨位而向先聖所莽天下之數心也莽

序凡十有五禮皆通天子之權心非學孰始之乎詩曰於倫敦

鐘於樂辟雍矗敦逢逢蹻蹻奏公是同人之樂也其昭昭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是智人之樂也放道之可以權樂辟雍矗敦逢逢蹻蹻奏公是同人之樂也其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智人之樂也放道之

潮聘喪祭之務可以備禮也莫學若也學而後燕射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

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

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天子欲有

問焉則就其室以珠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不與之事弗

及也

燕禮一獻坐而飲酒執之也饗禮禮盛不食盈尊不飲尊之也食禮坐而不飲殽飯之而文矣文者敬之將焉也饗秋冬用食則敬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

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冕而祭祭而後養之夫有天地神明之意焉以天子之尊祭人之父兄神明其事尊若天地親若父母故道之可以權樂於天下者則莫養老若也

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先期

旬有一日君夫人皆致齊乃會於太廟君純

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

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鞉君迎牲而不迎

尸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

卿大夫從士執刀羞宗婦執盞從夫人薦豆及入舞君執干戚

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拱于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
祭也與竟內樂之此其義也

記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祭之有
尸三代共之以明祖孫之義焉以通神人
之與焉以嚴父子之報焉以教親親屬之紀
焉猶未盡也故三代皆用之天子之
之所不臣者二當其在師則不臣也當其
在尸則不臣也故道之可樂者有師與尸
焉是可樂謂不如是則無以事其
親天子行之於廟諸侯行之於國大夫士
行之於家增志明重莫之敢非率是道也
又何所惡慢之有詩曰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盛世之事也伸具
陳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厚盛
之意也其足以懽會親固宗報於祖考則
一也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如始餕其是已尸亦餕
鬼神之餘也尸謖君與婦四人餕君起大夫
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
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而厭之下厭上之餘也凡厭之道每
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

記曰朝市者竟內之象也上有大澤則惠
必及下頒先後異耳非上積重而下有東
餕之民夫使上有積重之勢下有凍餒之
民雖日行殺戮鼓鐘警宿足以聚天下之

罪人者

傳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遂賤也遂賤之道
至於煇胞濯溉而至矣以聖人之不敬也
而骨羣羽毛取之鳥獸牲於郊肥腯供之祭
祀以聖人之不刑也而有墨者守門右者
刑人不使守門閽之用刑人則自周而降
也聖人添祀而皆異其餘使諸賤吏亦皆
有駿奔將事之意焉天下之權心則自此
聚也易曰庸上於地萃聚萃而庳及之大
牲享廟餘以遂下以此教惠循有惡慢而
凱於刑人者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
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比商史錄君右執策命之冊
拜稽首受書以歸而合奠于其廟
諸侯之卿天子之大夫士有德有功天子皆自廟命之示不敢專且勸善也尸祓五君既獻卿大夫士各以其氣舍奠祖廟諸侯行於其國卿大夫行於其家而尚德貴功重祖敬宗之義達於天下矣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於朝出師而告獻馘而告冢土戎醜攸行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於以昭示天下得其情心以不作於先王先公其義則一也
孔子對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大昏人道之始也冕而親迎所以教敬愛之始也所以教敬愛者非爲敬愛其妻子爲敬愛其親也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冕而親迎威如之謂也威如而後有恭

有終而後不愧於先君書曰慎厥終惟始又曰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是之謂也
又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夫子是言蓋爲敬身也敬親則敬身敬身則必敬其妻子故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行此三者則愔乎天下矣故冠昏之禮先王所聚精心之始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還卿大夫皆火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亢也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賓卑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群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禮無不荅言上之有功然後取其之以爵祿故禮無不荅言上之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是以上下和寧而不相怨也乙上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有功然後取其

禮無不荅以君而荅臣是拜揖之重於昏緣也詔曰席小卿次上卿次大夫次小卿東

西爲次士於廢于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行酬而後獻士士行酬而後獻庶于胥徒皆壯隨處蓋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古之爲君者以此敬愛其臣下以盡能以立功於國者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取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受之於廟拜之於郊天于於諸侯之卿猶且如此乎曾文公拜襄王之命盡禮而恭禮也古之盡禮於聘享者非爲其亦爲必霸隨會聘於周定王親享之盡禮於周末游事而飲王未酒非夫亦各爲其先王先公也詩云我孔煦矣式禮莫愆夫猶有勉勉不盡其言之懇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

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適於異國則無不拜也君不答上而大夫答其臣故爲父執而不答其下非禮也禮答之則怠心生羞生曰人生有喜怒哀樂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四時而必忠且愛也則在于人人答天之道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同姓天子謂之伯父異姓天子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同姓天子謂之叔父異姓天子謂之叔舅

周室至於春秋三百餘年矣郊圻諸侯或十四三世或十四五世而天子皆稱之曰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何也曰尊之也親之也尊以生敬親以生愛敬愛出於天子不復爲等詩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是之謂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

凡若是者所以去慢也去慢而後無所輕侮無所輕侮而後無所遺失無所遺失而後無咎未可言愛敬也子言之卿侮免焉而不畏也卿侮君子則以盡人心卿侮小人則以

以盡其力書曰左右攜僕夷微盧烝文王
惟克厥宅心則是可言愛敬者矣

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
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敬者速上愛者速下苟以先王先公之義
通之則愛敬之義速於上下一也國君式
齊牛大夫士式路馬召賤御賓以斯義通
之四郊之內誰發可慢者予貢生曰堯舜
禹湯之治天下也士民樂之卽位百年士
民猶以爲歿也禁紂之治天下也士民苦
之卽位皆十年而疾士民猶以爲太久也
君於上而敬士愛民之謂智君於上而簡
士若民之爲愚士民不可不畏大族多力
不可敵也貢生則知所立本矣未知所立
孝也立孝者謂是先王先公之遺民也則
猶其遺體也齊牛路馬酒且敬之而況其

遺體乎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也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又曰年不順成
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君衣布帽本關梁
不租山澤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造車馬

甚矣君子之仁也君子之仁足以及物而
後孝足以報親仁不足以及物而曰孝子
吾不信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夫猶此意也而又加至矣蓋苗獮狩之中
而亦有孝子焉殺一羣一本必以其時則
亦謂此也夫有致謹於此而曰傲然惡倦
其士民者則亦少矣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
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練不舉
樂卿大夫之喪公視大斂君升商祝鋪乃飲
天子及隣國之君亦皆使人吊其不淑也

若是以待其臣庶則可謂盡矣天子以是
待其公卿以是待其大夫士大夫士以是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祿位名壽非得天下之歡心而能如此乎
歡心不得雖黃乘之祿無以爲富九五之
尊無以爲貴賢生曰君子之貴也士民貴
之故曰貴也君子之富也士民富之故曰

富也其葬也則亦曰士民葬之故曰葬也禁紛盜跖身沒之後民以相詬夫非不得其歡心以至於此乎不得其權心而有其家國天下是亂臣賊子所接踵於世也

子言之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矣君天下生無私覜不覆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惻之恩不如權心之約也得其權心則情義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患可以不問也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毅格無言時靡有爭是之謂也

右傳二十二則大傳一千小傳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聖德章第九 舊作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天地生人無所毀傷帝王聖賢無以異人者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知愛知敬不敢毀傷以報父母是天地之教也天地曰父母生之天地曰相配也聖人之道曰教人而曰父母是天地之教也天地曰父母教之故父母天地曰顯天而義地尊父而親母以順而治陰嚴者職教有象而治無爲故曰嚴父不曰配地是聖人之遺也知性者貴人知道者貴天知教者貴敬敬者孝之實也古之聖人本天立教因父立嚴故曰資愛事母資敬事君敬愛之原皆出於父故天父之君師四者立教之等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爲能知嚴而不知父聚人知嚴而不知天有之說者則通於父而不知天有矣道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夫道至於嚴父而至矣周人祀后稷而不祀文王而不配太祖郊社之義三代異用也此則必有取之也郊之言地也社之言地方澤之義也郊之言天圜丘之制也后稷以配天則冬至圜丘祭太社則自夏商而始也尊之則周公之制也祖文王而宗武王作者之意也則禘嘗不留神焉而已是止也明堂之義有天子不敢言禘也故議禮者不可不審也郊者所以配上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非周公之聖則莫之爲也不審也郊祀后稷以配天

謂庠宮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性者道也教者義也以養者父子之道曰嚴者君臣之義也分愛於母故母有父之親分敬於君故父有君之尊父母生之君親臨之稟於自然實命於天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然而聖人不教則天下失性天下失性則天事父以配若天臨大生君言大臨大生君父母生之君親臨之言父之上道配於君非聖人則不得其義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它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難得之君子不貴也

世有不愛其親而愛它人不敬其親而敬它人者無有乎哉天地之道有二曰嚴一曰順爲嚴故教順故天覆於地爲順故承於天敬不敢慢愛不敢惡嚴順之至也敬親而後敬人愛親而後愛人得順於物者也君子以是教人亦以是自率也是故君子之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敬它人而得富貴君子豈爲之乎君子敬它人則敬它之義也分愛於母故母有父之親分敬於君故父有君之尊父母生之君親臨之稟於自然實命於天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然而聖人不教則天下失性天下失性則天事父以配若天臨大生君言大臨大生君父母生之君親臨之言父之上道配於君非聖人則不得其義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子而思以淑人善俗非禮何以禮儀之在人身所以動天地也夫子仁人必謹於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者孝敬之謂也

右經九章凡二百八十四字
小傳二千一百二十五字

大傳第九

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

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人之生本於月月毕也日父也月有盈闕
而日無盈闕五行三會以歸於月月虛而
日滿日立於不竭以待月之竭故日嚴而
月順也日行之遲三百六十餘五乃及於天行之遲二十餘九乃及於日日
也日者父於日日十二會而及於天故月者
至尊也天下之至嚴也五行天天者君
天下之至順也四者至德而本于皆
敬也天也人月之所生也生而得其秀秀
行之何也遂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賢
者氣之精彔者也本于而不法月則無所
法之詩曰天之大數畢於十旬聖人立之以
董生曰天之大數畢於十旬聖人立之以
為數紀見其起止則知貴賤順逆所在知
貴賤順逆故陽氣以正月始出養育于上積
出矣是也

十月而功成矣人亦十月而成
天之道也物隨陽而出入數躔陽而終始
三王之正朔者據陽而不據陰丈夫雖賤皆貴
夜數盡陽爲人雖貴皆爲陰以此推之天道皆貴
陽而賤陰是則董生之意亦專致於嚴父
也嚴父者事天事君之要義也

故夫政必本於天發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
發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與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
固也

本天而說命故得人之性本性立教故言易立而行易行
立言與行而後
可藏於天地故曰聖人所藏身之固也

情之不可以變雖天地猶然也故爲禮以
別之爲樂以和之不別不和則亂升不生
雖天地不能自制也故聖人以天地之性
制天地之情所謂教也天地貴人而人貴
天父君師三者從天者也董生曰孝子之
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者也物
無有會合者天地之合必察其陰陽別其
順逆類經而隱禮前德而後刑故得以變
化而成功也又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
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
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故曰父
之子也可畢尊畢繫於父
不繫於母無別則亂升亦嚴父之義也然
則天地不可合祭乎曰地之與天不相敵
也郊祭天而社祭地也社之所以專祭者
爲國也爲稷也不然則皆天也天之有日
月星辰猶地之有山川也日月星辰
得周於天地嶽鎮河海不得周於天舍嶽鎮

河海則見天爲無以見地命日月星辰而猶有以應於天故地之與天不相敵也然則天地祭乎曰郊社分祭也地之與天非有二也五帝殊禮三王異建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聲聲焉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享帝于郊升中于天因吉土以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

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物者天地所生義者仁人孝子所自致也春秋霜露君子豈忘故名山吉土君子所以然者天子所至諸侯景從辰極之下然二十八載不能五巡四狩有事也舜禮五嶽封十二山五載一巡待朝會方嶽

文王在明堂則武王不配上帝何二王之有曰嚴父配天周公成王者如此者以制天下之父而父之易世而後始自爲祖然猶不敢忘其自始各以昭繆遷於七廟天地之義生人之序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坎祭昭祭時也祖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國祭之無其國則不祭

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坎壇祭地也用騂犢牲用一也而兩祭之至陰埋之於北也泰壇則猶之南也泰坎壇則猶之北也四時之於四坎壇山林川谷丘陵雲雨風雷皆陰陽之所爲也雲雨則知其爲陰陽也風雷則知其爲陽也川谷丘陵猶人之有嘘吸津液故古有所不祀也祀四坎壇則四方之徼濟川瀆皆兩因而從之甚矣古人之敬其中屢言之也夫不得仁人孝子之意而言郊祀者亦猶之聚訟而已

嘗仁人孝子則各有取之也夫不得仁人孝子之意而言郊祀者亦猶之聚訟而已

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罿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駹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辛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

天道言水旱寒暑則天道也遍於人事聖賢重人患而急民事故感冬夏而繪霜露言合祀與曰是合祭亦各其義也然則是言合祀也而各有其禮樂焉然則周官之不言合祭者以其殷輅周冕虞韶夏時殷輅周冕虞韶夏時也祖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國則不祭之無其國則祭之

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坎祭地也用騂犢牲用一也而兩祭之至陰埋之於北也泰壇則猶之南也泰坎壇則猶之北也四時之於四坎壇山林川谷丘陵雲雨風雷皆陰陽之所爲也雲雨則知其爲陰陽也風雷則知其爲陽也川谷丘陵猶人之有嘘吸津液故古有所不祀也祀四坎壇則四方之徼濟川瀆皆兩因而從之甚矣古人之敬其中屢言之也夫不得仁人孝子之意而言郊祀者亦猶之聚訟而已

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罿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駹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辛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

尊祖親考之義也

孝子受日迎長履端報天而主日配以祖考受命作龜則盛德之始事也周始我殷之革天命也周公攝政之初以至上辛在北維祈永

天地祭于南郊朝清明後世因之晉冬至而祀上辛至不皆辛也辛則不卜至亦不卜也而猶且卜之蓋古歲也故謂之郊長享于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韓嬰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故達霜露則謂之郊郊具覆幬則謂明堂郊壇之有異歟則猶之古也諸侯之社不盡在公宮之右則亦猶之古也

何曰冕周之道可以兼用也遂長至則不可以兼用也遂陰而猶且曰北郊方迎短至就陽則不可知也然而記者則是夫子之所取也

鏘者何也曰鍚洛之異用冕周之殊尚是掃地而祭之厭境三成分羅諸祀何也曰聖人有言玄酒騰從其初則亦污樽抔飲其義也得其勢必發太羹祖親考者而已矣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

郊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郊在都南社在國中明天之迥於地地之不過於天則祀不在郊之外也命降於外也不得治外也自泰社王自為羣姓立社曰國社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方言謂毋曰社毋有衆也一社而已祀之去司命與泰厲也遂人掌而遠鬼神之義也然則明堂南郊又為兩祀乎曰男子治外因尊而尊因親親而親眷南郊四時明堂宜享五帝又何惟乎然則社稷在國親親之義也郊明堂皆在郊明堂不遠於廟與曰廟與社之言室廟之皆在郊尊尊之義也天子有郊與侯不出其國等義之義也然則諸侯之有社稷亦猶此外祀非祭也聖人亦猶天以為主天以為法因天因地苟在祀典則猶

之禮也淳于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韓嬰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故達霜露則謂之郊具覆幬則謂明堂郊壇之有異歟則猶之古也諸侯之社不盡在公宮之右則亦猶之古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廢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闕祭日於東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朝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延以配天下之和

為郊祀之說則更明於此也天無質以星辰為質星辰則皆其名也天之有主

也然則是禮之泰壇泰坼與曰一壇也泰壇自爲南北日壇月坎自爲東西然則朝日東郊夕月西郊日壇九天月壇六尺之亦爲郊禮與曰聖賢異制三代殊尚古之君子不相非也然而言報天不必言配地言主日不必言配月神明之道異於祖就必曰天地分合則亦曰天地分合之義非所精致交於旦明之義也然則日月東西重言之何也曰以明夫郊天之大報大報之主日配祖主日之非兩事也大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則不必曰配地而尊天之義見不必曰配月而主日之義見不必曰祀而主日之義見以義起不相非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嚴父亦見也然則日月祭於郊而以祖配之猶祭於明堂而以父配天而又有配帝則不得不言五帝然則自周公之說不自周始蓋五帝之有上帝又有五帝何昉與曰主其似五帝者則已矣然則祀之有上帝又有配天而又有配帝則自周始也既已配帝則不得不言五帝然則五帝者則上帝與曰主其似五帝者則已矣然則祀之有上帝又有配天而又有配帝則自周始也既已配帝則不得不言五帝然則五帝者則上帝與曰主其似五帝者則已矣

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本乎天人本乎祖萬上帝本乎祖祖上帝本乎天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天配以祖祖與天並而牲有騂赤何也尊無二上祖之視天猶君之視祖也然則卜牲不吉而猶用之何也天則卜牲祖不卜牲鬼與人親其卜之示尊其不卜之示親

非爲禘牲也然則郊之禮亦卜牲禘不卜牲與曰常祭不卜卜牲爲郊禘而用之帝牲則卜文王不卜卜夫亦有取之取之帝一也然則稷非爲社與曰社亦祭取之取之帝一也非爲帝稷蓋屬山之子始殖五穀者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二庶人祭於寢

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祧爲壇墠去祧爲墠壇墠有禱祭之禮乃止

去墠曰鬼諸侯而下等殺祧壇亦猶是也

占之作者尊尊親親七廟劃於天子以事祖父雖不爲天子以事祖父非其祖父則不敢祧太王則終王不敢祧之說爲其祖父非天子之禮報之故七廟之說爲其祖父非天子也共王不敢祧其上世之祖也

爲其孫子也共王不敢祧其上世之祖也

政祧季歷以七世之孫子祧其上世之祖季歷非開創者之意也然則九廟十一廟祫祭始廟同堂異室殷古禮原非祭始廟同堂異室殷古禮也

父爲富貴而輕本原

則九廟十一廟祫祭始廟同堂異室殷古禮也

者與曰祫廟同堂奉主而祭雖十一廟猶一廟也殷之相土奉主而祭雖十一廟猶一廟也

之一廟也殷之相土周之公劉皆有特廟

見之於詩其不見於詩而立特廟者高圍廟是也七制之有特廟自漢始也周三十

七君不得各自立廟則於逼進於二祧之廟孝衷不敢桃昭康穆屬宣之不敢桃昭穆則上祀四世與下祀四世廣七而十一之未遠於古也上祀四世與太祖而五下一祀四世與始祖而五下一祀四世與始祖而五故祖廟者祖宗之考以祧廟而奪祖廟比逆

而忘遠非尊親之意也書曰典祀無豐于昵言追遠也然則士有二廟而曰一廟何也曰官師之廟也天子之下士諸侯之上士皆得二廟也天子之廟而宗尊而親之所以降祖祖而禰之議禮非與曰二代之禮大抵尊祖而親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是之謂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族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故敬宗尊祖之義也

敬宗敬諸侯太夫之義也別于分蕃有罔有家是爲別祖其子繼之是爲別宗魯伯禽之之義也別于分蕃有罔有家是爲別祖其子繼之是爲別宗魯伯禽之適者也康王之繼成王武王之繼文王非適也然則繼禰小宗者世適遷者也然則繼禰小宗者與曰爲繼高祖者與曰爲繼高祖者與爲繼禰者也繼高祖之禰與繼別子之禰二典之大者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循別子之禰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循後禰廟之內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循後禰廟之外也然則天子無後而外來之百世不遷循始開國者在二世以下教愛而不言用賢者也大學曰聖人治天下教敬而不言用賢者何也曰古之王者皆重世族其卿大夫士皆出公族三代之王則猶同祖也季世王者皆出庶孽其卿大夫士亦皆庶姓物傳大夫士多擾勢相負故以公族繼公族以庶姓繼庶姓其漸然也然則考經之法未及於用人何也曰敬愛而用人之實也大學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昭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尊賢用賢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尊賢而親親是敬之所起於天地一也然則君不循父臣不循子君臣昭穆之義循欲行於祖禰與曰朝則分昭穆於廟也燕則毛齒而已矣雖不以官一得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統民莫高祖者而入爾廟不敢不親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故生事愛敬沒事哀慕生民之道盡於此矣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形形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高祖者而入爾廟不敢不親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故生事愛敬沒事哀慕生民之道盡於此矣

繼別者多矣其人廟也皆曰嗣王明于其繼及者之不爲繼禰也謂有高祖之統焉不統禰而統祖不統祖而統禰是禮之變也大抵尊祖而親禰禰祖而親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是之謂也

不統禰而統祖不爲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族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故敬宗尊祖之義也

死也然則漢宋之議禮非與曰二代之禮大抵尊祖而親禰禰祖而親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是之謂也

有受命於禰而爲高祖者也無受命於禰而爲高祖者也然則禰小宗者世適遷者也然則繼禰小宗者與曰爲繼高祖者與爲繼禰者也繼高祖之禰與繼別子之禰二典之大者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循別子之禰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循後禰廟之內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循後禰廟之外也然則天子無後而外來之百世不遷循始開國者在二世以下教愛而不言用賢者也大學曰聖人治天下教敬而不言用賢者何也曰古之王者皆重世族其卿大夫士皆出公族三代之王則猶同祖也季世王者皆出庶孽其卿大夫士亦皆庶姓物傳大夫士多擾勢相負故以公族繼公族以庶姓繼庶姓其漸然也然則考經之法未及於用人何也曰敬愛而用人之實也大學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昭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尊賢用賢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事其先也故生事愛敬沒事哀慕生民之道盡於此矣

也不然則是庶社之智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若宰牲夫人奠盥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舜舞干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故敬愛者聖人之極思也睦族必敬宗敬宗必尊祖尊祖必敬天敬天必不敢惡慢於天下子言之誦詩三百未足以一獻一獻矣未足以饗旅臨尸而不作饗帝而不祀者矣饗祀者實嚴男子治外而獻萬之事君夫人俱備也曰商郊外也太廟內也饗廟則猶之內寢也然則高祖公宮不過在外與曰豐宮在公宮之陽科於浴川公宮在國社之東則猶在國中也高祖之祀奇帝不必在於南郊夫亦配青帝之內寢也且是不歲舉之也猶國之大事也與奔焉鉞則大明在東凌明在西君冕在阼夫人副褘在西房若是其敬也在東階夫人副褘在西房若是其敬也曰嚴父者何也曰嚴父者天地之義也宗陽而畢陰尊天而王日助祭者孝子之義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之爱敬各有所自者也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帝宮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饗燕之禮所以仁朋友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仁孝一也孝爲有所主而仁爲有所通敬也皆有其祖德而孫述以行之郊社禘嘗所爲主者皆子也饗燕射鄉食饗所爲主者皆君也其爲主者皆子也其爲主者皆孝也非孝則先王又何以天下乎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和鸞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參天地而法日月皆孝也先王以孝制治以敬制禮以其性教順於天下大則保其天下細則保其身體因嚴因愛無有毀傷之心故禘嘗之義五禮之大端也知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知所以尊德之義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孝其義章者其義章者其志孝其志孝者其祭敬祭敬則鬼神著之義同公所以教敬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

麦非以教敬而能如此乎

右傳十七則大傳一千三百九十二字
小傳五千一百二十八字

孝經集傳卷之三

經筵
日講官資善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輯

紹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子曰事君能致其身以事君致心以事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能之不慮而知之良能故五致者不學而能學問而學問之大人有赤子之知能不假良知致良能之說則出不能盡也故信致

於此也仁義禮樂信智則皆自此始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若是者何也欲身之謂也欲身而後敬人敬人而後敬天須臾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爲天子者如此又況其下者乎鳥下而爭鼠忘身及親是君子之大戒也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非予武惟予小子無良甚矣聖人之危也其憂愈至矣其敬也愈至矣

孝經者其爲辟兵而作乎辟兵與刑孝治乃成兵刑之生皆始與爭爲孝以教仁爲

弟以教讓何爭之有傳曰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恕者聖人所養兵不用而讓身之固也

右經第十章凡九十一字
小傳三百五十六字

大傳第十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
緌纓端鞸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
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着
綦婦事舅姑如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
纚縱施繫袠大觿木燧衿纓繫屨以適父母
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趨先後而敬扶持
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
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
芼羹菽麥黍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
甘之堇荁枌榆兔薨濟濡以滑之脂膏以膏
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凡是縉紳亦未易舉也士君子能敬身飾
愼容惰欲勤細行以奉其妻子其妻子從
之有物有恆言動以時歲儀不忒則教成
於內歲月漸漬而德具也

右經第十一章凡九十一字
小傳三百五十六字

大傳第十

吉日出而還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甘言
父王之爲世子則猶用此道也凡世子皆
以士禮自處長夕起居無違命士而下不得異宮定
興夜寢是之謂也命士而下不得異宮定
省起居各視其力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
縣衾篋枕斂簟而藏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
非饋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饋莫之敢飲食
席於几不傳杖履祛敬之勿敢近敬牟尼胡
是可以爲敬乎充是則亦無所不敬矣其
人政行事則亦猶是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
旋齊愼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唾咳噫嚏欠伸
跛倚睇眩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尊裳衣衾不見裏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澣衣裳紕綪五日則燂湯

請洛三日具沐其閫面垢燀潘請礿是垢燀
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飾時
是亦士庶人之禮也禮無貴賤其敬一也
詩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事父母是后夫人之學也古之君子事父母雖有僕御無敢不親則猶行士之道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
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
姑使之而後復之

又曰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憐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罰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若是者所以教慈也教慈也面後孝猶未失乎孝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嫉
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
愛一人焉衣服飲食執事敢視父母所愛
雖父母嫉不衰子甚宠其妻父母不說出子
不宠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
焉嫉身不衰

得其疏節則其精意亦見矣君子之氣患不專專而後柔君子之志患太廣廣則不治不柔不治雖盛其容色必落且使人諱曰是誰之子也君子之所隱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
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
者專席而坐

父母有疾而飲酒食肉禮乎曰嫌其不飲
酒食肉也而陳之則有恐至於愛者
矣夫有側坐之心乎何其謹以肇也

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
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
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
不服闇不臨危不有私財不許受以卑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
衣不純采

是亦孝子之疏節也節疏而義備若相有
心而竹有筠也君子爲其大不爲其細故

上無以教下無以學失之於朋友而遺之
於道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古之養老者以八珍爲飲以養陽爲食以
養陰其已疾也曰酒肉子之養也寒煖益
一衣而病脫然暑爲去一衣而脫然饑
爲進一餐而脫然故藥者聖人之所慎用也季康子饋藥
夫子辭以未達許世子止不嘗藥春秋書
曰試君故夫子愼於未嘗服藥凡草木金
石其無毒者不能已病其有毒者易至於
傷人究其爲則不能愈於五穀滋味之助
也聖人制飲食和寒熱養酸鹹各有攸宜凡食
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凡
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時

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雁宜麥
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
膳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膾
膏用雞三牲用藾和用薤則羹之膾則捊之衰則益之濟以
宜辭於氣志盛則掇之衰則益之濟以
爲體中節以爲禮以養老也飲重醴次清酏
淳熬曰酏是皆所以養老也飲重醴次清酏
酳糟體清酏漿醷清酏粱醷清酏粱以醷漿而
醷滓君子有是教者以贊其陰陽節其嗜
欲亦可以已疾任事矣故禮有侍膳之禮
無侍藥之禮聖門小雅無治方者晏亦明
春秋之隱編聖人之有所不貴也

父愛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愛而
抔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是亦猶士之志也而其道通於上下自庶
人而世子天子未有不繇此者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
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
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
身必綸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
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
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
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
志也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則德此志也故祭者人道之至大者也孝子能備然後能祭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私也

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祭也日告於廟不告於墓禮與日古者告於廟不告於墓則祭於廟而已告於廟告於墓則疑於祖禰異處矣君子之於親也致詳焉而已告於廟告於墓則祭於墓未爲失也然其心也心者神明魂魄之所繇交感而起也

祭於廟謂諱之日告於墓謂葬之日與其孝敬之心至也

與

是祭備者亦與五備同音也五備存於中則百物備於外如是而將之以孝敬故禮樂可起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致齊三日散齊七日每祭必齊益以月祭之必樂已至必哀故思日之先與祭之明日君子憂思之極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改使之也

齊日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使則鬼神之能也若或使之則非鬼神之能也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綸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嗽而還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而立而不綸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

而不如受命哉也已徹而退無齊敬之色忘
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固疏慢惰不愛敬其親文縟節盡在於祭皆以治其心氣與先王之治其心氣與先王之治其之故以居上則不驕為下則不亂在醜則不爭故孝于天下與日孝于一舉足一跬之間不忘其親誠慈存於中和順著於外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思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也又曰發我思成思成之詩也祭之明日也又曰發我思服思服之詩也祭之明日也又曰發我思慤思慤之詩也祭之明日也皆思祭之明日也又曰發我思慤思慤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是則皆爲養老則不得言祭祀之禮感祭祀而備儀愴矣且如養老亦皆用樂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云既養老遂發咏焉未有秋冬嘗烝以樂祀宗廟不以樂享老幼者也又未有以樂享老幼者也又未有以樂祀宗廟者戎曰周康王之喪以七月己未朔人以是賜秋嘗之樂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壬午去簫秋七月甲子日食既魯人以是賜秋嘗之樂是則不然者喪有輟而樂無廢變事以權復事以經然則如何曰是燕私之樂也楚茨之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益周人兼用夏殷之禮四時祭皆有樂而霜露愴言念先人乃輟燕私之樂至於祖妣洋洋如在禮樂備陳何可輟也然則詩所謂樂具入奏者何也曰設亦愴之言是公田豐矣茨糞生矣歲事不修之言也謂是公田豐矣茨糞生矣歲事不修之言也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樂愛哀嚴皆敬也敬則無所不備備則無所不存不存不著則不愼其心不愼其心則必傷其身傷其身則辱親者至矣故終身弗辱也敬身之謂也敬身則辱親者至矣故終身弗辱存與存天着與着故孝子以敬親敬以敬天天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皇王羣庶思不忘是成王之孚也

又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三盡者亦五致之義也夫人子之至情亦惟在憂樂乎養而致樂病而致憂喜懼情於中則君威飲食從之矣祭者陰陽之交也存焉致之所共致也養不致樂病不致憂雖有哀嚴亦癯然矣故敬者憂樂哀嚴之所終始也詩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故上帝之憂樂聖人亦有以簡之蓋也

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戀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仕弗與其國銜君命遇之不關曰君從父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隨其後

是不與於爭鬬者之言乎曰五服之於五
刑一也斬衰之仇無以爲生兄弟而下不
可避也避之則倫絕喟之則法敗聖人議
此蓋不得已也

曾子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
聚國朋交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

然則君子之知睦無怨何也曰君子之愛
敬必有繇始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孝之等也仁人不偶其君孝子不讎其
君夫使其信義不聞於鄉名行不聞於國
志繫於鬼神氣繫於猛獸則已矣如其不
然則亦百姓之所廢也弗辜公羊襄公將襲邾子
也師衆分焉寡人先之不爲不吉曰襄公於是乎道止無天子下
則不知睦不知睦不能盡怨南蒯之叛
鄉人或取之曰我有國生之柁手從我者
千乘我者鄙乎倍其睦者恥乎叛人者
庳乎去我者鄙乎倍其睦者恥乎叛人者
非吾黨之士乎夫部至南蒯欲爲仁義也以爭而兵行如至
三牲之養猶之賻也以從吾黨雖有
雜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
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故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人之兄人
亦殺其兄故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
者人恆敬之故曰橫心之人其父得其子之懼心敬
其兄得其弟之懼心天子之不敢惡慢諸
侯之不敢惡慢卿大夫之不敢惡慢庶人
如或勝予

右傳二十九則大傳二千七十九字小傳三千二百三十字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兵用而後法法用而後刑刑用而後道德乃衰矣聖人之以好惡則循未有禁也曰示之以好惡之周禮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教民司寇以五刑匡其不率於是有不孝之刑不受之刑不睦姻不任卿之刑此六者非刑之所能禁也刑之所能禁者寇賊姦宄殺戮者耳然其習爲寇賊亦不能禁也必以之禁六行則是教民性而後法之不有陽之也東民性而法之不有陰之也是則殺穿之禮樂與乞丐之禮樂與乞丐之爭奪矣爭奪必繆然且夫子猶言刑法何也夫子之言蓋爲墨氏而發也人情易繆也禮爲戎首禮曰三千刑亦繇而去簡則以禮聖人之才與德皆足以勝之而見是繁重則畔矣夫子以刑教禮聖人之才與德不足以勝之而存其真寂人之才與德不足以勝之而見是繁重則畔矣夫子之時墨氏未著而子桑戶魯默原壤之徒皆隨衰不哀遑恤天刑自聖人而外未有非者夫子逆知後世之治權樂必入於墨氏墨氏之徒必有要君非聖非孝之說以煽亂天下使聖人不得行其禮人主不得行其刑刑褒禮息而愛敬不生愛敬不生而無父無君者始得肆志於天下故夫子特著而豫防之辭簡而盡憂深而慮遠矣

右經第十一章凡三百八十五字小傳三百八十五字

大傳第十一

子曰君子三讓而進一揖而退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科祿也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知愛知敬能孝能弟降於天之謂命授於人之爲性何以爲性性知敬者也敬深而入畏敬性之人視民如赤子之言乎侮聖人之言以科祿爲君其小者也患失而趨利而罔昏喪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入畏敬性之人視民如赤子之言乎侮聖人之言況於大人乎況於聖人乎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胃不仁之名發非常之問夫子以懷抱之備斷三年之制皆所以表微探賾索隱鉤無窮後世無宰我之文而欲踏非聖之實以日易月以朞代喪君行之而不疑臣

遵之而不敢使喪狄之習得以亂申固溝洫以圍冠衰則又宰我之罪人也老之教得以頤養則成王既崩康王受命以慶賜飲水之時而宿同祭吃以有唯無荅之日而報詰之辭也曰周公制禮變質從文七日作冊逍揚不以爲非復存之與策者何也天命先受命而後成服其興荅報詰之辭皆吏官讀之王冕服御位詰受不二所以繼文武之統承天地之重也報詰之後釋冕反喪既不建策又不逭閻之常遍讀之時也日稱情而立文因以飾人皆有所託焉無繇而生誠情理之權衡不易之經與也然則漢文之時未有墨氏而聚斂厚葬之與黃老雜在宮議者何也曰漢文之時未有墨氏而聚斂厚葬之與黃老雜在宮厭不喜儒法墨縱橫間雜惜無執孝經之文起而正之者耳孝經之言不孝尊爲經之大存發與曰春秋之細察於富藥孝經之大存於喪祭自喪祭而外閭安視膳之儀寢與起居之典固頒子所不能廢邪說所不能亂也

傳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斬衰苴杖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

是言也亦禹非發過制以生殉葬者說也
上古不葬厚以薪葬于中野非不葬也
天子龍輴外制東薪亦猶存古之意也而
後世庶人衣之以火則是墨氏之教也非
古人之意也錄古人之意可以終身遂之
無窮錄墨氏之意可以朝死夕忘大鳥獸
之不若故聖人之制爲禮爲刑猶喪娶之
與不喪葉者同類也

四時則已變矣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是
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錄九月以下何也曰焉
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
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
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
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所錄來
者也

天地已變四時已變是猶宰予之言也取
法天地加隆於人則非宰予之言也隆殺
正閏文章以生是有所錄來非人之爲而
若然則亦不知所錄來者也門內
鑒者喪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喪子不
來他日又來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喪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
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錄
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爲人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隣之赤子乎
彼有取爾也亦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蕩裡而掩
之掩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
曰命之矣故本末厚薄等各有所錄凍其所
錄來者則天也不知其所錄而以爲無
本末厚薄則老氏與墨氏同道也

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聖人之制禮也因嚴教敬因孝教忠君父相等仁義之極也使君可無三年之服則父亦可無三年之喪使父可無三年之喪則君亦可無一日之服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之所以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不可以訓乎然友復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也求諸己而已矣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其能盡於大事於其親乎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喪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夫人皆爲天子服何也曰皆臣也臣之分自在也爲天子服如爲世子者曰其父請之而又不正其爲君臣者與曰君之於世子上請於天子而不奪之也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妻爲其夫者也傳曰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爲公子之妻爲其夫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爲公子之父母雖然則諸侯世子之於天子有不得伸之近於天子有不得伸之遠於天子有不得伸之親也因嚴教敬因孝教忠君父之極也使君可無三年之服則父亦可無三年之喪使父可無三年之喪則君亦可無一日之服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不可以訓乎然友復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也求諸己而已矣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其能盡於大事於其親乎

王國無二君家無二主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喪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夫人皆爲天子服何也曰皆臣也臣之分自在也爲天子服如爲世子者曰其父請之而又不正其爲君臣者與曰君之於世子上請於天子而不奪之也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妻爲其夫者也傳曰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爲公子之父母雖然則諸侯世子之於天子有不得伸之近於天子有不得伸之遠於天子有不得伸之親也因嚴教敬因孝教忠君父之極也使君可無三年之服則父亦可無三年之喪使父可無三年之喪則君亦可無一日之服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不可以訓乎然友復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也求諸己而已矣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其能盡於大事於其親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而歸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旣於鑽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漸衰而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漸衰者莫大

夫齊衰者莫大於朞而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自斬衰而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若不知有喪服則亦不知有聖人故大斂將至而非聖人故大斂將至也不知有君父之喪則不親爲饋奠之事爲天子諸侯執喪則有以貴斬之身代爲饋奠之事代其饋奠先公先王之神明者矣君臣父子交相致也然則重服禫然後反吉祭之有故大夫有重服不入宗廟天子諸侯之有總服不入宗廟天子有事則贊諸侯有事則贊於臣下則臣下贊於君君有故則臣攝之是從曰吉凶之不遑而饋奠之是從曰吉凶之不遑若宗有事隕越墜而謀於國有重服者執事所以廣愛癘厲所得而告議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問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曰君之喪既引而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又曰父母之喪既引及途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君父之間得是五間者則情法事理皆備之矣情法事理四者各不相奪也因重而重因急而急各相其宜而與之通古之聖賢其推究終意意莫至如此而後世人臣循有朝夕趣利生意忘其君父捨經以從權之事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
者禮與抑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
既窆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
奪人之親亦不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
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
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禮凡兄人三年之喪無免經雖朝於君無
免經惟公門有腰齊衰言夫不杖之齊衰
也若朝哀與扶齊衰則皆不入公門傳曰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奪喪也又曰舉多
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
冠服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不即人心還而致仕孔子善之施如閻
子則可謂知禮者矣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
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喪父三年
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
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
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
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
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晁謂以君爲親者也如以親爲君若乎以
君爲親不敢有其身以親爲君而欲有其
官則亂也或曰天子制四海四海之內不
得有其親則是以君戚親也以君戚親猶
之以親戚君者也

事也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
民猶忘其親

薄孝而奪於慈忘親而急於君則君子無
責焉耳君子之無責之何也君親之責有
所不至也

右傳十四則大傳一千四百七十八字
小傳二千九百字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

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孝悌者禮樂之爲教因性明教本其自然而至善之樂之爲教因性明教本其自然而至善之用出焉亦曰不敢惡慢而已敢於惡慢人則敗於毀傷人敢於毀傷人則毀傷之者至矣憂喪哭泣哀戚之情民之本教也明主治天下必知其本務而致不敢惡慢於人不敢遺忘於物事親如此而後樂生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禮者禮之實也敬而後悅悅而後不敬故敬者衆上者率何以悅民之心帝舜不敬伯鯀以悅神禹仲尼敬以悅民可近不可下又曰予臨兢兢民情多僞而爲敬以聚之民情多僞而爲敬以下之雖在刑戮之中而猶有敬意焉

天下之和睦則必繇此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文王則可謂知要也

右經第十二章 凡八十一字 小傳二百五十四字

大傳第十二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仁義禮智四者孝弟之萃也孝弟積於中則仁義禮智發於外仁義禮智發於外則和氣之生矣記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其所感者深其所成者大故孝弟與教同吉也未有不因教而成者故孝與教同吉也

記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奸詐是故隆禮繇禮講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繇禮譬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讓者禮之實也孝弟者讓之實也不孝弟則不仁不仁則不讓不讓則禮爲虛設矣傳曰弦歌干揚樂之末也故童者舞之尊俎豆禮之末也故童者弟之尊也故有司掌之爲治而不以仁讓行其孝弟雖繇禮無益也然且君子貴之貴其繇禮以遠於不繇禮者也故曰禮記者孝經之傳註也如安上治民之說是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繇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禁亂去患無它亦曰敬而已敬而後和和而後悅悅而後能久能久而後能與國之懽心可聚也故郊祀嘗耕藉視學養老選射六者禮之至微者也朝覲聘問喪祭飲酒六者禮之至著者也以其微者通於賢士大夫以其著者通於庶人方殊俗而後天下共職邦家無怨故雖在一室之內而有郊祀之意焉廟而後豫豫而後能敬之謂也能敬而後豫豫而後悅先王所作繁禮備樂皆所以配上帝以配祖考明亦謂此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止邪之道無它亦曰敬而已矣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後得於士民不敢失於臣妾而後得於妻子凡慮亂之生始於不敬不敬之

生始於臣妾繇寡小國之臣故十二禮者皆所以章敬於臣妾繇寡之義也臣妾繇寡以爲不敬則郊祀祖考亦無所致其敬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是之謂也

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大夫以其摯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其摯見於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也

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孝弟忠順者何也敬而已矣敬以爲孝弟則無所不忠順也不敬而曰吾孝弟忠順不敬而已矣執信之趙文子冠遍見於諸大夫三部之言不順張老非之以三部爲失孝弟之意者也孝弟不著於中國而下車觀風自爲知禮者亦辟亂之道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冠與昏孰重曰昏重然則冠之先於昏何也曰冠而後昏之備父而後子之也君有不先命於父臣有不先命於子故父命而冠昏之也君臣之所未致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三周先俟于門外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爭紊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疵矣

又曰尊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賚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出自潔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俟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

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以輔主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以仁以德尊者也故坐于東南而面生與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又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干腊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也卒醻致賓于西階上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醻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

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鄉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故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本禮之大參也

四位參中或者謂是獻酬之禮也獻酬則不宜言賓南鄉則不宜言天子立中益主介皆天子使之禮也則古者未之講也然得其意以爲教敬教讓使民作孝弟者則必於是始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士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人心喜競射者以觀盛德之所由興也人心喜玩射者以教敬而志淫慢序賢

序不侮所以教讓也故以德行爲功者射之謂也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

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德行爲功者射之謂也

又曰爲人子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父此之謂也故曰君子有不善則以德改之而不得在先位也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謂其能立義也所貴立義者謂其有行也所貴有行者謂其行禮也故貴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勇敢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

冠婚燕射朝聘鄉飲酒喪祭此八者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之路也禁而聖人之意常在於臨雍養老臨雍養老則天下之父子兄弟皆有所感發興起於孝悌之行所以勸者謂天子所致敬在辟廱尊處之外也天子不能遍敬天下之父老又不能徧悅天下之昆弟也雖日事而日見之不過一堂之上故必合天下之強有力者不得與三老爭明堂之位然後天子之尊形勢之重足以動之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右傳十三則 大傳一千九百五十三字 小傳一千六百三十一字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首句君子之教以孝一節）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愛人者不敢惡於人敬人者不敢慢於人君子之不敢惡慢於人非獨爲其父兄也臣妾妻子猶且敬之要其本性立教則必自父兄始者所以師天下子弟之天也以子弟之天也以子弟之君嶽天下之父兄其事不煩而其本至一故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有師之嚴有君兄之爽而又有天之神焉是天之所以立君也天之立君以教天下如其生殺則雨露霜霆天且矜鳥之也惟是冠婚喪祭禮樂之務非天子不能總其家政故天以爲家命焉曰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是之謂也

右經第十三章 凡八十字 小傳二百十字 大傳第十三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人親及介而旅酬自入賤之至於門外王人拜賓遠賓及介而旅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殽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王人獻之笙入三終王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王人王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矣降說履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
朝莫不廢夕宴由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燕安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
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
以正身安國矣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順天下之性因順而利導之猶
水之就下者順天下之性因順而利導之猶
敬則小民之不能必使子敬其父弟敬其兄
臣敬其君則人人之人能之易曰易
知則可親易從則有功易知易從亦其天
性然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是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
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
之義也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君在則
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無知長
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之臣君
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
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君臣父
子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教世子之謂也

古之教者不煩而治與其敬一人而千萬
人悅不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之至也敬
一人而千萬人悅者其道莫如齒讓肖子
肖子莫如齒讓而天下大治
天下之道易簡若此而奉之行者驕貴
之習成而教養之方失也賈生曰古之王
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下趨
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
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
爲太保保
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保保其
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爲置三少
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起居出入故太子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人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與必先有習乃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自然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殷周之所以長有道者以其三者教其肎子肎子以其三者君長天下咸一敬不敢有侮其臣妾之心記曰有君民之大德有天下民之小心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是之謂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

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誦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然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

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

言養老則亦養幼矣養老養幼皆在東序者舊物之所以生也然則貿革道息虎賁氏劍而又冕而總干學舞干戚何也曰禮樂者治亂所以長有道也殷周之所以長有道者以其三者教其肎子肎子以是三者教其臣妾之心記曰有君民之大德有天下民之小心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是之謂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誦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然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

不爲匈徒頒賞隆諸長者而弟達乎鄉符矣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
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鄉符
修乎單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若是則皆以教悌也而謂之教孝教臣者
何也曰孝弟皆順也順者敬也以敬教天
下無有不順者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備是言弟也而父母之道簡焉故謂之
教弟也然則天下有道其自五十而上者
多矣聖人皆以孝敬之實以之隆罰以之
殺則是有所不治也曰實罰者孝弟之流
委也聖人治原衆人治委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叟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
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叟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以教諸侯之弟
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煢獨不犯罰衆
不暴寡此繇太學來者也

五教而歸於太學五禮而歸於養老故禮
教之有養老猶六府之有嘉穀也養老之
禮廢而教子教弟教臣三教者無所致其
教記曰頒冠頒冕頒爵頒祿所以崇德也
所以報功也頒朔頒時頒事頒度所以崇
敬也記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天子廵守諸
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
行西行者弗敢過也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
言政者若就之可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
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
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
揖讓而後及爵者

此謂參用三代之禮也古之天子將釋奠
於先聖必先釋奠於先老故釋奠而舍先

老非禮也終則天子親學世子齒胄天子
養老乞言世子皆在焉其禮如何曰未之
聞也曰天子親學世子齒胄益備之分舉也
天子親學則君爲政釋奠冕而總干養天子
主之所以明有君也世子齒胄則師爲政
釋菜舞象弦誦皆司成樂正主之禮無生
而貴者其在於君則位也其在於師則弟
子也然則親學尚禮不并舉爲世子
不見冕乞之禮與曰君行則世子居於宮
中天子之禮樂未敢舉也以爲蛾術則簡
之離經辨志也然則每視學則諸禮皆舉
與記曰凡天子釋奠則皆養老或冕或乞
則三代殊等也然則四學各別其禮何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也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
長幼有序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賢者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

入太學承師問道習而考於大傳罰其不及則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道理得矣是益有不養老者也然而同親以尚同爵以齒則酒之老老者治之主要也故老老者也然而同親以尚同爵以齒則酒之老老者治之主要也

子言之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火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至德莫若敬敬莫順焉順莫得天順若得天順若得帝而上錄此文然照日至孝近王至悌近五帝何也曰至孝者郊祀帝嚳之務也至弟者郊祀帝嚳之務也有父母而後有兄弟有天子而後有諸侯有王而後有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繇敬而順繇不敬而亂者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仁可假孝不可假敬不可假世未有假父母以取順於其子姓者也

右傳七則 大傳小傳一千三百十字一千五百六十二字

孝經集傳卷之四

經筵日講官資善大夫兼侍講學士臣黃道周謹輯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君子之立行非以爲名也然而行立則名從之矣事親孝事兄悌居家理此三者修於實而無其名事君忠事長順居官治此三者有其實而名亦隨之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周公之告召公曰丕單稱德皆不諱名也而今之君子則必以名爲偉故孝弟衰而忠順息居家不理治官無狀而衒亨譽祿者衆也

右經第十四章凡四十五字 小傳一百十八字

大傳第十四

傳曰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
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
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

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宜其家人可以語孝手語曰孝哀於妻子則亦可以語孝矣其儀
使孝不哀於妻子記曰有和氣必有愉色愉色必有婉容婉容可以譬儀矣
不忒可以語孝乎記曰有和氣必有愉色愉色必有婉容婉容可以譬儀矣
有愉色必有婉容婉容可以譬儀矣何義也曰是先
然則移孝移忠移治移之何義也曰是先
後之序也君子之爲治也其本而後正
其末正其不移者而後其移之皆其也一
家仁讓一國仁讓滿國不缺於家何
移之有然則君子成教於家傳之後世法
之天下其亦君子知終是之謂名與曰堯舜者孝弟之名
也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錄孝弟而
不爲耳堯舜之義而名堯舜堯舜有後世之
行仁義錄仁義而名堯舜堯舜亦有後世之
名焉所不離也然則其當世無名
者何益有之矣民無得而稱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
子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
者爲人弟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
順其弟者爲人臣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
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畜子與子言
孝父與兄言順弟與弟言承兄與君言使臣
與臣言事君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
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
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

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
謂知終矣

一家之老達於天子一家之邑通於天下
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無七亦曰羊弟而
已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則勸臨之以莊君臣之義也舉善而教不能兄弟之義也孝慈則忠父
子之道也舉善而教不能合
是三者亦可以治天下矣書曰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君子知終是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爲小簡爲大也居簡仕也儉則
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
可以事師長使子簡使臣也使弟簡使承嗣

也能取朋爻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簡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簡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行成於內是之謂也君子之有內行者必有外治非以爲名其所勿慮者然也忿怒其臣妾憤傷之有不敢也而不知者以是爲誦則是以妻子臣妾比於百姓徒役而家能治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

貌也導之以道而勿牽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庶均而寡倍爻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孝經之言皆未有反於朋爻者而曾子每言朋爻何也朋爻者兄弟之推也行弗信於兄弟則亦弗信於朋爻矣然則君子之於子導而弗強何也曰強則傷恩然則君子之於子之於民導而強之乎曰民性本順順而利導之何強之有詩曰順帝之則

貢生曰事君之道不過於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弟也事兄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事君故不肖者之使身故不可以使子爻慈於民居家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出者之於家也

記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得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庶均而寡倍君子恥之庶均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爲君子恥之

是猶智氏之言也然則名不立於後世君子不恥之何也曰行不成於內則君子恥之故世無稱則是君子之所疾也智子曰行寡而言多而行寡者人也夫多華言而寡實行即其妻子臣妾猶且不肖者之爲身故不可以使子爻慈於民居家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出者之於家也

懌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寇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

爲不仁寃言而爲不智則君子賤爲也

貴之見逐智之見疑可以端孝乎曰孝移於忠而教順不比於十孝之順不貴也父無故逐而君有故逐君之義逐而君不貴順也而孝與順勢不得全故以義逐成君父之名然則留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右傳九百八十二字 小傳一千一百五十二字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右之爲禮者未有諫諍之禮也史爲書辭誦詩士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然而記禮者未之取也取其易辨者則茵諸侯卿大夫之禮也然則易有下可觀於後世者則喪齊之疫父矣然則

之乎曰納約自牖恐其有也然則春秋有之乎曰禮滿前拍春秋未之書也書
教亂冷未知其何以免也然則書有之乎曰周子謂之諫靈王也無
五子之歌則古皆未有諫諍之禮也孟子曰是亦諫與曰是謂諫
爲耳然則古皆未有諫諍之禮也孟子曰是亦諫與曰是謂諫
有故而去反覆而不聽則去是近於禮矣
然而未顯則猶是於國之事也賈生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教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義之
史教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義不得徹膳則宰之事也天子之過史必書之義
不得書過則宰之宰不得徹是史猶是也其親之過而敵其美曾
膳則宰之事也天子之過史必書之義不得徹膳則宰之宰不得徹是史猶是也其親之過而敵其美曾
宰之事也天子之過史必書之義不得徹是史猶是也其親之過而敵其美曾
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墨也不然則過在曾
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墨也不然則過在曾
下之司諫者獨史宰乎伊訓曰臣不匡其刑墨也不然則過在曾
其刑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於刑則有司過之
其刑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於刑則有司過之
不設矣夫爲頌臣之子則
入於刑則禮與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於刑則有司過之
入於刑則禮與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於刑則有司過之
亦循此乎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
右經第十五章凡一百四十三字
小傳七百六十四字

大傳第十五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

家子可以諫乎家子面諫不如少子之信
也悉難乎其爲弟矣威
微也微諫則循之乎未
諫者何也曰愛也敬也致濕而諫致愛而
勤恩性而救志則亦可以亟矣然且不
如未諫之信也與夫未諫之順也
傳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悅起孝說則復諫
悅起孝說則復諫
悅

是禮也何其反也人臣而不顯諫則是臣而用于之幾也人子而至於煽泣則是子而用臣之顯也臣而用之顯則亂矣然且用之何也則亦各視其主也又視其事夫其事而不可以顯諫則臣于共隱未為過也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而不倦聽從而不逆父母既殁必求仁者之粟而祀之此之謂禮終

欽食若處孝子之用著濟也不若其物不濟其志譬猶甘雨者眷其汗渠則亦無以得甘雨矣人臣之諫其君史其職業治官守理監賦不生瑕釁不作又值其閒暇意和氣柔而後申說之無不濟者故孝志著心之有其具也非夫言說之謂也詩曰凱酌醳酒小大猶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正致諫而不從不義則爭之於君則是君可以殺其臣父可以殺其子臣父子相尋於殺則其犯亂不自諫始也故以諫為正教者曾子之初教也以諫為正教者曾子之自教也曾子之自教也曾子之順也然則君子之道異於士子曰以為子則何異之有危哉其以君子為異於士者也詩曰毋侵正王欲王女是用大諫盡臣之道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殁必求仁者之粟而祀之此之謂禮終

諫而不逆則必有悶矣而酒之不敢正諫也父之與君無以明敬敬者道之近文也且紆迴者惡其直遂之者也且紆迴者惡其直遂之無以明敬敬者道之近文也曰慮淫則中田荒淫之為不文手曰慮淫之中田則亦近於文也然不可以慮而隨之中田則亦近於文也然則無田不祭孝子親殁亦可以仕乎曰仕而不可得仁人之粟則仕仕而不可得仁人之粟則亦不仕也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是子路曾子之所共歎也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緜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子之違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緣興也緜已為無答則辱緜已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孝子無私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

惟巧變故父毋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謙則近於犯上諫而爭辭則近於作亂臣子而爲賢人所以敗亡乎故與其勇賢人不如其爲孝子弟弟也是聖賢之德情也然則巧變者何也巧變者嬰孩之所貴也嬰孩之父毋之所貴也嬰孩與嬰孩之父毋之愛樂與嬰孩比也因諫達善反於嬰孩之爲孝術

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養之養之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越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疏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舊本天地明察二句在長幼順故上下治之下文義不相蒙今移於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養者父兄之道而使弟行之何也曰養者大馬之能則猶是犬馬自與也見其親則親之煦沫相致敬於祖稱因稱以敬人之父老因稱以敬人之父老子弟以自愛敬其身身者天地之所貴也嬰孩之父毋之所貴也嬰孩與嬰孩比就若奉焉耳然則弟無諫其兄者乎曰無之指指之言則酒比於無諫也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先不樂也有喪事不後不辦也與鄉黨僎焉其兄先酒肉則受其長酒肉則辭其幼順故上下治

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舊本天地明察二句在長幼順故上下治之下文義不相蒙今移於此

凡爲明王父天妙地宗功祖德因郊祀以致敬於邦族因祖稱以敬人之父老子弟以愛人之子弟以自愛敬其身身者天地之所貴也天地鬼神之知能也天地鬼神有天下之身以教其知能而後禮樂有以作位育有以興良能也天地鬼神況乎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良能也天地鬼神況乎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雖不學慮而所學慮焉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後舍之矣

不諫而兄事之可謂禮乎曰禮也敬先人之胞體以使其自反也使其不自反則遠於先人之志遠於先人之志之體矣然則兄弟之不強諫何也曰兄弟之有父毋之意焉父毋之恩通於兄弟君臣之義通於朋友

右傳八朋大傳五百十七字小傳一千十一字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毋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舊本下有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二句今移下文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

郊祀明堂吉禘饗廟因而及於山川壇墠田祖后稷丘陵墳衍宗工先臣之有功德於民者以及於百辟卿大夫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稗益於學誉士於射慈鄰小民及於繈寡皆以致愛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慈與愛兼致也不敢惡慢則皆有神明之道焉天子而以神明奉天子侍天下天下亦以神明奉天子侍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故考經者局公之志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其無不服者何也故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它達之而已矣天下也日月之相命無不照之相命無不繇此者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愧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愧此者也夫孝者天地之大經也置之而塞於天地之間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準諸四海而皆準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之謂也

右經十六章凡一百九字

大傳第十六 小傳五百二十五字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

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驗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德驗而教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驗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歸於道者也

明王之事天地則自其事父母始也其敬長尊老不敢惡慢於天下則德自父兄而推也以天子之尊而必有其父兄故立爲保傅以教之保傅之不足而又爲養老禮以示之不足而又爲饗以射之可否不知父兄君長之義者之言不傳古之典傳不開於學業之不法不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傳古之典傳不開於學業之不法風俗之敎詩書禮樂之無經學業太公輯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輯之任也古者齊大師之凡此其屬大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天子不編於親殿不慧於庭民無禮於大義大道不從太師公輯之天子處位不論不議之任也古者周公輯之天子處位不論不議臣不忠於刑獄無以事君不孝於喪不哀於祭不莊於戎事不勇於官不治於政不信於諸侯不誠於百姓不順於鬼神不敬於父母則不能懲忘鉅忘細大行大德小節小義無所用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周公輯之天子處位不論不議之任也古者周公輯之天子處位不論不議受業不敬教論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趨讓進退

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無飾妄咳嗽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鬻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虢公虢之天子燕辟雍發其學左右之習讀其師荅遠方諸侯超貴大人不知文雅之爾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大人之適簡閑小論之不傳不習凡此其鬻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虢之酒而醉食肉而飽寢而嘆寤寐安所易樂而湛夜漏晏朝大而數飲宴坐而莫倦行而莫休面莫肯先莫肯後自取玩弄自執器皿函顏後尚自為戶自取干盾戈羽之舞管簫琴瑟凡此其鬻少保之任也天子居不肅不以義賜與嗜讓不以節小行小證不以章念怒不以法廢舉錯從美不以道公族者教之以孝弟也不中序凡此其鬻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中序節不知先王之詔與圖之人忌不知風雨商電之告凡此八任者皆大史之任也

聽父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貴者以前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俊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為序雖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牖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則反喪畢而後行皆有正焉

公族無宮刑大辟獻于公三宥之有司三刺之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使人追之有司以無及反命公素服不舉爲之變

哭于異姓之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正室守於公補孝愛之源也貴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必親也親未絕而郤於廢人賤無能臨賜贈賻胙及之道也古者廢子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刑也所以分神明之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非禮與曰何爲其非禮也其非禮也共致者親分致之也骨肉之親不聽榮弘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是謂通於神明此所以通於神明之義也然則天地不分祀而君后分耕籍何也不分祀而合也然則分祀可合也曰祀可合也耕籍不可合也

也三代不相襲禮親親貴貴賢賢相循環也而要於有父有兄與仁與讓則未有若於太學者也太學之不繹奠於先老不齒胄於國子不禮三老五更不合養老劝而可以廣孝弟未之有也故丈王世子之學聖人之明祭所緣始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嚴尊在作階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天地者父母之象日月者夫婦之象也以日月若天地以夫婦存父母以夫婦没父母

册致親之嚴也致親於廟致尊於郊致親於內朝致尊於外朝三代百王各以義起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奠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差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

天地之明察其在於大饗與而牖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之禮不足以饗帝何也大饗之禮夫婦所得共盡也祭帝之禮夫婦所不得而共盡也奉萬國之禮心以事其親又推其親以配上帝以教美報也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不忘天下之賢親老幼起敬起愛則不足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敬民美報聖王之至要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祠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祫者陽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罷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

未發秋政民弗敢草夫猶是殺草禾不時非孝之意乎春視賞而秋視罰不賞則亦不罰也先賞而後罰以道也賞人於廟罰人於社社者秋之告成者也草木零落順其陰陽慶賞刑威申於理義故神明之意得而四海之心服也然則治天下之要在於賞罰爲義而以孝弟爲義其意不在於名法孝弟明而名法出矣以名法爲義其意不在於孝弟哀矣故曰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不言而成不啟而治其本出於此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著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舞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安樂之義也

酒醴之美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

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冊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之道始於太素之質而後文生焉天子之道始於太始太樸此三始者孝弟之本者不可同於安冀之義也

神明之道始於太素文母之道始於太質而後文生焉天子之始存於太始其質而後文生焉天子之始存於太始故以三命加於世子之始存於孩提故以三命加於父兄焉于則絕齊期之喪何也曰未之絕也其意在於反哺猶有存焉去文而已孝經之意在於反質不忘其初而已春秋之嚴孝經之貴本於天地明於春秋之嚴孝經之貴本於父母所以致其素樸交於神明之道也

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天下無生而貴故以天子而尊父兄天地之序也天下無惡慢人而不惡慢於人故以天子而恐辱先是聖賢之功守也以天子而恐辱先者多矣爵見溝於匹夫幽厲之諡見豁於臣之義尸爲子行父道而爵祿者古人所不貴也然且周公以爲迓其身以善其君故反之道尸飲五君洗王爵獻卿尸飲七以瑲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敬爵獻士以明尊卑之等羣昭羣穆不失其倫以明親疎之數旅酬下爲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其武王周公之謂也通神明光四海而後謂之達故達孝之難也以其本性立教達於天下則盡人而能之記曰禁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鋪筵几筵於室出于祊以交神明君迎牲而不迎尸以明君臣之義尸爲子行父比而事之以明子父之倫

明爵賞之施君立作夫人立東房夫婦授受不相襲處以明夫婦之義也貴貴尊賢之道也貴貴尊賢以明政事之均賜爵分祿以序庶位也禮生於爭故制禮以防亂後以明長幼之序焉所謂經也分昭穆有異與以別親疏有殊親以齒以明上下之際此十者君子之所謂節也禮貴簡貴時貴順貴稱羔豚而祭百官牢具而祭不必有餘禮之所謂稱也稱生於孝弟行於仁讓而不在於大牢而祭不必有餘禮之不敢簡禮為有事於天子致敬讓之意也不王不禘何也曰諸侯一祫一禘祫嘗祫烝祫諸侯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祫禘則不烝烝則不祫禘祫皆在焉然則諸侯自出也而爾周公用之何也曰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樂武王之志文王之事也然則成王之賜魯公皆是與曰何為其不是也昔者周公既沒成王追思盡忠遂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事君章第十七

右傳九則大傳一千二百七十八字小傳三千一百六字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士君子之事也君子既以忠順自著則亦恂恂惴惴使上下稱恭謹是矣而又曰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何也曰惡夫愛而不若敬其君之不若愛其父敬其父者也生我者莫如父有過而諫且諫之至於君則曰非獨不若其父之至也且吾君也是愛敬其君之不若其父之至也曰是與曰何為其不是也昔者周公既沒成王追思盡忠遂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愛資母者也敬資父者也故母取其愛而父兼取其敬則不敢諫愛則不敢不諫愛敬相摩而忠言進出矣故為子而忘其親為臣而忘其君臣子之大義並與曰何為其然也

忠者孝之推也忠之於天地猶疾雷之致風雨也孝者天地之經義也物之所以成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以孝事鬼神則格以孝事天地則禮樂和平既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之於經義莫得而並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故忠者孝之中移也以孝作忠其忠不窮詩曰王事孔棘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言夫孝之貽於忠者也

右經十七章凡四十九字小傳五百四十二字

大傳第十七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行先而言從君身之道也言先而行從君子先行小人先言先資之道也記曰君子之言自獻其身孝子而亦爲之乎孝子不爲君而報其親孝子亦爲之則有以效其身而死其言然則孝子奚擇乎仲曰君有不量於臣臣不可不量於君故臣教君擇臣而使臣擇君而事是孝子之本義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君子終日言不及利親在不言畜產朝語不及御馬與君子處不言祿位與小人論

不及報施而曰望利受祿何也曰利者易之所不禁也易之多譏前言往行亦有所之也利之也利淺川以濟舟楫也不然則利祿之行孝子所不舉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下達則靡也尚辭則費也自非其人則是以親之身爲市也罔子之辭故上也可謂正直矣而猶且有辭焉不惡而嚴故以無匪教爲匪教者罔子之於費是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遵臣守和則可以不諫矣不諫而謂之尸利何也和者豈掊之務也水火之相濟琴

瑟之專一君子之所不御也慮而後正正而後和守和則守正守正則長慮守正長慮而後有也書曰告君乃猷若不以後人述夫非正諫而言此者乎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則微者也陳則不微也諫出於人所不見陳則與衆見之故臣教之敬不如將順之愛也汲黯大慮以直陳面見諫石建小慮以屏人而得主故將順之與臣教共慮也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遲則亂也又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也人難曰不要吾不信也

易進難退亦有大言大利之望者乎大人大言而受大祿夫皆以是要君者也就利大言而遠害者也其違不以情其白不以人其辭不以

倫斯路是行奸宄是因功利是稱此三者皆所以要君也以是三者要君故以聖人之法孝子仁人之言皆不是稱也是天下之亂也故知易進難退之可以長亂也

進一揖而退以遠亂也其所以遠亂者何也不貪利祿之人共其功名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思終

孝有終亦則忠亦有終始無終始則忠亦無終始矣慎始敬終皆爲身也爲身則

亦爲親乎親之名者乎苟進而亂終措親

以要君保其祿以自爲不敗者是亦貪

子之所恥也

言順德之行

子曰事君通則稱已詩曰維彼昏人告之話

不可使爲亂

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

子曰事君通則稱已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

哉

養其子貪賤生兒有不能免也而父以爲亂人之父亂人之子則負販不爲夫以易進難退之心君將順不違之位其於利祿循涂之也而又涂仁孝之言以營其身則可使爲亂必不可使負販也詩曰君子信盜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歆

尊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慎處所以報事也就處所以報事也就事多忠就處則寡過夫當不得志之時其所就處者無他亦曰不履事則已矣不最事而酒可以終事是疊之謙者也疊壞而成謙卑而光是仁人之所恥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有順命君命逆則有逆命

異哉不似夫子之言也始仕之無所逆命也酒掃草木之於天地而也以謂均受之於天君有所不若思補臣救之正也夫是大臣之道也天則臣有所不受於君然仲山甫芮良夫之任也晏子曰有道順君無道橫命爲士而橫命爲亂君子之窮其毋

也取簡於毋而已詩曰維彼昏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詩曰維彼昏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過則歸己可謂忠矣爲大臣不慮四方使過成於上而善沒於下猶月之食日也月實作過日則何過之有記曰五味和而公食之德而誰乎我后之文者則又過也詩曰維仲山甫補之維仲山甫袞之吉甫歸之不以爲罪宣王聞之不以爲過是則盛世之事也無它親也

又言之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是皆質言之非文也晨夕以侍其親言色不離而以爲親過者孰安之乎故將順匡救之意爲面臣以中主事之必曰而之事我何不敢言之事王季太顚閎夭之事文王也若文王之事王季太顚閎夭之事文王也則既矣又不曰尚之事舜也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則以爲罪者乎則親者乎

曾子曰君子不謂富貴以爲已說不乘貧賤行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與之聚羣循爾寇盜則吾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而行衛塗而償手足不辨四支不被說者

申愚勤耳詩云行有兎人尚哀墐之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孝子之言何其鄙也口道曰仁曰智夫自以爲無過乎自以爲無過則自以爲無罪是非孝子之道也故子比干其于自以爲無罪乎書曰今爾無指予恥指予之何其是亦三仁之罪也孝子之進必有和氣還必有異色雖中道兎不非其上不以罪自說是孝子之行也然則曾子未與於此數其立辭也嚴

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慮而出危色則乘

德之士不謂矣

及郊請命不犯禁而入境是猶有將順之心也不通慮而出危色是猶有匡救之意也不聽不行不踐其朝是不已踈乎上親其上上親其下則義也下其下不敢親其上則親何也曰訢然則上下相親也然變同有道之世也溫文玄感聖人之治也以聖人事君則世無不親之君以聖人使臣則世無不親之世曾子或未之達也

曾子曰君子不謂富貴以爲已說不乘貧賤行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事不仁則吾不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與之聚羣循爾寇盜則吾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而行衛塗而償手足不辨四支不被說者

長相奉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循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窶若入焉國無道則窶若出焉詩云行有兎人尚哀墐之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孝子之言何其鄙也口道曰仁曰智夫自以爲無過乎自以爲無過則自以爲無罪是非孝子之道也故子比干其于自以爲無罪乎書曰今爾無指予恥指予之何其是亦三仁之罪也孝子之進必有和氣還必有異色雖中道兎不非其上不以罪始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猿粟藜藿而食之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昔者大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有秉德之士存也

縣曾子之道可以親上乎甚矣曾子之惑也仁義則與聚羣寇盜則吾與慮是曾

子之慈也天下一君義如逝雨則如之何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敬之曾子則必有以處此矣然則盡忠補過將順匡救誰與之乎曰搠伯華將軍文子產其人也遏是者其文公諸臣乎飯饘趙衰魏犨胥臣先軫卻穀則皆賢者也雖然非文公不親

右傳十五則 大傳七百五十六字 小傳一千六百七十一字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則文進戚則質進文不能勝質者禽也聖人以文本於人所自致而致之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定而晨者出必面反必告聽無違命若是者皆質也寧戚居處不能戚也以六者送死重蔥增辛發聲居處不能戚也以六者送死重蔥增辛發聲猶恰不必有餘悲哀於生也辭於六物者則已矣故天子柳大夫士庶人等制不一而各有以自致不一者爲之文自致者謂之質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而戚孝子欲盡而亂之率不能亂者是先王之教以人性爲之根氏也

生事愛敬章第十九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則先王之道忽亦終矣先王之道忽亦終矣孝子之事親終則何也天地之道有終有始鬼神之義一弧一仲明之行始於東方而終於北方禮樂之情發於屢樂而極於敬愛慶賞刑戚先王貴之而有所不用也本生則未生本書則末盡以愛敬而事生以哀慶而事死生死盡矣以事其生死皆有以事其死則明薦萐蓂嘗鬯等於五鼎皆有以事其死則臨泣號跳齊於七廟故義者文也本者質

也本盡貶義備質盡則文至然且孝子皆有祭祀上配富有享保之心則是皆無有盡也故聖人者其真質以示至要曰先王之所教順底於無怨者不過若此而已王者皆緣其道以教民愛敬感民哀感養生送死無憾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非臧性也發之與傷聖賢所戒也然而生傷則其性亦沒臧矣故得謹而不臧仁孝之義存焉愛敬之理失其慈孝之非傷生循傷生之臧性之非傷生循傷生之

性使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發而臧仁則罹之其臧性與生者乎曰性與生來不從生而從臧何也曰性不可臧愛生不可愛敬之道生而性臧性不資生愛敬之道生而臧其慈孝所謂天性也以發而臧仁孝之義存焉愛敬之理失其

大傳第十八

右經第十八章凡一百四十二字小傳一千三百三十五字

親始喪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惻怛疾痛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靡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三日而欲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謂其已歛而不可復生也

記曰三日而后歛其生也三日不生孝子之志亦哀矣又曰計其可成親哉可至矣故以三日斷之夫孝子之志何哀之有豈欲生之意斬然哀矣故哀之哀者寢哀者也然則哀至癸酉九日矣乃治材數凡道揚未命何也曰已歛矣已舉矣未成服而先揚命揚而後正終正終而後正始正始而後成服所以教喪之有主也是爲天下主者也其事益大其禮益重若夫括袒哭踊悲哀則廢人之達於天下之一也然則入自南門與曰異宮也將卽位而窮之外而徧之萬物之始拍

見也異夫內之擁立于者也自天于而下無有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

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

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思麻再不食士與飲焉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税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以庶降以床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又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朔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食肉先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食乾肉又曰父母之喪既

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床內則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凡此者皆本性而立教雖稍爲節文未離乎質也

記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人之觀聖人也以其禮節聖人之觀人也以其精神精神者禮樂文質之本也三年之內分爲五隊愛敬者致其愛敬者致其敬哀戚合遝而流雖常人亦猶是情也

而顏少連狄以是名夫豈其節文獨有以異於人者乎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三年之喪雖功哀不弔自諸侯達於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遲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遲不聽事焉

父在齊哀謂之期齊衰練而可以弔是則已被矣縣子則猶之然禮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

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凡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非見毋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記曰凡喪禮則哀爲之主矣告子貢面不然者則哀爲之節也少連大連則節之貴也夫爲卿大夫而止則哀也哀則已質已質則多殺而質無隆殺從其嚴而嚴之貴變廬而堊室其居處不同而情係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堊苫凶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往於隱者爲廬

支子雖適子其於禮一也大夫士雖別於君其嚴一也嚴近乎文然且已質則亦謂之質而已經之不言居廬是貴純乎質者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古之仕者非於王室則其公族揚勇伯叔無所辟之值王事公事則固有弁絰帶而從於外者矣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而從王事非禮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餽糲粥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內輯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何也同爲君喪者也而難詞君貴之與君嫌也殷事則輯杖

歸反於君所此言大夫君喪之不可以請也爲大夫而從公族之禮也非爲奪喪者也

辟踊哭泣哀以送之何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即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悵焉愴焉惚心絕志悲而已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身體病羸以杖扶病也然則父在不杖矣父在不杖堂上不趨矣父在子之志非父所制也故曰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於人情之爲貴發人情而著焉之爲文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兎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

而後服三年之喪

服喪者之志有以異於人乎其性爲之心凝之有不自知也必以物是爲解服喪者則其文也多矣子曰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記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優盡愛之道也有尊祀之心焉比而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以兎者飯用米貝不可別矣故庄以識之辟踊哀之至也有等爲之節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袒哀之變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也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歆主人主婦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既封而弔已文也而謂之已慤則爲其近質者乎謂疑其安魄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必於是日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喪之朝也順兎者之心也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夫子之葬母殯於五父之衢而殯不謂之慈反室而弔不謂之文練而祔不謂之文既封而弔既反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者何也是非夫子之

所貴也夫子之所貴者爲其順於敬哀滅而已矣
于以愛敬爲實其煩促陵殺相室
老治之天子不加繩庶人不加繩各據其
情事而止故曼啟之禮夫子兼用之而有
不盡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飾棺墻
置翣設披周也設牆翣飾之爲近於文則黼
故文則無形不之也公明儀治子張之喪
儀之意謂夫子宜用殷禮者乎夫子而參
用三代亦何不可也故文者質之委也
高子皐之執紼而踊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顛丁
之執喪也始兎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悵焉如不及其
反而息子思之哭兎於門柳若謂子思曰子

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
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
子思喪出母而不使子上喪出母何也子
思自爲前者子上則子思制之也然則子
思所謂財與時者何也儒其母之出也以
爲貧也儒其不仕也以爲禮有所未盡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

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雖一朝之
患也
誠信者敬哀之實也誠信敬哀皆實也葬
而葛帶絰而用明器非不誠信也三月而
外漫近於文喬近於文則王公貴人皆自
夸陋矣非道之爲污隆者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申路
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有子與子游立
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
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倩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倩
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品節斯之謂禮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舍也
喪之節於儇抱也踊之節於孺子慕也兩
者情理之極也有子近於質子游近於文
豈不知夫文質之至發於自然聖人無所
增損也雖然曾子有子知其本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飲首足
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爲禮又言之喪
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謂無廟也毀不
危身謂無後也
固知夫子之質也還葬而無椁以是爲
禮者夫子蓋觀行之而世不悟也然則葬

與廟貌重曰殷人重葬周人重廟殷之
墓而弔與夫弔於壙也太甲之居桐武丁
之諒陰皆墓也周人虞而吉祭已葬而祔
祔皆在於廟以爲墓祭非禮也從
葬不分昭穆卜不誄日吉凶之兆天了
三百餘國其卜筮畢者不能數公越時
而葬必有宅故內不可告於天了外不可
卜不改日與日是皆有其制焉雖用必葬
雨不克葬改日而葬春秋之所非也然則
計於邠岡則亦何昭穆待吉之有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
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
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
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
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
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甚哉二子之情也情當之謂文質備矣
質文備矣文情當之謂可與語仁孝矣
仁孝無它愛敬不哀是可與語仁孝矣
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旨季子之還左袒
之實五父大舜之事虞思季子之還左袒
此物此志也愛敬哀而情文盡情文盡而
禮無所立魯悼公之喪季子謂於孟敬
也然而禮散矣生不能事以爲誠信可乎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
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

子路之祭也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
明而行事晏朝而還夫子以爲知禮謂其
斧者爲焉髹者爲焉漆者爲焉畫者爲焉
周人之禮也將適四而告之使過者式
之如之何其不封也然則卜葬卜日就爲
輕重與曰卜葬者爲言慕也卜者
必安爲武安皆坐左干而右戚文舞發步
左袷而右袒周人皆用之未之學也然則
固知夫子之質也大夫之封五尺夫子
蓋嘗參三代之制也成于高曰葬也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
樹之已矣從人之禮也將適四而告之使過者式
廢人之禮也將適四而告之使過者式
之如之何其不封也然則卜葬卜日就爲
輕重與曰卜葬者爲言慕也卜者
必安爲武安皆坐左干而右戚文舞發步
左袷而右袒周人皆用之未之學也然則

賢於陂倚以臨者也問禮之貴遲久也三時之積一日之接思慮慊然而取便於食息之頃安知夫神明之交與不交乎故哀之與敬決久而見若也詩曰我孔熯矣式禮莫愆言其終身持久者也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言其終事者也固知夫子之善于路有所未盡也窅然而子路質矣子曰禮與其奢也寧戚則循與其易也寧戚則循與夫子路之質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大子之未能行者何也曰禮錄中作速反而虞夫子之行周禮也行周禮而不若喪之哀也夫子之哀也夫子葬於防且封矣人則是夫子而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夫子先反而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基前孔子不應若三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人而不修墓人而不修墓以殷人之禮也已封而虞虞而反哭然而夫子所疑焉也夫子以爲其疑焉也而夫子以爲未能者乎其矣夫子之仁也仁孝備而文質生而禮樂出矣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畏周人作會而民不倍未施敬於民而民愛親敬長致哀於父母生而能之生而知之本矣哀敬之生於孺子之哀得其本則禮聚義立而忠信誠慤之心以溢之矣施教哀敬同結非一日之積也故爲人子者有無形之聽無聲之聽無方之養無制之喪

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亦皆此物此志也故天下之順非聖人能順之也聖人照性立教動於至順而天下人應侯順德得其本原應之詩曰嬉茲一人而順用之以為道則曰要道以為德則曰至德上下之和罄無怨則必繇此矣夫非仲尼而誰能順動如此者乎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必薦此也夫

崇禎十六年八月朔

右傳二十三開大傳小傳二千三百六十一字二千六百四十六字

門人申貴張天維
天霽游昌素
公植林有柏
仁祖胡夢綸
雨王張若化
樂涯陳有慶

無拔陳允元
完公劉善懋
嗣厥張人龍
賡德劉厚
秉得總星習
季柯宰

伯玉唐開先
勗之張琉鍾
尊光洪京榜
爾房胡逢甲
荃子林斗先
玄劍商應播
仲求胡思諒
廣真吳宗熙
錫門林宥
德深戴造
紫相胡思讓
章極張鳴岳

此書於宋人月朔日
師翁有柏夢錦有慶允元駿章堰靜同集北
山草廬
師吳章服北向
闕五拜三稽首又向
太老師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四先生
前再拜起立置書案上有柏夢錦有慶允
元駿章堰靜各四拜受卒業焉
十月朔日胡夢錦謹識
有柏與
師從事四十年
師行止坐臥只是一部孝經庚辛兩載
聖恩賜環歸家成疑是古今孝行若王祥劉殷之孃教篤出
之乃知聖門踐履盡在禮記孟子行誼盡
在七篇周公孔子作用盡在不敢惡慢於
一句始悔從事四十年未嘗讀禮記孟子
如何得浪言諸生請共傳受
九黃餘言諸生請共傳受
百餘部比蒙
神護持到虞有鬼
吾
師當云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曾孟兩家
諸仲商爲宋
龍日徐紹如
元居胡長卿
恩誠林子期
亨王林廸酬
阿方林盛
普生陳駿聲
陳駿聲
朱垣
黃子淵
黃暹
仝較刊

爲聖門宗子千種書
都記不到孝經田地
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爲孝經義疏以孟
子七篇爲孝經眞形引其宅六籍皆孝是書
童鄭孔明能明那朱所遺愉者乎天下後
世之論是書者勿作集傳觀之也
十月陳有慶謹識
夫子以孝經綱領六藝而其文簡質不若
他經之崇閎自劉鄭而下千數百家所紬
繹章句耳子輿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傳
昭昭乎日月江河也信爲宅經祖稱矣有
聖人作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吾之
業於傳乎取之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道
於傳乎取之吾小傳繁簡損益各有攸度
後有達者仍悟於斯文矣
十月陳允元謹識
子曷在西書恨值既演
十月朱垣謹識
岳翁在白雲庫中學
各別煩與德公仕
召對恭紀中所載乃知
皇上所刻乃孝經集傳問之止子及余德
此事已達
今見
蔣相公
久皆未見原本借當日所寫已散盡無
今所刻乃孝經爲緯以禮記一部及孟
子七篇錄綠爲緯與前日寫本絕不相同
乃知曾孟兩家傳受正嫡陪然弘教是一
樣立教立身非復先儒參雜之所會到也
十月朱垣謹識

孝經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孝經問一卷浙江遍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澂孝經定本二書設爲門人張嫗問而奇齡荅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僞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僞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致文之弊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詆劉炫不敢詆朱子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蓋目爲門人所加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尚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啟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

孝經問目

卷全

孝經非獨書
爲長無傳是孝經事
本六分空而無據
孝不是效
爲有字

今文孝經一卷

孝經分章門次

經不宜刪

朱江災人間今無復分
朱氏檢論文文之學

孝經問目一

孝經問

張雒（山陰人係張嘉貞之子康熙庚辰進士先生）

漢書志云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但不知果夫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于何時宋人極疑其爲僞故朱元晦刪改之至元吳澄又刪改之得毋非孔子之書觀孝經本孔子之意乎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初晴庄文襄克家有女嫁崇德鞏）

孝經問

張雒（山陰人係張嘉貞之子康熙庚辰進士先生）

漢書志云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但不知果夫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于何時宋人極疑其爲僞故朱元晦刪改之至元吳澄又刪改之得毋非孔子之書觀孝。經本孔子之意乎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初晴庄文襄克家有女嫁崇德鞏）

夫子口授曾子與門弟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七十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記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七十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記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七十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記

書監王鄒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爲之敘講得毋炫所教講王鄒者孔安國之孔傳非經文乎炫本傳云內史送孝經論語古文孝經與毛詩尚書公羊左傳禮記七經皆科斗文也且經傳之說多相違背安國爲隸古定讀之各不同蔡本古文以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但其疑古爲僞處亦多未是如此朱熹則疑今文孝經是後人採摭衆說而成不宜分有其篇亦且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不宜分有其篇亦且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出於信爲一章者而註疏以後不存劉炫以其僞增一章者而註疏以後不存劉炫以

今文孝經古孝也數助詞之同異也

今文門戶所故今謂疑作僞必當時忌炫之言與古文何害而痛詆劉炫有如不其

今文者今文出於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劉向之傳也今文增多於古文者八百餘字十七通不之費而

且有增改一閒之僞乎造証文以誣欲攻人之僞而先自處于僞

階書記疏改一閒書字于經文刪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費而

呼且堂經文數助詞之同異也

貴此乎且堂經古者也數助詞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費而

今異源之乎且堂經古者也數助詞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費而

二十二章之數則似古文之僞以分章見者書明孝經分析爲二十二章鄭玄馬融王肅所傳與今並同並非隋

初王肅且以孝經古無章次至漢始定矣爲十八章庶不宜分有其篇亦且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出於信爲一章者而註疏以後不存劉炫以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之僞故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傳之說創自朱熹不如是否朱熹見源皆刪改孝經而文以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但其疑古爲僞處亦多未是如此朱熹則疑今文孝經是後人採摭衆說而成不宜分有其篇亦且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出於信爲一章者而註疏以後不存劉炫以其僞增一章者而註疏以後不存劉炫以

孝經古孔氏一

篇一篇孝經一篇古孔氏
者其二十二章彼所云一篇則一篇孝經一篇
非謂十八章以外別有二十二章也劉向校經籍
之向始分作十八章定爲定本除挾書故二十
二章孝經一篇下注云十八章此
序云孝經一篇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說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注孔安國傳非其父所藏凡
文字異者二十餘事與
今文一篇一十八章章
同劉向以古文校今文
除重複定爲十八章
與今文
同

獨是分之爲經傳而刪削者古人之例也經一篇
泥稱古人之例唯鄭康成注箋傳之說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注孔安國傳非其父所藏古文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序云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說孝經一篇一十八章章
同劉向校經籍比孔安國傳作十八章定爲定本除挾書故二十二章
與今文
同

分大學之亦子不學不知禮無以立孝經乃然者蓋
亦采謂楚伸長氏采記取而分之取而刪之取而
刪之取而分之也下記禮者之傳是以伸長氏采記取而分

以化民也云云既刪之矣且云溫公改教爲孝乃粗通則不改者爲精不通矣又云前段文雖非是且于理猶可通則後段文非是于理爲無可通者矣

之

曰聖言何可疑者繼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此二十五年子太叔論禮之文相同也則似乎全襲左傳以爲文者或者此非大手之

言故刪之因有微詞此不可謂大無理也

敬語與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論禮之文相同第以禮字易孝字且以甚哉禮之大也易孝之大也則似乎全襲左傳以爲文者或者此非大手之

如所言故則何止于此第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南德此伸左傳太史克曰以

爲不度于善而背在于南德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重

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重

用左氏文以爲言而不少遷者論語亦然克已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仁之則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其所刪改與其所處問原憲恥克伐怨欲不行焉子曰可以爲仁矣仁則吾不知也此言仁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修德之事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皆仁之事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皆仁之事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仁之事也此皆仁者如此仲弓自乃文學禮樂彼此一轍而重無嫌畏避忌于其間

無以立事如祭仁之則也仲弓之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仲弓之問仁子曰

人苟有學則自多見少怪者已則無學而反謂聖經之旨未通此在他人猶不可而況乎註經者也

孝字經之然以孝字施國之學何明出是左傳亦明知以禮字改經之漸總是宋人習氣無足道者蹈其改此字尚有可原以唐宗作序中有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亦是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註經彼非連經讀此則直換經字耳往讀孝經有好惡疏而悔之者予應之曰好惡何指予往讀孝經有好惡而民知禁連類推及不分主客如此註經之義云先王制禮樂之則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此禮樂之說也然而趙裏高詩書禮樂而及

其短長則中庸不可謂乎註經者也

之行也三句明出是左傳遵裏鄭衛之音不與雅頌等其作褒貶忠倫連類推及不分主客如此註經之義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則其所以感人之深則剛之莫過乎樂故聖人因其所感而制樂以教之使人之性情得其正焉詩書禮樂皆教也而樂為之主焉

孝經此語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一者予古今又改此字以敬後人定議全不識禮毒亂千古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註經彼非連經讀此則

之以仁道義禮事親知人諸名向使齊其參錯而量其短長而齊之以德義敬讓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修身而其言修身則又雜出

之功矣故此章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修身則又雜出

效也既而曰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則取人又修身之

思中庸初言人存繼言好修身而其言修身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

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一節答之其餘所答以大道篇首明示至德要道與所答門人問孝之意皆不同此則夫子隨其人而施之也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論語言此凡七見惟孝經有之其餘皆無足見此實曾子所傳述之要道也

行事亦何一是效推己明堂皆切實責備而至于孝治章治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踰越僭罔有所言有光極闡古文尚書

孝經問

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尚書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吾道一貫之曾子乃僅僅以服勞奉養必有酒肉之小節呼而訓之豈曾氏之子反不若咸丘蒙哉

士

然則朱氏遵古文而述約有百家而古文之學祖劉炫一人而已處于謬劇不足辨今文篇首臧云仲尼燕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閒居侍者誰是誰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極詆古文謂今文與古文俱不宜刪刪則刪是亦非刪非亦非也則古今文盛行而古文稍減則以今文與古文所刪者無差等若今文優劣乎其所刪者誰是誰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極詆古文謂今文與古文俱不宜刪刪則刪是亦非刪非亦非也則古今文盛行而古文稍減則以今文與古文所刪勝于朱

古今文是而今文本無其字然則古今文之分但在有無一字故說文所引亦有稱孔子曰者有稱曾子曰者有稱子曰者有稱尤可笑者必曰古文無此字古文無此字然則古今文之分但在有無一字故說文所引亦有稱孔子曰者有稱曾子曰者有稱子曰者有稱尤可笑者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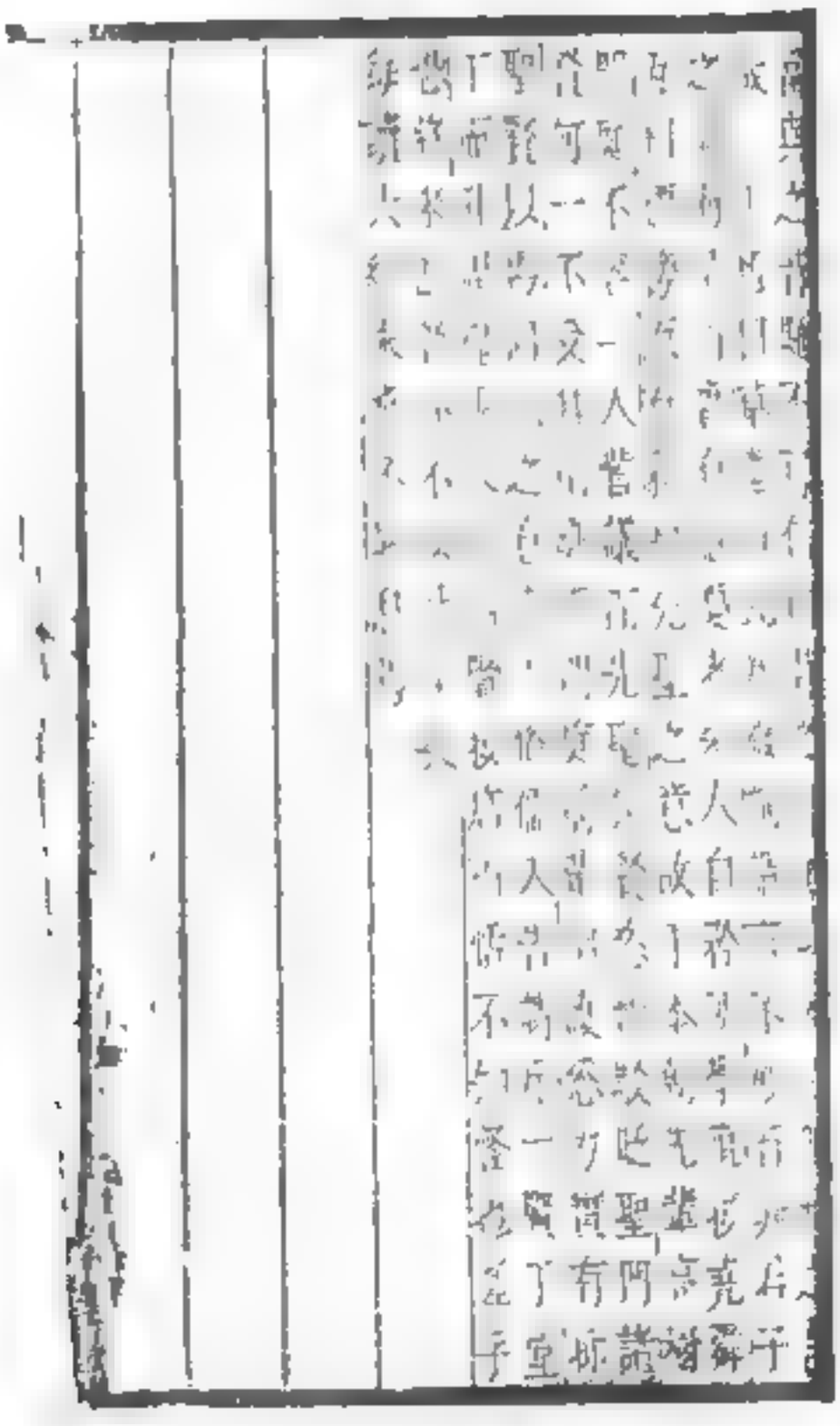
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爲假書而吳澄
又張大之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爲假書而吳澄
孝經攻古文之說本梅賾上尚書孔傳又彼此相須
攻古文尚書之說本梅賾上尚書孔傳又彼此相須
孝經古文與今文不幸而勢炫得
孝經古文與今文不幸而勢炫得
二世雖未嘗刻一大之學而有窮識之者皆見錢塘王
諸書經籍未嘗論梅賾之僞而論之必一一考經也考經未篇載朱氏集
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爲假書而吳澄之攻古文孝經孔傳又彼此相須
孝經古文與今文不幸而勢炫得
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爲假書而吳澄

孝經古文與今文不幸而勢炫得

孝經古文與今文不幸而勢炫得

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改耶文定不然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仰與王介甫
理故也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個閒字而壞義
之爲學其失在于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
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規規于張此事得無
近此聖賢以來天下之善今規規于張此事得無
文定既徙以一時已兼總衆善之意但不然也又
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易之之未安本文
又云但只是平氣虛心便當改之之處此何足
以定耶
又與劉共父書之云豈可肚裏先橫耶不

邦一個胡文定耶
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仰與王介甫
微似有此意說何足作是說者邪文定之過橫渠使
所謂其不善者其改之正底已私所謂是說文定矣設使
如道貫使其遺風餘弊蕩于末流也不當守已



經說八卷

（宋）程頤撰

明弘治十一年陳宜刻二程全書本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河南府左參議武定康紹宗參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絪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列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剛柔判矣事有理一本作事也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物有形也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淦

陽之交相摩氣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從則可親就而事順易行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又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生由失得之理以斷其吉凶之生由失得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

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為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偏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備理也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所以然也原究其始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知其道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

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無有不周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通逸及而不流旁行而不流旁通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故無所憂安主安而止也敦乎仁行乎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也順理安分故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同也是以能漫通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數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

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數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誠之者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直崇大其德業也知崇禮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誠之者至善之德也

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而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周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

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庫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体儀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

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揲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所以述理以言著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

也制器作事當体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凡若三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為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直截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為難知餘卦之道皆以此為易則可也

二程全書第四十三　經說卷二　伊川先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　彭　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火炅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術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窺覘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羲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默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簡書之過可見也其義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完經
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
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
善後世之史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
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改
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
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
彖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太子之序舉
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
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先氏傳引大禹謨臯陶謨
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
堯典
堯典此題之目也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類也稽古帝堯其事云放勳以
下是也堯典字為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
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
稽古帝舜大禹皐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為治未立
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為典常成其
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為準則與常也不惟聖人隨
事之宜亦豈意後世而有作也
稽古之帝堯作其事曰如此也古字
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為堯之名謂
為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為皐陶

名而猶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相之如
孟子曰堯事而傳錄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
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泥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欽慎明明
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為能得義理之
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故下之
人安而行之
王介甫云理之所可
安者聖人按而行之
事皆安於義理之安欽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
并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則包聰
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為先
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
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光被
克諧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當也前傳訓信信
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慎克能也禹曰朕德罔
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為至
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
自處既當則無所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
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也
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常稱禹功
天下莫與爭而未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或堯之
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者親睦九族之道甚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此時之

孔云說仲也釋文言平方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所施政教必依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義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眾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故隨時更終歲之事亮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芋歲之食心力平爽安舒也悅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上言地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空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

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寮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
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地方終其陰而復始其
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
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
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
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脩完室廬墻垣之類
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
復處其始也若蕃種實脩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
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答禪詔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器詳具故舉其法
以勑羲和使職之古之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
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
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舉其法者不知其道
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九載百工底績咸熙自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治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舉
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乎時法陰陽者皆然
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法制不

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
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百工各信治其職
底績咸熙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
義和至底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嗟咨已下
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
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
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以嗷

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
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僝功言
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
言象恭治天言其外貌恭而巾心悾慤故僞淪天莫
測○湯湯平平漫之狀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言其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
毀地族類傾陷怠克之人也汝能庸命巽位設能
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山岳羣臣四嶽羣牧也堯命巽位設能

能懼後從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然
世疑疑以為奇可授則盡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
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亮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
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必見推美迺
却令談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
進也釋詁云烝烝勉益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
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
庸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
爰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滔

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
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
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閒舉而吁既而共工卒
以惡詘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末聞師舉則俞
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
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
尊位使之慎徵五典時叙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
也或曰共工鯀之惡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
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
朝以助堯之治俟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

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壬舜司馬懿
若使終身居鄉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
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
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
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益治水天下之大任也及居治
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
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
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
之人頑居其上又將使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
能匿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

世何由作乱當成王少周公攝政東其事會有以發
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
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
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
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
任益強哪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
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詠之當其七臣舉之天下
實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度其不任也若其時朝
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殛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編
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嘗陶河濱重華協于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句總言舜德之大下文乃歷言之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濬深也哲智也文文章明聰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作亮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
聖德九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其人
所取不必同也如稱欽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
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
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
足以知其實矣下文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聲聞謂名譽也
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能盡人倫哉大抵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
之教五典與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
序明交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
矣言明交則儕黨賓客備矣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納進舉之於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皆時敘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
內則四方實之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貌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
教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總領庶
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烈風雷雨弗迷納于百物所聚也故孔子云
百揆揆度百事議之任也大麓總領庶政統領百
職事之任也非歷遍數識也各與其事言耳云使
之敬美允與則若從使之敬美信與則若順敘使之安慢政則陰陽和平曰序云歷試諸
方則稷秩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平曰序云歷試諸難事耳非歷
居敬官也堯使
則舜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

司之事也大抵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顧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繇烈風雷雨之怠錯違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繇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繇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時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為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問其言則兌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徒咸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告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宗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亦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祭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隨遇而已何疑焉人若誠感于天地通于神明豈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為既受終則鉉璿玉衡以齊七政既受終文祖也既受終則祭山川徧群神也既受終則祭六宗也既受終則祭天地也既受終則祭四時也既受終則祭名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

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
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也
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舜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岱下故云四朝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
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
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
旌其功也

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襄之其言不善則罔
有以告勑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洽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
界乘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叙舜事
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經緜在就用刑之中非
是先分十二州而後經緜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
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
大也蓋表其山為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
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教刑九教皆用不必拘在學
校流有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刑

五刑分其遠近貴災肆赦怙終賊刑昔過也謂過失
入于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
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貴者肆之災者赦之
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以寬緩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有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為人害
也是賊刑也上云皆棄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史官既載棄制刑之法而重明棄意云
棄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為憂恤哉言其敬慎哀
矜之至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叙其
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於流放統謂
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稽流者
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舉而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適為差殛誅則誅死之也四者自
輕及重而言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
彰著或敗功害事於校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族民也言舜民則君子可知矣正

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丧毕而朝廷公卿大夫诸侯咸正位故复至文祖之庙以告见焉孟子云一其道州牧之事盖要毕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诸侯请之是天下使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载其事或曰众往避于南河之南迹之顾者书不云何也曰书之纪事不如后之繁悉也若五载一巡狩则舜之在位其所往多矣皆不记也

改正武成

武王代殷性归歆誠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遍乱略华夏蠢兹不率俾恭天成命惟尚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罢其干戈因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厥四月哉生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复服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以陪祼将于京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劉克笃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诞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肆子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旧革除刑罚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

詩解世傳胡氏本新多刊削後人潤色恐從舊本也不同疑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志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詠歌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淳美之君臣迭相賡和知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莫傳缺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慾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作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鄙褊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文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乎

編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我懷人實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盛德形容告其成功誦之頌有是四端所謂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之以為美刺之法而已惟雅亦然詩義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敷其實而已比者以物相比附切事情悲愉壅入取其歸止於是也興者興起其宗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胡載寤其尾公孫碩膚赤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鵲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誤作公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非辟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擘枝破椅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言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聘嫁之時辭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傳之側也鉏薪

成謝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社稷及於子孫至於宗族公侯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秩序端信內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曰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記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尊君子前二章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嫁言非謂是嫁來之嫁也記分之小洲諸之岐則夫矣沱之為言別也

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尊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童則言不過我而無慍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盛也陰夫婦之道同德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其衰也雨夫婦之道無以樂冬為辛歲之備也今乃以我御窮困而棄捐之是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善無遠至於備老承上章意我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遠辛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幾分也所以至幾者所當盡之果力耳荼至苦也乃以為甘飴之如荼泾渭而胃合至而反不以我為屠也渠視於淺厲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泾自渭渭以古其或而不得其正也要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為屠也渠苟有已所治家事惜為其敗渠所以壅蔽使毋敢而逝之苟所以在魚使其樊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不能省閱職惜我時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涕游不可計其有與七也強免求為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為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為讎惡惱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善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又爾至於顛覆今既救其生既銷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善夫物者以樂冬為辛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式不憚煩難習而為常好善無遠至於備老承上章意我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遠辛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幾分也所以至幾者所當盡之果力耳荼至苦也乃以為甘飴之如荼泾渭而胃合至而反不以我為屠也渠視於淺厲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泾自渭渭以古其或而不得其正也要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為屠也渠苟有已所治家事惜為其敗渠所以壅蔽使毋敢而逝之苟所以在魚使其樊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不能省閱職惜我時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涕游不可計其有與七也強免求為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為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為讎惡惱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善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又爾至於顛覆今既救其生既銷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善夫物者以樂冬為辛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式不憚煩難習而為常美堅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賢才之人可以為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莅萬舞
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法
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俣俣然心廣體胖在公庭
為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
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在執
轡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倫羽籥二事皆能之也其
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
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
如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

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為王朝
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嘆此之不得其所也或
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為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
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
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雪
乃是邦人之嫚也嫚侮之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
之初爲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
多美既度非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

皆是也人謀臧則鬼謀
富塞當也淵深也當大深所以成其富盛

蝃蝀

言奔則女就男樹[二]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此而惡絕之詩人直是意以風止其淫蝃蝀陰陽氣之交氣[三]而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女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未雨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婚姻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

奔就於男者猶蝃蝀之東故以興焉人所醜而不直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遠諸遠之故和而為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背不由其命而奔乎也朝隮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撫他也諺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情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為可惡也若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不以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人倫制[四]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為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擾無体態故以興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奉使之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惟其意樂告也干旌注旌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畫名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後之郊畫下賢者素然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

禮於賢者被好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界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容之狀祝疑為竺樹之意焉四馬為駟於五六馬為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界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行是為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圍之稱[五]賢者素然束帛則賢者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非文然文章統

淇奧之地淇水曲[六]之美者興美公之美內充而文章統

如磨以骨脩也以象治玉琢以金錫治石磋以砂礪治木
匀而璋琢象貌匀喧匀成德顯著于外也故云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
善人不能忘也
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
美如金錫圭璧仍寬匀綽匀寬弘裕也綽開裕也重
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
易而以禮自節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害也猗倚言
態青青言其色如蒼言其盛密比為蒼經竹竹

漢濮所有

淇澳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嘗深
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作頌容質之偕盛言其位尊
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槽
敷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後整車服而後入於朝若為
之卑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重河水洋洋北流
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興其情故總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憲天子命保指之亦宜
也平王獨私其母家卑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
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惜獨勞畿
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
謂諸侯之人申甫許增申之地名揚之水灡也淺故
激力不足沃流新興力不足也楚薪輕言力不足
愈深

中谷有蓷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於潤而後能生故膜則乾笑興夫
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并也始章歎其過說

難次章數其人之不善蔽也惡怠故云何嗟及矣其
章突其息義之表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
慈益深也職其漏矣當作漏矣亦通
丘中
丘中突乎窓之交地之淺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殖
丘中與賢者宜在朝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
於草野之賢人窮居之所故思望施施而來次
章言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善
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
不賢之人也佩若外飾政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為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為國君
而能好善賢宜尊寵之服章宮室褒崇之服也緇衣卿衣也
宜言其稱故又改為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
之粲爲之授廣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知還解
若還反皆是義還予適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席
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尊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會學者之服青襟純以飾學校不脩學者并

其行疾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不明使小
東方未明
政亂眾飾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
刻而前遽矣君不時晏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
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竊薪知其
為限也折柔脆易折之物以為藩雖非堅固也
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竊薪攻之則多矣限非不
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舉言死節之甚妄也營
營青蠅止于樊是也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時
百姓見則喜而美之
著枹鼓
觀此詩可見其憂衆思深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
能用其民則不能治其復有德教其致使前可知也
國無政事則士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枹鼓者國
有民雖安能用則治今
有枹而不擊之至歇且誰擊之為謹不知
於信訊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豈
置之且无以為然人之造為言非一如也故
得毋謂不得嘗爭也

兼葭蒼

徐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
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警諸在水之中
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通而求之則難且遠蓼蓼者莪
之間也未睎未疑也猶禮教之未至來來茂盛未已
方滋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倥
傯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
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揆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頭服

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
也紀綱朝堂平覓紀與禮法堂與德度山必有紀堂
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備其身備其德保
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躯飛疾貌
以晨風興君子若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
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
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
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恐恐已之

有未至也人君既見君子而如何今不忘我之多乎此
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懌之意
如何如何數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參下之有賢才也樊山之巫有也而有
茂盛而包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
然六見其盛多也慕尔苞棘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既見則慶之類如何忘我乎揉
樵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慕樂如醉
殘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為詩人言為君當與民同欲
也能同則離不然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
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備其
戈矛與之同仇矣猶今謂行師之類

葛屨

人情不備怡則邪惡生猶道路不備治則寇賊生故以
興焉葛屨蓋道之門也有前棘則當以手開拂之
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輔正之今夫也不
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今此追咎自他
如小不滌諸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往來誰如

是字前與言有辨言代之不[illegible]老輒
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刺衛莊之遠則
惡指若其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
也不良時以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
顛沛當急找吉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壅以為墻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作巢焉
有叢林之蔽則鵲巢之興人心有敬昏則誣誣者
至邪正也詞位原平之處則有萬生之美惡與人
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佛謂講張迂迴誣罔人者必
[illegible]集卷三 十九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
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
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何戈役以等輔
場乃其宜也以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
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尔如三百廛三百囷
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蔡軒者三百人蓋
因此詩也鵜乃在梁不濡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
服章之美侍[illegible]之禮[illegible]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
蒼蒼草木之盛芃芃茂之狀朝隮升南山者以草木之
盛有所取也飢渴乎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
小人無德我可取何為而近乎

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慷相要結也好乎
和聲喜樂相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泉之潤物猶政令普及人泉寒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漫漬則害物苞養則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平也很蕭著雪下澤所生愾然晚暮而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憂晉國之亂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亢亢然盡盡之秉笛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霸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豳七月

周公為此詩敬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夏當有卒歲之具御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苦致倫也盡室授事耕作農官至力趍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夏當有卒歲之具御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苦致倫也盡室授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蘩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春云春日遲遲卜書此道女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字一而由遲遲故重言之蘩之用云生蚕正義云今人蚕時亦用之鹿是也祈祈衆多貌新娶女勤力蚕事勞且傷悲也蚕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願而行也○八月萑葦亦蚕備也蚕月

吐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哮而謂之尔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為惡者子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動斯謂焉孚以管蔡骨肉情愛之心焉能孚之音義通用孚子之道可懈也今乃取之其如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閑防之道深至如此而向或侮之興禽出而謂曰汝下民莫不安捂捋持將拳掖折觀疑其蠢然有組織取也本雘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

興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故為風吹漂搖則其聲憂懼

況既其成就之勞如此周公之詩所以訓喜而意切也

東山

究言其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動勞思其處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淫淫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慘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裳也士事也孔晁鼂錯作卒慶士鮑曰枚歷也枚之枚卜枚事行秩秩其行列也徒行曰步不遑暇食言其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蜎蜎蠕動貌蠋在桑中比也猶云升也蠋在桑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之尔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鴟鴞喻為惡者子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也鳥鼠同穴在野在外之久感念之深丁夫于役思田事室廬遂荒果蓏已兒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思田事室廬遂荒果蓏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則可嘆慶慶為屋貌瓜苦瓠之

信哉職四章祈公之人也宅安鬼也不復謂
未歸信職四章祈公之人也宅安鬼也不復謂
王所以有衮衣之命公所以朝
服造我公歸琴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
投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
狼貪之貪者狂於欲故檻於機穽罹繁首跋後疐
進退困踣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鄰危困
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心退

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
故雖在危疑之地安舒泰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
謂崇大之位膚美盛美之德保者遵而不居也
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
安也凡實義机之幸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也使周公有貪欲心於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
如是乎噫其處己卑遜盡不懷歸乎以王
室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盡不懷歸乎以王
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舒遲疾驅
為使而耐遠雖翩翩能飛之物益或飛或下集於所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或矣上
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終焉君
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盡不懷歸乎以王
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舒遲疾驅
為使而耐遠雖翩翩能飛之物益或飛或下集於所

安之度以與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篇內驟驟不息嘗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毋主恩故以義告之嘗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毋來諗作是歌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謠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恩澤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彩之狀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于彼忽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駪駪使臣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駪駪駰駰皆以俊言濡濕貌駰駰猶濕濕條理沃若既均皆蜎蜎然之狀諏謀詢度咨問載馳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山李花花蕚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華鮮華狀盛之貌不當作詞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叙死喪之威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

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又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次則各陳一義故也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交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交之義燕朋交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交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後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尊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其酒食相樂也先儒以篡為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醵酒相樂況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忌意不至也諸父諸勇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尊意以具飲食洒掃清潔盛陳篹豆既有肥羜當以召諸勇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尊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阪阪丸須衆力故釀酒之多況乎有盛具篹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脩親睦之道尊朋友故舊之禮乾餱不飽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爾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埽弃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義

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忌意不至也諸父諸勇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尊意以具飲食洒掃清潔盛陳篹豆既有肥羜當以召諸勇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尊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阪阪丸須衆力故釀酒之多況乎有盛具篹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脩親睦之道尊朋友故舊之禮乾餱不飽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爾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埽弃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第陳其盛既保定爾君位甚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之不除除去也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福之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神盛之福民所富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神祭質嘗也群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庶幾生民恒亦猶然言光耀遠廣如南山之无虧崩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庶幾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暮以獫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

懷歸惄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而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飢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臾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厭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當據之華華為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等相親與下盡力以為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若子所秉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美戎車盛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美戎車盛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旐旆旆華盛旆旆委之狀胡矛猶莫不其安念之深僕夫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第二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旆旆委之狀既臨其事卒尖四章言其歸叙其久成也以多難故不遑啓居當期成功之速

胡承珙三五章再言歌

武王或王昇作商仲本或作仲山甫人古者戍役甫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來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邊圍乃今秋也

出車

帥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者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第二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旐旆旆華盛旆旆委之狀胡矛猶莫不其安念之深僕夫

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焯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褒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獫狁懋我之直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其事卒尖四章言其歸叙其久成也以多難故不遑啓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逸五章復言出車甲備治其器械猶服是也曰為戒備獫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成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慰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飢渴其悲傷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為說從義无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小雅序云文武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六月序云魚麗廣則法令行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侍諸者之言也不可取留魚焉之易作者麗于罶若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魚且旨同旨且有多止云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下養育萬物莫不皆備其令善之儀先親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為福之長也南山興君比山興臣臺萊皆草名興文武之將甲矣之強君子為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為福長久桑楊充用之物言小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无疆猶无期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杖杜木之高者登山之高興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尔後

湛露

湛湛露濃之狀露之濃多匪日出則不晞興燕樂恩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安意之義豐草桑從而盛者以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把棘卑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脩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桐椅梧木之大興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椅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智慧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惔其厚然也離離垂累

采芑

宅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興文武之將甲矣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興文武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方盛處方叙所始陽二千乘之衆試肄習也飛且翰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倚歸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狩蛟史之言整肅有章言舜習次章言舜習整肅蓋其叙也其行也愛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雖之急疾亦集于所止以興矢雖猶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

擊鼓者方叔行師有征鼓焉為陳師鞠旅之節止也
遠夷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鞠平和不暴急
其振旅也鼓聲閑閑整緻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
行則以金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
知之蠻爾之蠢乃與大邦為仇方叔克壯其猶故
征而執醜之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獫狁
時關于四方故剋蠻夷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文作武作西至是鑿鑿云復文武境
土也此詩美其脩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
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
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
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既攻謂堅治既同
言美既謂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言
羣盛衆貌有繹聯屬尖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
者傾助也射夫衆射夫助敏禽者舉擊士貴衆射夫耿舉見其多不倚不偏
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
御不驚戒乎庖厨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閒無聲閒
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

如此之善

吉日

宜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
下得群下之情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
既禱祭馬且而禱之伯為馬祖攝衛雅之文戊日祭
禡庚午田獵之位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皆群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
之誠意殺小禽殘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為多說也大
兕牛類牛而方有之

庶燎

刺不能用賢舊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俊馬興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縶之不使去閒玩樂以求日庶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來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遥岩當使遠去也蓼蓼之華欠猶朝露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為嘉賓然光彩來思思其責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開公開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无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逸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遠遯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蜉蝣所享生勞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盡其音聲而有遠弃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

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溫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褒束物之義惡其用咨有其所哭舉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弃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管茅皆被其澤王如之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斡旋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安時運也猶如也滤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等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滤池名無源易竭之水然彼桑薪桑薪之香者惠彼烝薪不用而我烘於煁竈與王之捨嫡

我困病底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
中印子訓我也謂幽王我卻炊干煁令俗語如此

旱麓大雅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累仁以
業至大王王季重脩百福以干天祿申上人為善而
獲福脩善乃福也為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
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
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
滋榮茂盛興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祖愷悌之
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楛有之木瞻彼玉器此章言先

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瑲瑲之
玉聲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
有賢子孫也瓚圭瓚黃玉器黃流鬱鬯也裸獻尸飛反天此
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豈弟飛至天與上得其
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興下得其宜謂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興起之於
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矛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
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纘其成功也載事謂造
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若祖先享報而子孫
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

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
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起也義與增通
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
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
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
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
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為興作之謂技之屏
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爵其翳也蕃立死翳自斃意
者立死則全枯蕃立死翳猶枝幹之死耳故蕃上配作之
上配屏之作并伐去而配之屏之猶根柢之夫人之為孤以自亡故以屏

死之木與之脩治之也穀生曰灌行生曰
栽以行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與手
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揩據梧河
也栽殖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與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
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揩據乃與民也三木常木眾
多者故以與民接之別之謂穿刔去其繁冗使成長
也檿柘待用之木以與養育賢才也帝王明德其治如此申
載路上述其治笑此云天監就其明德申明德事表
表載路也申復之義穿物一貫為串字形亦然表
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塞也周家之治順乎之道充

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
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於
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
故舉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為之可以配天也帝省
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作之可以配天也帝
松柏材與賢才技長盛與生民敬老慈幼澤與民
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為人君之德
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為人
君若其為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
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雖此王

季固心則友之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
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輕已有讓之固王受天命
興王業之篤是周家之福慶之所鍾其兄讓德之先顯
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子孫受天福祿保而
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太伯之讓皆由王季不言文王
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
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
之義疑是大也德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
尤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

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順又能類所以為至德長謂能君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興王此大國光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後世是也夫身不道不行於妻子已能順道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時援崇比也

畔近岸援攀援欲之動也美愛美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堂援以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玩侵阮而又往將侵其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祖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遏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種自阮而詣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于岸隰高山皆有之陟我稱云廣我殖字至登高岡也悠陟也謂猥謂言人無耕聞我陵阜卒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并水泉皆我之池迎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

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為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言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尔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所存者神其暴著於形色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尔仇方此章皆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窮思之甚不能化者仇讎也言文王征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詢謀與尔為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旅攻伐之衆鉤援鉤兵名援長兵也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徐緩之車也崇墉言言崇城之梯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不畏服也閑閑徐緩也按訟言猶斷斷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侯郭英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衆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三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時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予亦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

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詭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事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則不待其人而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

雖大柄如日星乃易知也性其微絕隱義特指從宜者
為淺知也或抑或縱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
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
之準衡授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
察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一轨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然
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
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

也雖未能趨聖人之蘊奧庶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
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
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絕矣孟子曰王者
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
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
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
聲子生隱公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
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
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
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
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
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
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
正其始文成義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
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
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宜受弒賊之立定為逆君者
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

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舉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會為主稱會在魯地踰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從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貶狄

齊國鄑郭克宇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貶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

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段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本公爵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請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之

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

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撰天王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妻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辯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不天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

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喤以見

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頻軌並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季官守而違相朝無異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得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據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惟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是所以容其亂華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蓋矣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

帝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盛自辦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念而興戰則以興戰者為主慶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徵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稱諸侯夫人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非卿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称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境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其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閼文也當云紀侯莒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
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
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降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
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

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
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孟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
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
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會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謚稱謚
所以罪其臣子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
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
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
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
也
秋武氏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
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微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
通諸侯不巨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憂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
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
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會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謚稱謚
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秦三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舉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
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文媯生桓公莊姜
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
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
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自古篡弒多公族監謂先君
于祿可以為君國人立之春秋於此明
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皆不赦公子公

孫壬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
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
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為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焉之親而為寵之太
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
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
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興諸侯伐之也曰將請侯伐以
鄭國為墓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
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鄭伯使宛來歸祊
宋華用其民衛當詠之賦而興之同伐人其舉大矣
二國積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舉均也再序四國重
言其舉左氏以為再伐妄也鄭不稱公子弒逆之人
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
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不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
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
可得也乃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
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
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
厚于陳桓衛人爰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
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
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

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猶不由天子先君之
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葬桓公見國人私誼也魯往會故書逆
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
定君薨然爭死而加之不正之誼知忠孝者肯為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是棄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
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
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
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
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
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鄫人伐宋
宋人取鄫田鄫人告於鄭曰請君猥賜於宋敝邑為
道鄫人鄫人伐宋先鄫人為主也
晉旗書桑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已甚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喬脩好既而絕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
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
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
治方伯弟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矣
喪其邑皆辱也宋之弱取不可敗詩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宋今始歸焉
不書閏失無忝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九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時害義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固爲罪也雖時月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君知此義則知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成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事可知

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重輕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春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弟盖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母弟爲先儒母弟之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說其曰同母弟者蓋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則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於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敝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
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事可知
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辱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寧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寧毋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平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曾來言易

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棄也舊者
而嘗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邾
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毛屋
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
義非安也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
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
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
之又不見春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
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違其理故所言多
安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
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夏單伯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譏不稱公子與
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益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定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濟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會得爲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羣諸于桓公而請弒之公弗鍾巫館于鴎氏羣使賊弒公于鴎氏立桓公而討賊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則不討不書葬非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祊近魯許田近鄭魯以天子之命交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也

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之人凡民罔弗欣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舉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舉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

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來朝
公之舉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邾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
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
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
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
亡無與戎盟故危
乙巳公與鄭伯陳侯蔡侯會于

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君爽沈
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
婚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
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及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薨立無歲不興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
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
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爭頌於下則天氣和於上而災屏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災害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宜公為臧孫達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喪矣人道無矣皆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挈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喪天運乘夫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災眚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隕

夏神降于莘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事均矣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奉鄭伯政鄭伯不朝于王而蔓延萬王卒大敗王師於詩傳王也於夷狄不書敗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此理也其敵王而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王之道之失也

冬雪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郊禘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于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禮且志書之過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螽也聽早文螽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當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寖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来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来来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侯躋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来朝
紀侯惧齊来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託於魯桓不能保

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柔擾之焚之而立地名云焚咸丘如書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来朝
淑吾離来朝
邑而弑其君瑕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朝而朝之通乱天道盛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之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都人牟人葛人来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来別

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
魯桓公弑立来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盛而雪書異也

公來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
爲重事責其不爰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恥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
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
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毋天
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不書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故書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
書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焉有附說者纂集附之於
後
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
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來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
以成君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
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善繼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
克亂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遠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殉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皐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請敗北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
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帥師
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
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
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孚矣惟救邢稍師議其
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義黷兵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
卑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伏羲以盟立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
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桓知霸天下興之故書同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
鄄之匡室嫁女於陳人之婦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
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

小而取忿大國故深舉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書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侯宜穀盟于防
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諱公盟始與仇
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

盟蓋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諒闇
在國曰雜曰閔

二年冬高子來朝
高子來省聘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者
春
傳公名申在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
位謹法小心畏忌曰傳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未嘗與大衆此稱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撓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
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即晉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王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
稱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人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天王宰周公孔穎達世子禮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舉惡大矣在會則當諱故但書滅國書取滅
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火以奪長甚大矣齊師敗績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要與執之皇而諸侯莫違故以同
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數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
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伐陳侯款鄭伯許男曹伯于

楚掃人財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毛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莫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君喪未葬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三十六年即位謚法

亡稱及矣戎市然

慈惠愛民曰文

三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喪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晉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之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或以民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京

納幣在喪中與葬各同也稱婦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言逆者雖烝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違命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乱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乱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以明稱叔存禮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乱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九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於令狐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命
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
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東以欲金
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禱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毋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
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已生嫡

妾之亂自茲而始
丁年夏秦伐晉
晉令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
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又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既盟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復盟明德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會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
無能為也此盟為謀亂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乃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赤庶兄匡王五年即位
謚法善問周尊同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

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後彊取故不諱
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
不足為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弔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變而彊之也
初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為楚敗諸侯惧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衆之
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
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
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
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
人以貶之衆弱者先歃
三年冬公至自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再伐許故貶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衆以吉禮送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毫城北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喪時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殷小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媵之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
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
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敬者則求為媵固
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
賢之實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
盟于蕭
諸國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寧厥其友
襄
冬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
始成婦也伯姬歸宋已踰年矣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荀偃來聘
不以王命與諸侯同故貶不成其聘
三月公如京師
不言朝王因會伐而行也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伯鄭人勝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晉伯卒于師負芻殺其大夫
與之盟美方執之楚子討也故書同盟見其以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書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杞伯姬來朝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
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
故與夷狄與此同十年相之會晉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邪予人怨
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後由我直故不足
為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
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立
宋之子苕立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諸侯同討之也
秋公至自伐鄭
冬十月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讀法因
事有功曰葬
二年冬遂城虎牢
設險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
鄭書公不能守也
二年六月乙未同盟于虛打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公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乙未同盟于鹿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諸侯、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不盡復可知鄭又服而請
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
人信之不疑至盟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
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無不如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
書同盟見諸侯之惡祥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年冬十月晉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叙孫動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貶之魯卿諸侯
不書
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事書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
人
秋公名諡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容儀
元年三月取鄆
書取鄆之叛而取之也取邾婁田
秋吳子乘卒 乘入于書
未赴假赗之方以入書討展輿之亂也故稱莒以
自公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之意公子可立也
莒人殺出奔吳
為諸君者所立而不由國政者罪之也殺之會雖國
亂未顯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討殺叔孫也稱莒人於
見諸侯之與艾立也
四年春王正月庚子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
統子小邾子宋世子佐齊高子會于
晉平公不在諸侯是於是珍為靈者之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戊辰
晉悼薨而後公見利忘義及於之前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甲戌晉侯周卒子平立
楚喪侯有侵諸侯恨之故同盟公不欲盟晉不使與盟
雖欲參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為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悼殺許止使同盟書葬

謚法安民大應曰定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

盟于拳祁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情其殭侯陵諸侯請于天子天子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辭在哀公入年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適立以故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內大邑不書君爭當論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亦已非義而與之故貶齊人歸讙及闡

魯入鄆而以其眾來奔齊怒吳伐我故賂齊以訪之不云我田既歸鄆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也以義為利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作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

克明峻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心)(誤)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也所以事君也弟也所以事長也慈也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
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
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也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
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論道則孝弟爲仁之本
造理亂常之事德有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
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令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
不脩其職而學先王非爲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
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者無威儀所學不能堅

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邁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愼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若喪盡禮祭祀致誠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其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簞無語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爲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逾矩而中矣

溫故而知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爲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入香取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已能愼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能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為是則何所不能為也

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之本夫喪與其易也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與秋之有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者正己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爭乎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夏能論殷曰起予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矣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孟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通

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事而言耳

天下知何益也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盡具主皮為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

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善色一作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荅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矣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人為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哀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何所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為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得善弗失也違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斯至矣不察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嘗一作嘗之已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恵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恵存於刑則民思仁厚者

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而歸之

必損於人

禮者為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

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為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君子求其在己者故器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為可

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詞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尚飭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飭之盛者皆以玉見其飭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己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子路以為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己夫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材裁適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曰女弗及所

以勉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眡感雖以語學矣固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則不可以處世矣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怒或能勉之仁則非予責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

而未能行唯恐復有聞子路人

貢也語生貢則不異於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與人交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慍則非也

世謂臧文仲知惜上失禮安得為知也

為臣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弟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群弟子編錄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欲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

善自訟不異能悔改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器仲弓可謂知言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序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庶務子與之使子華子之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赤也昔者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而不受夫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見夫子之使子華子與之粟也原思為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各以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仲由子路冉有子貢皆弟子也從政謂為大夫家臣也達謂通事理也果謂決斷也藝謂多才能也與猶許也言各有所長非唯世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心純日月至焉而已不違仁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貢冉有皆弟子也

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問知能修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遠之可謂知也

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先難謂克己後獲謂得仁也

問知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音洛本有好字樂山樂水仁者樂山樂者一音字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水之適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時萬物資焉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治齊魯繼存周公之法制齊桓公雄猛多智而驕奢魯則修禮而政治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言齊魯之政皆不如古之道

之事君治公卿尚功之治太公之事文簡能孟仁道然仁可通上下
變乃能至賢賢則舉隆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
之道也

紼不紼紼哉紼紼而失其紼之形制則非紼也故君
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
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
仁者好仁不避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
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
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夫博學
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虛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
女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為
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
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
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而及衆兌舜猶其
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
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
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者為仁之方也

述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
德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兌人學當如是也子貢
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以
何加之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憂如是則德日新

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温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
公之道又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

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潜泳於其
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

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其矣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是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已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已可也如義不可求安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為多矣能察知所慎之意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美夫子以為異說知其不與韶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之辭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案之類皆遷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雅言詩書執禮皆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能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以動人聽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愛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

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

惑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絶之則大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告司敗之問而以為黨罪所不容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亟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典謂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飭則皆爲勝人實行則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恒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愛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

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

惑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絶之則大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告司敗之問而以為黨罪所不容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亟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典謂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海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惟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人之誄吉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然也且天地鬼神之理幽而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之讓非為其弟也為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

讓也文身三讓之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安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曾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將死而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顏色正斯近信辭氣出斯遠鄙倍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顛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戾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能以寄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礼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居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為才美謂威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為可恥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
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
始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
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
者倘安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與天同也蕩蕩其德
無能名之稱也高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
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
為盛也然又有婦人焉謹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
人已美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

皆兩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以一長而得稱其名也達巷黨
在不以一長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
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御藝之最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用緇儉而無害從衆可也
拜乎上泰也泰謂簡慢拜君不可泰也宰嚭多也君
子嘆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
從
按時儀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
校之閻本許衡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
曰纂集諸書分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
故從閻本云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　彭　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按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閻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復載因存其目云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不可不脩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戒謹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誠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設慎其獨者知勤已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效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揆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

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遠行不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止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當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鮑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止其斯以為舜乎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樂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　止則奉擭陷阱而莫之知辟也

此章承上論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踐中庸之可避人皆陷之而不知辟陷阱之可避

能蹈之鳥在其為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為顏子也歟人之不能期月守閒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強君子北方任力故止為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

異於鮑是亦明矣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

子曰素隱行怪　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止又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天地

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
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
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
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
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
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當道盡矣

止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曰道不遠人
言治人治已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為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
天地之道遠而古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髮之

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
治人必先治已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
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
實是乃治已之務

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君子素其位而行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
下不怨天不尤人君易俟命自通自卑皆安土順命
之道

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此章言為政善本於庸行庸行之至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
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
性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
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躰弗闗弗見可謂微矣然躰
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
之謂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止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非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在流澤之遠始
可盡其孝以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
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止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
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聖人
尊為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為天子周公
則遵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
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
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
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止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哀公問政
此章言為政善本於庸行庸行之至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
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

也

天下之達道五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躰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躰之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既不有異豈乃所以為中庸若乃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

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惰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脩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如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莫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

止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非

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為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德惟無一物不在所指而利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交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躰群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德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群臣猶吾四肢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則不為異端所惑大

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黜之可也在其位不可不敬不敬則庶政昏知所從諫色貨皆害德舍是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為賢尊之欲其善養之欲其多勸而親官盛任使如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士無有不為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遠取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為譏己者厚也一說謂燕與賓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

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
豫謂成已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已之謂
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
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
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
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
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為仁以何為
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
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
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
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
乃所謂誠誠即天道天道無勉無思然其中具得
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
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
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
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
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非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
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
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
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本至于德明則誠
然之地而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至于實踐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未嘗不是吾生
而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
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其為明之質雖異其心
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之多
寡蔽分而為強柔之不一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
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
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之不一於事有偏正故為人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
惟盡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
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亦係於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

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有其性則大地之化
幾矣故行其無事頻以養之而已此所謂贊天地之
化育參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焉而後備則
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天
地參

其次致曲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備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
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
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成德之成
矣未有不見于文章變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

止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加則必能知類通達見其所不盡幾人者動之微也知
至而不能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若
子夏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之乎動動
而不息雖文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變之初極
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至誠為能化

止故至誠如神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誠一於理無所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融洩洩
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前焉亦
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

誠不為已則誠為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
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已所自行
將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前後來有以致
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
理誰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
也大矣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外生焉性
生內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
內外就其仁與知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

止故時措之宜也

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
也吾學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
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
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事實有是
理故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心是理原始要
終而言也其不測以變揚則箕非箕矣斗之可以挹
酒衆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
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美辭
且不可得況未嘗乎是所謂忒者物之終始妙不誠無
揚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善矣既有側怛之誠

意乃能竭不憊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為貴也然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開之而已故思成己公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皆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已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時措之宜者九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者也

故至誠無息

止於敦厚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無雜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寫盡實理得之有之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為天不已其命而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為天不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聖人之為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積必多博者能積發乎有如是廣博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久高有如是則誠之為貴也然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開之而已故思成己公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皆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已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時措之宜者九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者也

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止於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極高明以致之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守高之則問同汚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繼故以存之則德不

而禮儀有崇禮之志不敢學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 止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為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與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 止其蓋寡矣乎

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議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 止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如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憲章文武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承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是之大如是之備故極言天地之大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止其孰能知之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極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苟易者是謂庸躰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至誠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本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

徒全矣夫天德無所不體而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
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
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
詩曰永錫尚綱惡其文之著也　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
於無聲無臭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
是於外而無實以緯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
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
我心之所固有也貧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
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
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惟
脩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來流之大小則至於
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數以見間之廣動作之利
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數心之精微
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最著日月其
知微之顯數九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淺
矣反本之要悟心誠然之實係乎人

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知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
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
人知勸沮其盛德之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之
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若
予之於天下正已斯可矣正已則物孰與不正然恭
而天下平正已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
肖也可以能行其極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半塘
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要斯盡

秩見堪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
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又為書
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
之矣友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盍田呂氏讀堂
之初本歟未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二程全書第四十九

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稿六卷

（宋）黃仲元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黃文炯刻本

四如講錄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錄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義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卽是樂又謂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要爲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第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四如黃先生講藁序

嘗聞諸夫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天

也旣曰正須惟弟子石鏡學

長洲文徵明書

四如黃先生自贊

嘗聞諸夫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天

地之間有宗莆陽四如黃先生講藁序

子嘗觀夫易自畫後皇道鴻矣書自

誤後帝道汙矣詩自南薰而運禮制秦廢而

熄矣吾夫子丁周末運禮制秦廢而

樂缺有聞乃心睿哲欽其義立於尊王

戰伯內攘外夷俾亂賊懼而不肆經常

正而邪隱孟汲汲乎挽茲頹風振起之

也學庸語孟之書則明是道品兄之船

行初濂托之室言詰曰講學云尒秦漢

以來匪惟不行抑亦不講至宋而瀛洛

閩閩之儒興斯道因講授而後著明

於世惜當時君相無復帝王經世之

志卒莫見之行也予每覽銘名儒講

義窮物理之嗟乎講學明道利於乃

猶丞徒楫舟利於涉也宗自南海寰宇日盛猶惜誌名狂以正綱常而元宗不重隕絕迨宋朝理宗公經書呼謂君、臣、父、子、夫、婦曰綱君、臣、父、子、夫、婦如舟無楫往其不渝者及溺者矣帰先生崇進士于武溪時居邑幾甲而宗完於學易刊玩篆畫稽書別宗科升誦詩則先二南訂禮則先士昏事庶少詹事兼掌院侍讀學士講稿雖殘缺不解嘉秋則讀之重伯考樂刊彩古劇而悼誌夏之必孔思独之賢嘉歷存焉重於東其名字与貫別歸以兄天水門建之義葬蒙古字學院衍字宙畢慶雖鄉招可安耳況志

不云乎可悲乎九世孫以約氏會集江右列是葉以備於家俾裒世者為子若孫明誌行於金盛之時善非徒講焉而已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季春朔旦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掌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同修國史玉牒前南京國子祭酒南海黃佐書于

經091-292

四如先生六書[illegible]書[illegible]
卷之一
開堂講義
語孟首尾各一章
行夏之時章
卷之二
顏曾與思之學
孟子貢助徹周官井田
卷之三
大學
論
四端五實章
泰伯誰婁數章
人能弘道章
參賜一貫章
誠意章
卷之四
中庸三十三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詩二南
衛武公三詩
書發題
武成洪範
周禮發題
大司樂以下二十官
樂記
投壺射義
卷之五
離坎
乾坤
春官大卜三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大衍
卷之六
春秋發題
易書詩春秋
五霸
經史

宋進士朝奉郎國子監簿黃仲元撰
門人武夷山人洪清子編
門人承務郎翰林修撰涂應鈞校

開堂講義

夫子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則天下之至說者是說乎此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君子之甚憂者亦莫憂乎此信夫講之不可一日廢也然今言講習而不言所講者何講說云乎哉夫子言講學而不言所學者何講書云乎哉六經未出奚書可講與君言言敬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慈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講者講此耳六經既出書未易講合數十萬言繫要只十箇字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是理流行乎宇壤之間摸寫乎聖人之筆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皆是物也非直爲來世口耳之資經學失傳經術分裂紙上紛紛舌端譊譊不獨有病乎經或且病乎身不獨有病乎身且以病其世夫益焉足則經不可以不講亦不可以徒講嘉高妙耶其失也鑿守其陳耶其失也拘泥如之何而可大傳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則不勞簡則不煩只六經道理公平正大本無嶇嶇學士大夫講明理道只稍平正正從分明處看不從隱僻處看故易向來領上尋不向支裔上尋故簡游夏於春秋不能贊一辭懼者若稽古至三品而孟子猶百以六經爲說僧本講經以聖賢爲準的夫子教人論學論政論仁論孝論曰温宋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三變綱目兩章可觀而佩之矣孟子之言亦然論春秋則以其事則齊桓晉文之事論春秋則以其義則亂臣賊子懼孔子之言四語有異斷案後來老帥宿儒竟道不到晉於武成取二策即是看書之義之深者實自不言得之六經之學通天下而人不非孔孟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於是學問有偏正識見有廣狹汗漫如莊周者邪解說詩以導志書以導事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即此五言直如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處政未可以人廢言何則講經患乎多言多言則害直是最難看亦難強解春秋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尤難知禮此樂缺參訂之難獨詩累點撥一兩字讀過便教人省悟此講經所貴乎易簡不可無訓詁亦不可無文義不可糅點文義不可不求其元儒之說亦不可純用先儒之說細看他經照解釋惟易有之每卦每爻象曰之辭便當一部周易占註乾坤文言上下係傳說卦序卦雜卦便當一部周易而有法易本義無費辭語問辨雖不生於一而正見一然終不若文公之簡易正義講易只消如此然聖門傳授有學易猶有加我數年之說則非窮神知化極事物之源頭消息盈虛之理者焉能識易易元來易論也哼大治一閱而質之矣者有限六經一原而義之精者無盡化有限而道無盡學而已一邊作冊上工夫一邊作自得之學世久無師弟子矣隋王通著書與其徒更相賢聖經之續失之贅自任如呂黎招諸生誨館下不過借問答以發其不遇之嗚哀皓等字識者譏之司法度而諸生公冏署先朝名儒車出安定胡氏太山孫氏徂徠石氏皆奏陳氏皆其傑然者獨二程之學得於濂溪使有稽考時相講切互士接乎六經之傳定夫中立得門下元也游之學胡氏劉氏得之楊之學羅氏李氏得之文公朱氏師籍湘屏山而成於延平又集經學之大成于時有湖學有浙學有江西學派雖不同而正學同旨語問辨雖不生於一而正見一然終不若文公之簡易而有法易本義無費辭詩集傳無雜語書說倖三

論語

此書二十篇孔門理用之書也晦庵先生一字精力萃在此書僕生晚不及親薰而炙之嘗欲以聖人述作之意別為一類其他分為十四卷庶幾有悟入處姑撮其概言之天分何言時行物生而賦於人者為命豈易言哉天地之性一氣質之習殊其初則甚相近也一念一事之仁或可語人而全體大用雖聖不能一言終身行者猶可近譬而一貫之妙非參與傳問其孰能與此哉

劉先生講文軒

太史為六經此艾軒言也詩之有序猶傳會如詩序之無源流三傳諸儒終身蠹春秋而免誅於春秋儻非盡削而煙之則物論終不悟此又二先生自得處末學小子胸中無一紙之識然於二先生亦開而知之者陋於希世尚友千古竊有志焉祠宇邃然遺像儼然摩挲銘文如侍丈席二先生每謂朋友講習為古今至樂書登斯堂敬業樂群盍知其所以樂者昔橫渠講易一見二程深明易道汝輩宜師之僕何人哉雖當與同志求所以得易簡之道

川上之歎往過來續河不出圖斯文焉屬人生也亡失則為罔中庸之德亦鮮久矣此當以道體觀之詩書程可以常言而易未易學共學適道必可與立而權最難達孝弟而後可以學文忠信而後可以傳習惟博惟約卓爾有立忘食忘老不知至此當以論學觀之生而知者未嘗不學學而知者成功則一知而不好非真知也好而不樂知未熟也知之為知固所以知不知而作益其謂知欲致知者當進乎此終食不違造次顛沛猶必於是三月雖久而日月之至

當辨賓主容貌顏色辭氣亦必有道以為本立矣前與倚衡此豈不敬者之所能見欲存養者當察乎此視聽言動之勿非則必復乎禮克伐怨欲之不行則未知其仁內省不疚者夫何憂懼過不自訟者斯已矣乎欲克己者當先乎此窮身則有家而家達本易明此慕治之德民無得稱夫之仁所以為賢游夏問學而假故其失孟莊之賢以不改為難擇對者如長如容居室者如衛公子荊夫欲後可身之出處又當隨時其行廢有命焉見隱有道開之仕未能信審之使善為辭孔顏之用行舍藏莫不有義乘桴浮海

以
不知聖人者況不門何
庶而不門則已門則治也之當備儀節愛時而
以敬爲主政
安學者道雖使衛武城得
綏動之效不止變魯至道而周之東可西也治不可
以無法而又制度之當明也可因則因可損益則損
益當儉則儉當
者從其文寺對問
一問然天下未有無理之事亦未有無事之理曰堵
曰席相師之道杖出斯出後長之義每事而問乃謹

之至時亡而計亦
均之與人何必出納之吝嗇與乘必擁取與之義
今亡而俗之偷其教人則隨中人上下之智成君子
小人之辨不能慎辨者固不啓發不行中行者亦與
狂猶鄙夫之必竭兩端而盡之也孟子之與進雖欲無言而無行不
與二三子也教則教矣而又有默成之意存焉勉後
世之可畏懼沒世之不稱功言令色之必恥君子論
上之必惡六藝之防其備三支三樂之戒其損
言古錢砂句句
成者又懼其舍正道而適他岐則嚴其辭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三亟醫之不恒小道之恐泥亦廣其溺於
邪而趨於末也若聖賢氣象則異於是簞瓢陋巷
憂而樂閒閒佩佩無非英才養馬共敖而無恣善勞
無伐而無施其與老安少懷者固異然增志於仁者
由求赤之真實點之灑落政事可議其優劣而聖人
一問一答從容笑語如家人然溫良恭儉讓千貢知
之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儀升人知之申申夭夭孟厲
恭安門第可謂善記而鄉黨一篇真活夫子令猶想
儀式典刑之如在也學者儻以是觀之沒溺求趣不
用或問集註足矣真然恰然不用註解正經足矣又

又之左右進原自有一部論語在方寸間雖然談何
容易

論語學而第一章　孟子梁惠王第一章

論語堯曰第二十章　孟子盡心下第三十八章

治五經之階梯二書首尾次第各有條序而不可
亂論語每章不過數句多十餘字孟子或千百言然語意明潔血脉通貫無一字閑近時
學者方在好高論論語未理會學而時習便說堯曰
讀孟子未理會仁義便說盡心當先其體而後其用
可也學而梁惠王第一章是立本頭處堯曰第一章

盡心下卷三十八章是接統緒處前二章是理而用
藏其間後二章是用而理行其間天下未有無用之
理亦未有無理之用故各以首尾二章與同志評之

學而時習之章梁惠王第一章

論語開卷重在學習字上學之要在於習易以水洛
至為習坎學之有習亦猶是也習則熟矣仁熟而忘
於仁義熟而忘於義如何不說自求自趣說既在我
則樂亦在我矣必有朋遠來而後樂者蓋樂之至將
與人共之也易之同人無適非門然有不必同者故
人或不知何慍之有君子之學如是而已故以君子

結之說樂與不慍字對君子是總上文說而是承上
接下之辭之是指所學所習之理此君子之一行故
言不亦乎是設為疑辭上二句是心與理一中二句
是心與人一下二句是心與天一論語二十篇無非
學習之理與事此開其端耳若孟子答梁惠王之問
是孟子入門户處仁義只是天理利便是人欲人之
所以為人仁義之外別無箇道理纔帶尚利字禽獸
出來仁非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義非專主於
宜而宜莫大於尊君二者天理之自然才物我之相
形而計較之心重一有所為即入於利孟子一書先

正人心七篇之中純是仁義而此章託始所以探本
塞源也先言亦有仁義是指本心之善端辭何其巖
次言亦曰仁義是納其君於當道辭何其婉曰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是指其效之必然意
何其切至之曰有曰未有異於梁王之曰將有矣
何必曰利此兩言之譬如快刀利斧和根截斷王與
人夫與庶人曰何以利固俱不可下為仁義之深戒
所學者何亦皆曰利此又孟子所謂仁義即是也合此二
章孔子所謂學習仁義而已矣孟子所謂仁義達之天
下是立本領之大

梁惠王第一章盡心下卷第三十八章

論語終篇堯曰首章雜引古帝謨湯誓泰誓武成之
言以稱道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但謹權量至公則說
盡通書文夫子時言猶無慧故常溫誦此數十語第
子集論語時止記之以見夫子不忘帝王之心欲行
帝王之事而不可得也然堯舜禹之授受必首以曆
數為言而繼之執中者蓋仍有國者必為之曆以頒
天下而曆本於數正朔以之正教令以之行堯之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蓋取於此舜之在璣衡以齊

七次於畢月正日受之於魂也禹之勤洪範九疇以治曆數以正歲日日受之於舜也惟精惟一以執中使天祿永終者執中而已中者何道是已上合天理下當人心中間事物無窮非中所以為道中它無據之謂堯命之謂其實一耳湯武革命之事其實一耳湯武革其政於四方立三王後封以仁異代封箕子禮同容刑以繫群心養生慰終所以足開而厚俗寬化敷公紀本數未度莫非道也

同時事因家之制備於周修廢官以分其職而後建邦以仁異代封箕子禮同容刑以繫群心養生慰終所以足開而厚俗寬化敷公紀本數未度莫非道也

以盡已而及人若上道之至也帝王之道簡而易如此大子既不克施於世得不時明道以示學者乎於是見聖學之傳者孟子盡心末章即堯舜之意堯舜湯文孔子皆聖人也乃曰惟精惟一出禹單伊尹朱望宜生亦次聖人賢者也或同時而輔佐或知之者非易聞而知之者非難此句受重不在見宰上企在知之而宰上知以心者之以道治其所謂道者即堯曰之所謂中也天下無二道聖賢無所心苟知心之所同然則元亦知聞亦知也皐伊之學見於讀詩至精至粹築朱者滅仲悳則亦伊尹之亞

武王問道於太公公陳敬義仁則所以為文武師者豈無所自來哉宜生師傅雖無所考而預武臣九人夫子許之才難是亦足矣諸賢之列矣由孔子而來孟子雖憂後學之失其傳而以道自任之意蓋有不得而辭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先儒謂近而無有見而知之者以後乎此又後有聞而知之者不知此一轉語孟子設為疑之之辭不敢自謂已得其傳也合此二章直在孔孟之身而孔孟必歷敘群聖之傳者蓋群聖之所以見諸治者皆道之用今也道而不見於用固有孤前聖之望道而又不博於後啚俟後聖於方來雖然孔孟豈得已哉這是接統緒之大又合四章而觀孔子生仁義者所謂存誠故所謂學而猶自強不息若子身仁義者所謂存誠故所願學者孔子惟先立本領之大故能接統緒之大學者將欲接孔孟之統緒必自學習仁義始不然本領不正孔孟未易接也況敢望孔孟以上諸聖人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何有氣有知有義所以異於物也得天地之德以為性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以為氣天地亦待之以為主故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通者

所命之源性之本心之神情之動仁義禮智信之常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曰中曰一曰極曰誠
皆道也人所以載是道也道非人
則何所附麗人非道則不過血肉之軀耳吾夫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何此八字只一意貫說人是
箇人方能廓大其道道只說於人安能使其大故
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無一理之
不具而亦無一理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
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
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
偏於我多少宏濶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
始泉達克之足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
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要推出去方
是弘雖然或有能弘者有不能弘者何此弘字全就
作用說能與不能存乎人耳鈞是人也有一人之人
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至於為此人之人者然
後位乎天地之間立萬物之上始得謂人之人其人
之至乎故曰聖人倫之至惟聖人然後可以形
容弘多矣人同是仁也如堯舜以
不忍人之政覆天下斯謂之弘人同是義也必如
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斯
謂之弘人同是禮也必如周公大平六典無非廣大
公中流出斯謂之弘人同是智也必如禹之行其所
無事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可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斯謂之弘孝不如堯舜之大武王周公之達
非弘也忠不如禹皐益稷之謨周召之誥非弘也中
也一也不如堯舜禹湯之相傳非弘也極不如箕子
之九疇五用皇極錫福庶民非弘也誠不如子思之
中庸盡其性又盡人盡物以贊化育與天地參非弘
也革之耕所樂何道必欲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
覺不弘何以任天下之重嚴之築所學何道迺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不弘何以作舟楫霖雨之
用春秋之末孔子元聖也斯文未喪以天自許如有
用我為東周乎律天時襲水土四時行日月明萬物
育孔子之所以為弘周流遑遑相詩正邶鄘兵此特
告道小人之為一耳七雄之爭孟子距楊墨承三聖此
正佐行大賢當不得貧賤
不淫武不屈之所以為弘關楊墨承三聖此
道之效彰矣周公

孟然後謂之人然後謂之能弘通不者管仲亦人爾
局量淺規模狹既無帝王之學以爲之本而私欲先
已隔絕於其中物我不能貫通於其外若何克拓得
到天地變化草木蕃處又安能與上下同流散故孔
子曰仲之器小孔之道至今爲萬世宗師孟之道至
今不在禹下後孔孟幾千萬世而來者幾千萬人豈
獨無與聖賢異世而同符者乎漢王通以三才九疇
爲布衣事乃擬拾兩漢而下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
業之卑僭擬六經便要自比聖人唐韓愈原道一篇
粗知本領然未免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之

人也生不偪文明之運質又禀醇醪之間安惟乎爲
隋唐人安可責之以孔孟之道道無絕續無今古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人如孔孟之道無絕續無今古苟
人人必皆如孔孟乎曰顏淵不云乎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爲二字多少弘道力量盡在
簡裏大抵人未易爲也亦不難爲也人字從ノ從ヽ
於盡甚簡於義甚大領惡而全好脫凡近而遊高明
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
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且要做成一箇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此

今見於大戴禮第四十七篇其文約嚴不類秦漢文字最德傳則訓故小正星分昏旦伏見中正當卿君寅當日風氷蟄雨草木稊秀蟄蟲啓戶始伏鄉遷陸降雛隕鳥蟄之態蟄蟲動之屬皆與彼同不具紀而王政民事係焉以此觀之所謂夏時者非以建寅爲正然後謂之夏時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告民事者至夏而悉備諸家之歷未有久而不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之時此行字記十二月之所行與呂令所謂行春令行夏令相似呂令秦呂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不

章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亦以夏時爲可據也今人纔說行夏時便把三正做題目不知三正二十七字皆其誓示傳止謂得天地人之正道何嘗言子丑寅三正之說自劉歆班固白虎通用之謂夏次十三月爲正十二月今之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者與對曰子觀夏曾於杞僅得其時節氣候望朔朝最得其正有意於改正朔也大大事竟典閏亦便理會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成歲箕子爲武王陳範便一曰五行四曰

五紀這處錯事事都錯夫子所以把行夏之時做第一句說但禮記言夏時又言坤乾者何哉乾坤者周易之泰十二辟卦泰爲建寅之月孔子得夏時而不得乾坤則無以知夏之所以久而不差孔子得乾坤而不得夏時則無以知乾坤之可以制曆然周易泰大象不言地天泰而言天地交泰乾坤之用位不可以不正乾坤之氣不可以不交天地者正尊卑之位交者互升降之氣小戴禮曰吾得坤乾家語又曰吾得乾坤恐當以家語之文爲正或者惑於三易之說謂歸藏始於坤不知三易皆以乾爲首年代久遠古書遺逸奚獨殷易哉請因夏時併及殷易頗相與講明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二章曾子是行得到子貢是知得到但未知統宗會元之要故夫子親傳密指授之有不可容言其所以然者程伯子李延平朱晦菴諸老先生解析已極分明陳北溪劉智靜楊志仁陳復齋四三大儒問

答又詳且盡若便下註脚未免床疊床屋架屋之誚
後來讀論語者謂曾子未唯之前只理會得箇箇
唯之後方理會得一本是曾子全無本領到做將去
此一也夫子只謂此理渾然無分精粗體中有用用
中有體曾子何嘗向門人說一是忠貫是恕此二也
或又舍一貫而說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
天地之忠恕此三也僕僭以愚見述于左方唯同志
共是正之

首一章道字後一章學字若二也實一也道是渾淪
底學是條理底道非讀書之謂蓋其所學者皆道
也此如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而子貢對以
文武之道學是學夫子之學夫子之學即道也吾字
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之吾字同予字與予欲無言
之予字同一以貫之四字上一以貫當連接說下之
字是指事事說天下未有無理之事亦未有無用之
體此之字如學而時習之之字是指所習之道而言
句法又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相似之如一堆散錢
一以貫如一條繩子穿將去前章參乎後章賜也乎
疑辭也夫辭聖人用字各有律令參呼其名而直告

之却着一乎字蓋疑曾子之必能領會也賜呼其名
而問以發之只着一也字蓋謂子貢未能領會猶異
時之語群弟子同也前章唯字與後章然非與三字
對唯者應速而無疑之辭然者方信非與又疑前章
非也者決之使不能疑也前章夫子之道忠恕與吾
道一以貫之對後章多學而識之與予一以貫之封女
指子貢又與予對者字夫子自指也與字亦疑辭也
夫子之道忠恕是下面添一層話女以予爲多學而
識之者是上面添一層話告之辭有先後或唯或
不唯則二子之學深淺可見矣讀此三章者只拈起曾
子子貢說都是從下面說上愚今從吾字予字說夫
子起是從上面說下蓋二章本意是夫子把箇身做
樣子說與二子看却教二子自去體驗得似吾與予
未似吾與予也夫子覺人之機在此只以論語二十
篇觀之自夫子之一身而言則在鄉黨而恂恂在朝廷
而便便與下大夫言則侃侃與上大夫言則闇闇歌
不苟歌笑不苟笑默不苟默至於聞韶則食而不知
肉味是也自夫子出處之大者而言則去魯而遲遲
去齊而接淅衛君問陳則明日遂行季孫受女樂則

不倦致胸而後去公山佛肸之召則欲往而竟不往以至南子之見陽貨之諧又委曲而不失其正者也自大子之教人者而言則思曾點嘆者有以夫其偏果達與箕者有以遂其長山非人則退之求自書則進之師過則抑之是也自夫子之答頓子異於仲弓答子張異問者而言則問仁一也若頓子於司馬牛而樊遲之問終始凡三折以答之各不同問政一也告子貢者不以告子張而當時君大夫如齊景如季孫又各有以箴其失以至由賜之問士子游孟孫之問孝亦莫不皆然

自夫子之應事接物者而言則老安少懷朋友信之接與則欲與之言荷蓧則告之大義其答子張問崇則與之毋有爲闕黨之將命互鄉之與潔原壤之和脗痛惡之不見公西靖粟則責之顏路之請車則却之以至以小人責樊須以不仁責宰予鳴鼓而攻冀上之請狐子莫不內愧而心服也又大而參酌禮樂也則時輸見紹損益文質以求其中又扎春秋以立一王大法蓋有建靖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治其得加家也立斯立道斯行綏來動和又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蓋莫非吾夫子之所謂道乎人事之不齊有所得故不待問而直告一以貫之雖然是不可以徑造也孝者必有事事物物真知實踐然後可以會夫一以曾子之敏達朝夕親炙聖人莫不由此而入夫子知參乎於吾道已有所得故不待問而直告一以貫之外獨告子貢者以子貢又優於群弟也然子貢始信中疑終之於學也將有所得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一以貫之體又知賜之本当之者何使之合內外之道耳曾子之外子貢又不能如曾子之惟抑在未聞性天道之前乎抑因夫子之言而遂有聞乎若以是遽少子貢人非子夫子意也回看前章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而成公猶曰曾子之言蓋悟而自有未悟者在其中故聖人之道貴其不已假使門人而不惑治其得加晉道其不隘於空虛少法之規而忠者誠貴之弱而

恕施以行之者也此在道中一事耳未可以為一貫之妙一貫之妙推吉也以為精微精微不可行而難以為也明明不可得而捉盡作求諸天求諸形又支求諸心則一而已學至於此無餘事矣然而雖以形似之議致曾子自知則可以之語人則不可不得已而有忠恕之目門人未可語上使之由忠恕以入道此曾子能致曲以傳道也學者見曾子曰忠恕則只以忠恕求吾夫子又失之矣此吾夫子所以曰予欲無言歟

有宋蒲阪蕭神人通之石城倫人鉄行可人之道者不過顏曾思與之學

夫子門人各有其受業則其旗鼓各有所主而得參少孔子肆洽陸歲之間其親炙之子思傳之孟軻軻退之懼斯道之無傳也其後卓乎是道賴參以傳參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軻退之曰孔子傳之孟軻而不知曾子得之夫子子思得之曾子孟子得之子思也自生民以來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大德必得位位不稱德故天生哲人使傳其道在係得以淑其後人其報固應爾也顏于未嘗有述作其德行志意僅見於論語問荅之際曾子之學大古則有大學壹書班固志藝文以為子思貳拾柒篇不知其書散亡於何時中庸貳篇今僅見壹篇而已孟子柒篇大抵皆祖子思各也今觀肆子傳道用功切要處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克己者克去私欲才知非禮便勿為如路開雲霧便覩青天如快刀斬竹壹斫壹段如屋裏有賊便開門逐去勿令存在曾子工夫全在格物上格物者窮天下事物之理精粗小大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禽魚草木之所以然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否今日格壹件明日格壹件如好古博雅君子見古器物藝彝圖畫纂刻斷代款識於其所自來子思之問思辨有不得即不容放過如掘井不及泉弗措也學之七全在弗措上弗措者學如為山欠壹簣不止也致致焉乾乾焉如天運無息日月流轉百倍人之功何患有弗得而子工夫全在養氣上養氣者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有田不知芸苗令其自長固不可憫其不長而拔之欲長又不可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厥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氣參拾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不亦夫有急於此所以成浩然之氣而能不動心既看四子於道用功處又看四子於道有得處類子初學道時胷中查滓尚未瑩在方欲去鑽仰他又愈見他堅高要入頭不得自聖人教他博文約禮方壹向低頭做去心地日開自要討箇此理常在面前卓然立地此時方是拾分見得分此類子有得處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平時日用觀省而服習之遂件蓋已了得熟矣惟其未能有以見夫道之大全則不免見壹事為壹理及夫子以壹貫之語喚醒之遂當其可而曾子亦於言下便領知仁之作從事者雖萬理萬殊所以貫之者未嘗不壹故慨然壹唯當之而無疑此是曾子有得處子思所謂地小極於毫髮充塞彌滿無物壹事不有其用之廣如此故口費然其所以然之故則隱於事物物之間無降殺之可聞無形迹之可睹故謂之隱鳶之飛為之道魚之躍為魚之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只是無人領會得此子思有得處孟子所謂得之在深造以道處此道字非道德之道乃深造之方法不疾不徐之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候之飯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謂之自得是已物無壹毫假於外左右逢原意最好左右有近意有不壹處意至於自得則理在左右之在觸處見本原隨取而逢見之此是壹有得處四子之有得皆自用功中來苟不用功何緣有得看他有得者處有得處子又有他資質如何聖人德無不備教子亦然隨金下只比之聖人使有此未純壹終是剛毅勝不知者便把類子做柔善人看若會不壹實亦是強毅子思孟子皆是剛毅底人以此終有立脚故能得其傳仲類子

明慮不似曾思用力孟子才高難學又不比後學說切
有依據也看了四子資稟又當看四子氣象論子似
似子思子思氣象似曾子曾子氣象比親子較麤此須
子氣象比聖人微有迹耳學者欲學孔子當先學四子
學四子當熟讀四書看他何處是用功何處是得力
稟為如何氣象為如何皆得想見由是焉讀其紀書為
君子儒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修身乎治國平天下乎致
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乎獨善其身可也無各大下
可也無不行以盡吾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則大
拜斯堂也如親見四子如親見聖人不然不讀其書

不知其人褒衣巨帶峩冠傅說乎

仁義禮智之端章

此或章末篇大總腦處前章重在仁字一仁義禮智樂之實章
智說後章對說仁義却和知禮樂說前章重在端字
與知皆擴而充之意句不說端字對說而字
章重在實字與知斯惑者無益但不說端字
生字不來之字若有此四者之謂端端本
上便是指實又是指發而言之可見四端
上因情之可見四端在人心者
者皆自然而然者也名自外立理由字出非是使人
學為仁義禮智也所謂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下文則隱之心所謂先王之政五句此心人人有之但人不能
人之政五句此心人人有之但人不能克先王之政
克聖人便能克之百姓之事親之詩六典之禮都
是不忍人之政以政發心心指不忍人之心首六句又再
運掌之易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首六句又再
提起說要見本心之真當乍見時此豈有所安排造
作而怵惕惻隱自不知從何而生使內交使要譽使
惡其聲而然則偽矣故着三箇非字由是觀之以下
九句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耳因論惻隱便引箇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箇
字一字一義都指人已相形說却就事事反處看出
正道理來無此心則俱為非人言其必有也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以下八句須曉得不是仁義禮智只是
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非
情也性情字俱從心注意心之靜是心之動心統
性情者也端是情之發易傳謂常本
也朱文公以為緒也又緣緣有先後之意端本緣緣
緣續而上因情之可見而後知性之不可得而
者皆自然而然者也名自外立理由字出非是使人
學為仁義禮智也所謂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以下六句人字應上面無字又以
四體而證四端之必有也自謂不能者是指人說謂
其君不能者是應上面先王說先王之政念念不忘
事事不忍後之爲臣者獨不能引其君志於仁乎所
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七句又再拈
起說凡字才謂人皆是我字是人人之所謂我我與

上自字對皆字與上凡字對知字又與上能字對始
患其不知知患其不能擴克故末梢歸重在知字知
須是在人體認得箇本心形見處克字又重知字了
知不能克是只見得便住息火之明遏衆之行此將
誰咎始只是上面端字克得去者足以保四海便是
說先王之政不能克者不足以事父母便說人之自
之謂失其本心故七篇教人體認衆心善性後章專
就事親從上說較切近緊要在實字。人身之初有
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愛孟子指箇實
字示人雖田更野叟亦是知此理保此身去如禮樂何是亦衆人而已矣反復二章只是一箇意不言克而樂則生生則惡惡可已這便是克塞氣象
後章言樂而前章不言樂者何克之何而不樂不克之不是以事父母樂何從來哉前

親從兄既知之又弗去知是見得明弗去是守得固
事與從又有多少品節儀文在裏面行得恰恰好不增
一分不減一分便是理之實由中而出無此勉強便是
樂之實樂則生以下三句只是事親從兄之間常常做
行然自然洽通流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到這田地
簡耳所聽觸目所視無所不令而不知足之路之手
之舞之這便是四體不言而喻矣前四節四箇是也字都是
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
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是箇生生種
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

就原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
是就緻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
已如碩果不食善端滔滔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
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愛孟子指箇實
字示人雖田更野叟亦是知此理保此身去如禮樂何是亦衆人而已矣反復二章只是一箇意不言克而樂則生生則惡惡可已這便是克塞氣象
後章言樂而前章不言樂者何克之何而不樂不克之不是以事父母樂何從來哉前

章又當參情而以爲善章看恭敬之心即辭讓之本不言喻者直因同以著其體耳後章又當參君子所性章皆不言所生根則生性之門德根於心者深故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也此唯有德者能之吁通天下之則道不明也必有先覺之士而爲之傳是以與人道相爲無窮而不可廢周衰而微聞雄有七上

衰其本心之天毋食弗食兄室弗居此豈能克其類者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豈知本之一者大事所當盡也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於側隱之心乎何有之墳則乞其餘而妻妾相與訕泣於羞惡之心乎何有簞食豆羹至微也而非其人則見於色卿原副也而不知其似而非於辭讓之心乎何有一嗇吾孟子車安得不痛切陳之言哉性無定非故無善無不可以不慎惟無善惡故無辭則語之以失所擇術不可以不慎惟無善惡故無辭讓則喻之以嘩蹴爾之不受不屑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又繼之曰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乃所以充吾仁也唯忍人之自賊也語曹交以堯舜之道勝之以克舜見敵愾之不忍則告之衆斯心即辭讓之本也著其體耳後章又當參君子所性章皆不言所生根則生性之門德根於心者發則睟之以體認救之以克廣探幾微之先窮理欲之界也救之以體認救之以克廣探幾微之先窮理欲之界正人心之初究治本之原如子車者然役可謂善講學天理民彝之在雖今猶古其誰無之違之仁而忍口學之不必講講者則講其大者與臣言言忠君與子言言孝父與弟言言悌兄與交言言信交毋使養其小體而終身為小夫大慈幾內則知仁義之實外亦能克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雖然流入於異端邪說以顛

誣君夫猶能有問化救則或悉有不辭覩七編受以為是亦稱不善能為親之臭未勿論已端也雖倒冠小必有過矣學之未勿論已

孟子首明敬字　周子首明誠字

吾人思古常患欠大之法不準之意不獲明唯其不行於時則無廢壞無定非故無善惡因也伊尹之行常如成周盛時則無廢壞無定非故無善惡因何才明之有乘亡古浸遠田制日壞聖經尤於煨燼尤於毀誣諸儒隨經以生傳擊傳以問經又

取雜說以亂經此叁旡矣然諸儒自晦不足晦經而存乎經者未嘗壹日不明但以經釋經斯可也大抵古者封建井田學校選舉師田冠昏射饗等皆壹統事而封建井田其本也井田之法由來久矣但至周而始大備當時普天之下蓋無不為井田為周官之學者亦多矣漢鄭司農前朝則江李氏其老者也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拾壹遠郊貳拾而參甸稍縣都皆無過拾貳安在為井田之法以民力同養公田而以年之豐凶出斂法則孟子所謂雖周亦助曰此當拾而壹此當貳拾而叁

此當拾而貳此孟子所謂夏之貢法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不計其年之豐凶者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廣三尋深二尋謂之溝洫之澮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云以遠近之法制其職而頒之以達于畿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縣都采地壹作壹溝之次匹人又與鄉遂拾夫同為壹溝之法不同則誰謂成周數天之下畿內與畿外鄉遂皆井田乎趙注家旁加之說何必求合司馬法在孟子

者悉蒙上文介以於貳為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正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皆行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拾夫有溝以方度之其實則壹是縱橫九夫為井之田稅用貢法以井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與於鄉遂殊不可曉夫考工記元不在陳官之數何必合匠人與遂人並言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夫廛又井田矣漆林又非山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司馬法乘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六韜亦齊威王大夫又竹附於穰苴注家旁加之說何必求合司馬法在孟子

明言鄉田同井則鄉田爲井可知野玖壹而助則遂
田亦爲井可知又曰雖周亦助今人解孟子即以鄭
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爲說雖朱集註亦用之楊龜
山張南軒皆祖鄭說文公他日答學者又云井地壹
方溝洫廬舍在其中已是定了先是伍拾改爲柒拾
又改爲百壹番折辟壹番勞擾聖人處事公不如此
看來自古皆是百畝孟子之文周不可刋文公之疏
亦所當考徹者透徹之義此自橫渠始之盡并九百
畝之田公捌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順率無荒
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衰分之文公耕則力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便是用橫渠之說先取拾之壹
歸之公上其餘捌家共分之此謂之徹年有上下則
司稼行野觀稼以出飲法故周之徹法最爲盡善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蓋自公劉已然後世特通而守之
耳豈周公方行是法哉吾故曰周天下通用井田也
雖天下通用井田而王者只据千里之內治其田
故整然易治而無貧富不等之弊若後世兵自兵將自將
滄皆有定數又無緣有占田底人如侯國則以兵賦
爲樵 音律又音趙又名自井其田但看邑國便知當
時之制如壹公初稅制畝則自壞其法矣毋怪井變而

丘甲叁變而田賦也或曰周爲井田有不可井者
柰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
在有之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畝之數授之
耳豈岡公方行是法哉吾故曰周天下通用井田也
雖天下通用井田而王者只据千里之內治其田
故整然易治而無貧富不等之弊若後世兵自兵將自
將也雖溝洫之夫亦即洫非若後世兵伍爲兵將自爲
滄皆有定數又無緣有占田底人如侯國則以兵賦
之外又除滄夫也何方拾里當攻百人阡去貳里治
洫則除百捌拾夫止用洫夫以爲滄夫并洫夫
方百里亦依此法除之正合柒家取壹兵之法正不

以爲兵周公以仁天下爲心只就它身上理會調發
征行所以用之皆有常數見於經者五家爲比即就
其中以壹家爲比長五比爲閭即就比長五人中選
壹人以爲閭胥以上族師黨正州長之官皆然非若
後世民自爲民官自爲官也出而爲五長兩司馬旅
帥師帥之官亦莫不然非若後世兵自爲兵將自爲
將也雖溝洫之夫亦即洫非若後世兵自爲兵將自爲
洫則除百捌拾夫止用洫夫以爲滄夫并洫夫
方百里亦依此法除之正合柒家取壹兵之法正不

必泥鄭氏旁加之說又不必泥司馬法通成終同所出馬車士徒之數為鄭賈之說曰鄉遂都鄙參用貢助而制田寓軍則異畿內邦國皆用助法而制田寓軍則同 賈公彥又謂邦國亦用貢法考其說畿內用貢畿外用助之不可通者壹鄉遂都鄙制軍之不可通者叁司馬法與都鄙乘異其不可通者卑乘地邦國制軍之異又不可通者伍周公經制穜耰司馬法自周公之經制穜耰司馬法與都鄙制軍之法具於司徒出軍部伍之法具於司馬至簡而至易明也經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野止肆縣為都此陸鄉授田之法上地可任者家參人止九起徙役毋過家壹人此陸鄉因田制軍之法推之於遂溝洫相包是畿內皆井而用助其地皆井則其軍皆家壹人安有鄉遂都鄙之異司徒之比閭族黨閭隣里鄉之地而言出軍之總數司馬之伍兩軍師旅萬伍千家家出甲士一名乘萬伍千人而為陸軍之正副并鄉遂甸稍之民之實地家稍縣都統裂為公卿大夫之采邑其地則皆統於鄉遂共兵則非調於天子小司徒之乃經土地而井牧其野是也經曰乃經土地可任者家參人此陸鄉授田之法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一易再易三易皆以百畝為率合白為紛紛其周皆挽車一乘此陸鄉因田制軍之法共於司徒出軍部伍之法共於司馬至於遂人則不然遂人授田之法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不易地再易地三易地皆以百畝為率合白為井井其周皆無挽車一乘此遂人因田制軍之法共於遂人出軍部伍之法共於遂師遂大夫遂師遂大夫之法具於司馬法通成終同所出馬車士徒之數為鄭賈之說曰鄉遂都鄙參用貢助而制田寓軍則異畿內邦國皆用助法而制田寓軍則同 賈公彥又謂邦國亦用貢法考其說畿內用貢畿外用助之不可通者壹鄉遂溝洫井田之不可通者叁司馬法與都鄙乘異其不可通者伍周公之經制穜耰司馬法自周公之經制穜耰司馬法與都鄙制軍之異又不可通者卑乘地邦國制軍之異又不可通者叁司馬法與都鄙乘異其不可通者伍周公經制穜耰司馬法自周公之經制穜耰司馬法與都鄙制軍之法具於司徒出軍部伍之法共於司馬至於遂人則不然遂人授田之法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不易地再易地三易地皆以百畝為率合白為紛紛其周皆挽車一乘此遂人因田制軍之法共於

原缺

之志即在泰伯篇末老曰篇端文不在茲之嘆可以知吾夫子之志矣正人心承尭聖雖宴坐幽室歷叙尭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盡心見知之論可以知吾孟子之志矣舜禹雖有天下於己累無豈戛戛乎難哉老雖如天不可以形容而可見者專業與禮樂法度而已伍人攻人者臣也雖然必如伍人攻人者而後謂之人唐虞交會之際惟周為盛周之所以為至德者天命未絶人心未離周猶事殷此豈有與天下之心惟禹亦然吾無間壹語尚何得而議之哉後死者而與斯文夫子之自任何如哉豈吉之不足而又再言之老峯舜命揖遜之盛也湯武征伐亦喜其應天順人之舉謹權量審法度以下此則吾天子用世之規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以下身之者禹以下身之者熟叅王跡事周公事也尊周斯文孔子事也乃口予未得為孔子徒啊何嘗道及霸者哉見知聞知前此無人說破然而無有予爾雖不敢自附於見知者之列則亦無有乎爾猶有望聞知者之有其人聖賢之生也不數道統之傳也不偶孔子之道至孟子而始尊然亦至孟子而始欲六戰國與春秋不同時異端恣

熾楊墨之害至孟子而始息然亦至孟子而始有其人聖賢之生也不偶孔子之道至孟子而始尊然亦至孟子而始欲六戰國與春秋不同時異端恣

宋甫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未經門人靜齋李公之三

大學

學記嘗言大學之道大學之教而不言其所以為道所以為教蓋大學者所以教為大人之學又以有別於小學者也小學是已做一箇大人之學底坯樸大學只是就小學上琢磨出治將出小學是源委此性大學則所以推明此性之理小學者習其事之所當然大學則窮其理之所以然但這是把大學對小學說且說如何是學又如何是大學大學雖一字說與有二字之義如中庸二字中便是中庸便是庸字各有訓要說大學把這大

字輕說不得把這學字輕說又不得讀書最怕隨人腳跟接人聲響今人線說大學但指出白虎通曰拾仜入大學尚書大傳曰拾捌入大學又曰貳拾入大學學大戴禮曰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束髮小節焉便謂曉得大學來處不思此只論大學年數之不同而實未嘗知大學之名大抵讀書學之豈事耳學者所以學盡人之道而已不只是空有盡倫盡敎在天地間便喚做人以存於中者有仁義禮智之性感於物者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具於身者有視聽言貌之則接於我者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之

所以為人者一一全得這箇道理方是學得於我者既全得於人者奚異果無異乎爾不推已而及人可乎哉吾而仁邪使人而皆仁吾而孝邪使人而皆孝方見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底意思方見彼此求一箇準則恰好處到這地位然後謂之所學者大大學底坯樸大學只是就小者何包人已貫內外該體用說明德新民止至善這是大綱領止定靜安慮得這是大次第本末始終先後這是大聯屬處欲明先治欲治先齊欲齊先修欲修先正欲正先誠欲誠先致致又在格這是說其所以極效驗之大格而後至而後誠誠而後正正而

後修修而後齊齊而後治治而後平這是著其必然致功用之大自天子至於庶人又包得多少大本亂而末治者否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又推得多少大合而言之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大明明德又為三語之大致知格物又為明德之大如是方曉得學字義理又曉然大學意味方是會讀大學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此明德之事又曰大人者已正而物正此新民之事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止於至善之事玩此三言則知大人之所以大者如此大學之所謂大又正在此說到精微又未說得

然在字只此壹大學便是學雖然大看了更小看大小看是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詳不就許多條件下工夫如何全得許多性分之所固有盡得許多職分之所當為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所謂誠其意者止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用工處在格物上正得力處在誠意上此章最為握要上關格物致知工夫賴此而續下關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功用由此而推故傳中教人言語極精細而用力喫緊在兩自字上自欺自謙又是

君子小人分路處謹獨貳字又自欺之隄防自謙之本領小人間居為不善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視指廣胖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意者毋自欺也誠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誠意了方能不自欺誠者實也實如五穀之實必拾分克足以至於成乃謂之誠若柴栁分實便有弍分不實亦不成乎物意者是心上發念思量要做地成不要做地底最是粘滯牽惹不速迅分晓底物令欲此心發念處直是拾分實裏如壹則在乎絕自欺之心以遂自謙之志而必用力於謹獨之地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誠之反毋自欺非誠意了更小看大是學雖然大看了更小看是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詳不就許多條件下工夫如何全得許多性分之所固有盡得許多職分之所當為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所謂誠其意者止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用工處在格物上正得力處在誠意上此章最為握要上關格物致知工夫賴此而續下關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功用由此而推故傳中教人言語極精細而用力喫緊在兩自字上自欺自謙又是

君子小人分路處謹獨貳字又自欺之隄防自謙之本領小人間居為不善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視指廣胖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意者毋自欺也誠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誠意了方能不自欺誠者實也實如五穀之實必拾分克足以至於成乃謂之誠若柴栁分實便有弍分不實亦不成乎物意者是心上發念思量要做地成不要做地底最是粘滯牽惹不速迅分晓底物令欲此心發念處直是拾分實裏如壹則在乎絕自欺之心以遂自謙之志而必用力於謹獨之地毋者禁止之辭自

欺者誠之反毋自欺三字是誠意方法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非是全無蓋惡心是非之心蓋亦知得善之當為而為之只是心裏也有此子不欲為底意思亦知得惡不當為而不為之只是心裏也有此子欲為底意思此便是自欺蓋雖是有許多善意忽有一箇不好意潛發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便不是實前面意都虛了如枚獦子入井純是好意間有內交要譽底意以雜之則便全無惻隱之實如好好色人之純是純人情那分晓處惡之好色人之得之而後快是吾意惡臭人之所同惡惡則必并去不留而後快是吾意之所快是處便自謙此是自家本領小人間居為不善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意者毋自欺也誠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誠意了方能不自欺誠者實也實如五穀之實必拾分克足以至於成乃謂之誠若柴栁分實便有弍分不實亦不成乎物意者是心上發念思量要做地成不要做地底最是粘滯牽惹不速迅分晓底物令欲此心發念處直是拾分實裏如壹則在乎絕自欺之心以遂自謙之志而必用力於謹獨之地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誠之反毋自欺三字是誠意方法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非是全無蓋惡心是非之心蓋亦知得善之當為而為之只是心裏也有此子不欲為底意思亦知得惡不當為而不為之只是心裏也有此子欲為底意思此便是自欺蓋雖是有許多善意忽有一箇不好意潛發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便不是實前面意都虛了如枚獦子入井純是好意間有內交要譽底意以雜之則便全無惻隱之實如好好色人之純是純人情那分晓處惡之好色人之得之而後快是吾意之所快是處便自謙此是自家本領小人間居為不善壹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意者毋自欺也誠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誠意了方能不自欺誠者實也實如五穀之實必拾分克足以至於成乃謂之誠若柴栁分實便有弍分不實亦不成乎物意者是心上發念思量要做地成不要做地底最是粘滯牽惹不速迅分晓底物令欲此心發念處直是拾分實裏如壹則在乎絕自欺之心以遂自謙之志而必用力於謹獨之地毋者禁止之辭自

貞以至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所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不足欺人祇以自欺也果爾蓋間居為不善著其善久是第貳番遇矣所謂獨乃幾之微處不止是謹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常人所以自欺者皆是不畏乎獨君子欲密其獨須就那獨處分外加謹惕獨之地然後有以快足其心只看兩箇自字使見獨所以為毋自欺工夫非是不可不謹又須曉得謹獨所以為毋自欺之功其字皆疑辭正謂人所謂閒居為不善盡有不能如好好色之切惡惡臭之切便是自欺留次問謹獨防其自欺也皆是要誠其意引爾子曰掩日所視掩手所指其嚴乎者此言小人不謹其獨則不善之實藏於中而形於外其不可掩也如此當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者此言君子能謹其獨則善之實藏於中而形於外其不可掩也如此所視所指蓋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底意若為不善不可道是人不知人人曉然共見如此嚴之意字古其昭昭可畏而不可不致戒謹恐懼之功其字字皆疑辭正謂人但知所視所指之為嚴自謹獨若不謹獨子觀之則視指之時其得為嚴乎來若人所不視不指之時為未嚴富有力則厚自滋潤有德於身則身自光輝潤身即見面盎背底意心廣是說德體胖是說謂心本是潤大底物第恐有所愧怍便窄隘了身體行動泰然愜快便是有德既有是德則見於四體之間自然安舒孔子所謂申申夭夭是也德到謂身如是乎故君子必誠其意者是作原誠之功用必自用功中來也兩言必謹其獨又言必誠其意者必字

是用功者力處謹獨誠意元非感事必能謹獨乃能誠意又復此章因好善惡惡之實而有好色惡臭之譬因小人為不善之實而有如見肺肝之說因肺肝之說而有君子之發見而發明手目指視之嚴因外不可掩之迹而推心廣體胖之効尤為節節深似一節首提起虛句則毋自欺為此章之綱領結尾一節又深一節與後章異者又深一層也提起必謹其獨又見知至後不是意便誠知之已至而於誠意上尤當實有謹獨之功故致知者誠意之助彼自欺者是知有所未至耳閒居為不善者是獨有所不謹

中庸 凡三十三章

中庸貳字先民格言故吾夫子嘗曰中庸之為德子思以名其書是書也語高而不遺卑語本而不遺末始如決萬斛之泉自源而流終如登玄級之臺自下而上一一而萬萬而一天者也人人而天合參一體要下於章即大字當中庸之為德子思以名其書是書也語高而不遺卑語本而不遺末始如決萬斛之泉自源而流終如登玄級之臺自下而上一一而萬萬而一天者也人人而天合參一體要下於章即大字當中庸及仁智勇者以盡其

經過引夫子所言以證費隱之義貳於章舉夫子言誠結上生下以後諸章乃推廣費隱之義以明不可離之意下於章又推應前章首尾脈絡融會貫通不可看後失前也天命之性是說渾淪大本處率性謂道又就渾淪大本中分別條貫脈絡處說修道之謂教者理同而氣異也聖人因其性道之本然發見者而脩飭之耳教者如此學當何如萬理萬事在天下而具萬理應萬事在吾心靜而存主乎敬以存天命之性於未發之前而大本之中立動而察謹其幾以

欬率性之道於所發之始而達道之和行極其至則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大賢希聖其致則一始言費而隱之義貳於章舉夫子言誠結上生下以後諸章乃推廣費

仁半塗而廢不及於勇依中庸則無過不悔則無不
及矣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又是第二起頭至武王周
公達孝凡八章中散爲萬事者也實明道不可離之
意費者率性之道用無適而不在隱者天命之性體
至微而難見夫婦之可知可能者費聖人之不知不
能者亦費天地大猶有憾者亦費所以然者至隱存
焉故舉詩極言天地上下流動充滿之妙然都從戒
懼謹獨處做來所以觸處洞然有此實見實樂下數
章大抵推明其用之費而已十三章道不遠人即不
可離也下三節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以遠人望人

則道在人以愛己之心愛人則道在己以責人之心
責己則人己一道也此章人己不同而其道同下章
時位不同其道亦同舜禹之不與顏子之不改夫子
之欲居九夷周公之赤舄几几是已君子之道行遠
自邇升高自卑又包下文妻子鬼神及舜文武周公
之事妻子兄弟道之至卑者也鬼神造化之迹歷代帝王之事道之至高至遠者也然盡性至命必
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下學人事即上達
天理此又細繹修道之教雖然費之外豈復有所謂
隱者哉哀公問政又是第三起頭至末章復合爲一

理者也上結費隱之首下起誠道之端一章大意重
在誠字修身即九經之首事親即下文之親親曰尊
賢曰取人曰知人即下文之尊賢達道五又應上文
夫婦兄弟君子之道四達德三又應上文舜與顏回子
路上言和者達道總言事物通行之理此又於事物
中擬其大者言之達德者天地之性三知三行者氣
質之性故說天命之性又說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說達德又說知行此學問變化氣質之性而復天地
之性者也監看三知皆知三行皆仁至於成功者皆
勇橫看生而安者知之事學而利者仁之事困而勉

者勇之事修身以下九經之目道立以下九經之効
齋明盛服以下九經之事事豫則立數語又引下文
在位不獲乎上達道達德通上下說九經說在上者
獲上信友說在下者三段極言其費而兩以行之者
一結之一以誠身結之又以起下文言誠之義誠包
費隱兼小大又一總腦處然自有聖人君子之別一
是天一是人中間又各包知仁勇不勉者安行之仁
不思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其勇無迹擇善而學
問思辨者學知之知固執而篤行者利行之仁五件
措者困知勉行之勇知是知底事仁是行底事勇只

是箇知行做得徹頭徹尾然必曰誠者何天命者誠之源性者誠之體道者誠之用中和者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所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而不易者皆實理之異名夫婦之知行鬼神之體物帝王之盡倫制者皆實理之無不在豈獨三德九經而已哉以下諸章反復誠者誠之義而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妙天命之性誠明之性非二也修道之教明誠之教亦非二也此一章又下諸章總腦誠而明故先言不勉後言不思明而誠故先言擇善後言固執能盡其性章誠者之誠仁之屬可以前知章誠者之明知之屬至誠無息章極其功効證驗之著至於純亦不已亦聖人自然之勇誠之至明之盡矣費仲尼章乃即夫子之能盡誠明者以實之大德者天命之全體不戒謹而大本自立小德者率性之大用不謹獨而達道自行至聖章致和者也至誠章致中者也此一套皆天道之誠致曲乃言誠之者之自明而入猶知皆擴而充之意誠之者之知也誠者自成章受重在誠之爲貴正與上文誠之二字相應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仁也聖人之道章言尊德性道問學與上文擇善固執是一仁一知之事行先知後以入德

爲序也不驕不倍各以所處之時位言下二章因而詳之耳末章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衣錦尚絅此是鞭辟近裏切實爲已知遠之近三句引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可至於聖不動不言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誠之者之動則變也篤恭天下平此誠之者之變則化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誠者之極功而勇之迹上文相應至於不顯之妙則明誠之極功而勇之迹

狀所謂成功則一自人而入于天矣下文三引詩只用一兩句輕輕接過大意形容不顯之德必若天無聲臭方始打貼得不顯氣象故以至矣二字結之看三大節了又須合看性體也萬殊所以一本道用也一本所以萬殊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曰大本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達道言中庸則體言誠則因費以明隱即用以見體用二道不遠人以下則因體以達用大哉聖道章乃總言道之體用發育峻極體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三百三千用之入于至小而無間仲尼一章又言

聖人該道之體用唯至誠體之所以立天無聲臭則用即體體即用吾道之極致然首章言道之在天由體之用此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事末章言人之造道由用之體此學者於枝葉零碎處一一用工而後合成一箇大本也一部中庸只如此看便見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合做底事件聖賢之言無一字半句不是分明底指訣先儒所以中夜以思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雖然用之不盡理亦無盡瞬日當細論之

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三十章

中庸首章原道之所以得名自率性至末章論化民之效而進於無聲無臭之天中間言誠者天之道則可以贊化育言誠之者人之道則積而明動變化語天地之道悠久而以文王純亦不已證之即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然未有如此章言吾夫子

道化之妙道者天地人物之本也天地人物道之象形著也人根於私與道為二夫聖平之制律者迫自故與天地脗合而無間也夫子祖述堯舜而始明大子所以遠宗其道而法布其中武之法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大時大運行之飾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七律乎天律所法地水上地生成之常夫子安上而敢乎不所以下襲乎地襲猶因也天地亦一中庸地亦術中庸而已矣豈區區求合其迹哉辟如天地

以下四句又見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遠底意天之所以為天者道之高明也故動而升乎上萬物覆焉夫子得是道之博厚也故靜而鎮乎下萬物載焉夫子得是道之悖厚則無不載矣西時代明日月代明以成量夜夫時行與時偕格則各其序子之心無時不明無物不察與日月代明者是道廣矣之體錯行代明者而言大化流行物與無妄各殊其分各

適其性而不得以相害一陰一陽獨必有對舒慘明晦似乎相反而實相成矣悖之有夫子成大成小一物不廢仕止久速隨時制宜亦由是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又是此章綱領德豈有小有大以分而萬則曰小是條貫處流出那敦化底以總而一則曰大是渾淪處敦那化底德者得也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是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自中庸言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德也日月星辰華

岳河海小德也這是天地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萬物大德也禮儀三千小德也這是聖人底淵博淵泉而時出之小德也唯天下至誠經大經立大本大德也這是吾夫子底冥獨此章哉子思子可謂善形容夫子矣大抵夫子之道本末先後自有次第始焉若有所用其力終焉則無所用其力其造端雖不外乎人心之固有及其至則達天德於無間曰祖述憲章曰上律下襲是猶未離乎擬議也如覆幬如持載如錯行代明固與天地相似然猶與

德敦化則上下同流與我爲一矣不言夫子之大止言天地之所以大天地之所以爲大非天地之大也道又即中庸之道也觀天地則知夫子矣雖然天雖大不能載地雖大不能覆而夫子兼天地覆載於一身春不能爲夏秋不能爲冬月之行遲又不如日之行速而夫子備四時日月於一身至於天地之有萬物有榮有悴有生有滅而夫子道內之生意常自如日月之與四時有盈有虛有易有慈有伏而夫子爲大道歷萬世而不朽是天地之大猶有憾而夫子爲大天地爲小矣又極言之文王不得以遊乎堯舜之天

武王不得以遊乎文王之天夫子一身可以堯舜可以文武則其聖於堯舜文武至矣夫子之道如此其大夫子之化如此其久天地不違況聖人乎秦以滅孔氏典籍而以漢以過魯祠孔而與魯共之衰以壞孔宅唐室之盛以立孔廟有天下者受夫子罔極之思多矣以儒自命者沐天朝道化之澤其可不知吾夫子之恩乎

詩與他經不類皆隸於聲南古樂名季札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及見舞象箾南籥者南籥與武濩夏韶等周南召南皆依其本國歌所用聲南籥自是文王樂周南召南自是周南召南之聲鼓鍾詩以雅以南劉氏釋曰南如周南之南則南與雅對正合周召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是也岐地江漢汝水謂周南召南周召古地名鄭氏譜南近於東故汝漢爲周南諸國之地召南近西有江沱無漢汝故江沱爲召南之地二南之詩非出於一風或得於周南諸國則總曰周南或得於召南諸國則總曰召南而其詩各從二南之聲故樂章以南名之非徒詩也樂記曰武三成而國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則周召之地爲二公采邑而非因二公名也牽於二公之說者誤矣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工歌閒歌笙終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樂鄭氏註曰絃歌周南召南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皆視樂奏而爲作止浞於風雅頌之名者亦誤矣大抵二南雅頌三者皆聲古人歌詩以聲爲本以聲歌詩則貫珠若出一手自麟趾以上應於關雎凡十一詩皆周南聲自騶虞以上應於鵲巢凡十四詩皆召南聲亦以聲類詩二南之詩作者固不止一人而纍纍乎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字同有作之義則翕純繳繹有器與聲非但歌詠而已曰關雎之亂洋乎盈耳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言樂之聲未嘗言詩之文義古樂不存會詩者少詩非章句膠之也有汲新之法焉其聲一吾以正通之周南自周南召南自召南其於小夫賤隸婦人之言明白易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大率四句辭俱重復相類流之采之笔之與居之方之盈之此直換韻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與百兩御之將之成之詩人所言止此必有言外之意麟趾三言于嗟騶虞兩言于嗟于嗟麟兮句法微別麟趾三章首尾皆以麟形容之意味又最深遠其音韻尚可求也每謂讀周南關雎詩未作后妃看且按詩文作窈窕淑女看到麟趾詩說公子却

作公子看又未作王者之瑞看讀召南鵲巢詩未作夫人看且按詩文作之子于歸看到騶虞詩却就于嗟乎騶虞一句看又未作文王之囿看蓋二南之詩必古諸國之詩非特出於文王之世又不可以后妃夫人爲拘盡撤諸序專讀本文到自家不知手舞足蹈處方爲有得若泥於文王何彼穠矣一詩當作何解若拘於后妃卷耳懷人摻木君子又作何訓細把二南篇篇看過又看關雎鵲巢夫婦人倫之始二詩夫婦之始關雎不言后妃而爲后妃之德宜如關雎鵲巢不言夫人而爲夫人之德宜如鵲巢斯興於詩者也看了二詩只看關雎衽席至微也亦至顯也毋謂言不足忌有耳屬于垣者毋謂屋漏不足媿有相在爾室者此詩又爲國風之始二雅之始頌之始然觀詩不必拘泥大學中庸引詩觸類借用豈必與詩意盡合苟有會意自然感發讀關雎只作關雎解詩並善讀詩者僕每謂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轉反側捲卷再四深省我輩領此意否

淇輿　賓之初筵　柳

學欲切思欲近六經皆然詩較切近文之就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詩皆道其常而傷其變學者不於此感發良心善性而思以盡天倫之重所謂切近果何等事雖然切莫切於身近亦莫近於身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也正顏色也出辭氣也三者不謹其何以行此五者哉嘗誦其詩尚友古之人於衛武公三詩而有得焉看三詩當作三節看賓之初筵是武公悔過時節抑詩是武公修德時節淇奧是武公成德時節賓筵是武公自悔之詩抑是武公自戒之詩克治之功愈精而愈深存養之學愈敬而愈嚴其所以克治者只在威儀言語上其所以存養者只在謹獨上淇奧是衛人美武公之詩所以形容其威儀之可則言語之可法而深歎其盛德之至自克己存養中來也細看賓筵五章即是兩節上兩章言古者飲酒惟射與祭祀始如此終亦如此下三章言飲而失德威儀於是乎譬言語於是乎妄抑詩十二章初言修身謹言之方中言謹獨修德之事末言聽諫之切一節緊似一節蓋人有循規蹈矩而或至於失色失足者酒囷之也人有訥若不能言而或至於失口者酒亂之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射時飲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此祭時飲使專若斯時也何害於飲今未醉止反反抑迨既醉止愆愆俟俟

蓋已失其常度矣弁俄而側弁俄而僊舞俄而僵仆匪言而言謂之何哉此賓筵所以因飲食而悔也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將之以其德庶乎非禮勿動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恐之以必無庶乎非禮勿言此詩醉者之狀形容盡矣武公飲酒寧至斯極自悔之辭乃至於此亦謂人之爲人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少或頗倒謬誤不狂則妄尚得謂之人與想武公是一箇樸訥底人亦是一箇明決底人未至齊聖溫克地位飲酒不無微愆纔覺便改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兩句則知武公非湎于酒而能剛制乎酒矣武公之不敢過于酒者正欲其修德也德內也威儀言語外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抑之戒又嚴矣一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蓋誠足以感人者言動之母自欺也三章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蓋荒湛于酒則屢舞矣醉言矣於德乎何有四章曰酒掃庭內維民之章維席之上苟有懿德閨門之邃苟有戲言皆非酒掃庭內者也用戒戎作則又干戈省厥躬也至五章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六章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言之不可不謹又如此雖然威儀如之何而敬出話如之何而謹其道自謹獨始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此猶畏謹於手目指視之時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讀至此章此大學正心誠意之極功中庸戒懼不睹聞之地而武公能之則亦聖賢之徒矣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辭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臧也德之所以也不愆不踰則也大學所謂止至善者也德之所以止至善者溫恭其本也故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武公之德有自來矣末三章猶奉奉納誨不以老耄而已于學何哉蓋德之不修武公之憂過之不聞亦武公之憂靡悟不愚聖狂之分甚可畏也反覆一詩曰

昊天孔昭公之心與天出王游衍之心與神洋洋左右也曰罔敷求先王曰質爾人民曰謹爾侯度公之心又惟恐不合乎古人而無以爲四方訓也一邊作克治工夫一邊作存養工夫傚焉斐斐不知老之將至公之德所以日異而歲不同進而至於淇奧之盛也淇奧綠竹此只是興起不必把綠竹形容武公文章之煥於外亦不必以竹始生而與學問自修之益以竹堅茂而與服飾之盛與其德之稱以竹至盛而與其德之成有斐君子一句止是說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說賓遊詩全是克治工夫抑詩全是內外交養工夫切之而復磋之琢之而復磨之全精全察古到至善地位切磋是始事琢磨是終事一生受用事學問自修之功工夫如此其至故於瞻視儀容嚴敬畏憚之有諸中光明宣著威儀之形諸外是個謂成德其所不能忘也便是抑詩所謂敬謹威儀維民之則二章言其威儀服飾之盛則以治民也庶人有愛之而不能忘也便是抑詩所謂容止可觀人皆樂其所不能已者盡之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之琢磨則成矣猶猶有待於外則寬綽而有執來不忘之意戩穀不忘之意戩穀而有莊嚴嚴然之色於盛德之至乎大聲色之化民未也全一言一動之微而能使人敬慕如此武公何以能若是哉不有實德詩何以賦抑之作武公論九德有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彼老學者年少氣銳修身謹行慥慥不為庶不有恥詩何以賦抑而武公何以能若是哉不有實德詩何以賦抑之作武公論九德有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彼老學者年少氣銳修身謹行慥慥不為庶幾有恥而可愼尒出話敬尒威儀俾易也實難也而詭躅於至切直疏慤而行不愼影豹之學尤難矣詩人之美淇奧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猶詩別武公之美淇奧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猶詩別武公一人也初賓筵詩如小兒學步動足未免跋躓及乘抑詩如三十無聞人之初賓筵詩如小兒學步動足未免跋躓及乘抑詩如三十無聞人之

思子思古之相在尒室尚不愧于屋漏子思人言之學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之人無斁譽不已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烝然來同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宜其遐福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烝然來同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宜其遐福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同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除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保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宜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同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除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保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萬壽攸宜

書有古今不勝其多變矣中更殘缺諧僞功由之有上古中古之古則此
有上古中古之古則此書之外有三增矣
書之劉向所錄固書也
書則書之百篇為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餘旋
經秦火復出漢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舊矣故有伏
生口授之書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是其一也有孔
壁復出之書而孔安國變科斗為隸古謂之隸存古
篇既損而又損矣然伏生齊人也齊人語異口相傳

授必有遺失自晁錯已病其不可盡知矣幸而繼出
於景壁之藏而漢人已無識科斗者孔安國始以
所聞伏生之書因其義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簡為
之方伏生口授之書已失其本紀所聞者既非其而
古文又非後人之所易曉則更定之間豈有無差失
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斗之傳又如此於是乎源分
一書而讀之亦已勤矣況歷數千載更秦火歷漢
傳天下秘諸天下來世又安知有張霸偽書東海
欺而得以試世乎大抵漢晉儒者求之太深而
動謂孔壁續書之百篇也地平天成而木鐸謂其逸

成注禹貢引祇征而有厥匪玄黃昭我周王之詞其
平船有如此者晁說作三
以來能之見古文者十一以傳
之間是書晚出而學者
盤書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
八篇乃始復傳
而頗改其詞如
傳者又復非安國之舊矣
孔壁之今天壁為人文久非
時觀載籍引經多不與從而

武成　洪範

六經俱非全書尚書一經越自難看難看中却有好看處好看處須從大關步處說來且把武成洪範二篇看武慢告成便訪洪範這處書之次序儘好武成篇簡策或有錯亂經文或有缺逸或從本經次序或從劉氏王氏程子蔡氏改正皆可以通但須曉得武成大意的在何處洪範篇九疇之文龜背所負自洛而出或以爲六十五字或以爲三十八字或以爲二十七字俱不必泥但須曉得洪範大綱的在何句蓋武成是武功之已成也此書是定天下大大底規模

武王伐商纔了便偃武修文此一着是武王智識高遠蓋以示天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次紀廟次柴望次百工受命次反商政次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次散財發粟次封建諸侯位序官職次興民教次尊用賢德詳悉周密甚麼次第有大經略有大智慮方能如此立經陳紀洪大也範法也此書是治天下大大底典法武王整頓人事纔定便訪問彝倫此一着武王的知道統在己而不在人在天而又不在己極之不建則彝倫斁極之建則彝倫叙禹傳之湯湯傳六百餘年亦惟箕子得之故道不可以不任範

五事曰敬所以誠身八政曰農所以合天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三德曰乂所以治民稽疑曰明所以辨惑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五福曰嚮所以勸六極曰威所以懲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本之以五行故之以五事厎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天地開闢帝與王起就能加此故武王之問爲道也爲天下也爲後世也箕子之陳亦爲道也爲天下也爲後世也甚矣天之未喪斯文也修文二

宇豈但如孔傳所謂行禮射設庠序而止洪範彝倫
正斯文之所在重民五教又彝倫之所在此武成之
後所以繼之洪範而洪範所以為道統之書武王所
以為皇極之主也夫圖之出河書之呈洛當時必粗
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神禹之智故羲因之
而畫八卦禹因之而作九疇千餘年後有文王而得
伏羲之妙有箕子而得大禹之微意文王事商為三
公之日與箕子為僚友議論嘗及此矣文武父子之
間又安得不以此為言哉故武成克商未及一事首
釋箕子囚武王正為訪範地也箕子遇武王而不傳

又誰傳哉此武成之後所以繼之洪範而洪範所以
為道統之書武王所以為皇極之主也吁世有今古
道無絕續殷之末周之興文王傳易武王傳範一聖
人各了一件大大事固天意也然必武王訪箕子而
後九疇之書出徵箕子後世亦無以見洛書之遺文
則箕子亦道統中之嫡傳也孟子盡心篇末歷叙群
聖與見知聞知之妙廼上及大公望散宜生而不及
箕子何哉豈洪範一篇王訪于箕子箕子乃言曰夫
子已叙於武成之後照耀方冊千古不刊正不待孟
子之言而後傳邪道在箕子箕子得傳於武王而為

萬世之治法道在夫子夫子不及行於當時而僅托
萬世之空言雖然夫子之經不傳箕子之範烏乎傳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吾夫子之功大矣猗歟盛哉

周禮

禮書殘缺所存者三禮皆非全書也而周禮之可疑
者尤多漢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未嘗名曰周禮河間
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備
林傳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亦
未嘗言及周禮不知周禮之名何始乎禮記經禮三
百註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則康成

名之也古無周禮書誰謂周公所作三禮正義謂周
禮儀禮並周公所記又謂劉歆獨識其書為周公致
太平之迹考之歆傳無斯語也疏家序周禮廢興謂
鄭元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問難
則謂周公所定亦始於康成也然是書之出始於何
時三禮正義謂漢武時有李氏獲之上河間獻王獨
缺冬官令傳乃不載補考工記一事豈所謂周官者
是也藝文志謂孝文時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宗伯大司樂章則文帝時是書已有傳之者矣真古
書歟否也歆傳哀帝初王莽舉歆復領五經歆乃集

六藝群書種別爲七畧又言歆欲立左氏春秋及逸禮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或不肯置歆移書太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成帝發秘藏校讎文得此或脫簡或間編禮失求於野古文猶不愈於野乎則又未立於學官也王莽傳歆所謂逸禮其周官乎則又未立於學官也王莽傳莽奏立樂官益博士員徵天下通一藝以上及有逸禮周官等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記說庭中將正乖謬以一異說則周官博士之置必始於莽時矣疏家謂始於劉歆歆成於初元蓋前此賈逵作周官解故馬融補周官傳不如康成之學行於世則周孔之學又盛於康成也讀周官而不讀鄭注非善讀經者也然鄭之說經亦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賈公彥一疏又惟鄭注是解胥失之矣姑舍是讀周官者多矣是此書謂綱領盡見於序官之目其所不可闕者雖見於聯事合治之間其所不可紊者亦定於分職率屬之際謂學者當以意會毋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之心謂有向上一截然其中無所不有方見古人開濶非是書者謂周制最大

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令與書洛誥召誥武成周官皆不合謂成王言六鄉何嘗配天地四時其謂之夏司空謂之冬最爲無理謂男巫女巫方相氏此何爲者謂天官却管甚官室謂八法九賦等事無非以法以利而已又其甚者謂奄之事歆之文以衰世之制爲盛時之典悖理傷教甚失吁禮非全書出又最後傳者又最寡此周禮之所以可疑是之者或失之過非之者尤失之過此周禮之所以難講大抵此書不可不信亦不可盡信此書法令政事所聚如後來百官志相似或出於政典或出於九刑或出於司馬法或出於考工記有周公舊章者有後來添讀者有春秋戰國以來僞妄駁雜之書與秦火之後掇拾於灰燼之餘者有出於漢儒私意欲用其師說者有成利其賄金而妄言者後之作者鑒其興革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故通謂之周禮信者以爲周公非也不信者以爲歆亦非也讀是書者考其合于聖人者取之不合于聖人者勿強爲之說而不可盡以爲據此書今以進七舉列於學官學者序爲六籍第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五句便費解說

周官

周官大司樂至司干二十七節

樂六經之一其書今亡無可求之禮記雖有樂記一篇
爲說以此足小戴禮有河間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
之記博士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書樂事者二十四
卷此河間記也天祿校書得二十三篇此篇何以爲
今此記所傳合十一篇自此以下爲樂論自正者所作
樂者爲目以下爲樂論自正者所作自此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記自樂者所作自此之琴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氣心知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方正位不體國經野如何會設官分職中國之體洗
之記博士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書樂事者二十四
樂六經之一其書今亡無可求之禮記雖有樂記一篇
爲說以此足小戴禮有河間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
之記博士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書樂事者二十四
卷此河間記也天祿校書得二十三篇此篇何以爲
今此記所傳合十一篇自此以下爲樂論自正者所作
樂者爲目以下爲樂論自正者所作自此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記自樂者所作自此之琴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氣心知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言自此以下爲樂
方正位不體國經野如何會設官分職中國之體洗

卜禹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所好者皆溺音也所謂古樂者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以立會節以鞉鼓發以柷敔興以雅頌此古樂之發也商人之遺民聞宮聲則使人耳目聰明而血氣和平以其中和之聲感人深故其化人易以成俗移風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之親不別君臣之位此所謂溺音也治古樂者以平德廣心中和之紀也君好古樂則臣守其職文武不墜以順先王之德行無過矣君好溺音則臣流辟而不知正國家昏亂而不知治禮慢樂廢而不舉則法度無常刑政放縱百姓淫亂上下交怨而不知所由作君子以此知古樂之不可不治也

魏文侯時人至漢文時年已百八十餘其樂章即今之周官大司樂也然樂記與大司樂俱不可謂樂之經史記正義謂樂記公孫尼子次撰胡明仲謂是子貢作或又謂非益予以下不能作大抵此記有出於家語出於荀子出於易大傳與文言河間集博士諸生所作王定傳之定一作庶

當考王禹又傳之至何之所校亦不外於河間所記又有所謂聖人曰君子曰故曰者豈多采前言以備著作與中間格言極多意思極好前輩亦謂當爲大學中庸之次注疏儘作可觀在人斟別得出若周官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官皆屬宗伯禮樂非二事也司樂謂樂之大者樂師謂樂之小者大則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黜奸顯之間非探索幽賾之至者不能也小則步武疾徐之微皆足以致養和平之德非研窮樂理之微者不能也故以下大夫士之服由文德以來之彼莫不小爲而致察焉無復用力於廣大精微之妙然一下扣承有不容缺自司樂至小胥皆掌樂之事則樂事之共樂者既樂之事則樂事成奏或歌必有所屬故奏歌而教之小師也使瞽有所取正者大師也使四命之大胥已重矣而膳夫亦重矣而膳夫凡三百人列以三等其上者才四十人耳夫以膳膳無見之人傾耳奏歌之節志之專念慮之靈妙是聲之止下又次足以得天地之和聲之止下又次足以幾選則大師之職豈爲里哉日太師至眡瞭眡掌矇歌之節則固其聲之所寓度數尊量要必有託故樂器之制係於六律與同又掌律同和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獨別曰與同者樂以統同爲書有二律之名配必分其六以爲同然後取陰陽之合作一作庶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爲不窮故與同掌其和以爲樂器度數審定下此而後他器從之笙磬迭發於樂不至於說遠人則下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其極力與然鞮師篴人籥師籥章鞮鞻氏皆教夷樂也而旄人繼以籥師籥章鞮鞻氏維以典庸器司干者蓋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彼莫德而來者莫不目見聲歌

舞、大司徒教六詩鍾師奏九夏籥章歌幽雅頌大射節以騶虞貍首中節而
和、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以節聲樂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舞羽而歌則次舞於是乎興舉上皷而
之以徳化益遠失與用之以樂樂以徳化益遠失與用之以樂其功也
長慮却顧安不忘危文事必有武備上下文教
之以武舞與然事者又無非知現道審物情者
為之如詩所謂侯侯執簫者皆碩人陽陽執簫者皆
君子也雖然有聲之樂有舞之樂有舞之樂記多記無
數一一洞曉而成簡其義故樂記推原樂之所自生
就心性情上說來周官又恐人忽器數之末而不知
一物各當一理故多教之同律歌舞樂記第一章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生而靜章說性說好惡說天
理人欲樂者大指章說陰陽鬼神說天地之別動靜
樂不可為偽音之說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以治心章
說久則天大與神多少微妙豈但如魏文侯賓牟賈師
乙之論樂云乎哉樂以律為本故大司樂以律同聲
音六舞大合樂大師亦掌律同合陰陽之聲掌播鼗
悅敖檢築鼓柷敔笙磬笙鍾皆有人掌擊拊琴瑟皆編鍾者
有人掌敎歌笙入堂下管春牘應雅者又有人掌庸器
笱簴者又有人掌鼓鼗丹漆筒而圍之以鼓鼓陽
之曰然詩存則樂作故大師教六詩鍾師奏九夏籥
章歌幽雅頌大射節以騶虞貍首中節而
和、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以節聲樂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舞羽而歌則次舞於是乎興舉上皷而
之以武舞與然事者又無非知現道審物情者
為之如詩所謂侯侯執簫者皆碩人陽陽執簫者皆
君子也雖然有聲之樂有舞之樂有舞之樂記多記無
數一一洞曉而成簡其義故樂記推原樂之所自生
就心性情上說來周官又恐人忽器數之末而不知
一物各當一理故多教之同律歌舞樂記第一章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生而靜章說性說好惡說天
理人欲樂者大指章說陰陽鬼神說天地之別動靜
樂不可為偽音之說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以治心章
說久則天大與神多少微妙豈但如魏文侯賓牟賈師
乙之論樂云乎哉樂以律為本故大司樂以律同聲
音六舞大合樂大師亦掌律同合陰陽之聲掌播鼗
悅敖檢築鼓柷敔笙磬笙鍾皆有人掌擊拊琴瑟皆編鍾者
有人掌敎歌笙入堂下管春牘應雅者又有人掌庸器
笱簴者又有人掌鼓鼗丹漆筒而圍之以鼓鼓陽
之曰然詩存則樂作故大師教六詩鍾師奏九夏籥
章歌幽雅頌大射節以騶虞貍首中節而
和大宗伯以陰德以中禮防之陽德以和樂防之即

見此理鄭註以中爲忠信之忠便是不識中字體段但樂記於禮樂多對說開了如大司樂說敎字道字德字而樂德以中和爲六德之先便曉得體用一貫處吁樂經雖亾幸有此爾他經如孝經語孟詩書言樂處尚皆可考唯吾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而所聖人斟酌輕重如權衡然識之不可勝識因其失禮之甚者而譏之有制作之意無制作之時豈不又爲吾夫子惜哉惜哉雖然樂之原立乎易他日更僕言之

投壺射義記

投壺與射屬賓禮亦屬嘉禮射者男子之事故古者戴子帶弓韣生子懸桑弧其成童也敎之射也試以射則射非君子所可忽也然射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士無大射而有燕射賓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此謂禮射大射之侯栖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鵠取名於鵠正取名於題肩皆禽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爲雋旅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畢則衆賓皆在賓其義則鵠者直也正者正已正志然後能中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記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酒亦燕也燕以娛賓故飾之以禮樂於是有鄉射之禮且以習容且以觀藝禮不可無義故明長幼之義焉投壺又射禮之細也壺飲器亦所以樂賓頖於燕禮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而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也定之修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然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古人所以不廢也投壺之籌曰矢

勝筭則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絃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故用中之下禮耳吾夫子射於矍相之圃蓋先行鄉飲而後射也觀者如堵墻則尚有在門外者矣至於將射則以司正爲司馬司正以治禮名司馬以治兵名燕禮事也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此爲司射有入不及去者入者之詞卒射司馬反爲司正然後旅酬古者於旅也語將旅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畢則衆賓皆在賓

位故公罔衆序點衆解有去者處者有者之辭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位則舉觶而語之義與爲人後則不知父子之恩不知君臣之義則不足以爲君豈之鵠不知父子之恩則不足以爲父子之鵠夫射者各繹己之志以爲之鵠者也不能是者固不足使之觀射矣幼壯者孝弟者耆老者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者八十九十至于百年也

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又寡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又寡矣者不疑詞也衆之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共前會簡別賢不肖人之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共去者處者厲有存者蓋亦疑詞也射義也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故先王養人於無事之時使其君之而不憚煩則不孫之行無自而作而共同心也尊不之乎此又之乎彼久而安之無往非禮其不成德也乎投壺之禮辨疑於射而後許升受升送般還以辭有加於射者不敢以慢殺而紓吾敬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投壺用射之

中中以所志爲中故亦以中爲義人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賓主之義各矢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賞能也多少以射多中爲義勝者以觴飲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筭又所以成人之美而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爲辭也憮鼓借立蹈志樂悅而不荒也欽然之間易伸重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飾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罰賓當上主黨爲下 射禮所於主黨在所投宜也主

善習於禮者古人一物各有精義習禮不首其義未知可乎不也

按大戴禮有投壺篇小戴掇而用之有此異同如哨壺大戴作哨字是大戴無薛令弟子之詞及鼓節却載貍首詩與射義所載詩八句外更有數句歸藏黃帝鄭易贊云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而投壺特奏貍首者蓋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特大夫士之禮而已

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纂卷之四終

有宋前陽薛仲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纂卷之五

春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三易同

同官作於周公筮者兼占用 易俱存用則參而用之古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易贊云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記坤乾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坤乾先言坤者熊氏殷易以坤爲首人卜雲釋云今歸藏二女以舜妃又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子春意伏羲黃帝造其名爲殷因其名以作易是人因天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賈公云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連山以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必以二者爲首取三正二統之義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語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以別餘代

大抵不出三說一伏羲黃帝二製歟 神農黃帝 愚按張衡靈憲婦娥竊藥奔月筮之有黃幷黃幣幣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母恐後其大昌幷爲夏人所用連山易也此其文辭乎又按爾雅釋畜疏曰歸藏者咸陽之所作是二易之一兩壺兩羚疼名經罹有之文此其文辭乎然隋儒林傳以劉光伯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乾坤毀化自然之序而文王因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炬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先言六子而後及於乾坤乾以君之則言萬物之所本坤以藏之則言萬物之所歸藏易謂神農因之亦可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五行相生之次水又生木艮止其所而後言乎艮此不終止而要人因之使是連山是其所載歸藏之簒與尒雅之文否貿釋三易皆以乾坤爲本則家語之言爲正昔元豐中毛正仲得南陽逆旅昔以山氣形爲三墳人皇神農氏婦藏易一曰乾形天二曰坤形地說氣藏地皇軒轅氏坤乾易一曰天氣婦二曰地氣者前曰似義炎帝爲言以爲杭孔說則夫子所得按易亦必首乾次坤特三代久遠書多遺缺今不可得而考耳或又曰前艮者以艮爲萬法尒法其止而不變者坤者以坤爲首法尒法其靜而不變非有易之書也易者變易之易不變何足以言易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爲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爲占周人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下用也雖然周易一部吾聞讀猶未曉又何必求連山歸藏哉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乾坤毀化自然之序而文王因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炬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先言六子而後及於乾坤乾以君之則言萬物之所本坤以藏之則言萬物之所歸藏易謂神農因之亦可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五行相生之次水又生木艮止其所而後言乎艮此不終止而要人因之使是連山是其所載歸藏之簒與尒雅之文否貿釋三易皆以乾坤爲本則家語之言爲正昔元豐中毛正仲得南陽逆旅昔以山氣形爲三墳人皇神農氏婦藏易一曰乾形天二曰坤形地說氣藏地皇軒轅氏坤乾易一曰天氣婦二曰地氣者前曰似義炎帝爲言以爲杭孔說則夫子所得按易亦必首乾次坤特三代久遠書多遺缺今不可得而考耳或又曰前艮者以艮爲萬法尒法其止而不變者坤者以坤爲首法尒法其靜而不變非有易之書也易者變易之易不變何足以言易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爲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爲占周人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下用也雖然周易一部吾聞讀猶未曉又何必求連山歸藏哉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乾坤毀化自然之序而文王因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炬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先言六子而後及於乾坤乾以君之則言萬物之所本坤以藏之則言萬物之所歸藏易謂神農因之亦可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五行相生之次水又生木艮止其所而後言乎艮此不終止而要人因之使是連山是其所載歸藏之簒與尒雅之文否貿釋三易皆以乾坤爲本則家語之言爲正昔元豐中毛正仲得南陽逆旅昔以山氣形爲三墳人皇神農氏婦藏易一曰乾形天二曰坤形地說氣藏地皇軒轅氏坤乾易一曰天氣婦二曰地氣者前曰似義炎帝爲言以爲杭孔說則夫子所得按易亦必首乾次坤特三代久遠書多遺缺今不可得

古無周易之名後儒以爲經文王周公之手故曰周
卦書分卦繫辭之辭可爲易之一字象形而制上日
下月日之象圓月有缺此則陽全陰晦之理合而
明易便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變易之易日月是
天地之易未有易書之前只有天地日月既有易書
之後不出乾坤坎離今六十四卦是聖人之易乃易
書也又不知誰名此爲易邪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三
畫既成陽不可得而名強而名之曰乾陰不可得而
名強而名之曰坤乾坤非天地且強名之離坎之名又從何

地取義之健順也乾坤生六子故曰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
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而生乾再交坤而爲坎坤再交乾而爲離則乾坤爲
父母而離坎其子也天地既判日便生焉繼有日則
有月日月之象皆日光明天地都賴了萬物
何從而觀化哉易書八卦取象曰天地水火風雷山
澤似專以一象言之而說卦取義甚廣於離言日月於
坎言月則離坎非獨象水火也離如何爲日坎如何爲月外陽畫陰
陽故明內一畫陰故暗日象蓋陽根陰陰根陽之義宿
舍之法於房曰日兎於畢曰月烏房東方宿日以兎
言陽根陰也畢西方宿月以烏言陰根陽也兎即離

得坤坤母之體坎承而父之坎離說時人不識只有天地日月既有易書
之後不出乾坤坎離說時人不識只有天地日月既有易書之後不出乾坤坎離今六十四卦是聖人之象重入象之上
象字是日月下象字是易日之象圓月之象盈虧易
之名所以象之又曰乾坤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乾坤即
天地也易即日月也若易不可見則卻是夫所謂開
物之時矣伏羲對待之卦其方位則離東坎西爲日

月出入之門入用之卦其方位則離南坎北爲陽明
陰晦之地文王之卦則上經三十卦乾坤主其位之
對泰否言其氣之交終之以坎離即乾坤之所下經
三十四卦震巽艮兌俱言陰陽之爻不終之以既濟
未濟又坎離之交不交也上經備言天地之義甚於離言日於坎離言
重卦外下經除震巽艮兌餘悉六畫卦上經
八乾八坤十經四乾四坤其實爲離坎也合十二下
坎四離下經八離六坎其實爲離坎也合十二上下
經震巽之爲卦各十四民彝無非天
地自然之數乾坤天地也坎離日月也震巽艮兌四

時之序也坎離行乎震巽艮兌四時之閒然後三百八十四爻備焉故於歲之閒象之此易字所以日月取義而坎離又有功於六卦也夫子贊易各有凡例開卷即是乾卦而於彖傳首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以日月往來言也於文言又曰六爻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日月即坎離也至於離卦彖傳又曰離麗乎日月不可一日無也離主日坎主月今於坎大象不言月何哉此又崇陽抑陰之意周公爻辭中字六四曰月幾望月不取盈而取其近於望益防盈滿之損也中孚之四異卦之初猶曰陰自坤來故曰月小畜之上乃巽卦之極而亦言月幾望此以變卦例言也陽變則陰巽上九變則爲坎之上故亦言月明夷一卦日入于地則失其明周公爻辭獨以五爲箕子之明夷夫子彖傳又曰文王以之蓋論全卦體則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事也專論五爻則內難而能正其志惟箕子當之卦爻之義自不同也或曰說離坎必說乾坤今含坤而不言者何曰坤下卦上爻辭曰六三含章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坤純陰也陰月象也下卦之上陰極矣月載魄矣不含章乎上卦之下月未生明則晦之日也天地其不閉乎易不可爲典要讀易者拘文義則失矣乾爲六十四卦之首四頭更看乾卦九三爻下卦之上日將夕矣周公爻辭乃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着兩乾字令日之日將往明日之日又來君子其可不自強不息乎故夫子於易大象曰明兩作離正是乾乾之義吾輩各自悟入可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以氣言道以理言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則形而下者也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陰陽之迭運也惟迭運故先言陰後言陽是就靜處論起之謂兩字與謂之兩字不同凡曰謂之者其辭直曰之謂者其辭婉形而上者謂之道此之字特語助也言至理之妙超出乎萬物之表即此便與做道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字則指陰陽而言言二氣之運不離乎此理之實即陰陽則可以言道正如乾陽坤陰陽開陰合闔戶便與做坤闔戶便與做乾所以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至於乾始物而有象則所以成象者乾然指成象便爲乾則不可坤成物而取法於乾則所以効法者坤

然自先法便爲坤亦不可所以成象之謂乾動法之謂坤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所以一動一靜者誰實使之然歟往者誰實使之然歟往者必來來者復往所以一往一來者誰實使之然歟太極也太極生陰陽陰陽一太極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理無間斷故氣亦無止息故氣亦無止息有此理方有此氣知此氣則可以知此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二字言以對待而言以流行言者有此一句兼對待流行而言纔說對待便有流行底意陰陽流行天地間陽可剝而不可盡陰亦可夬而不可

盡待當九月其卦爲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末方剝得盡然剝於上即生於下無間可息纔交十月節陽氣一日便生一分即三十分而成一畫至十一月則此畫始成而爲復所謂陽者未嘗盡也惟陰亦然時當三月其卦爲夬上六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夬一分至三月末方夬得盡然夬於上即生於下亦無間可息纔交四月節陰氣一日便生一分即三十分而成一畫至五月始成而爲垢所謂陰者亦未嘗絕也人但知陽復於子而不知陽已生於亥之初知陰垢於午而不知陰已萌於巳之

初故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陰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蓼盛枯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大抵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只月中之一日耳純陽用事是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是未冬至一日然氣化推移一消一長之間陰陽於是乎有爭矣仲冬之月

陰極生陽之時也月令曰陰陽爭仲夏之月陽極生陰之時也月令亦曰陰陽爭蓋五月之垢六陽方盛而一陰相遇正如滿堂君子而一小人突如其來此所以不能無爭七日之復六陰方極而一陽來迓正如滿堂小人而一君子焉而不能無爭蓋陽盛則勝陰陰王則勝陽陰陽交戰謂之爭所謂爭者非有所搏擊非有紛競非有鬬怒突湧而冥冥之中氣候忽已轉移矣爭則爭矣孰如一陰一陽者天道之運扶陽抑陰者君子之心當陽氣方歸而未

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蓋聲色嗜欲皆陰類也去之禁之皆所以抑陰而助陽也至於陰氣方進而未定君子亦靜以鎮之是以仲夏之月曰齋戒掩身矣又曰毋躁曰止聲色矣又曰毋或進薄滋味矣又曰定心氣百官靜事矣又曰毋刑無他聲色嗜欲類也滋味刑威亦陰類也所以諄復致戒視仲冬爲加詳者蓋陽長之時其扶陽抑陰也易爲力若陰長之時則抑陰扶陽也難爲功又嘗論仲冬之月既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乃獨曰以定晏陰之所成何耶陽來之時陽氣日長一日而陽能容陰如君子能容小人惟靜以待之則陰陽終有時而定故曰以待陰陽之所定陰生之時陰氣亦日盛一日而陰不能容陽如小人不能容君子其爭也無所不至矣所以獨於此陰也既欲定之又欲晏安之廢戮陰氣有所成就而不至於傷陽也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謂之待陰陽之所定是陰陽將自定也謂之定晏陰之所成是陰氣非人不能定之也陽氣生則養之以待其定陰氣生則加意極力以定之古人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吁微矣哉

下繫傳第二章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

孔穎達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之上下殊體

周禮司服注疏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色赤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爲名

胡安定曰乾以剛陽之德在上故爲尊坤以柔陰之德在下故爲卑故作衣裳以分尊卑上下貴賤之等此蓋取諸乾坤之象黃帝堯舜連言之者蓋衣裳之起始於黃帝成於堯舜之時

蔡節齋曰乾上坤下垂衣而治之義

朱漢上曰十三卦皆取重卦之象垂衣亦兩象

陳樂軒曰書曰予觀古人作服則舜之所謂十二章者自黃帝以來有之矣

或曰十一卦皆止就一卦取象獨乾坤合二卦言者蓋假借乾坤十二爻作一象以定上下之分非是一

乾一坤為兩卦乾在上六畫古制衆六幅坤在下十二畫衆分左右古制衆十二幅

荀爽九家集解說卦乾為天章後有四一為大坤後有八一為衆意中古文漢儒亦有合乾坤作一象而觀者後世諸儒析之者析二卦作兩處者是一箇人看衣一箇人著衆煞是礙理

愚謂此章義在變化不在永衆十三卦為上下二篇之凡例而乾坤又為十二卦之綱領伏羲時但有陰陽之畫未有文字可傳何有卦名卦但既有此象便有此理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而義自出象

更益者疑之辭取諸乾坤者蓋取其義非取其象與名也何謂取諸乾坤之義為治之道無他通其變而三日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上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不必趨文明聖人若不隨時制作以通其變則人之視聽必倦惟通其變人事愈新斯民亦改聽易視樂於其中而無厭倦矣如下文舟楫服乘重門擊柝臼杵弧矢皆變通之象夫生民日用之具非一人一日之力自無而有自簡而詳愈作愈備雖聖人而不可知之神實則猶造化神明之德故民利用出入而彼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既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既

知所以然而然則所作用皆得其宜也勿一字句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九字三句絕蓋易為道既變動不居則不應更有窮時但通寫則知變不既變則自通通謂行而無窮久謂與天地相為長久宜乎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引大衍之一通永衆坐於人上可能致之而天下自治矣若謂着三聖人者垂拱於廟堂之上而天下自治矣若謂着一通永衆坐於人上可能致之而天下自治矣若謂着乾坤者何曰乾極陽坤極陰陰是以乾坤於六爻之極必有用九用六之爻所以明其變通之神化取諸乾坤所以法其變惟通故神惟變故化通變神化不是兩事但通其變猶有些子着力到神而化便是効驗處其字與而字自有淺深在箇裏不倦與守之四字亦然這一節上繼往古下開方來正是通

黃帝堯舜使是會用這易所謂存乎其人是也

易大象

易更四聖陽畫俱參陰畫俱兩伏羲易也六十四卦彖辭文王易也三百八十四爻辭周公易也上下經大小象曰繫辭上下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孔子易也備矣易有此理使有此聖人而在聖人有聖人用學易者須能用易繫辭下傳聚說

至央十三卦無非聖人前之事業後至吳九卦
又無非聖人教人處憂患之事易道甚大百物不廢
政未易學況用乎學者學
大象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潮象玩辭動則觀變
占居則學易動則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如此看又看大象之體無一非理無一非用又未說
到變占處象者像也每卦有
說卦八象便曉得大象只是八象合做將去天象乾
地象坤雷山澤於震兌艮皆然水象坎又爲雲爲雨
火象離又爲日爲電風象巽又爲木夫子合二卦象

係以象曰又俱以人事取卦義此是教人用易故六
十四象曰着六十四箇以字以之爲言用也言先王
者七言后者二或專言大人或專言上其言君子者
五十三有以在上言者有以在下言者有通上下言
者皆體易道以爲用而最切學者已分上事卦下有
八赤子之心雖如象象從
清泠泠地欲充之須是果
又如升木從地中生竹萌
小在日長一日不覺高大
之非積也象看下字當

中字生字方看順字積字又看
小處不着工夫小何會高大本也卓德性必自道問
學中來問學正要涵養不要表襯如風在天天大風
小風以小物而當於大物之中無形無迹人孰見之
乃能行異入於太虛之內此學
以滋文德數字心最小德要大
之美華發外處如天在山入大山小天以大物而蓄
於小物之內無主無角人莫識之而草木生意各具
一天此有若無實若虛道理故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前言即前聖之言往行即往哲之行多識方
見大處能多能當初不自知其未也一邊學問又
一邊下克己工夫不能皆聖人心安能無欲安能
無過安能一一皆合於理君子之一八卦名非徒
復故取雷在天上之象君子之前不善以益至善莫
先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故取
天上恐懼修省之象雷在山下出源頭一點活水清
獨有天理橫在胷次一或非禮萌
矯乎山靜澤清吾之本性忿或起之如山之高欲
誘之如澤之深一懲一窒日近聖
迁啓激則風怒一物壞兩
之非積也象看下字當

遷善遠烈無留益自外來矣來也一言一話一
欲之微事之近而所係至大愼言語節飲食所以節其入山止物而嚮動山下有物人之
曰取好動於言語嚮飲食而失其所以養尤體矣
艮止其身正身之道以誠為本火生者木木為火父
雖然有身則有家正家之道
風出於火火者風母雖當
自家人然此象仝在一自字上
自山出出之地誠其所由出也誠矣發此言件件
畢著之行事事有序
恒久之道當以時而變變風以時而順候相與無違

何當矣所以為恒立者守固之謂君子之止精神又在不易字上惟不易故
正所之謂君子之止精神又在不易字上惟不易故
位止者君子之位思不出其位即止其所止也
情方能思不出其位即止其所止也
蹤分井據上下二艮此為兼山止而又止如何今者
一思字止不是塊然不動思處常在但思不敢過其
分是謂止雖然身之所接有順有逆處順易處逆難
何謂逆大過處困否坎之時是也水生乎木常也澤
至滅木此水之大變乎常水吾能回狂瀾於既倒然
後屹立而不懼吾心常泰然處物而俱流然後能遯世而

水泉交相而互益二友相資則教學說樂而
者說不言說而言兌豈呻其佔畢以為說哉雖終
不足以伸其說也暫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其先也又健乾德不乾亦乾上乾亦乾乾和繼而
不息故久之行也健行健者入之乾自強不息者
君子之乾此為門卷第一卦象不出乾而亡健者
前百千億萬年此乾之運無晝夜夜
復晝者健也不健則息矣君子亦惟自強故不息矣
舜汲汲禹湯文武望望孔子倦倦為學此是聖人之
乾乾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人十己百人百己千方是

學者之始乾乾則聖矣聖則大矣豈學易而不知
所謂我觀象而不知取諸身矣學易堂前
者盲尾供不日易獨言朝夕飲食起居動作之事或
問何不言易其人舉手推去曰這便是學到此方
知一部周易只是主腳前修或由是悟入一向使人凜然畏

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義卷之五終

春秋發題

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夫子之言遍六經之本
旨然自陳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而春秋之修獨後
諸經他經令弟子綱集而後聖人為之裁正春秋決
聖人親筆削故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春秋之名非
夫子名之亦非魯史名之古者事為春秋意上古以
來皆然特其書不傳爾韓宣子所見周春秋也以魯
公紀元魯春秋也夫子所修者是已不然則宣子所

見平王以前之春秋東遷以來魯無有矣總一載上
下而謂春秋此亦天地間自然名字當如此但讀經
聖人手平心直記言約事實善惡自見無非天理之
自然說春秋者於千百載之下而欲逆推千百載聖
人之心又恐夫子當時之意或不如此不若以夫子
之言斷春秋只把論語一書便自好看堯曰歷叙堯
舜禹湯武之傳自謹權量而下皆是王道繩墨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春秋張本八佾
一篇多寫僭意而不如諸夏之亡一向使人凜然畏
晉譎正二字與夫如其仁如其仁之講做管吾其之

歎斷盡伯者功過至謂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蓋三世希不失矣而春秋始衰終備矣故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襄之春秋有昭定哀之春秋自隱之元至僖之末凡九十六年而天下成乎伯主自文之元至襄之末凡八十五年而天下成乎大夫自昭之元至哀之末凡六十一年而天下成乎齊高爽世道三變春秋於是終焉大抵春秋一經開卷純是亂世時事王室之盛衰諸侯之離合齊夷之更代在焉世家之始終制度之沿革

禮樂之變更在焉天人之應驗氣數之轉移在焉此皆關於世變之大春秋傷之竊嘗以天意觀春秋時正如開賭場相似齊併併國多少晉又併國多少楚又併大小采到得卷盡時併更未了在這世界安得不亂但當時小國介於大國奔命未暇猶足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又如稻糧各有界分約束亦不能longer不此後世如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一起遂洶湧更沒奈何自周之東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王室之亂凡四猶綿綿延二十四君不絕如線蓋自平而下皆庸君也雖非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毒故中間有許多爭奪周之亡雖緩而當時民生之害亦深矣當以地氣觀春秋時齊強而伯其氣兆於山東進河則晉伯宋晉一閉又渝而西修公盛矣而楚之在荊湖南北之間崛強久矣而勃然奮發伸矣吳興於東南吳興而齊楚二方有鼎峙相持之勢偶然者又莫以人事觀春秋時何異一條倫棚入春秋初諸侯爭閏更無統屬及伯者興方有良醫療病與楚爭一門而於晉文又與楚爭楚之爭甚於晉晉楚方已吳又興

矣吳楚僅一門而散越又一門魯於諸侯之世猶能令春秋之世始與齊抗維閔僖之世當晉楚方盛之時而南北之間又趨而東南矣人之時勢又如此故二百四十二年間純糾擾擾靡所寧止謂之何哉故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權而有歸乎剝者也陰愈進亂愈甚成猶口馬可以觀性與天道矣哉編此觀乎變乎編哉

春秋為魯而起止乎魯在乎魯作乎夫子不幸生

乎王法不行亂賊橫恣之世筆削褒史之志久矣
然猶舉列國之君有亂上告天子不討方伯以伐
討賊之義至於齊桓晉文趙岐釋孟子曰齊桓晉文宋襄
秦穆楚莊荀子王伯篇曰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
將盡汎滅於是不得已修舉史援麟之事適值其
年人當其會而公羊指爲夫子作經之論漢儒假
托纖緯遂謂獲麟之後得血書端門之命使子
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成始於春
成於秋杜氏亦承餘寫因謂所感而起加以西止
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孔子於春秋
但書獲麟孟子正人心章明言孔子亂賊孔子作

也昔胡氏春秋傳成朱晦庵曰直是夫子親出來
說方敢盡信僕謂春秋爲討陳恒而作蓋夫子
再生亦必曰然若夫春秋之終適值衛輒來奔聖
人特筆一事於其末此正夫子正名之義論語
二帝曰見左氏夫孔子之世爲近故傳春秋終於
此筆得其實也杜學左氏者不信左氏而信公羊
以爲第子採摭獲麟後事以續夫子之經孔門游
夏一辭莫替他第子必
作止也不可不辨

五伯

五伯之稱有三杜預注左氏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
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趙岐釋孟子曰齊威晉文宋襄
秦穆楚莊荀子王伯篇曰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
勾踐按史記楚世家昆吾夏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
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
氏左氏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
爲唐杜氏杜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
於杜爲杜伯論三代時五伯杜之說非遠而無據謂
之伯者天子命之以長諸侯如齊威晉文亦是周王

命之爲伯自霸之名立則是以智力把持天下爭雄
中國宋襄圖霸不成之君孟子會楚人執之釋之如
戲嬰兒是以不得志乎泓何嘗可謂之霸荀卿生於
戰國去五伯爲甚近其言似足信考之於經吳則黃
池之會兩書於越入吳卿之言近矣而未盡也論春
秋五伯當以史記爲證史記自東遷以前皆紀周事
東遷以後雜記諸侯凡齊威晉文秦穆楚莊一一具
載所以見伯視與王室相爲盛衰遷之言曰平王之
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弱齊楚秦晉始大蓋爲書齊
威晉文秦穆楚莊張本則宋襄之不列於五伯明矣

及吳世家却載夫差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則五霸合以齊威晉文秦穆楚莊吳夫差爲五此有漢史可證漢史注五伯有三未適成疆於五伯之間是合三代時說大子曰齊桓公彭蚡韋齊威晉文諸侯王表衆則五伯非其弱師古曰伯讀曰霸五伯謂昆吾大曰此五伯謂齊桓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與威文穆莊爲五今考春秋齊之霸以僖九年葵丘之會而盛晉之霸以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而盛秦之霸以文三年黃池之會而大故莊僖而後政出三桓齊晉聖人書法自是一變文宣以來權在秦楚聖人書法自是再變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于經自是而後聖人書法又三變矣蓋至於黃池之會而極春秋所以以是終焉雖然春秋經於文三年第書秦人代晉何嘗有一大盟會霸諸侯誰謂春秋而與秦霸郯之戰晉師大敗以卑秋而敗中國之師此春秋之所深痛誰謂春秋而與楚霸諸侯泯泯制命在吳吳之會莫盛於黃池而其亾也亦自黃池之會誰謂春秋而與吳霸哉曰伯不當言五伯實姬人言四王之王五霸之霸一也何足辨哉曰五伯有漢史可證漢史注五伯有三一也何足辨哉曰五伯有漢史可證漢史注五伯有三未適成疆於五伯之間是合三代時說大子曰齊桓公彭蚡韋齊威晉文諸侯王表衆則五伯非其弱師古曰伯讀曰霸五伯謂昆吾大曰此五伯謂齊桓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與威文穆莊爲五今考春秋齊之霸以僖九年葵丘之會而盛晉之霸以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而盛秦之霸以文三年黃池之會而大故莊僖而後政出三桓齊晉聖人書法自是再變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于經自是而後聖人書法又三變矣蓋至於黃池之會而極春秋所以以是終焉雖然春秋經於文三年第書秦人代晉何嘗有一大盟會霸諸侯誰謂春秋而與秦霸郯之戰晉師大敗以卑秋而敗中國之師此春秋之所深痛誰謂春秋而與楚霸諸侯泯泯制命在吳吳之會莫盛於黃池而其亾也亦自黃池之會誰謂春秋而與吳霸哉

人子立決者不明此義區區計二伯之優劣與謂春秋爲五伯之刑書者皆非深知春秋者也

經者載道之言亦論世之書讀經者不論其世可乎後聖人書法又三變矣蓋至於黃池之會而極春秋所以以是終焉雖然春秋經於文三年第書秦人代晉何嘗有一大盟會霸諸侯誰謂春秋而與秦霸郯之戰晉師大敗以卑秋而敗中國之師此春秋之所深痛誰謂春秋而與楚霸諸侯泯泯制命在吳吳之會莫盛於黃池而其亾也亦自黃池之會誰謂春秋而與吳霸哉

易書詩春秋

夷又曰處一身之憂患周公繫爻辭有吉凶有悔吝又一爻有一爻之憂患大而十翼觀變玩占又是教人處憂患學者讀易爻身降德愚愚變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

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室降德愚思愛防患於乾當恒久以知險於坤當怕簡以知阻乾之惕龍坤之括囊觀六畫默參人事泰與既濟把做克商涉文武成康時看否與未濟把做春秋戰國時看乾之始把做晉與二十四卦皆當如此看迭用柔剛交接時看方曾行環中意有天下者善變之則否為泰未為既婚為復坤為乾矣書於虞夏商濬洪水患弥不能無征苗甘之誓送境也洛之收厄越也鳴條之師又一亡一存一興矣太甲桐居前此所無盤庚五遷須洞幾不可拔祖甲立而周文已生微子遯而天命既錯矣武告成算陳寧前忘後繫既有所屬二監淮夷之畔猶多外憚內憂不測卜澶方歸奄多七多方不作猶者猶未必格怳者猶未必勤錫晉圭瓚雖存周舊東遷於此乎始二伯之缺非望魯也非喜秦也傷周之不復興也共伯弭亂典至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大抵有人則存無人則否羣變稷契伊傅周召輩人天之生不數也詩以變風繼二南家道之失常也列衛而著邶鄘奔俯之始也諸侯相并則無周鄭與王俱東故王

論微王室無已一滅有周相賊相安[illegible]之不幸以管仲之[illegible]
以桓莽閱億之年此一時也天下成乎伯主者九十
六年文宣成事[illegible]春秋又一時也天下成乎大夫者
八十五年昭定之春秋又一時也六十一年間世
道大變而春秋二天論而至此易不必說九六說卦
衍說象數頗曉然山運木有純陽而無陰之時亦未
有純陰而無陽之時氣化相禪豈人能測毫不必說
制度說禮樂說政刑須曉得商革夏周革商是一大
盛衰三代中間凡幾變故又是小小盛衰此幾至可
聖創始之由述而不作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
不敢顯然附昔賢之列吾不試故藝言道不見用於
當時故修六藝以詔來世小子成章不知所裁此為
著述而發于所雅言詩書執禮此欲定四經時語語
大師樂雅頌得所閑賅之亂不淫不傷三百一言曰
思無邪此正刪詩時語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歷叙
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杞宋文獻足則
能徵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在齊聞韶武末盡善明禮
正樂於此乎見加我數年五十學易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贊易十翼於此乎始告公
與二三子適值獲麟之歲於是志在春秋矣禮樂征
天地終乎終安知天地不始乎始亦可因斯文而觀
世變矣

經史

夫子未生之前易詩書禮樂有之矣春秋則魯史之
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初自齊反魯時年
四十三自衛歸魯時年六十八矣乃叙書傳禮刪詩
正樂序易象繫彖說卦文言及庚申西狩始修春秋
則夫子經成於暮年易寂後春秋又其晚筆然聖人
述作之意盡在會論二十篇作者七人所以推原前
聖創始之由述而不作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

不敢顯然附昔賢之列吾不試故藝言道不見用於
當時故修六藝以詔來世小子成章不知所裁此為
著述而發于所雅言詩書執禮此欲定四經時語語
大師樂雅頌得所閑賅之亂不淫不傷三百一言曰
思無邪此正刪詩時語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歷叙
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杞宋文獻足則
能徵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在齊聞韶武未盡善明禮
正樂於此乎見加我數年五十學易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贊易十翼於此乎始告公
與二三子適值獲麟之歲於是志在春秋矣禮樂征

代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三桓之子孫微齊晉之正
論此又修會史時語而時輅冕舞又損益以為百王
大法夫子之旨深矣哉惜也年運既往生不留今秦
之焚民間書耳項之炬博士所藏燼矣詩則後儒以
聖人之所刪者雜戴書官待世樂咸無焉易有陰簡有脫字春秋經文
殘缺可疑於是六經遂為不完之書然禮樂與易經
也而詩書春秋

敘四如先生講稿後

明經難經明身修
已載道也形而上
人事之變化莫非
之者也後之窮經者
而還其珠或共貝
皆蔽也皆無得於經
蔽靈吾之心矣逆古
祀柏嚅其精醇即其
吾心之時中即其所
中之和敬如孟
古得之也由得之則
已猶吾經是矣功
既經非徒明之難也

晉之號爲用經術非不佞然自得矣顧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書義序
國史
經筵講官前兩京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庶子貴溪江汝璧書
正牒
兼翰林院學士纂脩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嘉靖戊申六月之吉
家且將益闢其用於全盛之時矣嗟夫
不在其身矣在其子孫先生之謂也夫
書廣轉易良深於樂恭儉莊敬溪於禮
人也溫柔敦厚之
鼎非不佞然自得矣顧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息法者財又共
鼎非不佞然自得矣顧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爲光難哉然財當何如經解育之其爲
鼎非不佞然自得矣顧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洪範豐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
鼎非不佞然自得矣顧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鼎非不佞然自得矣顧
或共財固爲所河之禹貢豈欲共財哉
洪範之春秋亦然周禮曰國服行鬼事用牲幣之時經典備矣而不言也不言故學者又胡是葉君儒學尊之

四如公六經四書講義後識

吾世祖獨不躍四如公父子以儒學名世其所著作咸足濬道學之源抒聖賢之蘊作斯文而興後人垂世飭退不有李漢之收昌黎伯棲閣晁書明月屋梁而已吾父承德郎主事木齋翁緝録註釋四如公記序銘誌百餘篇文炳備役于浙猶録之梓終更過舍適閩所藏書史復得四如公四書六經講義如珙璧快覩也然殘煙斷楮蠹鼠盜蠹不肖入耳出口不能讀祖父書而令茲遺佚有餘咎焉豁皇焉亟梓之以俟異日之孫子掛一漏萬無逭恤也不知嗣而後者其於二祖近思録義類讀畏續畏録畧新録問答畧諸遺書果可復求而有之俾共崇遺稙得樹為家寶否耶文炳曰望之

嘉靖丙午歲九月朔九代孫文炳百拜謹識

六經奧論六卷首一卷

（宋）鄭樵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六經奧論六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崑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始於淳熙二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論、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採、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刪焉。

宋鄭夾漈先生著

六經奧論

通志堂藏板

六經奧論凡例

一夾漈先生所著是書目之爲六經奧論特發一場屋之資考論深有本原惜乎舊本相傳錯雜紕繆愚故以大定之庶俾讀者則無惑矣

一六經總論如夫子作六經秦人禍六經漢儒傳經之類凡諸條目悉列於卷首俾開卷一覽皆知其大槩焉

一六經之論總在於卷端而不離析則爲統紀餘列諸經分爲卷數則知次第之不紊矣

一是書正分六卷如易爲諸經之首故列於卷之一其餘以大相承定之

一易書詩三經舊本條目錯雜甚多愚敬收歸各卷之內以便觀覽

一諸經之圖悉依舊本增入各卷之內以便觀覽

一易學舉正與先天圖數舊本錯在於後今並置之於首卷之中

一書禹貢職方九州同異之所及禹貢職方山川之名與九州之總圖舊本亦錯附於末今悉收歸二卷之內

一詩之論辨錯雜尤多愚故更考次第始爲定卷皆歸一類觀者詳之

一是書之内註脚隨便附入不以句讀爲拘惟以便其觀讀

六經與論凡例

六經與論目錄

卷首

總論六經

夫子作六經　魯共王獻古文河間王獻書

劉向校中書　劉歆校秘書

漢世傳經之人　朝廷立五經博士

六經字音辨　諸儒著述訓釋圖

六經註疏辨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讀詩易法　讀詩書春秋法

卷一

易經

三易　宓戲先天之易　文王後天之易

先天圖　未成之卦自上畫下圖

已成之卦自下畫上圖　即加倍法　宓戲八卦

文王八卦　河圖

雨敘九疇圖　河圖洛書辨　洛書

河圖七八九六之數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又辨

著用七八九六之數　揲蓍法

舊約卦法　今約法　內外體

易經總論　上下經辨　卦辭作於文王

文辭作於周公　十翼出於夫子　彖辭　象辭　文言　非夫子自作　繫辭

說卦　序卦　雜卦　无咎悔亡
占筮　易舉正　易之遺書
卷二
書經
書脫於秦火又有大不幸之幸　今文尚書
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古文尚書序
孔壁續出二十五篇　今文古文尚書辨
禹貢地理辨　禹貢職方九州同異辨
辨禹貢職方山川地名　地名及四夷附
禹貢洪範相爲用　禹貢九州之圖見禹名水先後之字
洪範與禹貢堯典相類　洪範之數出於洛書
秦誓　讀書當觀其意
卷三
詩經
毛氏傳　二南辨　關雎辨
國風辨　風有正變辨　雅非有正變辨
豳風辨　風雅頌辨　頌辨
商魯頌辨　逸詩辨　諸侯逸詩辨
亡詩六篇　樂章圖　刪詩辨
詩序辨　詩箋辨　讀詩法
卷四
春秋經
春秋總辨　始隱辨
正朔總論　六經正朔圖
六經皆用夏正辨　周易用夏正辨
詩用夏正辨　周禮用夏正辨
襄貶　春秋之文詳略　看春秋須立三節
三傳　公穀二傳　經獲麟傳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善言詩書易　春秋用夏正辨
卷五
禮經
三禮總辨　三禮同異辨
樂書
樂書傳授　禮以情爲本　禮文損益辨
禮記總辨　禮記傳授
王制　中庸
卷六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傳授
中星辨　中星圖
天文總辨
漢古郡圖附

六經奧論目錄

分野辨　山河兩戒圖　雲漢圖
三辰圖　五服九服辨　六服朝禮
封國圖（上畏壬王制下畏周禮開方）　周禮圖　孟子王制
王制開方合周禮數　王制開方法
封國辨（附圖）　貢助徹法　田稅辨
溝洫辨　讀法辨　牛耕搖耕辨

鄭　樵　漁仲

夫子作六經（刊生夫子正為六經設）

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夫子作春秋夫書作六經分留之作者衡智之所以成夫子故謂之作）夜堯舜治功顯設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以六經未作之前一世生一聖人而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人皆以夫子為不幸而不知此正千萬世之幸使夫子而君之不過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效而止耳使夫子而臣之不過稷契皐陶伊周之事業而止耳轍必不環六經

必不作也四教必不施也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是天之晦夫子者正所以覺天下也屈夫子者正所以伸天下也或問天不生夫子則將何如曰使天不生夫子則百氏鑠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不隳其時而宗之唯故非之縱有非之者果何所據而為之解由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徒以從橫之說焦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投時君之所好將見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矣自有六經千萬世而下孰之以為依據而諸子百家之論定故天厚夫子之德而薄其位縱夫子之能而沮其勢此正為六經設雖無一身之智而

有天下之義雖無一時之利而有萬世之計故在當時賤而鄙夫得以聞道德之言頑而互鄉得以接神明之容在後世則心廣體胖一句有終身未能行忠恕二字有一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皆取夫子以爲準的嗚呼夫子一身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於六經其言語見於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於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時君世主歆慕唐虞三代之治經生學士日與聖人相周旋於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

魯共王獻古文此一項得於孔壁者盡係古文

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分兩卷卷下章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與魯論同

古文尚書十六篇

古文孝經二十一篇庶人分爲一卷又多閨門一章

古文左氏春秋

古文禮五十六篇十七篇錯簡脫簡二篇簡已分爲二卷

古文樂經

河閒獻王獻書

毛詩毛長傳與今本小異

樂記二十四卷與毛公文侯所言樂者相出入

周禮六篇不出屋壁乃李氏獻之足以考工記

孝經今文孝經與古文異

禮記一百三十一篇

古經禮五十六篇出魯淹中及孔氏壁

劉向校中書以相校之古文

孝經於十八章之外多一章

樂於十七篇之外多一篇

劉歆校秘書

左氏見左氏古文經者劉歆實校中書

九經不著儀禮

案歆傳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三

十九篇

古文尚書十六篇出魯淹中及孔氏壁

大小夏侯之所傳

一經得歆之力

周禮在六藝中別爲一篇

禮有樂事得一百十

四篇在內

易與今易相出入

古文同

已上朝廷中秘所藏者出於山巖屋壁

復入於秘府漢世諸儒莫得而見歆向

校書中秘獨不列出古文尚書

六經總論

六經未作至治成法在乎聖人故天必一世而生

一聖人六經既作至治成法在乎六經而聖人不

常出矣衣裳宮室之治不止天必生堯舜八卦九

章之理未明天必生禹文王禮樂之制作未定天

必生周公六經未作於世天必生夫子自羲皇而

下凡一制作之未具一事功之未建天必生聖人

而辨之自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既作天所生者

僅荀揚韓柳之徒耳故退之論道之傳至孟子而止亦謂是也天之初意正欲一世而生一聖人以治天下又思一二世聖人不時出無以爲三綱五常之主故生一夫子而以成就六經舉前人至治之成法而筆之書以爲維持千萬世之具不意強暴如秦者出而焚之此豈天之本心哉嗚呼先王之制可使不行於世不可使不傳於世不行於世猶有待也不傳於世雖有作者不及見也夫六經之載由蓋原於禮之抒格於人心也秦人一人成之非一世自伏羲至於周而後大備六經何負於秦而秦之禍六經如此烈哉究是禍經之由蓋原於禮之抒格於人心也秦人七世當強盛異周者過半欲盡索其書而棄之逐至於六經俱破其禍欲盡取其未泯於人心者而絕之遂至於諸儒並蒙其慘吁天其實奉十奮七世之業以一天下天非不眷秦使天更存秦數十年老生盡死屋壁頹壞編之殘者日已腐吾之生民偃然游於忍毒之中而後之人主亦將茫茫然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引其緒嗚呼天之奪秦之速也其愛惜六經之心乎焚坑之灰冷矣挾書之法禁矣黨師老儒駸駸乎淪沒於世矣山巖屋壁之藏幾於廢壞而無傳矣天實慭之扶

漢之興掇秦之亡天意有在也矣先王經籍之傳又將收拾於赤帝之子孫矣吁秦不禍六經天未亡秦如此其亟也秦之禍經其自禍耶其經自禍耶

秦始皇三十四年廷尉李斯議以秦記不合博士所職皆燒之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去而藏之民間欲學者以吏爲師

漢世傳經之人

晉高堂生傳士禮一十七篇

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顏芝孝經十八章秦火書孝經顏芝子也出於後漢閭里間獻於朝

樂人竇公年百八十獻樂書

伏勝口傳尚書二十八篇

后蒼曲臺雜記九篇

女子李氏周禮五篇

博士諸生剌經作王制

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河內女子奏誓一篇說卦一篇

記文帝時大風理翁所作十五篇

說卦三篇出於孔子舊宅壁中

序卦雜卦

二戴記曰帝時大風理翁所作十五篇

費氏古文易即今易也

傳經之人甚多如詩有齊魯韓書有歐陽大小

夏侯易則有施孟梁丘京氏春秋則有公穀鄒
夾之學此所以至今行於世　已上乃民間諸
侯相傳授者
朝廷立五經博士
文帝時始置一經博士景帝又增公羊穀梁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罷傳記博士而立五經博士而已
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
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
易穀梁春秋至元帝時復立京氏易至平帝時復
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官後又廢）世祖中興
易惟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
毛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要之朝廷

一項歲之中秘者世莫得見民間所傳又不一惟
朝廷立之學官天下方得肄習以定決科策說
曰漢法六經惟立學官然後開弟子員設射策科
今之六經惟二戴禮於宣帝時先立學官然後明
堂位月令樂記三篇至馬融而後足其書左氏春
秋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後左傳又廢至和帝乃立
周禮新莽已立中興又廢易漢世惟施孟梁丘京
氏立於學官民間又有高費二易劉向以此中古
易較之惟費氏與中古易同然不得立於學官書
惟伏生二十八篇與伏生書得之
而後出此西漢未知有古六經之意也惟陳存中
序曰六經厄秦殘編斷簡曰授壁藏遺文僅見是
漢制參稽六經論發得此意甚出如曰張霸百兩
篇書后氏曲臺禮趙賓小數書易得與孔望所藏
互相錯雜而韓嬰內外傳詩又與齊魯殊終漢之
世不得推別而叔恩之而隸古之學官施孟梁丘易
古文費氏未立學官公羊穀梁春秋左氏生平帝始置孔傳不立
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
皆古文也安國將獻以巫蠱難故不顯而劉向校書始
得其所謂左氏而好之夫子刪定為百王法漢之
君臣皆不得見又將何以講明乎雖表章以後殘
編斷簡稍稍益出而當時諸儒不能為之辨明訛
以傳訛莫或釐正遂至朝綱不立國史失書而與
服有志迄東都而後論定宜六籍誤之邪後之君

臣竊意復古而不能詳考真偽故其所依據者皆
非也凡輿服志所載如車輿弁冕之制所謂永周
官禮記及尚書以為之裁酌者皆永平以後之事
此惓惓於漢者所以不足乎其前之數也夫周之
禮樂庶事備具其詳見於周官而漢之博士獨不
肄習雖有學者亦不甚顯則漢固未知有古六經
又安知有制度耶故鄭漁仲立社陳存中論云事多
意多蓋欲闡發出西漢未知有古六經之意用事
不得不多讀盡六經論策何嘗見此等議論今不
復重述其意但為之圖以序其後
歐陽大小夏侯書

以禮籍無傳曲臺撰述樂書論沒河閒采獻科斗古文遭難不傳秦誓僞書公行射策李氏五篇幸存於世考工有記強足周官易托卜筮文繫俱全說卦一篇曷傳女子易詩因歌頌篇次無闕由庚六義豈得無辭詩解經比事體制不同筆錄口傳煩省亦異道之與貌制而爲儀委曲三千古人所重或東都而論定或晉室而書頗或至於唐而後篇第字義始得其倫理甚矣厄於秦之易而出於漢之難也詳而考之漢家宗爲有功名教獻古文採羣書案眞僞皆宗屬之懿親也故吾表而出之作爲漢儒傳授六經圖

易象 孟喜 京房 費直 鄭玄 王弼 王肅 王廙 王宏 王凱沖 王粲 荀爽 虞翻 陸績 董遇 姚信 蜀才 范長生 劉表 宋衷 何妥 侯果 崔憬 沈驎士 張根 朱仰之 褚仲都 周弘正 張譏 沈重 劉炫 劉焯 劉軌思 顧彪 蔡景君 張昭 孔穎達 李鼎祚 陸德明 王元感 史徵 李江 郭京 薛貞 張士衡 呂知玄 崔覲 啖助 趙匡 陸淳 施士丐 孫革 沈斐 張弧 李塤 程頤 楊時 游酢 呂大臨 謝良佐 尹焞 胡安國 胡寧 張浚 朱震 劉勉之 劉子翬 劉子羽 胡憲 胡宏 張栻 呂祖謙 薛季宣 陳傅良 林之奇 王炎 郭雍 李衡 項安世 趙汝楳 程大昌 李燾 蕭燧 李舜臣 吳仁傑 蔡淵 蔡沈 黃幹 度正 李心傳 魏了翁 李道傳 李杞 蔡模 徐幾 徐清叟 丁易東 俞琰 陳應龍 陳埴 陳櫟 董眞卿 胡一桂 熊禾 王申子 梁寅 胡炳文 趙汸 董鼎 王天與 王樵 王袆 朱升 胡翰 胡行簡 趙撝謙 解縉 胡廣 楊榮 金幼孜 王直 周敘 周洪謨 錢溥 楊廉 楊守陳 張元禎 王鏊 王瓊 王守仁 湛若水 羅欽順 呂柟 馬理 楊慎 何瑭 崔銑 薛蕙 薛侃 唐龍 周怡 王宗沐 趙貞吉 張岳 羅洪先 王畿 徐階 程文德 程學博 張後覺 鄒守益 聶豹 歐陽德 劉文敏 劉魁 劉元卿 劉元霖 劉調贊 劉調和 劉調鼎 劉調羹 劉調元 劉調陽 劉調律 劉調均 劉調中 劉調仲 劉調伯 劉調季 劉調叔 劉調和 劉調鼎 劉調羹 劉調元 劉調陽 劉調律 劉調均 劉調中 劉調仲 劉調伯 劉調季 劉調叔

尚書 漢初立歐陽大小夏侯 後漢又增立牟氏 梁陳又增立孔氏 隋唐又增立王氏 宋又增立蘇氏 王氏 呂氏 新安 東萊 河南 三山 永嘉 金華 九江 臨川 晦庵 南軒 東萊 象山 慈湖 絜齋 止齋 艾軒 水心 西山 北山 魯齋 仁山 存齋 定宇 東發 深寧 厚齋 履齋 西山 北山 魯齋 仁山 存齋 定宇 東發 深寧 厚齋 履齋

毛詩 漢初立魯毛 後漢又增立韓氏 齊詩亡於魏 韓詩亡於宋 毛詩 鄭玄 王肅 王基 王基 孫毓 陳統 劉炫 劉焯 劉軌思 顧彪 蔡景君 張昭 孔穎達 陸德明 王元感 史徵 李江 郭京 薛貞 張士衡 呂知玄 崔覲 啖助 趙匡 陸淳 施士丐 孫革 沈斐 張弧 李塤 程頤 楊時 游酢 呂大臨 謝良佐 尹焞 胡安國 胡寧 張浚 朱震 劉勉之 劉子翬 劉子羽 胡憲 胡宏 張栻 呂祖謙 薛季宣 陳傅良 林之奇 王炎 郭雍 李衡 項安世 趙汝楳 程大昌 李燾 蕭燧 李舜臣 吳仁傑 蔡淵 蔡沈 黃幹 度正 李心傳 魏了翁 李道傳 李杞 蔡模 徐幾 徐清叟 丁易東 俞琰 陳應龍 陳埴 陳櫟 董眞卿 胡一桂 熊禾 王申子 梁寅 胡炳文 趙汸 董鼎 王天與 王樵 王袆 朱升 胡翰 胡行簡 趙撝謙 解縉 胡廣 楊榮 金幼孜 王直 周敘 周洪謨 錢溥 楊廉 楊守陳 張元禎 王鏊 王瓊 王守仁 湛若水 羅欽順 呂柟 馬理 楊慎 何瑭 崔銑 薛蕙 薛侃 唐龍 周怡 王宗沐 趙貞吉 張岳 羅洪先 王畿 徐階 程文德 程學博 張後覺 鄒守益 聶豹 歐陽德 劉文敏 劉魁 劉元卿 劉元霖 劉調贊 劉調和 劉調鼎 劉調羹 劉調元 劉調陽 劉調律 劉調均 劉調中 劉調仲 劉調伯 劉調季 劉調叔 劉調和 劉調鼎 劉調羹 劉調元 劉調陽 劉調律 劉調均 劉調中 劉調仲 劉調伯 劉調季 劉調叔

春秋 漢武公羊傳十一家 胡毋生 董仲舒 嚴彭祖 顏安樂 眭孟 嬴公 嬴公之孫 何休 何休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穀梁傳十一家 魯申公 申公之弟子 瑕丘江公 江公之弟子 尹更始 劉向 劉向之子 劉歆 劉歆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左氏傳十一家 賈誼 賈誼之後 張蒼 張蒼之後 貫公 貫公之子 貫長卿 貫長卿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劉歆 劉歆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禮記 后蒼曲臺雜記立博士 戴德 戴聖 慶普 慶普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戴德 戴聖 慶普 慶普之後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周禮 出於河閒獻王 王莽立博士後廢 唐有周禮生徒而知名學官

儀禮 出於高堂生 王巖之曾孫相行於世

淮南王著淮南子行於世 又聘明易者九人號

六經古文辨 古文大體之一 孔壁 孔書 魯共王得 孔安國 孔子六經 孔壁 孔書 魯共王得 孔安國 左氏春秋 論語 孝經 龍書 大篆作 穗書 神農古文 垂雲 黃帝 鳥跡 黃帝臣倉頡作 鳳 科斗 高古文 龜書 高古文 鐘鼎 夏后 殷周 籀書 史籀作 雜篆 秦 虎書 文王時 史籀作 填象 堯書 虞舜時 魚書 文王時 象形 文王時 迴鸞書

考之劉向則以二家脫去海亡元咎之語獨取費氏易也要之孟氏得古文之正今之易行於世費氏易也要之孟氏費氏皆中古之文也非上古之文也以古文孔安國以隸存古寫之竹簡故曰隸古至明皇不好隸古書改古文之文從今之文謂之古文尚書要之孔氏古文以隸存古亦非上古之文也禮經得於魯淹中及孔氏壁七十餘篇河閒王獻之劉向校其書著爲別錄而其文不同矣 書錄出故 至於詩則毛韓二家得古文之正如透迤郁夷 參同 之類噫嗚緑衣之文皆非諸家所能及也春秋惟左氏得古文之正如郭公之闕文仍叔之異文亦

皆非諸家所能及也古今之文相探漢世已然不特今也故許慎說文和帝時用隸書爲正皆不合孔氏古文至有以李斯蒼頡篇爲蒼頡之書者有以秦之時蟲書爲科斗之書者況責之以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識古文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萬餘言古文亦有數種其一篇論楚事最爲工妙時人多好之

六經字音辨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音而盡通古今之語乎此六經音辭之所由作也

通志堂

棄如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音而盡通古今之語乎此六經音辭之所由作也

律古今天下之言語不同方言古今不變者聲聲刊之聲音之遞遷至今河朔人謂贖爲樹罷北方之音也至今吳人謂罷爲擺瘍醫之祝藥云祝音咒鄭康成謂祝爲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祝爲注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出爲常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切而假借音無反切而反皆通用如卿雲之爲慶雲

野爲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爲汝則非也故鄭注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之語有曰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輒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曰秦晉之遊齊之徂晉之遒均爲往之義也齊魯之允宋衛之洵判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諸儒著述訓釋圖

易 費直學 王弼註六十四卦 解康成註繫辭 明象以下乃王弼作

書 出於孔壁 孔安國傳 劉歆作正義 五經 曹大家 馬融傳

詩 鄭康成箋 毛萇傳

衛宏序（東漢人 有鄭氏傳）

春秋左氏傳（傳注兼釋者）　鄭司農（衆）　大夫與鄭康成集二家說

禮記（小戴）　鄭（玄）　小戴記下無名及元謂語皆康成也

周禮　鄭註　爲註疏辨（鄭氏之得失）

六經註（杜子春　賈公彥作周禮疏正義　孔穎達作禮記正義）　用功於六經深矣而後世獨取周禮

註　鄭康成　禮記毛詩何也鄭嘗註易矣以重卦出於神農而學

禮記毛詩何也鄭嘗註書矣而爲僞泰誓作註（文）　此所以見康成當註易矣以重卦出於神農而學

者不之信也大抵鄭氏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故

先註禮而後箋詩至於訓詁又欲以一一求合於

周禮此其所以失也如註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則

有周禮如此之類則束縛大過不知詩人一時之

言不可一一牽合也康成長於禮以禮言詩過矣

若夫鄭之註周官以涇渭爲二水（涇渭自一竹洵而貫有渭洵之文渭濁也）　註禮記以維申及

則以葛鞠爲水內（洵一竹洵而貫有渭洵之文渭濁也）　至箋公劉詩

甫爲仲山甫泮宮謂頌敎政之宮至箋詩則以甫

侯爲呂侯（非仲山甫）　泮宮爲學宮出於一人而爲二說蓋

由註禮之時未見毛詩箋詩之時註禮已行不可

追改箋詩之時方悟註禮之失安知他日不悟箋

詩之失乎（此本不同鄭氏箋學者以毛傳爲主箋有不從毛傳及毛傳所記名物訓詁箋亦從之）

疏　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

運等參議（孔子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禮記毛詩）　於禮記毛詩取

易取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

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爲義疏其後永

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真宗又詔

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

義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宗

詔名儒定九經正義迄年以來著爲定論不本正

義者爲異說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

書以相雜亂異乎正義之名而臣欲乞特賜詔諸臣

儒學官更取九經之疏刪去其

一無所取雜其門功至多爲益敝大使歐陽刪定

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其序猶存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

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

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爲三山敎時

林少穎爲書學論講帝鑒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

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

飫略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

與表而出之予亦曰知之爲知之三百篇之所以爲可言也不知爲不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

讀詩易法 乾第一 文鏡秘論 卷一 一

淵乎詩易之爲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事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

萬計也皆乾之初九所統攝也如曰潛龍勿用是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與在鴛鴦則鴛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與在黃鳥在桑隰在桑在桑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潛龍勿用是不可以語易也詩後可以象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與在鴛鴦則鴛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與在黃鳥在桑隰在桑在桑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雖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讀詩書春秋法 晉項 秦誓

唐陸龜蒙曰六經之中有經有史區而別之禮詩易爲經書與春秋爲史爾史何假必視孟堅子長然後謂之史由是觀之昔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試以秦誓魯頌言之有或問者曰魯僖公之賢孰與齊桓晉文彼必曰不如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書之僖公也書有秦誓即春秋所書之穆公也二公列在春秋仰視桓文殆不可及至附麗於詩書則盛德洪業炳炳焉與湯文武成康宣揚其光何耶大抵溫習者事跡晦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魯之頌秦之誓幸而得見

於詩書學者自少小讀之入於其耳著於其心其功烈與詩書相表裏豈非魯僖秦穆之幸歟

六經奧論總文 後學 成德 校訂

易經

三易

周禮筮人及太卜並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並不相言何代之易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或者又從而釋之曰夏建寅用人正其書以重艮爲首曰連山者象山出雲連連不絕也商建丑用地正其書以重坤爲首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周建子用天正其書以重乾爲首曰周易者周以代名如周禮是也鄭氏釋三易既無所據之文故孔穎達又祖杜子春之言引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歸藏氏然易繫已有神農黃帝取益噬嗑之文是知連山歸藏周易並以代號無可疑者二說未知孰信據今世所用皆祖鄭氏唐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註然案隋儒林傳云隋求遺書河間劉光伯遂僞造連山易上送官取賞後人訟之坐除名唐之連山係隋世僞書又隋經籍志云歸藏十三卷晉薛正註長孫無忌等次其書今存者有初經存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惟載卜筮之言不似聖人之言則歸藏非古明矣本

朝元豐七年毛漸奉使西京得三墳之書於唐氏舍貲書古文各有傳而傳又隸書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坤乾其辭淺誕誦怪又非三易之比如此則連山傳已久矣今之所謂司馬膺劉光伯之文連山與歸藏皆不足信嘗求之易矣尚有可傳者焉蓋易之坤卦乃易之歸藏之意也所謂坤以藏之是也全卦皆言地道易之艮卦乃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所謂兼山艮是也六爻皆列人象其書雖不存其意可得而推也左傳卜筮從歸藏連山辭春秋之世尚有用之者今亡之矣

宓羲先天之易

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始於宓羲後天之易始於文王之易也後天之易始於乾坤終於既濟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次雜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觀象繫辭焉而明言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

易其間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先天也（此言八卦之由生也）又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言八卦之又生也）亦先天也（此言八卦之生也）又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無非先天之易也（此言八卦之方位）復姤之初爻爲一陰一陽二爻而爲二陰二陽三爻而爲四陰四陽四爻而爲八陰八陽五爻而爲十六陰十六陽六爻而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六十四爻盡矣分之以天地人謂之三才而兩之故六也（此明重卦之由）而爲六十四卦不古文字使天下默觀其象而已以二十八宿行之以元會運世歲日月星辰聖人所以先天得於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爻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其言蓋本於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麻衣傳之希夷希夷傳之康節康節爲之圖以示人大抵孔子於傳已發明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兩儀者是初畫一陰一陽也兩儀生四象者是第二畫二陰二陽也四象生八卦者是第三畫四陰四陽也明道先生見邵康節等先天之數已悟之曰此乃加倍法也

文王後天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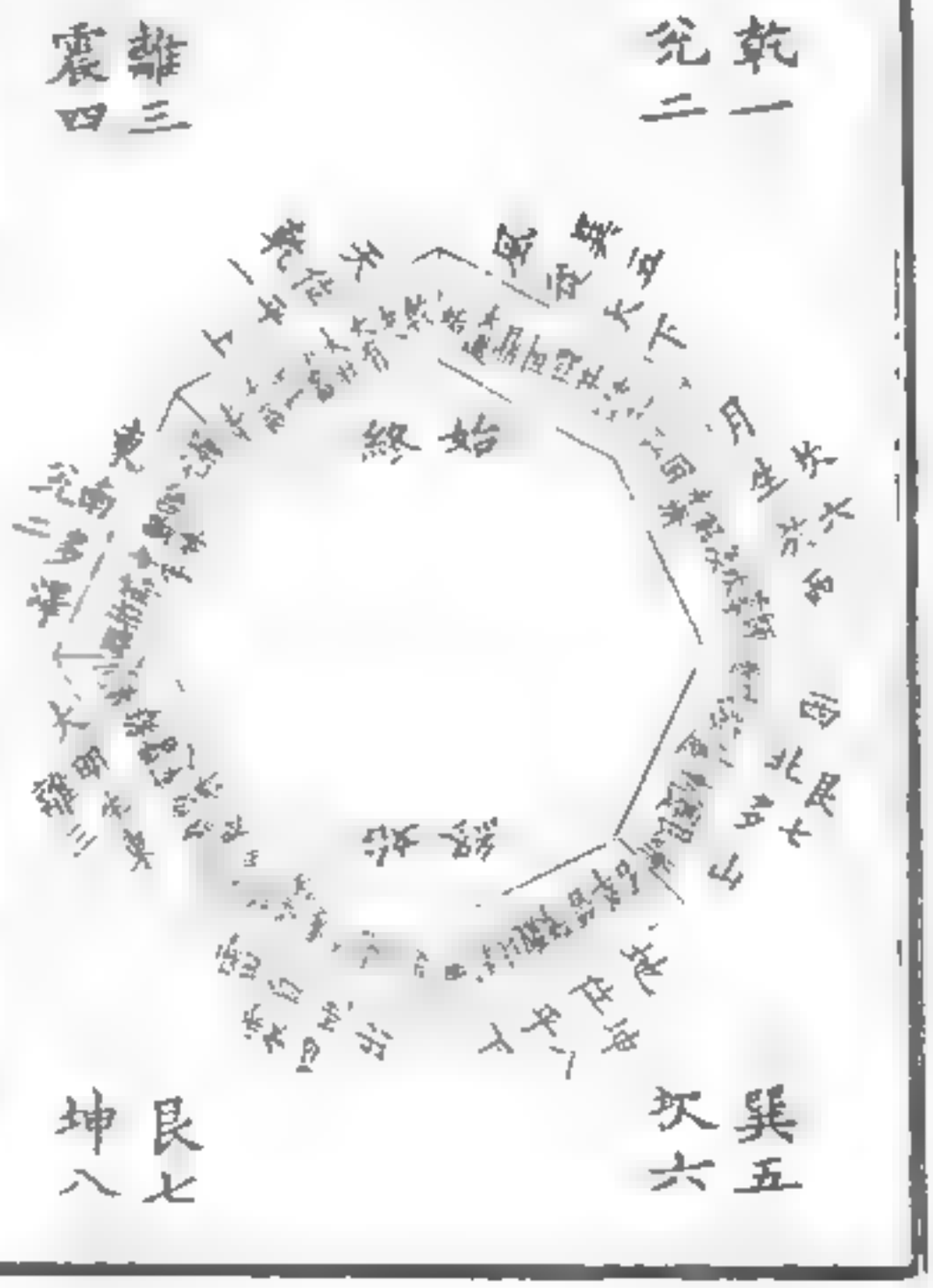
或問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崐崘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

南故東南爲巽五岳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震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方也坤位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次於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爲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統衆陰而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

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曰成言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絜齊乎巽故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爲說故曰說言乎兌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此文王後天之易所以異於先天也

先天圖

六畫成易



未成之卦自上畫下

乾下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兌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離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震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已成之卦自下畫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二五 巽下
以五五
皆五

三六 坎下
四六六
皆六

三七 艮下
四七七
皆七

三八 坤下
四八八
皆八

五六
六五
七五
八五

五六
六六
七六
八六

五七
六七
七七
八七

五八
六八
七八
八八

未成之卦自上畫下法

上爻 一陰一陽 五爻 二陰二陽

四爻 四陰四陽 三爻 八陰八陽

二爻 十六陰十六陽 初爻 三十二陰三十二陽

已成之卦自下畫上法 即加倍法詳見河圖七八九十之數

宓犧畫八卦

以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爲極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爲極陽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凡成數皆陽主之陰以退爲極故坤爲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凡生數皆陰主之所以五數十數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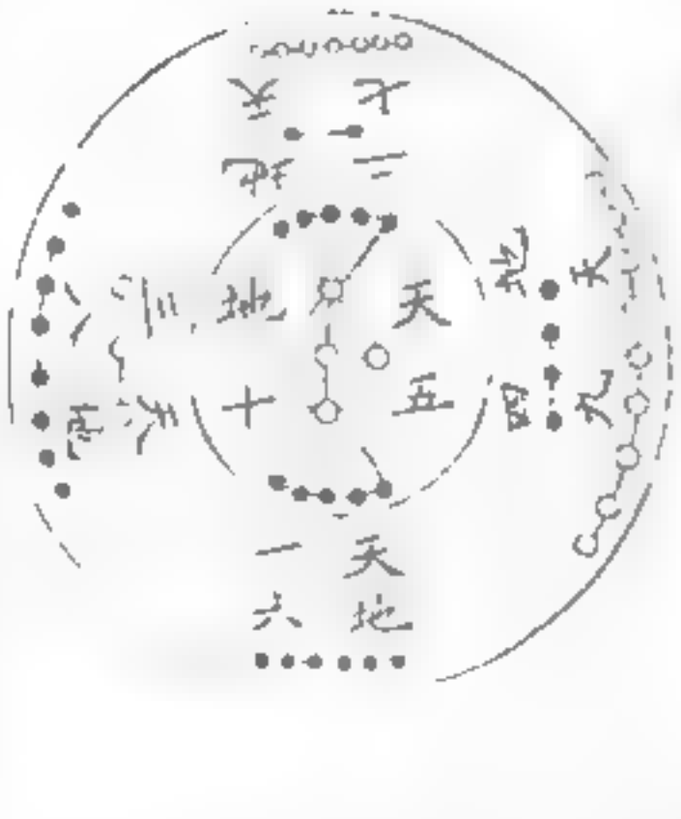
文王畫八卦

乾坤縱而六子橫爰兌橫而八卦縱

陽五數三男皆奇合父十八數

陰四數三女皆耦合母十八數

河圖之數 圖象圖圖者天之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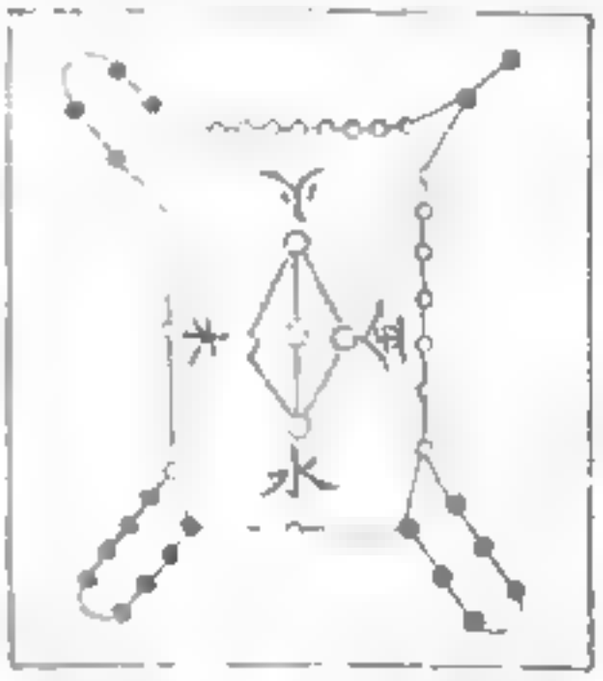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



洛書　洛書之位皆合奇　一合六　二合七　四合九
三合八　五合十　五十五數

若以九數為河圖中間含多少義理若以十數為河圖但見天地生成五十五數於今手是理一為陽六為陰一陰一陽之理存乎其間一與六合二與七合四與九合三與八合而七八九六之著存乎其間戴九履一陽主進陰主退故乾數九震數八坎數七艮數六坤數

禹敘九疇　五十五數其說似牽強亦可用也

九數與位皆合河圖位九而數五十有五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之類

河圖洛書辨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詳此諸文則河圖洛書皆天地瑞物不可謂之無明文矣先儒肆為怪說之說以為卦書緣圖者伏羲以為洛書本文者惟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洛書九篇六篇者王天下龍馬出河遂以其文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宓犧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八卦是也至本朝邵康節又謂宓犧之世文字未作故但有圖載其位與數又大禹之世既有文字所以至五福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所載以其文字故謂之書至劉牧之又倒其圖以示人但有四十五數其說似牽強亦可用也

十五數五十五數而已蓋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以五為主此河圖四十五數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此洛書五十五數也其圖以為得之陳希夷不立文字後世言河圖與洛書者皆祖於此其說無以加矣或者好異又曰劉氏圖書置之曰數十而方者為河圖故大傳有五十五數之文加九而圓者為洛書故洪範有天錫九疇之目余謂以圖各有文字者非也聖人因河圖而畫八卦

因各書而叙九疇豈擬規而畫圓模矩而作方之
謂也彼有是理此有是事即事以存理而已河圖
洛書皆以五數居中方伏羲據河圖畫卦之時不必
援見洛書而其數自與之合大禹據洛書敘九疇
未與之合河圖之時亦不必追改河圖之數而
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其數皆本於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數寓於
河圖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天地生成之
數寓於洛書也但河圖異於洛書不用地十之數
而十數未嘗離於河圖縱橫之中也六府之中言
五行者皆非天地生成之數惟易與洪範言之用
今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此言五行相生之
先天之數生成之數惟河圖洛書備之此所以河
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者此也如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以數言之
也蓋謂河圖四十五數洛書五十五數聖人參酌
二者之間而為大衍之數五十耳不然夫子何不
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必與洛書並言者何哉

又辨

或曰天不授宓羲以河圖則八卦不可盡乎不錫
禹以洛書則九疇不可攸敘乎曰要之河圖洛書當
如劉牧之引大傳曰以為二者皆出於宓羲之世
不必言授羲畀如使後世不見繫辭十三卦之文
必以六十四卦重於文王使不見洪範天錫之文
必以九疇敘於箕子豈知取豫取隨取史已具於文王
之禹未而陳之耳

河圖七八九六之數

水火木金土
七八九六
少陽少陰
老陽老陰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而八卦之數三十六虛九數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乾之與坤其數則九震之與巽其數則九艮之與兌其數則九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數爲六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數爲七故曰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加五數爲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數爲九故曰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加五數爲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河圖十數之不可爲洛書哉

著用七八九六之辨

河圖以五爲主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皆十五數也總四十五數其數已見於擊蒙二五十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其河圖之註釋也七八者少陰少陽也九六者老陰老陽

以十數亦不用也九與一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皆十數縱橫之間無非十數故虛十數而不用此所以著用七八九六也朱子曰著用九卦用八其言不經甚矣東坡曰七八九六之始以爲識耳非其義之所在無乃亦未當焉

揲蓍法

三揲皆少 乾之象也 九 是爲老陽

老陽之數三十六 是爲老陰

三揲皆多 坤之象也 六 是爲老陰

老陰之數二十四 是爲少陽

三揲少多 震之象也 七 是爲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是爲少陰

三揲多少 艮之象也 七 是爲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是爲少陰

三揲少多多 坎之象也 七 是爲少陽

少陽之數二十八 是爲少陰

三揲多少少 離之象也 八 是爲少陰

少陰之數三十二 是爲少陰

三揲多多少 兌之象也 八 是爲少陰

少陰之數三十二 是爲少陰

凡揲蓍之法三揲爲爻一揲不五則九二揲不四則八八八爲多五四爲少如三揲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矣

舊約卦法

此三揲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矣

兩背由來拆一(元)(一)雙眉本自單一(四)(一)

渾眉文定位×(一)(一)(一)

今約法 本之毛大

其法以八錢書 合於兩掌之間搖動而混雜之即以一錢上布於牀上爲內體既定又以八錢搖動而混雜之即以一錢布於牀上爲外體如第一錢得三第二錢得六即爲離下坎上爲既濟如第一錢得六第二錢得三即爲坎下離上爲未濟此爲法只用一錢卜成一卦然未有變既畫爲卦體☲☵如得復卦仍以八錢分奎陽而爲二一四六七四陽卦也二三五八四陰卦也初爻遇陽則以四陽卦卜之初爻遇陰則以四陰卦卜之如此六次則六爻之變盡矣一爲老陽八爲老陰看四錢之中一八錢在甚爻上則爲變一八俱出則有六變俱不出則無變六爻之中有一二出者即有一二變矣其法尤簡且妙其數且合先天

內外體

凡占六三與紙上六三同凡占先不占後三者爲下後者爲上即坎下離上爲未濟揲蓍之法亦然如紙所書六三六在上而三在下上六之體已定即六在上三在下爲既濟與凡占約法不同此亦出於易法未成之卦自上畫下已成之卦自

易經總論

易之爲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爲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爲疏胡安定辨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於變易之義吾夫子已於大傳而發明之矣既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跡求與陰陽相爲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上下經辨 正卦 反卦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卦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未字爲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於乾坤蓋天道也下經始於咸恒蓋人道也夫婦之義也天道莫大於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於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當卦之時一卦雖有陰陽之象未必三畫以象三才非他也以所受而推之也見於序卦上經三十而下經三十四者非他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既濟☵☲反者二十有四如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震艮☶艮漸☴☶歸妹☳☱豐☳☲旅☲☶巽☴巽兌☱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凡十八卦反對不變者八卦

卦辭作於文王

陸德明曰宓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三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當卦之時一卦雖有陰陽之象未必三畫以象三才

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初有三畫
猶以爲未足以盡萬物變通之理必重爲六畫而
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六爻成卦易緯曰卦者
掛也言垂掛物象以示人故謂之卦卦辭亦謂之
繫辭繫屬其文辭於逐卦之下亦謂之繫
繫辭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悔吝之事謂之繇
易繫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文王與紂之事邪蓋謂文王遭羑里之拘而作卦
耳此卦辭文王之明驗也

爻辭作於周公

周公被流言之變而作爻辭故於三百八十四爻
各有辭倣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
矣爻辭之中如入于穴不速之客來如戕繫之牛
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如鳥
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不疏去无咎悔亡等語別爲一簡
其言若出於無心者實皆至理之所寓特聖人不
能遽以告人耳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辭亦謂之
繫辭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爲繫辭謂周公
繫屬其辭於逐爻之下故亦謂之繫辭惟爻辭爲
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後事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
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夷箕文曰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既濟之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小過之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詳此諸文爻辭
作於周公無疑矣

十翼出於夫子

先儒以上彖下彖上下一篇彖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後之序後
人反先儒之言以上繫下繫不繫十翼之數而取
彖象大小象說卦序卦雜卦分乾坤文言爲二加
每卦无咎悔吝之辭爲十翼亦非也余謂古易繫
辭爲一簡彖辭大小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
各爲一簡未可知每卦无咎悔吝之辭又爲一簡

漢易祖於田何田氏之易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
繫辭文言說卦等十三篇前漢人易傳無章句徒
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至劉向校
書又以田何施孟梁丘諸易亦既去无咎悔亡惟
費氏經與古文同則知无咎悔亡等語別爲一簡
若以爲脫誤惟一二卦而已不應六十四卦皆誤
當是別爲一簡失其簡故也自鄭玄傳易始以易
彖彖繫辭分繫諸卦至王弼註經復以文言繫乾坤
令觀諸卦繇而後彖彖而後爻爻而後象象而後
小象此漢儒以彖象繫其繇以小象繫其爻之序
惟於乾之一卦存古之意繇而後爻爻而彖象文

言此夫子十翼之序也如是則古易十二篇繇辭
文詞合爲上下經謂之周易其餘十一篇如彖
大小象文言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與无咎悔之
之辭謂之十翼明矣其間文言非孔子自作繫辭
乃七十二子傳易之大傳皆出於夫子說卦與序
卦雜卦初爲一篇漢儒分別之以足十翼之數者
如此（春秋書易以卜筮作在文子觀之辭即指此篇而言）
爲十翼可見無義理所以啓後人之論不可不辨

彖辭

彖者統也統論一卦之義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
象或說卦之名諸氏云彖者斷也莊子曰斷一卦

之義在氏又以彖辭謂之繫辭

象辭

宓羲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
皆不繫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於易
而爲之即雜之象而爲網罟即渙之象而爲舟楫
即乾坤之象而爲衣裳即大壯之象而爲宮室可
也至夫子又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盡六十
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訓者泰否也有
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者井鼎有以形者噬嗑
取於北稽古之禮取於觀作樂取於豫宗廟取於
渙觸而長之易具萬象不特如繫辭所述
有取名於事者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
之咸兌悅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交
之動者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明反動於下故謂
之復有取二卦之象者如水上火下爲既濟水上
山下爲蹇卦之名不一夫子必欲以八者之象而
盡之使皆明出地上晉地中生木升山下出泉蒙
火在天上大有可也而震坎爲屯爲解則曰雲雷
屯雷雨作解震離爲雷雷電豐亦爲雷電噬嗑蓋爲
雷雨者屯解也欲明之已解之者難之已解故易爲雷雨普取象於明
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易爲雷雨普取象於明
以動噬嗑取義在於頤中有物皆不在於雷電故

謂之雷電不以上下別也以至坎下兌上而爲
困分明取於澤中有水今曰澤无水困蓋非无水
不足見困之義離以有象爲无亦可也聖人之言象
如斯而已矣何嘗泥於一象而不知變哉故頤中
有物謂之噬嗑而曰中爲市亦取之噬嗑飛鳥之
象謂之小過而析曰之制亦取諸小過乾爲龍而
震亦謂之龍坤爲馬而乾亦爲馬是知不可以一
端求一節取也大抵易具萬象不特如繫辭所述
十三卦制作而已如井田之法取於師封建之法
取於比稽古之禮取於觀作樂取於豫宗廟取於
渙觸而長之易具萬象則一卦不止於一象如此

可以類推矣

文言 非孔子自作

歐陽永叔曰文言果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其文作於一時又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則文言非夫子全篇也明矣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又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矣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乃易師自問答之言幸而所引得載之於篇其不及引者豈不多耶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數句左傳成公十六年穆姜之筮已有之夫子於是時猶未生文言實自而作乃知文言非夫子自作明矣

左傳載易之辭不足信且如崇德廣業此必古語故子張問之本仁祖義此亦古語東方朔及武帝皆以三王五帝言之元者善之長此夫子未生之前有此語也故文言亦引之

繫辭 孔門傳易之大傳

繫者有所繫之謂也古其爲辭各歸屬於卦爻之下也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以卦繫辭如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爲繫辭而今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也明矣案晉宋以來方有繫辭二卷別爲詮解義疏者甚多 劉瓛 申明之 蕭子政 韓康伯 今行於世者惟韓康伯一家之學耳則繫辭之名舊矣

漢世諸儒不應何從而失之余謂今稱繫辭者蓋乾坤之文言六十四卦之彖象三百八十四爻之小象與今繫辭說卦是也 名實相反 不專指文辭而言要之周公未作爻辭之前以卦辭爲繫辭夫子未作十翼之前以爻辭爲繫辭夫子未作十翼之前皆以彖象文言爲繫辭故夫子所謂繫辭者指周公之爻辭而言後人所謂繫辭者指夫子十翼而言也漢儒釋經以彖象繫其辭文言繫四德小象繫逐爻之下空遺夫子贊易之辭別爲上下繫二篇實非以爻辭爲繫辭也何以知之王弼註六十四卦不及卦辭而知之也天禧中范諤昌傳希夷學作周易證簡亦如此說但以文言彖象爲周公作則非也今以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作易於夫子之言爲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

說卦

說卦者陳說八卦之由公變化所爲之象也故曰說卦案隋經籍志秦焚書易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一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上一篇別爲序卦雜卦然杜預之註左傳乃以震爲東韋昭之註國語又以坎爲泉爲順荀爽之集解乾

有爲圓爲衣之象坤有爲方爲裳之象

皆無其文則知簡編遺者多矣可勝歎哉今之說卦象者例取必於說卦至說卦之所無則求之變飛伏世應升降反對互體約束之象附會牽合扈所不至不知爻之所言有說卦之所無皆泥沙之類是也至於爻之所不言說卦之所不列擧人奇取其象而制器者凡十三卦之制作是也大抵卦無非象象無非卦使一卦專一象則皆如井鼎所也六十四象果可以盡天下之變乎故說卦以乾爲馬而卦稱龍以坤爲牛而卦稱馬或者求其說而不可得不知易有大成之象有大成之象說卦以乾爲馬以坤爲牛小成之象也因以重之稱者壯弱者強乾安得而不稱龍坤安得而不稱馬乎此大成之象也知此則可以論說卦之旨矣

序卦

序卦之文蓋不協矣首義之苟合者是豈聖人之言釈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不可強爲之說

无咎悔亡

易盡而後有卦重而後有爻動而後有變變者得失之機吉凶之先見者也是以君子貴乎善用六

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兼聖人之用何謂用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爲宜否夫是之謂用自易之始作而觀之有吉有凶有悔有吝有可爲而不可爲而不爲也三百八十四卦不可爲也三百八十四卦之則六十四卦未有一卦不可爲之象附會牽合扈所爻未有一爻之不吉也易之爻辭有所謂无咎者有說卦之所無皆泥沙之類是也夕惕若厲无咎之類是也所以有咎爲不惕也夕惕則无咎矣所謂悔者亢龍有悔之類是也所以有悔者其亢也不亢則无悔无悔則吉也有所謂吝者即鹿无虞往吝之類是也所以有吝爲其往也不往則无吝矣有所謂凶者師出以律否臧凶之類是也所以有凶爲其不律也以律則无凶无凶則吉矣是謂事雖非吉能從聖人之訓則反爲吉矣故曰六十四卦未嘗一卦不可爲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用之不吉也是故君子於易貴乎善用將欲養身則頤不可不知將欲正家則家人不可不知將欲用兵則師不可不知將欲決獄則噬嗑不可不知每事常取法於易則無往不吉爲有凶咎悔吝者也

占筮

蘇子曰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吁周禮有筮人太卜掌三易之

法而洪範亦有蓍疑是占筮之學其來尚矣非用之者有善未善者耳夫卦之與爻有體本吉者有反而後吉者其相爲倚伏而占驗不可不知卦之本吉豐泰既濟之類是也反之而後吉者否屯未濟之類是也反之而後吉者乾之飛龍坤之黃裳之類是也反之而後吉者上九亢龍上六龍戰于野之類是也知此而後可以言卜筮矣蓋常論之世人顛倒於利慾之場終日戴天履地行不祥之事而無所懌至丘社則欽衽而過之終日言動擬議不出於易而不知畏至露著而得繇辭則敬而信之吁以此用心宜乎蓍龜之不驗也至哉橫渠之

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此言盡之矣然則將如之何曰令之占驗者當察其所占之人當究其所主之事昔程姜之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於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程姜不足以稱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於咎又非不吉也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也此其所謂觀其所占之人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而占父者憂之父入土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而占母者憂之終也此所謂當究其所主之事如吉凶者便謂之凶此其挾策布卦爲旨

唐蘇州司馬郭京曰有周易舉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顛倒錯謬者凡一百有三節今舉其要云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增一何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作言字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貞享不利有攸往今本無剛柔交錯天文也今本脫一坎字姤九四包失魚今本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正作反字

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曰聖人烹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字大烹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無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字豐彖曰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曰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本止作上字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懼近也今本誤以近字爲正文而註中文脫

權宇雜卦曰蒙稚而著今本稚作雜宇福州道藏中有此本後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見其書也

易之遺書

羞若棄麗繆以千里經解以爲易（司馬東方朔注之）而易則無之也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在氏以爲易而易則無之正其本萬事理杜欽以爲易（東方朔）而易則無之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武帝以爲易而易則無之案顏師古註司馬遷傳羞若棄麗之言引裴駰曰今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謂易緯者有之然則諸儒所言無乃亦猶是也漢儒明經即易緯以爲之文

經豈不謬哉嘗觀左氏所載占筮之辭此類甚多竊意其謂易者卜筮之流決其所占者否則鬼山歸藏與今不同故梁以爲經漢焦延壽作易林如乾之九三則曰道陟多阪胡言連蹇所備是也（通志堂經解本）

六經奧論卷第二　鄭樵 漁仲

書經

書脫於秦火又有大不幸之幸

六經脫於秦火可謂不幸之幸六經脫於秦火而六經存可謂幸矣惟書脫於秦火復遭亟盡之難沈沒六百七十餘載至於隋之開皇然後五十八篇之書始備又可謂大不幸之幸今六經如詩如易如禮樂如春秋皆遺於秦火及漢興其書漸出未數世而書大備傳授浸廣獨書一經惟口授二十八篇又有僞書得錯雜其間更歷晉宋齊梁陳至隋唐今之書始得傳於世且如詩漢興始萌芽至毛萇詩傳足益武帝時人禮本出於后蒼至二戴出禮便定二戴益宣帝時人樂獻於竇公今竇間獻王與諸子作樂記樂便定獻王亦武帝時人易不經於秦火雖有菟孟梁丘京氏之易而民間所知已有費直之易春秋惟公穀獨盛左氏傳惟劉歆獨好之毛穆書切責太常乞立樂官此二書又定於成哀平之世五經皆出於先漢書五十八篇不得其傳漢之射策與學官子弟之所講肆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僞泰誓一篇後漢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爲僞書訓

釋而化民五十八篇至東晉始出至齊始立學官至隋而後二典之篇第遂定至唐始改古文從今文而今五十八篇之書始得傳於世吁書既脫於秦火可謂幸矣又有大不幸之幸於此見之

今文尚書序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而取其善者著爲百篇及秦焚書其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名勝山東人各藏其本於家秦楚之亂伏生逃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言語多與潁川異所以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得二十八篇以教於齊魯之間由是尚書大興訓傳者滋多

尚書家伏生二十八篇以彝典合於堯典益稷合爲一舜典合於咸有一德而已孔傳至東晉始列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是爲三十二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初無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有得老子壁古文泰誓之篇與今文尚書以漢世文字號爲今文三篇孔安國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合於屋壁乃孔子九世孫孔惠藏其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書皆科斗文字百篇皆在而半已與左氏傳國語孟子荀卿所引不同漢世相傳二十九篇而已伏生之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章句相傳至數萬言迄晉永嘉中其學遂絕而孔傳始出尚與鄭學並行至隋而鄭氏微唐貞觀詔孔穎達承詔作正義宗孔傳而孔傳獨行

伏生口授二十八篇

堯典 舜典 合爲一 皐陶謨 益稷 合爲一 大禹謨 篇今亡 同序 見古文

禹貢 甘誓 夏書四篇 湯誓 湯誥 夏書四篇 盤庚 三篇 同見古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殷書七篇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三篇同序見

多方 立政 顧命 合康王之誥 古文胡母生本書四篇孔氏古文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已上十六篇周書

古文尚書序

案司馬遷從孔安國受尚書注記欲以廣其所聞採摭經傳以訓解之遷書所傳皆伏生

鄭康成王肅 趙岐 注記 杜預 韋昭 同志安 所注

諸儒皆未嘗見孔傳古文之書所傳皆伏生二十八篇以彝典益稷合爲一舜典合於咸有一德而已孔傳至東晉始列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是爲三十二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初無泰誓今無其辭古文尚書學官所以諸儒皆未嘗見古文左傳國語孟子荀卿所引謂之古文泰誓今文泰誓之辭古文左傳國語孟子荀卿所引不同漢世相傳二十九篇周書之二十二篇周書之九篇皆科斗書其書時廢已久無能識者孔惠之孫出於屋壁乃孔子九世孫孔惠藏其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書皆科斗文字百篇皆在而半已定其可攷者二十五篇校以伏生之書二十八篇則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增多爲三十二篇

得五十八篇十三卷三萬五千七百字以隸古寫之竹簡（其中有古文所無者）篇次（與今文同者二十九篇分為二十九卷）上於武帝藏於秘府（篇數及說作傳既畢時征和二年會巫蠱事起）不得以聞漢儒相傳號為古文尚書後世傳書惟伏生二十八篇凡學官千弟之所講肄皆伏生之本也安國雖釋古文而未嘗獻故不立學官漢儒所傳孔說者傳其與伏生同者三十二篇以應射策而已其古文二十五篇有司未嘗問則學者不習不習則亡矣漢儒聞孔氏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而漢諸儒所傳皆張霸偽本未見真古文尚書東萊云張霸

霸聞孔氏有古文世不傳乃折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篇又採左氏傳為作序之尾凡百二十篇皆短簡文意淺陋泰誓一篇其年月不與序相符王肅曰今文與古文相類又曰泰誓後得非真本經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曰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其不在泰誓者尚多據二子亦疑泰誓非真然未有以證之案鄭氏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氏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二十八篇見於經典者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曰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其不在泰誓者尚多據二子之註孟子杜預之註左傳乃指為逸篇至賈逵馬融鄭玄王肅非鄭玄書作訓詁傳釋凡二十八篇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是書未見其真古文也古文自後漢已絕至晉中興江左鄭訓然後取以教授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孔傳奏之又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所

註伏生堯典從眞徹五典以下（分出於堯典）至唐貞觀中孔穎達承
子載孔臧與孔安國從弟書曰說者以爲堯舜同
道弟素常以爲雖堯舜典今果如所論梁武帝亦
知之矣然未有以質之據孟子言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謂之堯典乃今舜典之文則今之所謂舜典
者皆昔之堯典而已說者謂梅賾古文謂之汲冢
家汲冢乃魏襄王冢魏即梁也襄王與孟子同時
謂之古文尚書可也謂之得孔傳孔傳作於漢武
之世不知何以得之若以汲冢只有古文則百篇
皆全不應又只有五十八篇案隋經籍志云晉太
康元年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所謂竹簡書皆科

斗蝌書或亂帝命荀勗和嶠撰五十部八十七卷
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如周易上下經記多古語
記春一卷魯哀春秋皆有之無有所謂古文孔傳
者必後世駕言汲冢以取信於後世所謂掊之地
中得之老子壁皆未可信今於梅賾下不曰得之
汲冢俟有見於方來一作梅賾奏孔傳始立學官
亦未可信至齊明帝建武中吳人姚方興於大航
市得其書以奏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
列學官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寧板蕩文入中
原學者異之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學士劉光伯遂
取此篇列之本策（今疏謂兔典出於姚氏）至唐貞觀中孔穎達承
詔撰五經正義於書取孔傳而馬鄭王賈諸文字
盡廢至明皇不喜根古文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凡尚書古體舊字勒依今文其舊本藏
之秘府鳥乎古文遭秦而未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
而不見自漢武征和二年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
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
而大備古文既出自閒皇甫二年至唐天寶三載又
百六十餘載始改古隸而從今文今之所傳五十
八篇乃與皇天寶之所定之本也今學者得見

古文之全實其未嘗亡東晉
孔壁續出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已上皆孔壁之書其文易曉書之得
其傳者皆孔氏之力 宋其書者孔子也 藏其
書者孔惠也 爲書之傳者孔安國也 爲書訖
者孔穎達也

今文古文尚書辨

有伏生所傳之書二十八篇有孔壁續出之書五
十八篇皆聖人已定之書有坦然而易曉者有艱

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皆成湯時號令
如說命高宗肜日均商時語蔡仲之命周公
誥命然後難易顯晦判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
其文難曉有孔壁之書其文易曉如大禹謨嗣征
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尹太甲咸有一德
說命泰誓三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皆平易順適之文
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通伏生之
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
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
況漢而下諸儒之議論乎參稽考何者大
凡讀古人之書必以其時之人之語以知之孟子曰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
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曰江未嘗有達淮
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
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
史遷之作河渠書曰厮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
渠出於禹者也及考之禹貢則曰浮于汶達于濟
皆爲一流至秦河決甎都始有二流子長之論其
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揚雄生於
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
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而不知禹貢梁州之域
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

論後見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
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
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
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自不同後來
追錄而成此言實爲的論

禹貢地理辨

驗星躔考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
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

非也禹貢已開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復開褒斜班固述河源之經疏遠窮葱嶺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上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爾古今言地理之祇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捨之而不爲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之言與村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條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而出之至後世爲一州之境

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北扶風與鄜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績敘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於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職方九州同異辨 明維呂氏春秋卷十二州見於禹貢職方

冀州

禹貢冀州不言分域先儒以兗豫雍推之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兗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兗當曰東河矣冀之不言分域者以八州之既雜分域可知謂其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曰河内曰冀州禹貢言其在西河東河

兗州

禹貢兗州之域東至於海北境之接於青州則以岱南境之接於揚州則以淮故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西以濟爲界故職雅云濟東曰徐州而經亦不言濟者爾雅無青州青兼於徐故也青兼

禹貢青州之域東北至海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兗以濟爲界故曰海岱惟青州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濟東曰兗州儒以爲商制商無青州并青於徐故也周禮云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州青州之南境當至於淮

於徐則凡濟之東皆徐州也禹貢兼有青徐則岱山之陽濟東爲徐岱山以北濟東爲青則言濟不足以雜故略之也呂氏春秋曰泗上曰徐州者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於淮地理志謂其源有四因以名焉菏之與菟也故不專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亦得以爲說焉

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於方爲東南故曰生海惟揚州禹制其域矣周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周得其方矣其實一也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則揚州之域北不至淮與禹貢異矣始爲爾因於夏和

致擒益者於此與

荊州

禹貢荊州之域北至南及衡山之陽於方爲南故經曰荊及衡陽惟荊州職方云正南曰荊州呂氏春秋曰南方曰荊爾雅漢南曰荊則荊州之域出於荊山之北矣

豫州

禹貢豫州之域在南河之南南荊之北故曰荊河惟豫州而爾雅曰河南曰豫州誌豫州之北兒而已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則豫之東南止乎漢東而不及荊山矣

梁州

禹貢梁州之域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爾雅職方皆無梁州并梁於雍故也

雍州

禹貢雍州之域西至黑水東至於西河於中國爲西方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周職方曰正西曰雍州呂氏春秋曰西方之川有河有嶓冢有黑水有崑崙有弱水有青泥有申池有丹山有曲山有鳥山有白注有泑山有長澤有沙羨有黑水有三危有南海有漳水有延資一也爾雅少異其實一也周都豐鎬王畿不建九州之名都河南都亳則雍州於方爲西北不偏九州之正而素都咸陽亦西周故畿也故周官曰正西曰雍以西方爲雍州亦因其都之所在也

有異之九州舜之十有二州何以起之曰冀北有幽并

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

揔禹貢職方山川地名此其要訣也

山

岱山東嶽山名今兗州

衡山南嶽山名衡陽

外方中嶽名在西京洛之間嵩山是也

太嶽坡曰太行恒山也今真定府北嶽歐方并

熊耳今西京

華山西嶽曰太華今陝西華陰縣之西

恒山今真定府北嶽歐方并

太行懷衛

朱圉今秦州

桐柏今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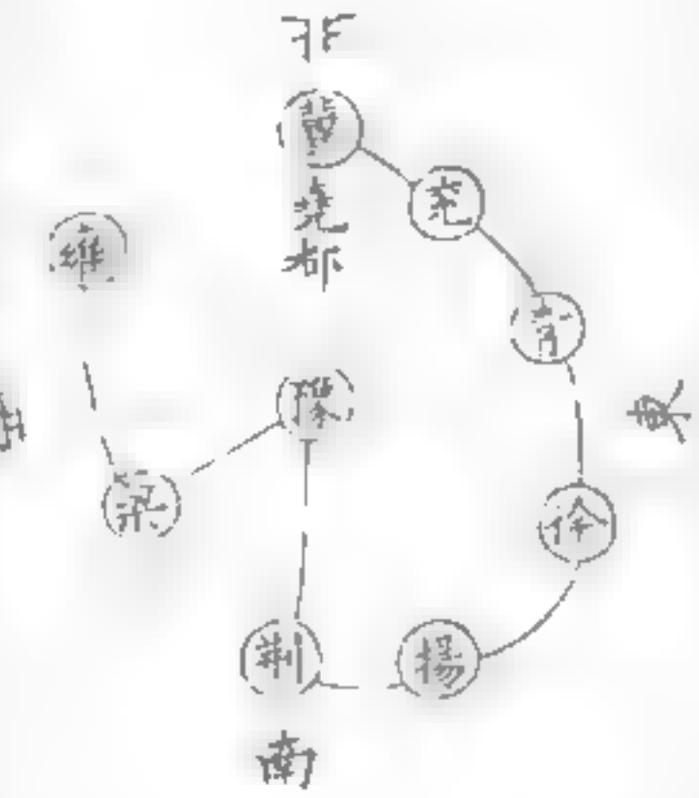
陪尾 信陽軍羅山縣
鳥鼠同穴 今通遠軍秦州之關
惇物 古云華山今之北狄
積石 今鄯州龍門縣南
崐崘 在吐蕃之西或云在全城臨羌西非也
厎柱 今陝州陝縣
王屋 今孟州
碣石 今營州樂平關
内方 今安復二州
大伾 今滑州
壺口 今絳州
西傾 今洮州
終南 古文太乙毛萇云周名山終南也今京兆府
三危 今沙州
龍門 今河中府
雷首 今陝州
析城 今澤州
嶓冢 今隴右秦州
敷淺源 今江州湓浦東北
大别 今壽州霍丘縣
陶丘 今曹州
蔡 今蔡州
峴山 今襄州
梁 今興州
蒙 今東平之蒙山二州
嶧陽 今沂州陽南也如沂州嶧陽之類
職方山鎮
岍 今鳳翔吳山縣
岐 今鳳翔
荊 今南平一州
荊 今襄州一州
打鼓 今登州牧馬山
沂山 今沂州出青州之山
醫無閭 在今平州
霍山 今南岳天柱山在廬江潛縣西南與大岳

三澨 今復州
恒 今定州
潍淇 今衛州
濟 今濟州
汶 今兗州
沂 今沂州
漢 今漢水
沱 今嶓冢導江自下出
伊 今河南
厎 今西京
滹沱 今鎮州
滱 今定州
滏 今磁州
漳 今相州
淇 今衛州
洹 今相州
淮 今東平
淄 今淄州
潔 今濟州
沮 今濟州東
濟 今濟州
南河 西河 即今東平
海濱
衡漳 今相州
滄浪 在今襄州乃漢水之異出荊山東南流至今滄浪之水
逆河 今滄州
雲夢 今安州跨今江西為雲夢澤
大陸 近九江
九江 今江州有洞庭
黑水 北流出今西南入南海
合黎 今甘州
震澤 今蘇州吳縣西南太湖入于海
孟豬 今南京睢陽之間望諸
雷夏 今濮州濮澤
菏澤 今曹州
孟豬 今南京睢陽之間望諸
豬野 今京兆府
三江 今江州
九河 今冀州
弱水 今甘州
流沙 今沙州
渤海 今滄州
南海 今廣州
河濱 今陝州
渭汭 今京兆府

漆 今耀州
泽 今冀州
職方藪澤
具區 即南前震澤
望豬 即南貢孟猪
弦蒲 今龍川或作丹
雘養 在長廣太一御覽曰冀州
昭餘祁 今大原府
川
三江 注見前
榮雒 滎
淮泗 青
江漢 荆
豫
河沛 兗幽
漳 即南貢
嘔夷 今蘇州出字訂
浸
五湖 揚
波溠 音陌詐
渭洛 渭乃貢水
苗時 作小城門
汾潞 ?
地名及四夷附
孟津 今洛州
太原 今平定軍非
[illegible]

東陵 今江州
嶋夷 青
和夷 徐
西戎 雍
崐崘
渠搜 貢州
析支 漢曰羌支
織皮
禹貢洪範相爲用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
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
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
範九疇彝倫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
細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
之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
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
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
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
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
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
之以梁雍禹令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
與徐兗接境自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
先次揚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
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

九州圖



洪範與禹貢堯典相類

洪範之序九疇正如堯典之記四時禹貢之記九州洪範居中不言所施之目以八疇環八方而圖之則皇極隱然而居中矣堯典於三方皆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以殷仲春厥民析以仲秋厥民夷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禹貢於三方皆曰厥土厥賦厥田厥貢厥篚厥包厥繇厥道厥筱厥草厥木厥鳥獸厥皮厥貢厥篚厥包厥繇厥道厥筱厥草厥木厥鳥獸厥皮厥貢厥篚厥包厥繇厥道而於豫州獨不言者取聖人南面向明之意不可與三方同也禹貢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帝都獨不言者以京師不可與州郡同體環八方所距而知冀州之域居中矣堯典禹貢洪範之書同出於虞夏之世書之體意亦相類後世則不然月令之記四時職方氏之記九州混爲一體都無區別豈惟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豈惟職方氏之記不如禹貢至記里數亦不如禹貢以一面記之職方以四面記之則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非後世所可及

洪範之數出於洛書

或曰先儒相傳以洪範出於洛書之爲物果如後世所謂一六畫北一七畫南者乎曰其數有在而無文禹安知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乎則其書有記而無目禹安知五事爲聽視言貌思八政爲食貨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也若以終篇出於各書則上天之言不應如是繁悉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謂曆數者黃帝已推

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無待洛書而後禹知之則洪範不本於洛書審矣予謂不然洛書之示人如數爾聖人用其數分爲九類故曰天錫洪範九疇者以此何謂數天地之數五十五數著之洛書聖人因而敘之爲九疇亦五十五數五行五事十數也八政五紀二十三數也皇極三德二十有七數也稽疑十用五占用二三十有四數也庶徵休驗五咎驗五四十有四數也五福六極五十有五數也聖人知其數而不知其紀目惟禹能知之此所以因洛書而敘九疇不可謂無是事也若以爲無則併與河圖而畫八卦皆謂之無可乎

洛書之圖

書象方方者地之土也

洛書之文

天地之數五十五河圖不用十數者九與一三與七二與八四與六皆十數縱橫之間無非十數所以虛十數而不用以四隅四正之十合乎中央之土所以縱橫皆十五數四正皆奇四隅皆耦者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一奇一耦而造化生也

九疇數五十五

五十五數

其說雖似

一五行

牽強然亦

可用

書序

書序出於史官之所題正如詩之上序出於當時太史所題詩書之序同出一處不與本篇相聯故逸書之名可得而見者若各冠其篇首則亡矣書序之體不一百篇之序不可作者三禹貢以發首言禹未言貢故不言作仲虺之誥故不言作微子作誥故不言作百篇無序者四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作無逸無可序述故亦作而不序其所由二篇合爲一序者六若太甲盤庚說命泰誓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一序皆不可不知也若揚雄曰昔之書序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由是觀之酒誥之序不空也揚雄

之言失之矣學者不可不知也

書疑

六經之書有亡失於夫子之先有亡失於秦火之後者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此春秋之闕文也南陵以下詩亡其六此詩之闕文也此其亡失於冬官尚書百篇止存其半之前也周禮六典失於冬官漢儒已此其亡失於秦火之後也禮之失於冬官漢儒已足之考工記未甚害也書不惟失其二十四篇而五十八篇之中多有訛脫簡者有脫簡者有脫文者有錯文者有傳寫而誤考之有脫簡者有脫文者有錯文者有傳寫而誤者有口傳之訛者有經序異文者有篇第誤稱者

有偽書之誤眞者有逸書之間見者又有出於後人之輯改者諸如此類不可殫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一伏

欽定四庫全書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有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脫簡也蔓曰於予擊石之辭在益稷之末而重見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三篇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言實武王之書而云周公作誥洛誥林少穎云此斷簡也費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以封康叔胡五峰吳才老時菴並云又曰文也武成一篇先後失次此錯文也漢王嘉曰亡國洛誥一篇揚雄歎其俄空禹謨等作杜預稱其敎逸欲有國今文轉寫敎作敎恤刑惟恤先典曰口傳以恤爲謐司馬貞曰今作溢恤謐相近伏生口傳之訛也泰誓序述武王伐殷在於十有一年正矩則曰十有三年孟子以四海遏密八音爲堯典之文今其書出於舜典左傳以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皆謂之夏書今其書爲虞書若以堯典舜典虞氏所修謂之虞書則舜不若先秦古書孟氏左氏之文可信此經序之異文篇第之誤稱者張劉倘書立之學官以之射策左氏述子魚之言有康誥又有唐誥今獨無唐誥此爲書之亂眞逸書之間見者其他如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無逸蔡邕石本爲百年無偏無僻明

欽定四庫全書

皇以不叶韻改爲詖禹貢雲夢太宗得古文改雲土夢此皆出後人之輕改者六經之文惟書出於口傳孔壁其亡失者幾半而今存者又如此訛脫何也蓋當文帝使鼂錯往受之時伏生已老不能正言乃使其女傳言敎鼂錯錯又人語多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而孔傳之書至東晉始出不無殘闕訛謬者錯雜其間學者當玩其辭取其意闕其疑可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史之有闕書之不可信在夫子孟子之時已然矣況後世乎酒誥一篇揚雄歎其俄空禹謨等作杜預稱其

遺逸此又不當疑而
誥酒誥梓材同爲一序則酒誥之序不俄空也晉
世古文之書未顯杜預所及見者張霸僞本安得
不以二十五篇之書謂之逸乎凡此又皆不必疑
者

武成辨 乃雜成武王攻事二書

漢律歷志引武成篇自翼日癸巳以下有二月既
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四月既旁死魄越六日
庚戌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天于位越五日乙卯
乃以庶邦祀于周廟與今武成全篇不同孔顥達
謂焚書之後有人僞書云武成之際又亡其篇故
以顧命康王之誥分之以足其數此不必疑乃古書之體爾
鄭康成亦云武成逸書也孟子嘗以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當孟子時武成亦不可盡信況後之
僞書者乎本朝王安石疑伏生晁錯亂其倫次因
而刪正之林少頴又謂此不必疑乃古書之體爾
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訓伊訓
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
言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用人之言至於
舜典則雜記舜用人之言至於
稱堯之德自乃命羲和以下蓋史官之辭耳舜典
是史官述舜之爲政及命官等事禹貢頒命益是
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武成者武王伐
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
及其歸商所行之事此與堯典
同世儒疑之者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翼日癸巳
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既生魄既曰生
魄爲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死魄越六日
二十八日既先儒武修文不宜於
于牧野既云祀于周廟命庶邦家君不宜始記
閒卦墓散財發粟所以頓倒斷絕予謂不然武王
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
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
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
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則記其政事之總目
也即其載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
川之言至無作神羞此則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
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
史官本言其勝商之事耳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
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緒蓋皆雜記
其政事無害作史之體武王伐紂之書有五泰誓
三牧誓一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至武成乃史官
雜識其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政事耳此與堯典
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先儒疑其錯簡非也

君牙 伯冏 呂刑 後世子孫論議會一碑之失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計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瑤池亡歸諸侯聚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爲據也退之名爲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戾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僞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諫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紡弼啓沃刑也則歷告以謹刑詳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邪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於命伯冏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好逸故也列子之說傳於左氏以及於韓子儒韓子之說於百年老壽時已老矣而猶荒度呂刑以詰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老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作呂刑乎

奉譽

有過而能知之知過而能改之聖人之徒也秦穆公喪師而自誓吾見其能知過矣未見其能改過也殺之敗全師而沒以辱其三帥穆公知過之在已悔而作誓誠有悔過之心也殺敗之後不逾年而三帥還日三帥既還之後逾二年而復舉伐晉之師又敗於彭衙如是可以已矣自彭衙之敗逾年而又伐晉以至滑河焚舟幸王官一捷慰其憤憤之心未嘗不在於殺之一役前日自誓之言何如哉聖人序書錄其言於典誥之末所以識穆公不能改過以示戒於來世也且春秋焚舟之舉直書曰秦人伐晉貶而稱人以稱人之意則知聖人所以定書也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也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如揚雄法言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子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命之類是也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有取其事者嗣征是也有取其事者嗣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實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僻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商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太康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

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六經奧論卷二
後學 [illegible] 校訂
[illegible]齋先生

詩經今惟毛公傳作訓釋之傳故謂之傳毛公二字見三禮毛公之注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出於齊者曰轅固出於魯者曰申公出於燕者曰韓嬰出於趙者曰毛公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為諷康王之詩以燕燕為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為傅母戒衛莊姜以采采芣苢為蔡女不棄夫之詩以采采芣苢為后妃之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古博見異書采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far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韓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辯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南有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韓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南有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世未有樂名南者維以南不知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舞象箾南籥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

所謂賁鼓南籥之舞者也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徙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周衰之時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爲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揚賜曰康王晏起關雎有譏而太史公曰周道閔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

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時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急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焉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會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大

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咏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畿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係之召南得之王城與畿者係之王城與

畿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襛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二南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成周也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在衛猶咏鄘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黎之民勞衛武之宏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

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篇皆以聲別古人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頌裏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害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豳公為之在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今

其頌乃皆為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稍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

序若以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馳檄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何廣之詩曰誰謂何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決之行如是其酷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倫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雅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有小大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

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人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小大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康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豳風辨

豳風詩譜論風雅之體 齊豳秦魏唐陳檜曹 此夫子之前季札觀之次第也 自周召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自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豳此今詩國風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陳檜曹豳自周召至於豳此今詩國風之次第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抵小夫賤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直而不迫故謂之風雅頌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

得賢臣頌敘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闢雖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干嗟麟兮干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陳傅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也故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

其詩專用於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

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素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廣畜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爲成王小忘爲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而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傳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

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許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曰新廟奕奕奕奕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王延壽等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以商頌出於魯詩以魯頌爲正

逸詩辨

詩有笙奏金奏管奏下文云聲依永律和聲出於春秋之世故爲是說爾雅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于言詩者之指悟也二頌之作當以序

邶首

禮記緇衣引邶柏舟爲邶風今詩凡以邶士小大莫能御于君所以知其非衛詩自鄭氏以邶柏舟爲衛莊姜詩而後人因之

驪駒

前漢王式傳曰客歌驪駒式曰大歡樂不可以荒歌之爲戒成王小忘其身不止于心其詩曰所樂之情但人昭志昔思先王度式如金

祈招

昭十二年楚靈王汰侈欲以祈招之詩止其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金

麥秀

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

傳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註以爲河水朝宗于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
采薺
肆夏
王夏
三夏
九夏
夏
齊夏
納夏
械夏
鞮夏
昭夏
納
王夏
肆夏
械夏
鞮夏
昭夏
納
夏
章夏
諸儒選詩辨
論語云素以爲絢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畢碩人之詩而素以爲絢今之句不
存閱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
句逸者多矣如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今亦不
見於詩雨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七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
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
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
能存也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
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之字皆讀爲
無字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
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
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
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
無其辭束晳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
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 魚麗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此三詩鄉飲酒禮燕禮皆用之鄉飲酒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則升歌鹿
鳴 已上六詩皆小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蘋 已
上皆二南爲合樂詩
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 即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
大夫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 王 貍首 侯
采蘋 大夫 采蘩 士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
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
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蘩采蘋騶虞三詩而
貍首獨亡已上三詩皆召南

笙詩　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合樂三終南陔（笙由庚）白華（笙由儀）華黍（皆小雅逸詩爲六笙歌）崇丘（闕笙）由儀（皆笙）

管奏　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鳴下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已注見逸詩

金奏　肆夏　三夏　王夏　九夏（皆金奏即以詩名之）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操（古樂之名）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鵲巢操騶虞伐檀拒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

操琴　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滌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　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樂漢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作　高祖樂用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　左氏傳襄公四年　文王大明　緜

辨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廓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篇章吹豳詩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

吹雅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語此歐陽文忠公疑其別有豳詩於今不存也

刪詩辨（夫子未嘗刪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而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剋剋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

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大抵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殷輟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矣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刪詩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

無詩廉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辨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韓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

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案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曰作毛詩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篇於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皆此也闕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長民衣服不式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

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

至於武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式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皆此也闕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篇於此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

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蓺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芣苢螽蠋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細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為臣兩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正也牽合為文而取義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為之傳孔氏毛氏鄭氏注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頴達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蠲為饎鄭氏以蠲為圭吉圭為潔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則齊詩之言也其畔澤澤鄭氏以澤為釋其畔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為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豔妻煽方處鄭氏以豔為閻閻妻煽方處則漢杜欽之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皆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則鄭於經不謂之注而謂之箋之為言翩翩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雜記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古詩云讀書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鄭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

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規諷鮮有不能荅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發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大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膚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于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

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稱小雅鹿鳴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丘陽緜蠻不過喻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爲飛戾天魚躍于淵早蓺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

夫子以爲文武之德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父以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發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大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膚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于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稱小雅鹿鳴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丘陽緜蠻不過喻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爲飛戾天魚躍于淵早蓺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

普賢離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

夫子以爲文武之德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我狄是膺荊舒是懲傳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矣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實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詩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其爲子遺矣蒸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爲極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於詩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

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車馬羽毛之美其從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合

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何彼襛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案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於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成康今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吳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遑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詩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襛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莫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鄘之文王蹶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之世

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

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社席之祕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顧戮而不庚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叛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永蓄也鳴呼詩不敢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鳴呼春秋之褒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解經不可牽強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宥大只添二字而辭句亦如此

孟子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之舊文爾非孔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

春秋經

春秋總辨 有已經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頴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及左傳司馬侯對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有春秋爲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日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

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哀一怒若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麟下疑脫一字）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頊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殷下疑脫一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尤於正史外各記其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案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臣之私鄭史書竈隊之盟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始隱解 始隱實為東周以百始年

桓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東遷之初乃為魯孝公末年越明年而惠公立立四十七年而隱公立（惠公卒時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矣是平王東遷王道絕者四十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隱公此夫子不忍遽絕之意也不忍遽絕之則有所待也東遷之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詰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謐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

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滋甚乃以天子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有不得已而始於隱也或曰始於平王者以平王之不君始於隱公者以隱公之不臣隱公以庶篡嫡威又以弟弒兄天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天下豈復有君臣之道乎或曰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且隱公生不復辟死不上成謚況賢其遜國乎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果何如哉嘗即春秋之始年而觀之夫子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昔揚子雲作太玄張平子曰漢其後得二百歲乎作者見之矣上

後果二百歲而魏興春秋始隱亦猶是也文武都豐鎬爲西周平王都洛爲東周西周之政書有詰命存詩有雅頌作盛德大業炳如也惟東周以來賞罰紀綱蕩不可考聖人欲爲之書則東遷周事已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西周以前四百年事記之詩書東周以後四百年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爲後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錄平王之事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起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本末則亦聖人以此示其期耳然則春秋隱之意在周而不在魯明矣史記以太伯爲世家之首取其善遜則失矣

通志堂藏刻

終獲麟傳 春秋不書爲成麟而作

終獲麟者服虔曰麟中央土土獸土爲信信乃孔子之史修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公羊曰孔子案圖錄知康聖劉季當代周薪薪乃庶人燃火之象火爲赤帝故麟爲薪者所獲（左氏和以外別人爲免周乏之如見）西狩者從東至西東卯西金爲漢姓其言詭譎如此固不足信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爲文成而麟至不可謂妖妄而進評金縢之書啓而天反風罪己之言發而星退舍蕭韶九成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此理之常不可謂無然其言亦未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爲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爲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己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歎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絕筆爲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鬪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紀錄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爲春秋之祥以獲麟爲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尊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爲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眞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

獲麟則非矣

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子丑寅而用夏正近於今而不能易其朔建子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也所以順天命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繼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倣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會於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準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爲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胡氏安國書傳首十一月至於大初首用夏正近於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湯武易之爲是耶胡爲不能以傳者以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事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素王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夏正　寅正月（先儒曰此建寅爲正）

周易　冗正秋也

來復一陽

臨至于八月有凶七日

書　以殷仲春（以殷正仲夏冗正月上日冬正月）

朝旦（曰）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許謂夏四月）

維夏六月祖暑（大東許謂六月北伐許謂十月之交正月繁霜謂建酉之夏四月八月北也一詩）

春秋　以夏正紀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穫

禮記　月令季秋霄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工歲簡稼器修稼政上春獻羣中春始發　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司爟民以鑽燧改火不合時）仲冬斬陽木　仲夏頒馘刷（主蒐索也）秋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以下）羅人（掌鳥獸之網以待田獵）秋獻鳥（主獻鳥以薦宗廟）

漢武帝大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

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朝以鷄鳴爲候則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黃龍見爲得地統正當建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復改建寅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許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亦可爲夏正

書　一月戊午（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泰誓）一月壬辰（武成）四月哉生明（武成）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　十月隕霜殺菽皆周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春秋）秋大熟未穫（莊二十九年）書（莊二十九年）

詩　一之日（豳）二之日（豳）陽生於日故曰日此取七日來復之義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豳）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豳）

周禮　周禮孟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爲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周禮不改四時夫子作春秋從而改之乎

正歲（小宰內宰歲十二月冊）正月之吉始和（太宰歲終十月）

唐肅宗上元二年十一月爲歲首不以數紀月至明年建正月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漢高文景武之元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

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
書冬十月爲歲首後九月爲歸餘者皆
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爲來歲受
朔日則舉秦建亥爲歲首　季冬待來
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　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六一之日二之
日乃奉正　春秋用夏正非秦正
日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正也左氏以爲周正
正也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
爲改歲入此室處又用正也乃周正秦人月令
之一字間於周時周月之中一不可也使聖人因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用夏正也左氏以爲周正
建子非也使周法果以十一月爲春與夏正異則
書法當曰元年春正月其言豈不甚順不應以王
正又云季秋爲來歲受朔
日乃奉正

春秋用夏正非秦正

周之建子以紀時月則書法當曰元年冬十有一
月十一月既書冬歲終云十月又當書冬一年而
書兩冬今既不然書冬盡十二月則夏明矣二
不可也使聖人書春而實冬書秋而實夏夫子平
時志在春秋而又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不應作經
名曰春秋而實冬夏可乎三不可也使周變子丑
寅以爲春又變其月數以爲春正二三月夫子刪
詩之時邶風小雅之詩皆當火辭人所作如曰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夏月也
如曰春日載陽春日遲遲秋日凄凄冬日烈烈皆
夏時也周人尚不以周月而變夏時夫子獨變之

中亦無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一
等以夏月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
月周人之詩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曰
爲改歲入此室處也乃周正秦人月令
之書純用夏正又云季秋爲來歲受朔

於春秋可乎夫子刪詩用夏正不應作春秋又用周正四不可也古今議者皆曰日南至秋無麥冬無冰十月隕霜殺菽此皆周正之明驗若以爲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爲周建子之證則昭二十年春二月日南至亦當以爲周建丑十二月可乎況此皆傳文非經文也春秋之失閏可知矣若以莊七年秋無麥爲周時之證（桓三年秋大水）則莊二十八年冬大無禾麥亦可指之以爲麥熟於冬乎況此皆經文非傳文也聖人傷時之意可知矣又謂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若斗建寅卯辰冰不堅凝月令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爲異蓋春無冰者謂開冰之時無冰非藏冰之時無冰月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於凌人驗之十月降霜不爲異以其殺菽則爲異反復數處春秋用夏正無疑矣胡安國曰春秋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如巡守烝享皆用夏正舉商秦二事以明之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以二事觀之則知周之建子非春亦明矣如此則經春秋大熟未穫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皆夏正無疑（左傳昭十七年書曰夏正不書時）韋月令書紀年皆用夏正

六經皆用夏正辨

正月之吉始和此夏之正月也何必謂周建子之月惟十有三年春此夏之春也何必謂周時之春隱元年春王正月則亦夏時夏月矣何必謂周建子之月六經之書皆案文讀則可不必強爲之說禮曰周禮易曰周易詩曰周詩皆用夏正何獨於春秋而疑之乎

周易用夏正辨

易允乎正秋也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臨十二月卦二陽方長觀卦曰八月乃二陽漸消之時故曰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日者陽也六陽盡於乾至于一月則七陽復生矣故曰來復則易周易也

月皆夏正也鄭氏謂正月之吉慈治象正歲又並
治象魏據周禮無正歲垂治象之文況既挾日而
斂之又何所觀乎鄭氏委曲其辭以合周改正之
說正如非周書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不知實
秦十月非夏十月也凡此則周禮中所謂上春中
春中夏中秋者皆夏正也鄭氏不知強為之說以
此知周禮亦用夏正非無疑矣

詩用夏正非無疑矣

明舊史以修春秋

秦祿之作春秋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
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

褒貶自著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正
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
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
曰如愛其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
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
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
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
知史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
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夫子曰多闕
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既曰闕文則不敢以私意增損明矣經有書平而不書
事若元年王正月之類有書時而不書月若秋衛
人逆婦姜于北鄙之類有書月而不書日如五月莒人入向
之類以至敗夫人而不書其姓晉魏曼多仲
何忌之不書其名一凡舊史之文而已如史策
闕文時月失次皆存而不正大抵聖人於前世事
非能體知而心達也亦質諸舊史而已舊史之文
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其他以有赴告則
書無赴告則不書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
止誅曰弒殺其大夫曰刺殺君出於董狐鄧棄其師出於
汲冢古史之類是也

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是唯如而穀梁
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
丑之繼書甲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闕其月
郭公之闕其人是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
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
豈虛言哉

例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
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伐襲圍入征伐之舉也
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
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

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田鴻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藥儉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仲之善文叔向之遺直封而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皆所謂例耶若以麟經在於片辭名字之間而以然者而鉥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時書月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

衛侯燬書名以貶之可也今則祭一也有曰公曰叔曰伯之不同伯之一也有書侯書子書男爵也使蔡之師曰化曰仲曰黑肱以子而先杞伯盟于咸而七歸于曲之盟杞大夫于咸之上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仲之善文叔向之遺直封而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皆所謂例耶若以麟經在於片辭名字之間而以然者而鉥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時書月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

于洮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頵盟于寧毋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書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所以子而先杞伯盟于咸而七歸于曲之盟杞大夫于咸之上是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仲之善文叔向之遺直封而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皆所謂例耶若以麟經在於片辭名字之間而以然者而鉥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時書月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

且如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例也有書年而不書事有書月而不書日則謂此聖人略之文有書日而不書時而不書月則謂此聖人詳之文以命之字以諱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則之深意名而稱字有舍爵而稱人有貶族而稱名則謂此聖人陟黜之微權時措之宜天下之事固有法伐而侵伐有曲直同盟會城築而城築有當否同為盟會而盟會有誠詐可為朝聘而朝聘有兼攝是豈日月人爵名氏所能盡邪就使日月名爵大抵可以盡矣例所當日而舊無其日經可以不書月書爵先後各序尊卑則皆如書公會齊侯宋公

乎倒所當月而舊無其月經可以不書時乎例所當字而舊無其字經可以不書人乎以日月名字人爵之舊無其名經可以不書人乎以日月名字人爵之不全遂棄而不錄非聖人所以爲經也當日而月當字而名以疑後世非聖人所以立例也自夫子去公穀未遠而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日無月不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用之盛時不應採立其法眞知言乎

褒貶

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褒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褒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

獻如是而已

春秋之文詳略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公羊氏釋經法也何休曲繹其說且謂自隱哀夫子即所見而書自文定襄夫子即所聞而書自閔定昭定哀夫子即所傳聞而書自文定襄夫子即所聞春秋紋書之法詳於所見略於所聞至於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似而得之始存其大略不敢有一毫之增益至於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文獻不足而於夏商之禮不敢妄於考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公羊曰定哀多微

看春秋須立三節

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仲尼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管夫自王細解紐強凌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止已也如秦晉之小此時成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慨乎大抵王道霸業相

爲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貶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遷率之職然當時尚守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侯國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盟會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威公時大國皆來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盡從伯業成威便見王道消亡○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間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來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侯以小逼大本大而末小見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大夫自王細解紐強凌弱衆暴寡罔不由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授深考到後來秦孤中間了幾個人王綱解紐諸侯各分等衰滅恣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秦孤中間了幾個人王綱解紐諸侯各分等衰滅恣其未能如此而者甚少間若有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

或問二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史通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嘗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解義皆左氏穀梁爲瞽盲廢疾善公羊穀梁者以爲文清義約屬緻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有均取其善者則曰納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

左氏善於禮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作而春秋散亡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清劉逢祿以為調人即周官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毛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則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亳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蒌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牡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案孟子曰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予則蒌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左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蒌其辛也書

公羛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譏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諱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宰不討賊君子之罪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

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引以為左氏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於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於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公穀二傳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高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為漢初經誼為名赤者有以為名

做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九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師尹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矣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伐者為主伐者為客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穀梁子曰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落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於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其以為漢初人也當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梵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於梵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及家師春正同則作於梵書之前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於梵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

穀梁之學亦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來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於漢喜乎范寧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

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派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趙啖起信矣夫

穀梁傳

漢興於景帝時公羊之學先置博士至宣帝開庆太子好穀梁論於石渠其學獨孤立學官然建武中興去石渠之論未遠當時立博士四十九家而公穀春秋獨不獲與何邪蕭宗亦嘗語高士生受業學擢其高第以為講師則其學未甚抑絕考之儒林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

獨無其人又何耶於斯時也左氏之學未甚行而穀梁之說獨不能勝公羊何也蓋公羊之學取重於世亦有由也公羊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武帝取以報平城之恥公羊謂復讎得罪出奔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大之猶不疑取之以斥成方遂之詐緣此二事公羊之學大重於武昭之世者以此而已又大儒如仲舒丞相如公孫弘之徒取以決大獄飭吏事皆公羊之學以此不得不重及觀襄公復讎之事與夫子為衛君之意雖公羊之說實未為當然其學亦以此大重於時嘗論三家之學各有短長言其序事莫若左氏之工言其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左氏之說類多抵牾試舉隱公數年事觀之如天王元年之賵仲子公羊以為仲子為威公之母則非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則是矣左氏以為惠公之妃且歲其讓凶事豈有仲子猶存而豫為之賵者乎如君氏卒公救以為尹氏大夫也是矣而使祕來聘志其事也復有以為隱公之母且不書姊為公故曰君氏是娶男為女矣如此則穀梁之得也初獻六羽左氏以為始僭於斯時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六羽之舞益仲子婦人所當用穀梁安得不以為僭歟如祭伯來公羊謂來奔穀梁謂來朝於斯時也諸侯爭衡凌弱王室必魯有尊周之心然後有使魯之命穀梁安得不喜其來乎公會戎于潛則有會戎危公之辭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則有以帛為伯之訛大抵穀梁解經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而已一傳之作類皆若此不特此也毛人救衛單伯與齊侯朝周陳侯周臣子所當朝也言曰公稱其名以貴之王所與朝臣子所當朝也言曰公朝取其尊天子而嘉之首戴之盟舉諸侯而不及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先王人而不朝諸侯朝殷雖幣加於上也凡此豈非尊王室為重乎追戎於濟西以為有不使戎通於我之言河曲之戰所以不言及者略之而不書也斷道之同盟所以書同者謂其同外楚也交剛敗狄之役所以不言戰者謂中國與夷狄不當言戰也凡此豈非抑外夷為先務乎以至城邢之師合宋曹以城緣陵之城救於諸侯復共之既美齊侯之功矣而緣陵之城實在仲子有以媿齊侯之襄圍宋之舉救陵中國亦既點楚大夫也是矣而使祕來聘志其事也復有以為楚子之褒凡此又以明賞罰矣豈非穀梁之得也若夫衛輒拒父謂為尊祖不納子糾謂為內惡號從中國尚如善稻之書以蛤泉為貴泉以從狄人之號此其失無可疑者公次于滑而以為次于郟公及齊人狩于禚而以為狩于郟其地豈無因而

變幽之盟經無曹伯而以曹伯書沙隨之會經無滕子而以滕子書其人豈無因而預此則穀梁之失也穀梁解經實於二子為長愛而知其惡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左氏非丘明辨上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遷任之

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承其說出於何代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悬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述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

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虞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祭邑皆謂臘於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惠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

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孫侯伐秦師于棫林杜預注云棫林在秦地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連衡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連衡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連衡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記齊高雄許宣平說之十押閻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

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但其間真可信者爾眞知言哉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受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爲寓意乎又有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眞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爲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繫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乾體之否說爲大抵言易而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艮之隨以靜爲主之說爲得不占險之說爲於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爲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禮經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頴達承取其說以爲正義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曲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燔燒獨共

西志堂伯良

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篇之傳莫得見焉

孟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

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在平帝時始顯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三禮之義粲然大備至孔頴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古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注己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記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明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嶽益前代曰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相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有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決而易之墨始於晉騷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高祖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

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孝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襍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

令蓋欲爲泰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異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安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孰無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

以太卦爲冢宰以商之諸侯爲干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非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曰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太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論其言之所自則皆二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

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 冠禮 士昏禮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大射禮 聘禮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服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書並言之若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易爲次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指益三代之制而爲之冠昏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飲鄉射之禮行於閭巷正如後世禮樂鄭聲陳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出於高堂生之類漢興傳儀禮者止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大夫

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大流劉歆七略並不註儀禮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唯河間獻王得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儀禮雖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損益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樂書

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謂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易禮春秋而已獨樂一書無傳焉六經之中禮記既有樂記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記周禮雖有大司樂之職而不可謂之樂書三代以來禮樂遺於天下行步則閒環珮之聲大夫無故不去鍾簴士無故不撤琴瑟故樂無事於書自周之衰禮顛樂壞天下指王弟為禮鐘鼓為樂太師學通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入河入海樂工樂器一切淪亡後世所謂樂者始洗於工伎之末矣漢興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得於制氏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以雅樂聲律世其官

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事在獻王傳）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後內史丞王定受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之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禹所傳不同故著爲別錄（案別錄禮記十九篇樂記二十三篇入禮記已見前十九篇內各自別）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案漢志樂記二十三篇樂穆以下十一篇入禮記）自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竇年貫有師乙有魏文侯十一篇之外（案漢志樂記二十三篇樂穆以下十一篇入禮記）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闕多矣雖六經之樂書不存其樂制樂官雜出於二禮之舊值可復也二戴禮雖出樂官於宣帝之時並無樂記篇至後漢馬融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二篇足之爲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稱記爲樂書之遺而後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良可惜也吁樂書之不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爲律而亞鍾自鳴樂書雖亡而人心之樂未始不存也

樂書傳授

竇公（文帝）獻王（武帝）王定（成帝）劉歆（哀帝）校書得二十五篇

與馬融不同作別錄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廟祧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報本之情則郊社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尊卑之情則朝聘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貴賤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燕饗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尊卑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貴賤之情則燕饗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朝聘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報本之情則郊社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廟祧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尊卑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燕饗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貴賤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報本之情則郊社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尊卑之情則朝聘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廟祧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燕饗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貴賤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報本之情則郊社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廟祧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尊卑之情則喪祭

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爽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斡者改而乘騵播諸天下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與之更始其果心

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純駁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及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多分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當

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大戴

孟卿后蒼　小戴　盧植

弟子高堂生　慶普　馬融

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秦以建亥首歲而六篇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

令觀之淮南有時則書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過百字載德指東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已作月名考之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

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

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曆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玄枵木杜預註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水）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爲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自依放孟子言裨裕燕嘗之說則

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獻公正疆之辭則春秋三代之意而舒秦人之官言語則竊其文言官名則竊其文則鵲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筆削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新聘名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開不能無豪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爲得也中庸

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天下之所能行也聖人之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官言語必稱文王周公之法言必稱先王此子思之所以爲子思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必稱先王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也子思之言約而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天下之所能行也聖人之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官言語必稱文王周公之法言必稱先王此子思之所以爲子思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必稱先王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也子思之言約而不盡孟子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開不能無豪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爲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

六經奧論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奧論卷五 一

六經奧論卷第六

鄭 樵 漁仲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一書本周之制度而不及造化羣於職官而闕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案書傳曰周公一年攻亂二年伐奄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蓋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多現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為周禮則失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晉皇甫謐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方苞說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

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回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未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盖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開元禮也唐人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投之以成帝時劉歆始顯於世其書雖出於周公而實未嘗行於周也其間官名為戰國所增損者十之七略終漢元

唐貞觀初令狐德棻等受詔撰周書其論周官曰自秦滅學先王典法掃地皆盡其後漢興雖開獻書之路然簡編殘缺十不存一故諸儒得以各騁異端紛紜臆說家有一義人為一傳篇題混淆莫能詳究或以天地四時六官為次或以春官為先或以冢宰為首或以地官為本或以禮為名或以政為目或以周為稱或以官為號或以事為名或以職為目或以周為稱或以官為號或以事為名或以職為目或以周為稱或以官為號或以事為名或以職

杜子春 鄭棨

鄭虔成 賈逵 賈公彥 馬融

天文總辨 元典月令之說中星 溫相保章之言分次

愚嘗傳九章之秘術得鉤股之法參攷靈臺之草推測儀象之度而復觀一書所謂見料敵者有歷代諸史志之所未述使李淳風得之必志於晉使一行得之必志於隋使我朝劉羲叟得之必志於宋是書出於唐傳於唐至於我朝始入可天監於秘之不顯其名已久以是故特察其實則一步一

天歌也唐書以為王希明所作而實非希明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没其名至唐希明則引裝晉二志以釋之而非出於希明也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名而不求其象古今天文圖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倫加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言休祥而深知休祥者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詛一語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胷中矣夫不使志於晉志於隋志於唐而獨傳於我宋者則我朝一代之大典不待蔡邕

作於漢劉洪幾作於唐而筆則已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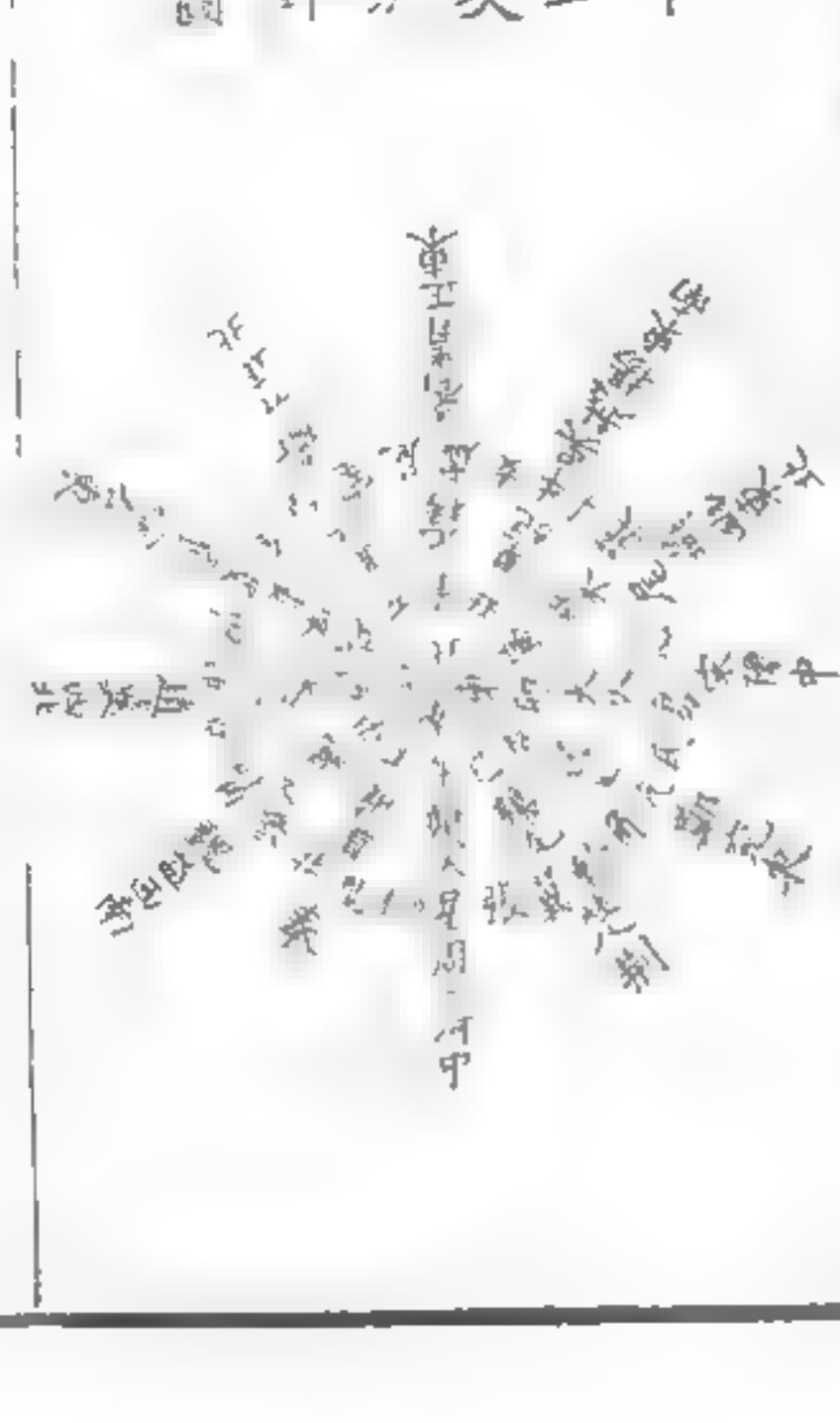
中星 昏旦中星

古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昏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總目之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者謂之中 堯典四仲洗遷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轉東南出沒則以未為中故以未為中旦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月令言季夏昏火惟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七月流火惟其以戌為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戌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伏此始終則以未為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大界中酉昏之久亦典則衆見伏此始終則以未為則衆目之時之正而言之曰今此其所以不同也

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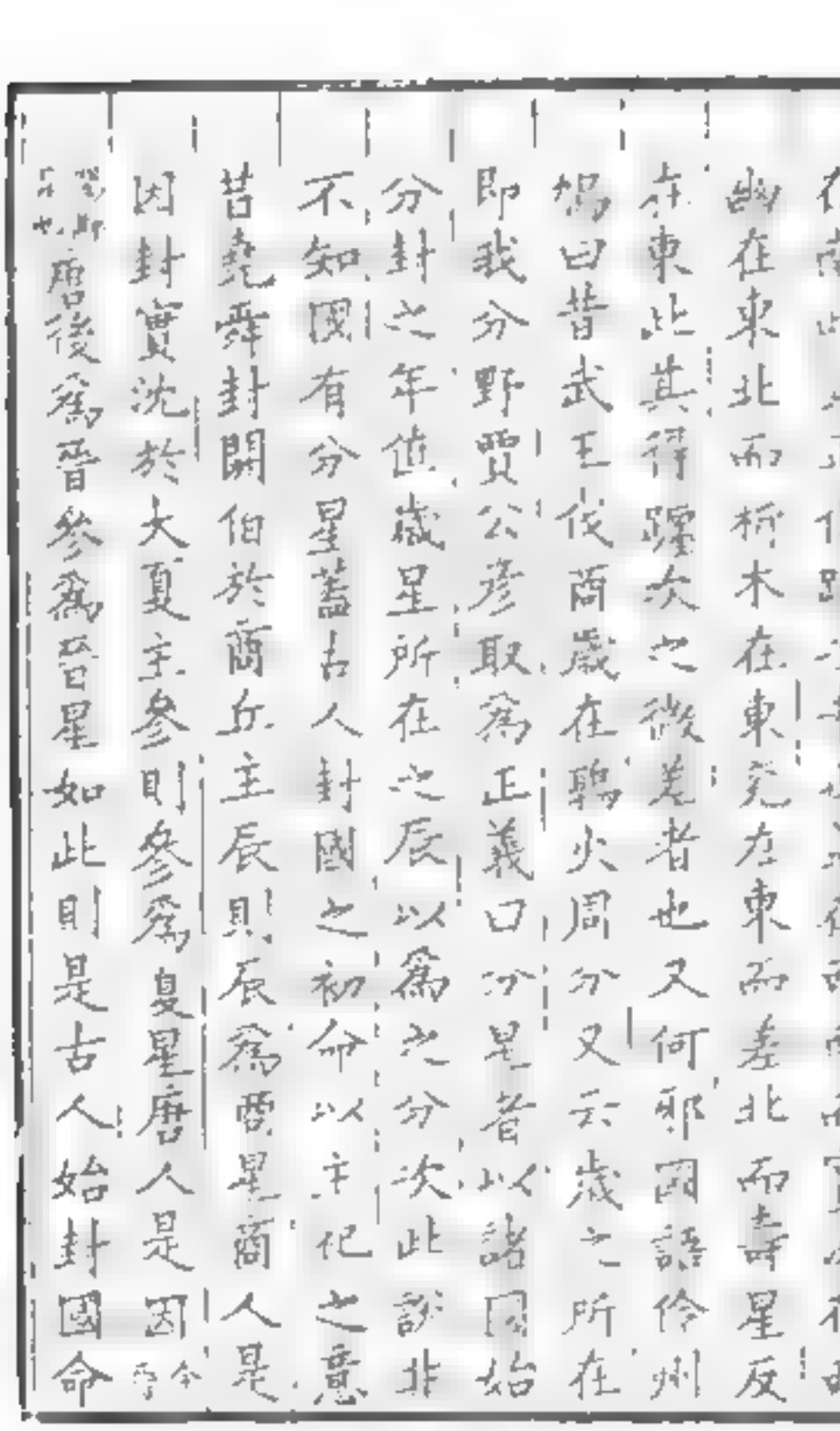
漢古郡國考

六經奧論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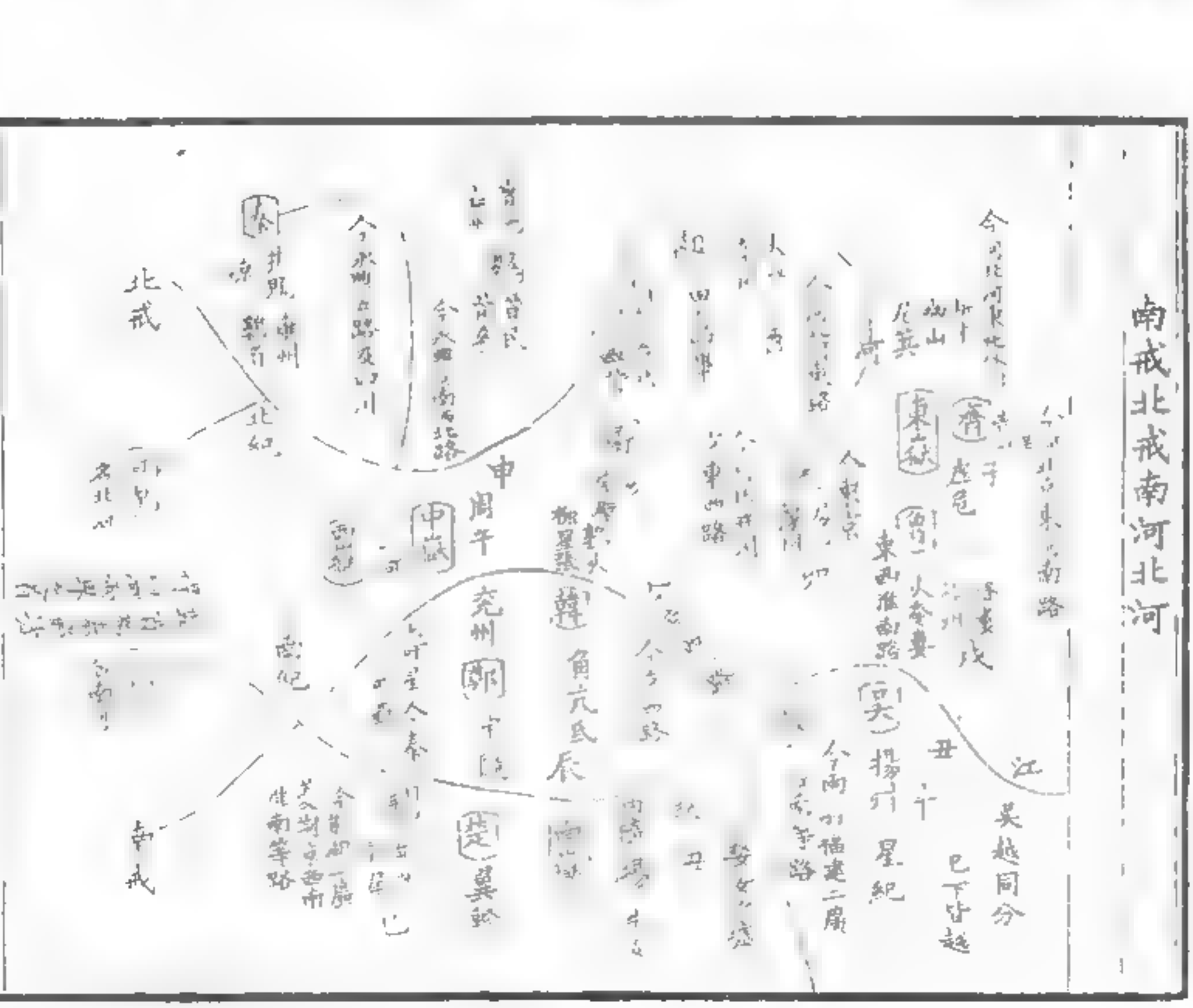


十二次分野圖

分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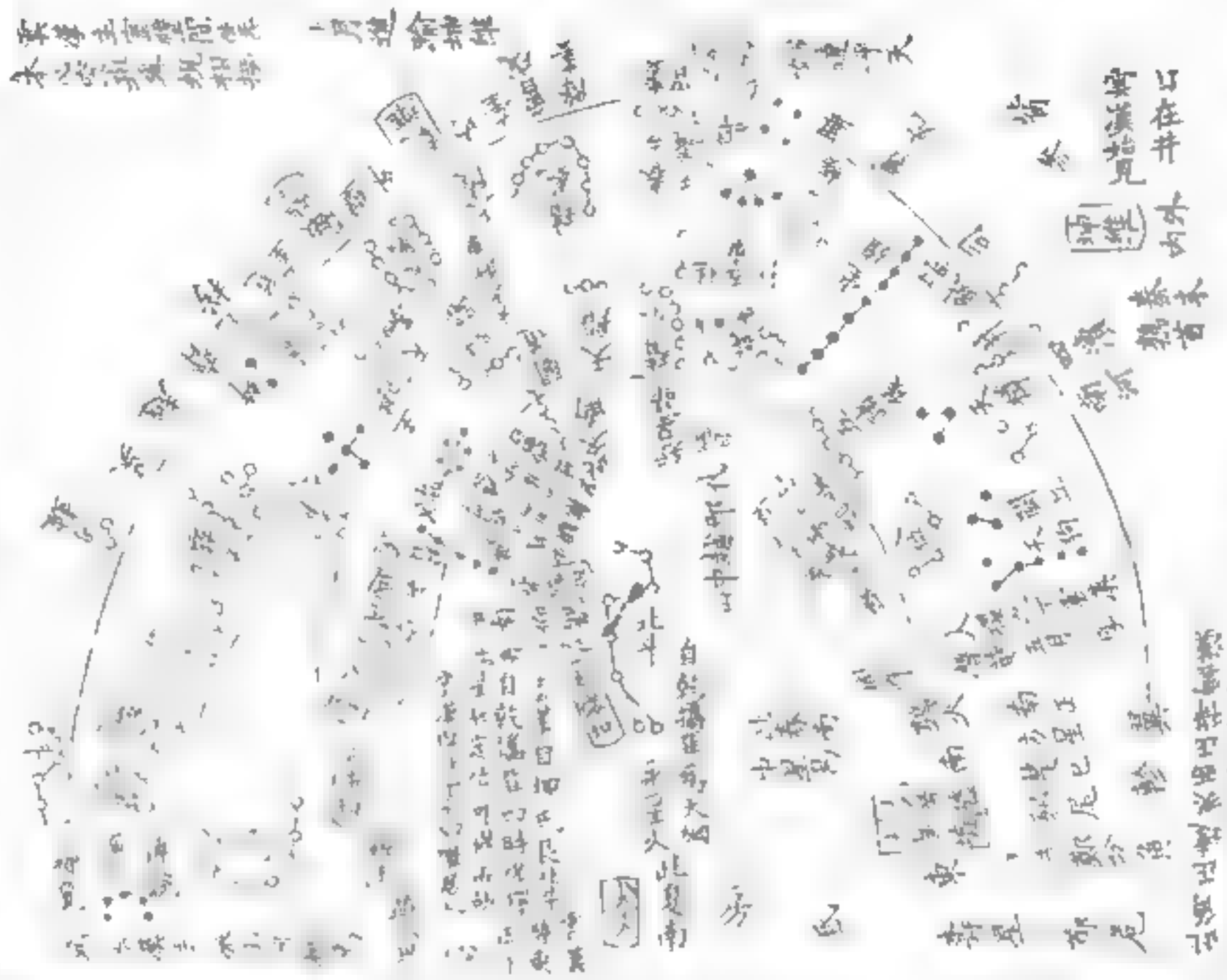


以主祀之意無疑底爲商星矣爲晉星矣久矣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爲分星不應相上因閼伯晉人因實沈其爲封國命祀之意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依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次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爲據又況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兼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時星象之言要有明驗今則同在甸畿之內或者又執漢書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甲以配漢始終一日之雲漢江河之氣也則可以終於兩戒識雲漢升沈於四維下參以之學其深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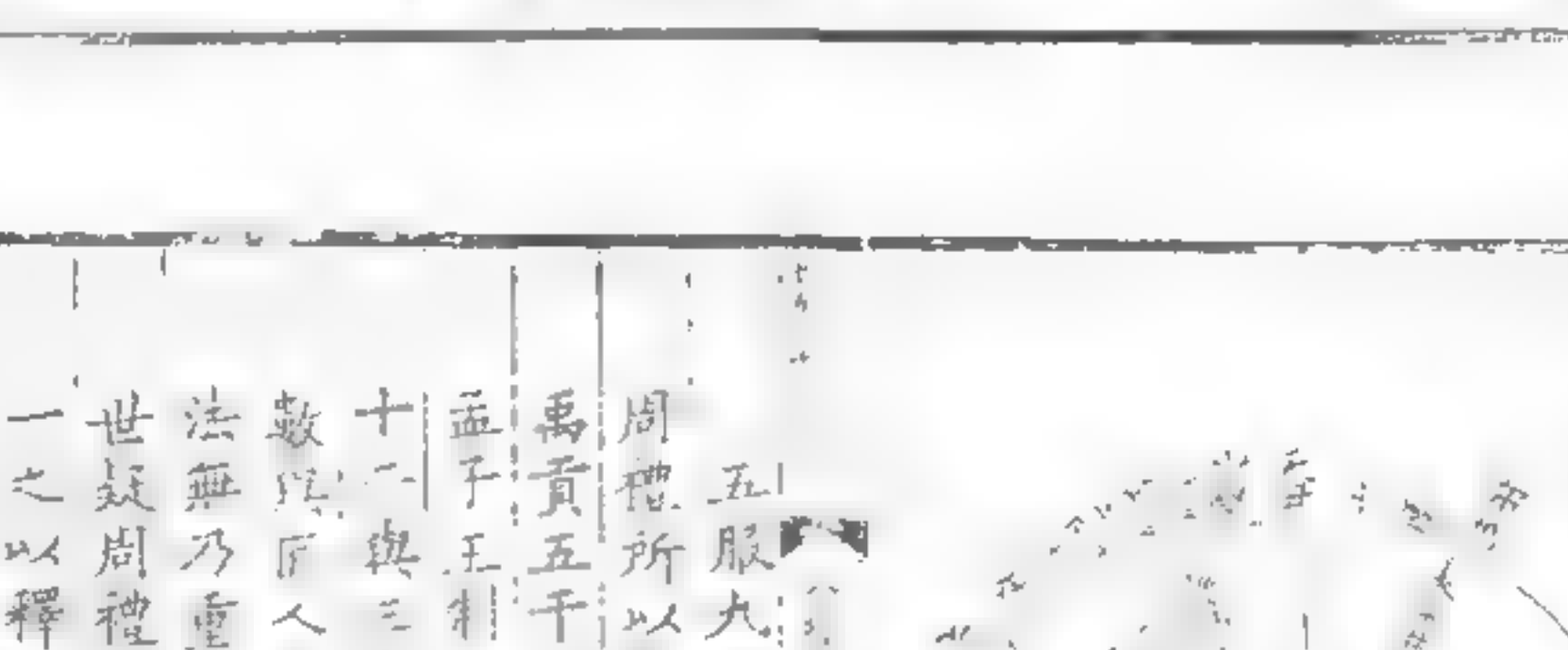


雲漢圖

識雲漢升沈於四維



三辰圖



五服九服辨

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五等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一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冢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夫家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惟此五者之疑未釋故後世疑周禮非聖人之書今皆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疑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然後周禮得以爲全書亦見古之未精耳

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

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
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
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
方九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
制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而數之大抵周
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綏服周之
男采即禹之要服周之衛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
夷即禹之荒服周之鎮服即禹之要服周之蕃
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

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
九州之外謂之蕃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
蕃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
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
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宣四海之外
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昨考制度無
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
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
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

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
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
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
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合而數之也周之王畿
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秸粟米
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
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
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
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三
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
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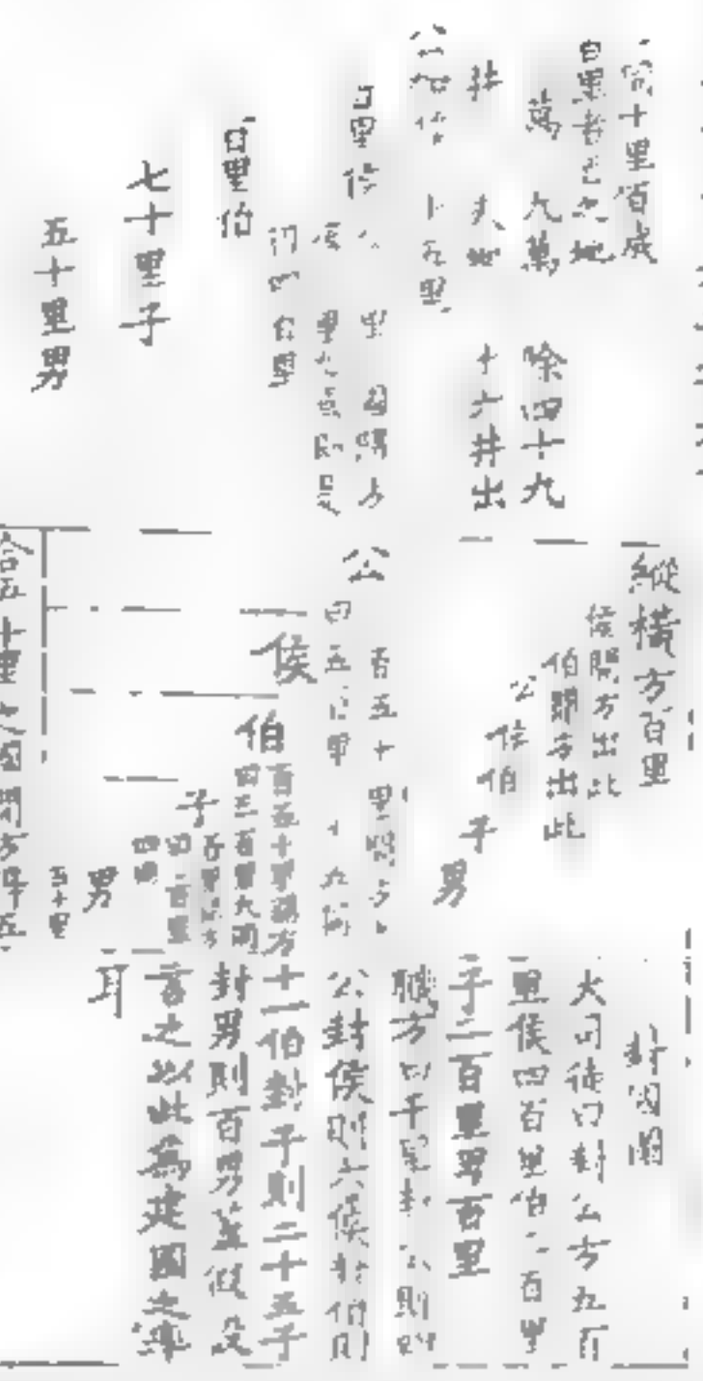
六服朝禮

元年 侯甸 二年 侯甸 三年 侯男 四年 侯甸 五年 侯甸
六年 侯甸男要 七年 侯 八年 侯甸 九年 侯甸
十一年 侯 十二年 侯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
五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
夫來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
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
是朝於巡守之所然周禮之朝夏宗秋覲冬
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
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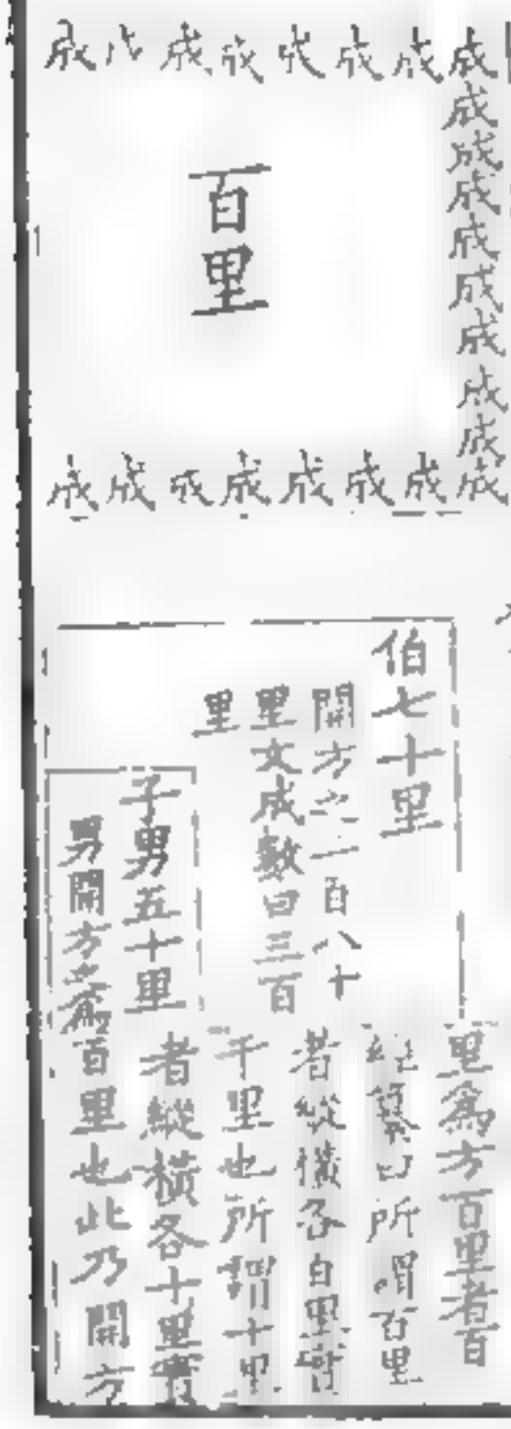
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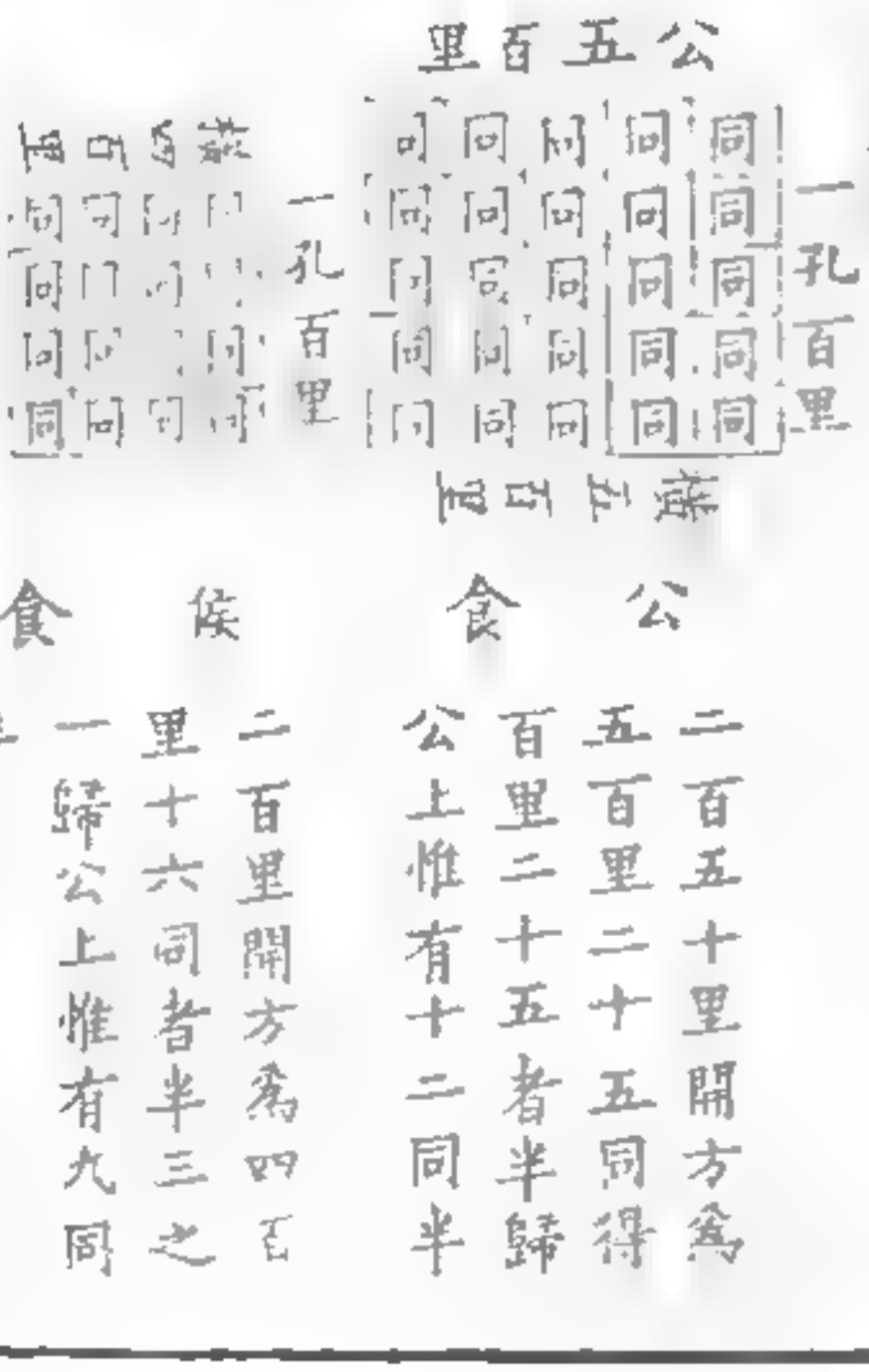
王畿千里四分之地者百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開方一同





伯三百里

食百里四同

子二百里

食男百里四同

食男百里四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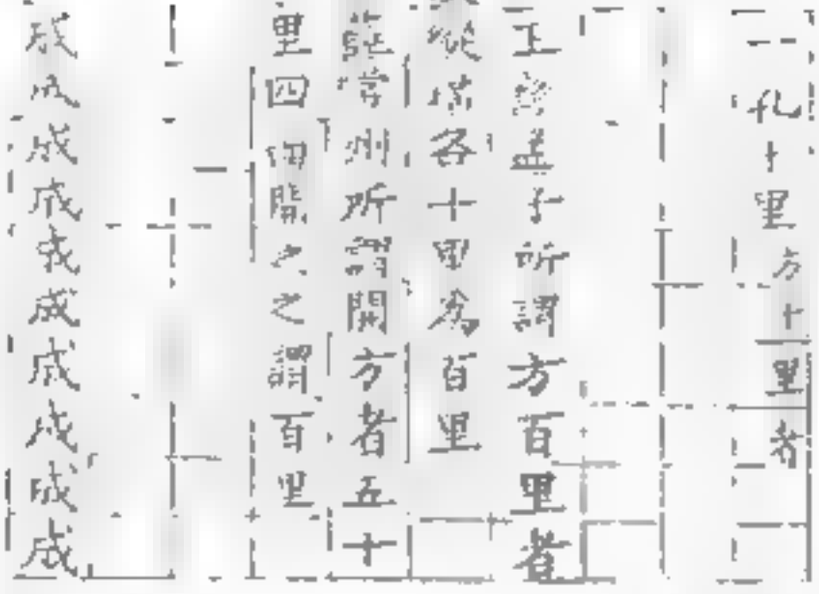
五十里開方爲一百里一同

地得百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七十五里

百五十里開方爲二百里四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三同

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九者三之一歸公上惟有六同

孟子王制



一里方十里者一百

侯開方之與下四百里同上公百二十五里開方四箇一百成四百又四箇二十五成百成五百里

公王謂孟子所謂方百里者

侯減倍各十里爲百里

百龍常州所謂開方者五十里里四箇開方之謂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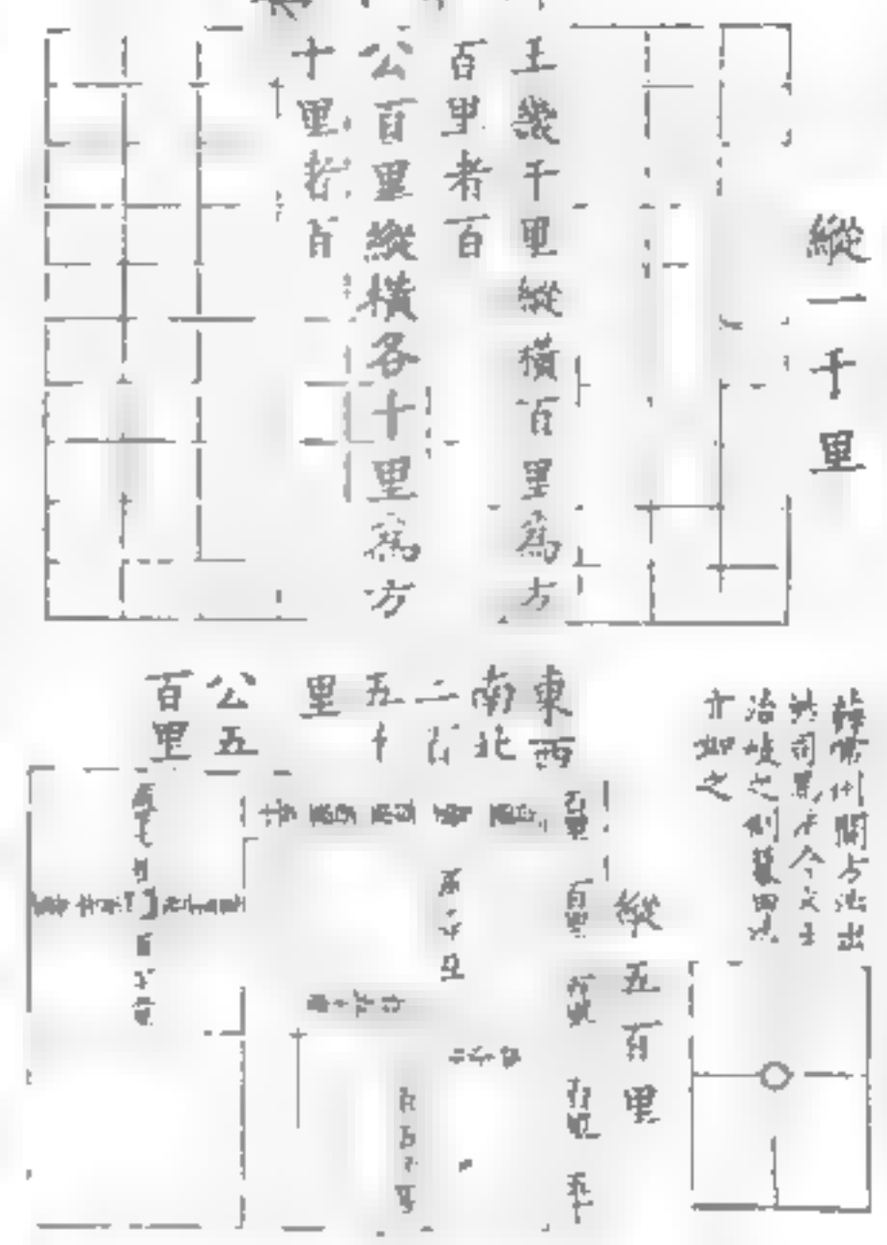
四箇開方之與下三百里同舉成數曰三百

一百里一成

伯七十里

成成成

王制開方法



封國辨 附圖 公五百里之制不同

王制與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百里今大國數圻若無侯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如孟子曰每國九十則減方之半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孔子以大國爲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開方之法計之千乘百里之國方百里者以爲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此

古者封國之制也

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二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所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某民數實數各以其地方千里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無以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識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當如孟子所言王畿千里以五百里者百公五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五十里者二十五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四男一百里者九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四男一百里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則百里之國

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男一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十一伯以一百里封子則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則百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辜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實爵無過三等自夏殷以來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禮行人之冕章司儀之贊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無疑矣司徒則舉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兄夫地雖五等食亦三等司徒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公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二之一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如周尹五等封爵其分土亦無過三等與孟子之言合也

貢助徹法 論州田取天之法 孟子所謂井地是也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藉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遞徹而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徹則無義注家又謂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爲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遞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使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

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爲糧
宣王之時命召伯上田春秋之時有若對
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
如綦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狂相覆爲千
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
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則公卿采地
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
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
令諸侯俱爲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
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爲井井中爲公田外爲
八家之田遶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

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爲商諸侯武王初得天
下統是周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爲
徹凡言周爲公田助法也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
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
也蓋疑之辭耳毛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走
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
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上田夫餘夫二十五畝商
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而我
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
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
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爲成王哉傳稱穀出

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
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
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
孰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末民頑吏猾公田之耕
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
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稅綽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貊周禮
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
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亦什一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

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
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
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園廛謂之園廛則亦
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
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百貨
廛者工商輻湊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知其之
意以爲在園之園廛可斬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
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
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廛則知
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園廛之文耳所
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說上文無征二

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遂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鄉遂及公邑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分制田而為二但溝洫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簡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橫一列凡有百成計

貢助徹為正

讀法辨

周禮五家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一百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每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每正月之吉各以其鄉之民讀法者七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各以其所治之民讀法凡讀法者皆所以糾萬民之德而勸之使為善也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正族師閭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耳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

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

牛耕耦耕辨

嘗謂古人未作者少而天下有情農後世末作者多而天下無情農豈古今人情相反邪抑時世使之然邪說者謂古耕之田出於公故人人得以自耕而天下有情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情農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耕倍此後世之所以無情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故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周禮牛人之職共享牛膳牛掌牛之政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耜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前乎此者見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藪藁之具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器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爲急者蓋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情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情農其教生耕之力蚤不可以不辨

後世有牛耕及年號改元之事皆三代所未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欽定四庫全書

九經直音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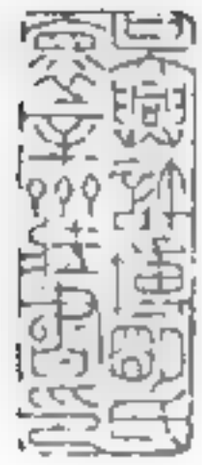
（宋）孫奕撰

元刻本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桑王二字下引眞宗宜聖讔、但標眞宗不稱宋、又稱御製、則爲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卽今寧波府也。末題歲次丁亥、柳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爲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爲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並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闢、法也、說文音必、鄭音避、大誥貢字下云音墳、王讀爲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鄭音捷、王杜並以爲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云、註作禮祈、孔讀子以爲祖迎。祭義燔字下云、徐扶袁反、古音燓。周禮太宰圜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頒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邊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遵人下云、遵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遺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爲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敖不可長、釋文敖依註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亡反。此書云敖王音平、則釋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註云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註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註半從半違、遂使敖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旅貢下云、旅音鴈、燕游也。今考鄭註旅讀如燕游之游。此書既用鄭義、則旅當作以周反。其作艮周反音鴈者、乃春秋傳槃厲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審端徑術下云、術詐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求、則加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術並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爲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云、書武成作如字者是。註讀爲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𧘇、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𧘇、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汲塵合韻、則衣殷二字音通。是書以爲無據、亦爲失考。然校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慤註、然如祭法幽宗註讀如榮方慤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

下云陸無音漢翟酺疏引此作蒸則補宜闕遺亦
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云卜讀爲
如字者非考鄭註卜當爲僕僕之誤也僕人射人
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卜人則於義無取此
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箔
字下云音泊又音代今考釋文云又丈之反未知
所出不知說文落水衣本作蓓从草泊聲水衣之
蓓既以泊爲聲則丈之反乃爲箔之古音矣故蓓
藥草名作澁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爲本
音而以代爲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爲無出考
核尤精且釋文所載陸氏諸儒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
朱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
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
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
音釋中最爲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爲坊刻
之誤既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明今雖字九經注直音今不可見即以此本莊子音合如明本武威字下注云陸無音三字同下依此傳合作志金藤榕字下云鄭音避此本鄭上多馬字禮記參義同字下云徐唐及古音揩此本作煕徐与初周禮大宰旅貢下云旅音魯盖游之游按後鄭注旅讀如魯游之游則此为長唯誤盖作厥与圖字下云本古及又音布此无音圖又布故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此往有一日字匪領下云劉音班徐音猜此无音天府以待匪領亦无音原人注垂音少亦如字緯省音班遠人站字此本作踮又則當是臨人之臨注文則當是臨人踮字下云音站又音沾又音點此本作沾又音點又苦又音頭此本美字得明本對勘一通不可放筆也明本刊於至元丁丑武而从初本類寫頗多訛脫獨字則當是无時坊肆所取善書匱改數世邵亭老蒼遂為一書祕也明本退庵隨筆曾載莊要郭象作書隱堂云云疑先得之珠不圭合如明長洲葉昌熾藏

經091 148

孟子

函舍鄭正焉鄧夫其正已剛下中法已矣以舍諸已
樂治陶桃流無朝潮惡鄧夫其惡鄧夫其浣鳥得刈已下同汙鳥俠逸
所毛綱剛祖綱陽首裸潘程星焉博愛表去已以盛鷹

公孫丑下 環還勝法夫其域域給啤報朝潮朝剛剛剛
造下同郎動要慢得已以
朝潮長鄧惡鳥慢鄧夫其樂治好臣去 鄧鄭鎗逸薛易臨悠
為匡鄭正焉難戰急去匡鄭擊機幾機又祈距正為之匡
牧木舅物死鄭于見於鄭為匡夫見為匡鄭下綿刈特
以為鄭下綿刈裕頭盡鄭夫其為匡鄭正言與于
比匡鄭胥校鄭沈審燕雄與于曾其夫其應法殺與于
慰潮賢假惡鳥監正之鄭刈下更匡朝潮盍為匡夫其
惡鳥使已 龍正斷札書朱九宇或已為作書欲為匡
應法隱法子鄭齊 復鄧語法繆藝世或長正而見鄭下

濡齋鄧夫其惡鳥幾舍諸悻剛夫天其 舍諸
應刈下 復下同 夫其惡鳥幾舍諸悻剛夫天其 舍諸
綸鄭亞惡鄭焉帕鄭辟無正鄭養匡雜序鄭維治滿勿整說
粗立狼即安剛糞分盼鄧惡鳥夫其兩正校鄭射鄧汗鳥
惡鳥夫其兩正校鄭射鄧汗鳥莫養匡同養匡別鄧許行
文事鄧墨田玳萌鄭胥捆坤鄭玉雜句織鄭米鋪
耜似變龍殘孫惡鳥種匡衣平鄭之與于金文醜鄧驟京
械鄧陶桃治也舍鄭悻剛夫其惡鳥幾舍諸悻剛夫天其 舍諸
暢鄭頹鄭偏鄭匿迎跣鄭論鄭鄭鄭潔鄭洒巴契鄭別鄭
長上放上鄭日鄭自鄭非勞匡來匡為已鄭 夫其皇焦閩遮
不易鄭下為天下鄭下鄭不鄭興頭倍與青任匡鄭向場長強已
鄭匡長下同匡 辟鄭演鄭益 舍諸
鄭匡夫其鄧比鄭惡鳥辟鄭演鄭益 舍諸馬鄭匡於為朱音
辟鄭匡夫其鄧比鄭惡鳥辟鄭演鄭益 舍諸馬鄭匡於為朱音
聖匡夫其鄧比鄭惡鳥辟鄭演鄭益 舍諸馬鄭匡於為朱音

睚眦之怨必報焉故曰惡惡已甚則其生也必有不仁者矣
○馮翼按此章言君子之於人惡惡而

毛詩

九經直音韻略

毛詩

經091 160

經091-461

經091-462

尚書

伏服虔音匐王肅音蒲北反

項氏夏氏胡搬反

斷章訖以莫卜反

浴上過去聲下北佳反好去聲

合如字一音胡荅反

傳平聲恩去聲

見賢冠賢尤反盧本不復去

鴈音雁

思去聲下同

指職雉反

自哭悲嗚呼痛傷也

毅魚既反

折音哲

說如字一音悅

重平聲去聲

繼古詣反

經091-165

經091-466

九經直音卷第六

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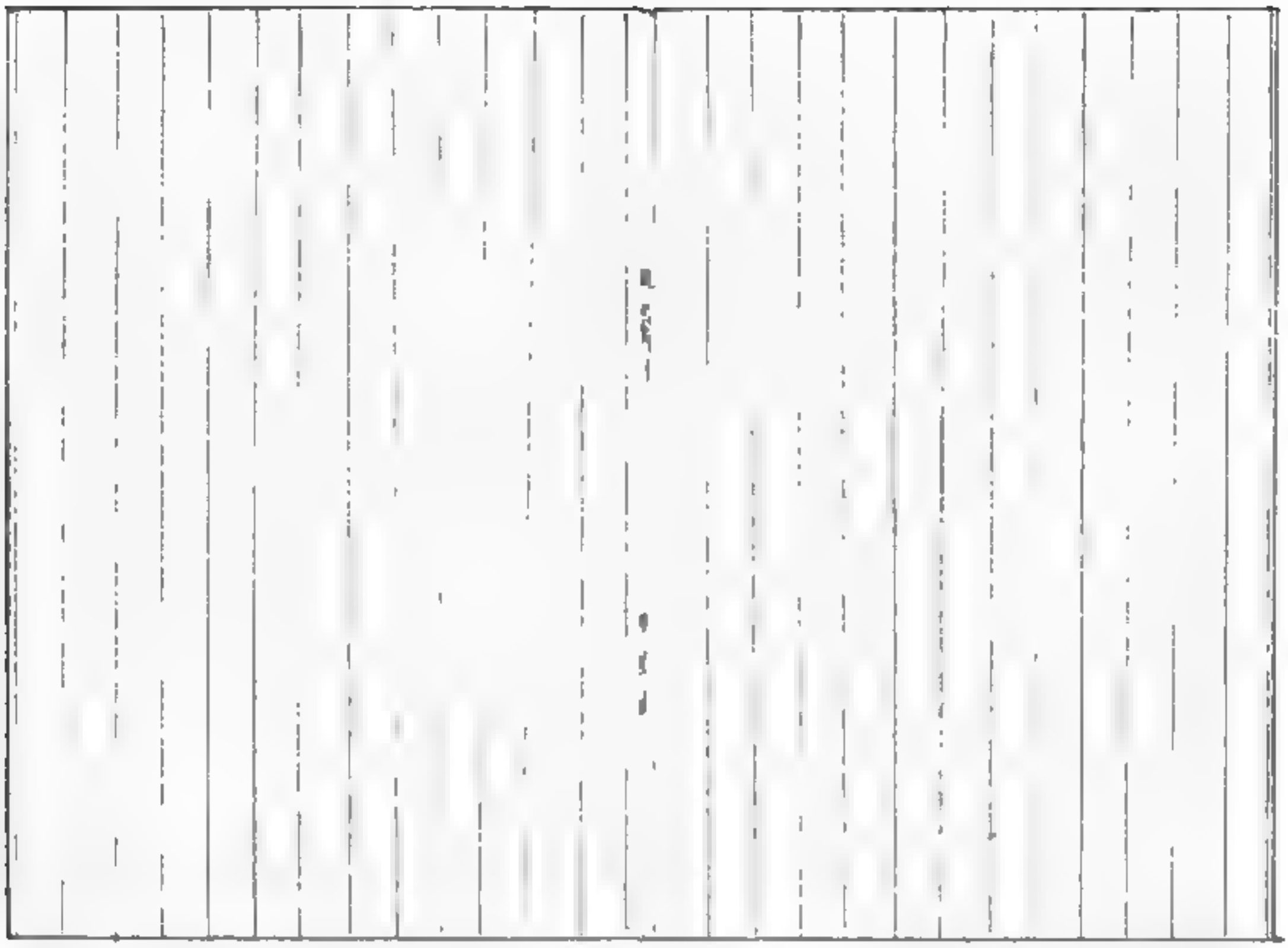
上經 慶亨 潛平見龍現 利見如字 下同 惕汁反 乾平 健渡 自強平 見龍現 乘平 躍藥 元 拔豪 擾 施去 下同 乘平 健渡 自強平 見龍 現 乘平 躍藥 元 拔豪 擾 施去 下同 反復 扶又反 造上 又 長張上 向 幹下 不勃 亦遂 純悶 閉 不見 如字 樂洛 確 說 脫 技 浦入 庸 行去 邪 似嗟 飛 悔 常 離去 獨 獨 獨上 時舍 伊川 去 乃見 如字 下同 粹 翔為 行去 下同 未見 現 辯 去又 重平 下同 夫 皆 先去 後去 疫去 牝 頻 忽由 喪去 疆 姜 疑 魚 駘 同 知光 智 括 官 入 囊 刀 譽 舍 去又 頌 夬 決 史 載 試 辨 末 番 扶 悔 為其 去 嫌 嫌 未 離去 夫 扶 恒 完 下 去 遯 臨 乘 馬 傳 去 下同 音平 夏 班 領 媾 如 乘 剛 平 寇 往 行去 來 行去 用 說 脫 又 後 君子 以 下同 陽 揚 上 開 明 上 入 夷 平 入 于 左 夷 平 入 明 上 入 箕 子 之 明 夷 平 入 于 南 狩 巡 上 大 首 始 去 乃 改 命 革 去 下 同 治 去 下 同 有 孚 信 去 下 同 元 吉 亨 通 去 下 同 悔 亡 孚 信 去 下 同 改 命 革 去 下 同 吉

禮記

徐氏家藏書

經091 475

經091 476



九經直音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是為去好去微晃侯與兒共供廢弱說朝朝欲去
韓去淵物傳物不樂留 經
閱去一下留 指當場川地名又劉去淳于適留又難去
投戟地去注罷 之昭 不助書之 以
之新觀留去留去 留 留 留

文公　元年　頃襄王崩　二年　秦人來歸僖公　三年　公子遂如京師　葬文公　四年　公孫敖如京師　五年　初獻六羽　六年　季孫行父如晉　秦伯使術來聘　七年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八年　天王使毛伯來求金　九年　春王正月　公如晉　夏四月　葬晉襄公　十年　公子遂如齊　齊人殺其君商人　十有一年　邾婁人鄭人伐宋　十有二年　晉趙盾帥師救江　冬十月　十有三年　公孫敖如京師　公子遂如京師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公至自晉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月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公如齊　夏四月　秋八月　大雩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公至自齊　二月　癸巳　公薨于路寢　夏四月　葬我君文公　秋七月　冬十有月　丁巳　仲遂卒于垂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　公子遂如齊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月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子遂如齊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月　公孫敖如京師　葬我小君敬嬴　文公

成公 [illegible] 徼甘派為医難医結滞汗医好医
[illegible] 肺疾将医山縣玄 繁研朝脈診 [illegible]
語如朝飯頃 [illegible] 診之如常張侯令去 [illegible] 以杭抗
[illegible] 診之如常 [illegible] 診之如常 [illegible] 診之如常

春秋

八年 夏六月 制侯與衛鈃朔又降匡 胡將引玉伐知智 晉荀瑤帥師伐鄭 鄭駟弘救之 瑤退 朝歌令王登已死 衛侯出奔 衛侯復入 衛侯出奔 衛侯復入 衛侯出奔 衛侯復入

元經卷第十四 晉 比景 撰

春秋

昭公名[一]子昭 諡號[二]敏德[三]慧[四]聞[五]曰昭 孫[六]穆伯[七]之[八]子[九]母[十]曰[十一]聲[十二]姜[十三]齊[十四]出[十五]也[十六]

元年[十七]春[十八]王[十九]正[二十]月[二十一]公[二十二]即[二十三]位[二十四]

夏[二十五]四[二十六]月[二十七]辛[二十八]巳[二十九]朔[三十]日[三十一]有[三十二]食[三十三]之[三十四]

秋[三十五]七[三十六]月[三十七]公[三十八]如[三十九]晉[四十]

冬[四十一]十[四十二]有[四十三]二[四十四]月[四十五]季[四十六]孫[四十七]意[四十八]如[四十九]卒[五十]

二年[五十一]春[五十二]王[五十三]正[五十四]月[五十五]公[五十六]至[五十七]自[五十八]晉[五十九]

夏[六十]四[六十一]月[六十二]葬[六十三]蔡[六十四]景[六十五]公[六十六]

秋[六十七]葬[六十八]晉[六十九]平[七十]公[七十一]

冬[七十二]十[七十三]月[七十四]

三年[七十五]春[七十六]王[七十七]正[七十八]月[七十九]

夏[八十]四[八十一]月[八十二]

秋[八十三]葬[八十四]齊[八十五]景[八十六]公[八十七]

冬[八十八]十[八十九]有[九十]二[九十一]月[九十二]

四年[九十三]春[九十四]王[九十五]正[九十六]月[九十七]

夏[九十八]四[九十九]月[一百]

秋[一百一]七[一百二]月[一百三]

冬[一百四]十[一百五]月[一百六]

五年[一百七]春[一百八]王[一百九]正[一百十]月[一百十一]

夏[一百十二]四[一百十三]月[一百十四]

秋[一百十五]七[一百十六]月[一百十七]

冬[一百十八]十[一百十九]月[一百二十]

六年[一百二十一]春[一百二十二]王[一百二十三]正[一百二十四]月[一百二十五]

夏[一百二十六]四[一百二十七]月[一百二十八]

秋[一百二十九]七[一百三十]月[一百三十一]

冬[一百三十二]十[一百三十三]月[一百三十四]

七年[一百三十五]春[一百三十六]王[一百三十七]正[一百三十八]月[一百三十九]

夏[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一]月[一百四十二]

秋[一百四十三]七[一百四十四]月[一百四十五]

冬[一百四十六]十[一百四十七]月[一百四十八]

八年[一百四十九]春[一百五十]王[一百五十一]正[一百五十二]月[一百五十三]

夏[一百五十四]四[一百五十五]月[一百五十六]

秋[一百五十七]七[一百五十八]月[一百五十九]

冬[一百六十]十[一百六十一]月[一百六十二]

九年[一百六十三]春[一百六十四]王[一百六十五]正[一百六十六]月[一百六十七]

夏[一百六十八]四[一百六十九]月[一百七十]

秋[一百七十一]七[一百七十二]月[一百七十三]

冬[一百七十四]十[一百七十五]月[一百七十六]

十年[一百七十七]春[一百七十八]王[一百七十九]正[一百八十]月[一百八十一]

夏[一百八十二]四[一百八十三]月[一百八十四]

秋[一百八十五]七[一百八十六]月[一百八十七]

冬[一百八十八]十[一百八十九]月[一百九十]

十一年[一百九十一]春[一百九十二]王[一百九十三]正[一百九十四]月[一百九十五]

夏[一百九十六]四[一百九十七]月[一百九十八]

秋[一百九十九]七[二百]月[二百一]

冬[二百二]十[二百三]月[二百四]

十二年[二百五]春[二百六]王[二百七]正[二百八]月[二百九]

夏[二百十]四[二百十一]月[二百十二]

秋[二百十三]七[二百十四]月[二百十五]

冬[二百十六]十[二百十七]月[二百十八]

十三年[二百十九]春[二百二十]王[二百二十一]正[二百二十二]月[二百二十三]

夏[二百二十四]四[二百二十五]月[二百二十六]

秋[二百二十七]七[二百二十八]月[二百二十九]

冬[二百三十]十[二百三十一]月[二百三十二]

十四年[二百三十三]春[二百三十四]王[二百三十五]正[二百三十六]月[二百三十七]

夏[二百三十八]四[二百三十九]月[二百四十]

秋[二百四十一]七[二百四十二]月[二百四十三]

冬[二百四十四]十[二百四十五]月[二百四十六]

十五年[二百四十七]春[二百四十八]王[二百四十九]正[二百五十]月[二百五十一]

夏[二百五十二]四[二百五十三]月[二百五十四]

秋[二百五十五]七[二百五十六]月[二百五十七]

冬[二百五十八]十[二百五十九]月[二百六十]

十六年[二百六十一]春[二百六十二]王[二百六十三]正[二百六十四]月[二百六十五]

夏[二百六十六]四[二百六十七]月[二百六十八]

秋[二百六十九]七[二百七十]月[二百七十一]

冬[二百七十二]十[二百七十三]月[二百七十四]

十七年[二百七十五]春[二百七十六]王[二百七十七]正[二百七十八]月[二百七十九]

夏[二百八十]四[二百八十一]月[二百八十二]

秋[二百八十三]七[二百八十四]月[二百八十五]

冬[二百八十六]十[二百八十七]月[二百八十八]

十八年[二百八十九]春[二百九十]王[二百九十一]正[二百九十二]月[二百九十三]

夏[二百九十四]四[二百九十五]月[二百九十六]

秋[二百九十七]七[二百九十八]月[二百九十九]

冬[三百]十[三百一]月[三百二]

十九年[三百三]春[三百四]王[三百五]正[三百六]月[三百七]

夏[三百八]四[三百九]月[三百十]

秋[三百十一]七[三百十二]月[三百十三]

冬[三百十四]十[三百十五]月[三百十六]

二十年[三百十七]春[三百十八]王[三百十九]正[三百二十]月[三百二十一]

夏[三百二十二]四[三百二十三]月[三百二十四]

秋[三百二十五]七[三百二十六]月[三百二十七]

冬[三百二十八]十[三百二十九]月[三百三十]

二十一年[三百三十一]春[三百三十二]王[三百三十三]正[三百三十四]月[三百三十五]

夏[三百三十六]四[三百三十七]月[三百三十八]

秋[三百三十九]七[三百四十]月[三百四十一]

冬[三百四十二]十[三百四十三]月[三百四十四]

二十二年[三百四十五]春[三百四十六]王[三百四十七]正[三百四十八]月[三百四十九]

夏[三百五十]四[三百五十一]月[三百五十二]

秋[三百五十三]七[三百五十四]月[三百五十五]

冬[三百五十六]十[三百五十七]月[三百五十八]

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九]春[三百六十]王[三百六十一]正[三百六十二]月[三百六十三]

夏[三百六十四]四[三百六十五]月[三百六十六]

秋[三百六十七]七[三百六十八]月[三百六十九]

冬[三百七十]十[三百七十一]月[三百七十二]

二十四年[三百七十三]春[三百七十四]王[三百七十五]正[三百七十六]月[三百七十七]

夏[三百七十八]四[三百七十九]月[三百八十]

秋[三百八十一]七[三百八十二]月[三百八十三]

冬[三百八十四]十[三百八十五]月[三百八十六]

二十五年[三百八十七]春[三百八十八]王[三百八十九]正[三百九十]月[三百九十一]

夏[三百九十二]四[三百九十三]月[三百九十四]

秋[三百九十五]七[三百九十六]月[三百九十七]

冬[三百九十八]十[三百九十九]月[四百]

二十六年[四百一]春[四百二]王[四百三]正[四百四]月[四百五]

夏[四百六]四[四百七]月[四百八]

秋[四百九]七[四百十]月[四百十一]

冬[四百十二]十[四百十三]月[四百十四]

二十七年[四百十五]春[四百十六]王[四百十七]正[四百十八]月[四百十九]

夏[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一]月[四百二十二]

秋[四百二十三]七[四百二十四]月[四百二十五]

冬[四百二十六]十[四百二十七]月[四百二十八]

二十八年[四百二十九]春[四百三十]王[四百三十一]正[四百三十二]月[四百三十三]

夏[四百三十四]四[四百三十五]月[四百三十六]

秋[四百三十七]七[四百三十八]月[四百三十九]

冬[四百四十]十[四百四十一]月[四百四十二]

二十九年[四百四十三]春[四百四十四]王[四百四十五]正[四百四十六]月[四百四十七]

夏[四百四十八]四[四百四十九]月[四百五十]

秋[四百五十一]七[四百五十二]月[四百五十三]

冬[四百五十四]十[四百五十五]月[四百五十六]

三十年[四百五十七]春[四百五十八]王[四百五十九]正[四百六十]月[四百六十一]

夏[四百六十二]四[四百六十三]月[四百六十四]

秋[四百六十五]七[四百六十六]月[四百六十七]

冬[四百六十八]十[四百六十九]月[四百七十]

三十一年[四百七十一]春[四百七十二]王[四百七十三]正[四百七十四]月[四百七十五]

夏[四百七十六]四[四百七十七]月[四百七十八]

秋[四百七十九]七[四百八十]月[四百八十一]

冬[四百八十二]十[四百八十三]月[四百八十四]

三十二年[四百八十五]春[四百八十六]王[四百八十七]正[四百八十八]月[四百八十九]

夏[四百九十]四[四百九十一]月[四百九十二]

秋[四百九十三]七[四百九十四]月[四百九十五]

冬[四百九十六]十[四百九十七]月[四百九十八]

春秋

文公二年 楊差池 差池不齊貌 二年 別方列反 三年 雨雪 于具反 四年 生春 又音甥 五年 閽 音昏 閽人 守門者 六年 長狄 徒歷反 七年 繁弱 音煩 八年 殺 所戒反 九年 稱 尺證反 十年 弒 音試 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一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二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三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四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五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八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六百九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二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三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四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五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六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七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八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七十九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一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二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三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四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五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六年 鄋瞞 音搜蠻 七百八十七年 鄋瞞 音搜

新編十一經問對五卷

（元）何異孫撰

元刻本

十一經問對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爲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爲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之說。皆頗引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爲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敎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爲陋。（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有此說異孫蓋與之闇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熱矣。則以爲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爲無理。至於綦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賦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爲用此艸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爲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爲礙理。八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僭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家記年爲淳于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次序爲唐元宗所定。尤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元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爲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加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買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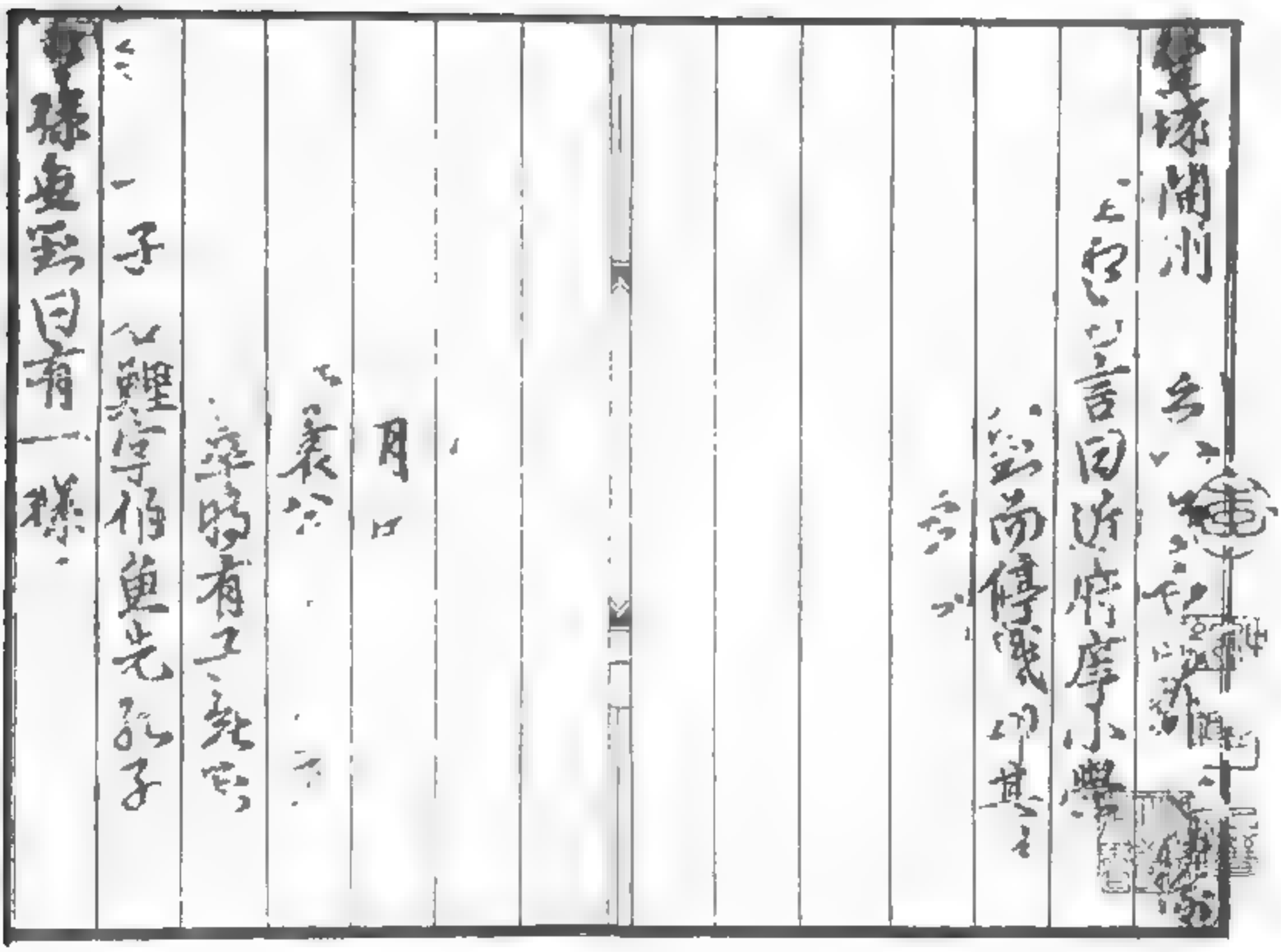
經部五經總義類 存卷三十三著錄

十一經問對五卷 元何異孫撰

元刊本半葉文橫八或九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有耳格

此通志堂經解本之祖本

已可一覽而得其大略仲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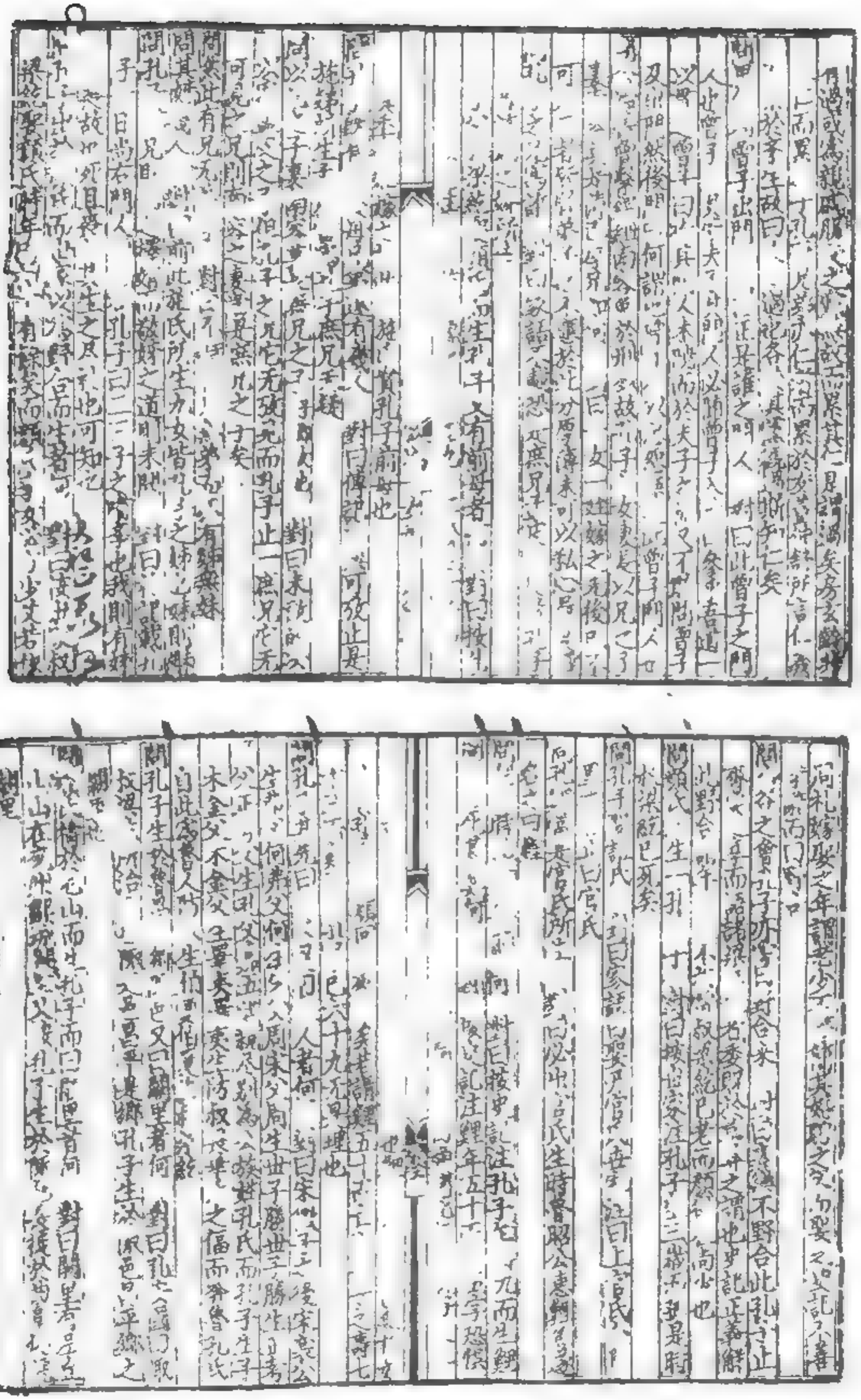


於閔損爲閔子騫
爲閔孔子之母
兄是同母口
孔子之妻一日
今關里郭西劉夫人
是也先儒
子亡自弗
孔子曰
子曰
子夏性者
屋於魯論
子何以
子夏性急
不安其
特依訓導者
疑未言及此
疑未言及此
疑未言及此

論語

論語問答

論語者何 對曰此孔門弟子之問答有夫子之言語也有弟子之問答有時人相與言語有門人對君上之言語有弟子自相問答又有門人對人夫之問答有夫子之言語而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自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他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門人記之有門人記其師之言語而門人之



新編一經問對卷之一

孝經

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何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　對曰史記
論語是上十二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故中間
拘仲尼之曾子侍
問曾子　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　對曰史記
子侍　孔子以曾參明孝道之共作孝經此言尤其列書班
書藝文志亦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事大孝言
故曰孝經也本書中自有孝經兩字而為書名況聖人之言乎
問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　對曰史記論語孝經
不同故曰論語者何　對曰曾參為於孝與諸子
如荀子楊子故謂之孟子
問書而稱子者何　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故
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
問論語以聖言而列諸經孟子以子書而亦
孟子之書推尊孔氏而孔子之論傳之
曰孔孟二則曰孔孟故其書亦列諸經
問孟子七篇旣今本趙氏岐又曰外書四篇者何　對曰趙氏
固已云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人依倣而作之者
性善辨文說孝經為說今雖不存而四篇大義觀內篇足矣
問趙岐解注程朱不取之者何　對曰文
經義多解宗諸儒不過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篤
王弼說周禮便書疏玄機公羊則尚書傳
甚毋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東漢中三百年註一部孟子
他合該他動著
問宋程中注孟子事顧其謀　對曰據趙
人年已五十因祝疾愈作新論為歐議中傷
故注及　事此所謂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末矣

問十八章大序亦玄宗為之否　對曰天寶間所定章次章
引詩句多與經文不合恐是本經博士
諸儒所引者有後儒附益者是之人所記故中間
問或曰孝經說喪禮多自禮記中出　對曰禮記喪禮多出於漢
儒或知不自孝經而然孝經之立名即聖人
而喪親一事聖人亦不過曰喪禮之大節至於儀文度數有待
於後人以此見禮記中事為品節皆大經中節目也
の孝經は對終

孟子

問論語一書或稱孔子孟子一書或稱孟子者何　對曰論語是
諸子記諸人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
故荀子楊子皆謂之孟子
問書而稱子者何　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如書而稱子者何　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問孟子七篇旣今本趙氏岐又曰外書四篇者何　對曰趙氏
固已云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人依倣而作之者
性善辨文說孝經為說今雖不存而四篇大義觀內篇足矣
問趙岐解注程朱不取之者何　對曰文
經義多解宗諸儒不過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篤
王弼說周禮便書疏玄機公羊則尚書傳
甚毋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東漢中三百年註一部孟子
他合該他動著
問宋程中注孟子事顧其謀　對曰據趙岐本傳岐京兆長陵
人年已五十因祝疾愈作新論為歐議中傷作疾愈論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末矣
故注及　事此所謂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末矣

已況布帛絲麻安知抱布貿絲乎　對曰陳氏所謂堀
富貴賤一動其心則害於下氣矣至大至剛是句以直養而無
害是句
問萬是如何　對曰理不勝欲便
思富貴而欲貴則至剛者能於榮貧而
問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如此則氣雖剛大又須令道義
而後無餒焉如何　對曰配
道義有斷制屬開道能包括為大無是餒者充乎已無以往於
外之謂也蓋道義
順此理而養之但見其拓落然而慶事不至於疑懼所謂無是
餒也
問既配義與道又曰集義所生而不說道字者何　對曰集義所
生即是配義與
義者事事皆合於義真積力久自反常直可
又引孟子曰集義所生者自來而襲取之也此處一事偶然自理就事上論難孟子見

故曰　　　

近旨流綱 曰張首二句是一章之綱領其下八者之條目自
[illegible]
文公朱子斷以為曾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
[illegible]十章又何以知為曾子之言而門人所述 對曰以傳之
次第有曾子曰知之門人述曾子之言門人述曾子之言皆
子所以其親子曰知之也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述曾子之言皆
語自然 子曰先儒以為曾子門人所記
問大學之書如何 對曰大學之事所以為大人謂道
意正心脩身至治國平天下也 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人謂道
者不外八者而言此心至治國平天下也 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人謂道
以上 事 曰而 首之明德新民者而 對曰脩身
為此書之綱 事 曰而 首之明德新民者而 對曰脩身
為此書之綱 事 曰而 首之明德新民者而 對曰脩身

中庸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言異而理同
問二者皆在止於至善者何 對曰脩己治人二者莫不各盡
然之則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類通至
於此而無以復加尽善而止也

問有能君子一句意義如何　對曰衛武公君子也其文章德行俱備故夫子之論如此
問如切如磋道學如琢如磨者何　對曰道學者言其講學之論之功自脩者省察之功有精粗也
問淇澳言綠竹之多綠則本夫土人栽植之名故曰以綠竹也　非竹也
問人莫知其子之惡　子之惡有何喜關其過人欲之心　對曰此愛心敝之也愛之深則不知其父母亦不信是以其子恃愛而驕縱而終致殺身而爲父母所不知中溺於愛而不知所謂之其所愛而適以害之也

問莫知其苗之碩者何　對曰此全心在己之心　不足　不足
問未有家　子而已也如言德而已所謂賴賢顧復　遠保抱攜持之　安用語之哉娛之後有子則知保赤子之心　之固不特孝而能且不中不遠矣
問梁惠之前如何　對曰文之未嫁也功在言德而已
問君子之道不出下庸而小人之道亦有中庸者何　對曰君子小人如何有中庸所以中庸者能謂時而取中若小人作事使與中庸相反所以謂之無忌憚小人如何有中庸
問篇名中庸而書中又說中和者何　對曰中庸道理也中和性情也通合乎中便是庸常之理心具此中而發出其好惡應事接物及感物而動故謂之性然心考本虛不能不應事接物及感物而動故謂之情未發時不偏不倚而知其中發而中節不情於理不失其正則謂之和性是体情是用心統性情
問性情中止是書經數樂四者如何　對曰統性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自然包括在

新編十一經問對卷之八 十一

中庸問對

天地

叢補十一種 附刊二種
共二冊 共三百九十九葉 實價洋一元
十一月十日出版 中華書局

新編十一經問對卷之二

尚書問對

問書之名何所始　對曰書者古之史官記事之言者有君命臣者有臣告君者有君告民者孔子定書首篇名之曰虞夏商周之書孔安國作漢武帝朝去古未遠其書猶可讀故以為上古之書

問三墳之書孔子刪之者何　對曰孔子所去者必非今之三墳今本恐是宋張商英偽撰亦未必左史倚相所讀者既曰上古之書何緣中間有商改典況所謂山墳氣噴形填荒唐不經之語道家皆未之初無可取者

問二帝言大道五典言常道何別　對曰二帝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如以上古之書編之政未遠其事不可法於後者尚且刪除治今亦無妨相沿廢弛事之軌轍在乃世如見也況夫官天下以傳賢開揖遜之端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為始

問書首唐虞次以三代謨何以皆曰虞書　對曰五篇書皆虞朝史官所述故皆係之虞書

問堯典所載皆是堯事述於虞朝者何之小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與見得是虞朝史官述堯朝之事

問典謨二字義云何　對曰典字本從冊二冊三冊何以皆曰典書也謂之謨者禹皐陶所陳之猷也亦皆事實而約非有褒貶問曷為獨不言謨者何　對曰蓋時史官記載者伯益雖亦稱之謀故不得私謨也

之時故以名篇如詩篇
問禹謨曰滿書高禹曰百
全述貢法通山濬川雖
問或謂二聖相授一道故
則可廣史而後述禹事
禹之事此廣史之所親見
下述禹事也
問左氏傳文公七年郤缺
年引書誤與 缺不幸而
孔子未定書 名也自經
皆以廣史所述故定為
問夏書言禹貢是已九州
地 冀之紀八州也
冀州為八州之總而
北地都為下水性下流治水
地名水名
問經文稱冀州統載為句
放下八州皆平保屋之
始也如傚載之載既始功于壺口治梁及岐
問八州皆言四 隴界何
載不言山川已至者示
南尊書教此是一大四
問治水初始于冀州其勢必先河水而後江水者何 對曰禹
而揚荊 其以江淮之
水從北入海雍豫之水自
江也
問禹制貢法化之所及又
果數之奉不以勤民豫
錫命而後貢不已後世
不錫命而州郡亦有
能數
問貢所不貢者何 對曰京
有荒況
問兗州之田已第上上之賦
而後貢賦乃與第三載乃同者何 對曰水患
甚兗州在河中流水曲流緩地平土疏故作治之功十有三載
而後貢賦乃與諸州同恐不是治水之功費十有三年也
問禹別九州舜十有二州者何 對曰蔡傳曰古者中國之地
但為九州爾 永作貢亦因其
及帝即位以 為青地太廣給分
東北營州 山之地為幷州及分
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邊東等處為營州故
後乘商周又只九州者何 對曰蔡傳曰舜
十二州至禹乃只九州作貢蓋因九
不知何時復合為九
問楚貢苞茅縮酒之語必多而書止甘誓如何 對曰當時
史官未必止此孔子定書擇其若通王事之大者示後世以戒
範也有邑人 稟正朔必非一日之
自商誓于師 後以誓名篇故其始也
問五子之歌書無也呂氏曰當以書体觀者何
永言嗟之以九歌與夫乃棄我 書中有詩尚矣五子之歌當
同訓諸侯緣五章皆成言成之辭
問五子喜毋 訓太康无厭其亡國伊丹
過者何 對曰太康盤遊無度又受制
羿篡位 張臣路其罪顯著
羿者 對曰羿善射大四卒能千害民

君身任重任到被時必能
則可
問太甲三篇不審是伊尹自分為三篇否 對曰非也太甲三
篇之意 所言敘述事之本末後之觀書者尚
有致也 如述太甲不明故伊尹作書告戒中篇述太甲改
過伊尹又作書以告後之意終下篇則述伊尹之申誥此三
篇皆史官所述非伊尹一時之言亦非伊尹分為三篇也
問然則此三篇皆伊尹訓也何必以太甲名篇 對曰師保之訓
太甲之悔事 以其首尾太甲亦有功得為太甲者始終可攻也
一篇故名之 太甲亦有功得為太甲者始終可攻也
問太甲二篇書序謂何 對曰亦詳矣 但多載太甲悔過言如
曰罔以辟辱厥躬 尚綱紀之訓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惟終非訓而何
問 予臨艮兌不知太甲所言艮兌何義 對曰伊川程子曰湯崩太
未可葬 毛伊壬而立非湯崩六年之

經091-521

大誥至多方八篇周公成王之告殷民不忘心也 對曰周公成王之時民心惟恐其不亡及天下大定邦國念殷之先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滅曰民曰士皆能貴倫於周若非周公其孰能之 大誥以忠厚有心至誠言之雖曰天命遠未保其終亦不敢文飾惟恐不体悉所以開悟之意 康誥小序云作刑書辭洁而義理者何 對曰小序條洛語脫簡四十八字為康誥之文是以云尔

問脫簡之文云何 對曰此篇小序下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四十八字係洛誥之文脫簡在洛誥之末 對曰然也

問此簡誰發見出來 對曰晉山蘇黃朱子訂正蔡書取之

問以康誥武王封康叔又係誰放見 對曰微子見殷民殷士義不服周而微子箕子不去義者何 對曰微子見殷民殷士義不服周而微子箕子不去義者何 對曰微子見殷民殷士義不服周而微子箕子不去義者何

妹邦而作而妹邦又在康叔封圻之內宣明告命其責全在
叔此意實相首尾實吳氏分析蓋明最非經旨
問梓材名篇者何　對曰亦武王告康叔之書緣篇中有梓材二
字而立名非有他義但周公演繹其詞亦告嗣
問召誥是成王誥召公事乎　對曰召公經理洛邑就成召公作此書以誥周公欲達于王中間變君
臣用功

代忠厚之遺意也

問聲者天子出師之號令在聲爲憯而夫子錄費誓者何　對曰
魯之僭礼自成王賜魯以天子礼樂祀周公而周王欲使有
賢子孫世世修其職貢故然伯禽初就封而四年乃報周公之爽一旦舉
師左右攻伐之節无乖出馬之
有礼焉孔子修之以周書之末
問春秋列國之君皆無能悔過者而孔子錄秦誓者何　對曰自
嵎之敗九卿伐晉迎安君戰觀泰報
趙公孟明之師出矣文侯之命
蓋周書之絕筆也不得已而與
可悉者不然列國皆無秦之先
問秦誓春之遍也不曰春而曰賈者何　對曰
賈地名閔子騫爲費宰
子春而秦革能取周之地
據嶌山曰帝王誥命至此絕矣
問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兼总
以爲小者何　對曰蔡傳以爲周
略有得春秋意者如武城洪範
中有似春秋遂以爲皆周子之
書之意俱自明白

問小序之文孔安國以附于各篇之首會意若人自有見趣如
于終者何　對曰不若附於各篇
宋氏詩傳將序并作一處讀書者深爲不便近見吉本某人將
書序冠之各篇仍不害其爲蔡氏書傳也

問大序是誰作　曰長洲孔安國作　朱子以爲魏晉間文字西漢

文義而近古六朝文字　問必爲漢人之作　曰見文公廟碑
記依安國何妨以序未嘗亡數事斷以爲孔氏可也

問五十八篇小序併皆在末七書數自大略數篇　對曰共六十有
四小序止係一

尚書問對畢

毛詩

問夫子刪詩之後漢詩者獨宗毛氏一家者何　對曰申公作魯
詩后蒼作齊詩轅固作韓詩以義勝之獨毛氏發明本與經合
故讀詩者尽宗毛氏

問春秋三家之詩不傳者何　對曰春申公因楚元王好詩始
爲詩傳元王以爲博士於詩最精後以詩教于授孫卿張長江公數傳
至薛廣德而其傳泯矣

齊詩始於轅固後景帝時后蒼通韋詩而齊得名傳至匡
衡張邠之孫而止

尚書行于世而讀者絕少　曰是以不傳

問毛氏獨傳其幸必有源流若何　對曰初孔子以詩授弟子
夏爲之序六傳而至毛亨作訓傳以示毛萇萇後爲趙人傳
士自後鄭玄取毛氏申註未尽者續箋注雜鄭氏箋不破申
鄉又爲毛作訓而傳之衛宏敘作序云因作
子夏是以與五經並傳至今

問子夏既序矣衛宏復序焉何與爲子夏作序者　對曰
氏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儒林傳云亦
未詳

問既曰大序又曰小序者何　對曰大序者關雎之序也小序者
各篇之首會意若人自有見趣如
曾毛氏之事衛氏之所集錄愚見不特大序亦非
手故譜云子夏傳來尚毛更足成之衛宏復增於其後多失

詩人之末旨矣

問何謂六義 對曰風者風動之也感動人心使之然也故詩人之作必有所感發而後形於言動於中而後見於詩是以謂之風

大雅之怨清廟之敬小雅之始文王之德也

問何謂賦比興 對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物比事興者託物興辭

問二南之義如何 對曰猶梁張氏曰所謂南者以河之南北言之也蓋得之矣

則屬於自西以北言之

南召南

是也

問周召之名如何 對曰鄭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郤行述職詞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得一二公德教屬之大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

問周召之地實在何所 周南之化深浸有淫女不可求思云云召南之化淺雖羣妾無間何以容我壘云云 對曰疏曰周南者謂在南國之內所召之南方諸侯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化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教

問周召之地實在何所 周南之化深浸有淫女不可求思云云召南之化淺雖羣妾無間何以容我壘云云 對曰疏曰周南者謂在南國之內所召之南方諸侯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化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教

問周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者何 對曰陳氏曰周公主諸侯之國故曰王者之風以西之地為召公主諸侯之國故曰諸侯之風

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何 陳以東召公 陳以西周公 對曰李氏曰周召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而繫之召公

問王者之風謂之化諸侯之風謂之教者何 對曰鄭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郤行述職詞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得一二公德教屬之大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

問王者之風謂之化諸侯之風謂之教者何 對曰周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知其所以化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教

問周召之地實在何所 周南之化深浸有淫女不可求思云云召南之化淺雖羣妾無間何以容我壘云云 對曰疏曰周南者謂在南國之內所召之南方諸侯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化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知其所以教

問周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者何 對曰陳氏曰周公主諸侯之國故曰王者之風以西之地為召公主諸侯之國故曰諸侯之風

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何 陳以東召公 陳以西周公 對曰李氏曰周召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而繫之召公

相形作齊風變而鄭衛作亂國之本溱洧為大所以間齊鄭
變風之始
問十五國風次序亦有意乎抑本周太師之舊而略正之乎
對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
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
曹豳此孔子刪詩之次序也比周太師舊文可以見聖人之意
問始周次召如何 對曰家道興先於人倫人倫興先於父
子衛禍基於莊姜宋化始於婦人變風之首
問衛一國之風化也曰邶鄘者何 對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
戈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便殷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別本)曰邶之即南謂之邶東謂之鄘

宇都宮旅軒不知後來復置三監不

三監之後更於此三國建諸侯此必封康叔之時也康叔封
衛不知即邶鄘之封何以邶鄘紀無所考
問後此而即邶鄘紀無所考者以其不是衛并之乎 對曰衛并即
世次年代皆無可攷鄭詳并彼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新首及即
衛故為變風之首考此也
問衛之變風作於何時 對曰厲宣之世而至頃襄當襄王時衛
國政最變本始作

問衛之詩不係衛而係存邶鄘之名者何 對曰衛詩而存邶鄘
者罪衛之并以特分其風而係之已亡之國者蓋欲存二國也
存二國者首在之罪大矣
問舜禾瓜之詩亦以係衛者何 對曰此必孔子之意春秋之義
不與諸侯專封也列諸位以見齊侯之仁荷列諸春則春係之
汗改乎威緜陵不與專封衛於楚亦猶是爾
問王風次衛者何 對曰次衛亦周大師之舊而孔
子因之夫人倫之道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宗國東遷則君臣之
義如之何而不變乎平王弃其舊都而徙東都王城於是王之綱
令上及於郊畿諸侯比矣然王靡求替故不曰周國風而曰王
風東周戎禍遂至陵夷王已

問小雅
大林也利詩列於大雅
問万物無道共詩尚
政無赤見刺矣
政無赤見刺矣
政無赤見刺矣

問田不明者出粟民饑戰事者出粟家之征者何　對曰此出
戰游手末作者也屋粟者一家之稅粟六家者一夫百畝之稅
一家力役之征也
問鄉大夫七尺六尺之征者何　對曰七尺者指言二十六尺者
指言十五歲語穿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是也國中自二十以
及六十都鄙自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者力役之征也用民之
道一曰生三曰養五曰教六曰使曲禮七月云上入執功治講習
屋農日是
問三日之役每歲以何爲常如何　對曰不然均人掌均之法凡
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凶

考古舍升於孝者亦不征於司徒

問族師之職如何　對曰百家謂之長使之師月吉則讀邦
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德行道藝而興賢能者何　對曰百家
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者就閭大夫之中選賢能而源大夫之中致德行
問大司徒既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又於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者何　對曰大司徒是掌其大綱鄉大夫是分掌其
事大司徒之職如何　對曰大司徒之職各大夫是六鄉各一大夫
問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仲春者順時令陰陽交也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
曰會男女於仲春者順時令陰陽交也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
故書小士乾歸妹注云小陰陽錯不通鄭衆讀乾爲
妻者約妾陰事之事父有不禁可會諸侯周禮非周公之全書
亡亲世添入者

用物于宁門外一只社于新邑先兩起祭
問春官止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者何　對曰皆無明文恐
禮地即是祀后土
問日月星辰固當祭不知中對治錫師前師亦祭如何　對曰司中
是三台星司命是文昌星觀師是魁星雨師是畢星所謂祭者
祭星辰非祭風雨也
問風雨條祭雷不與祭如何　對曰風雨之祭自周之祭自唐以來尚矣雷
神自唐以來方祭古無師圜壇共祭而祀也
問社稷之義如何　對曰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古者人民聚居必
祀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主播種原隰之祇穀有成
問社稷之壇社有主稷无主者何　對曰
社以石爲主稷有牌

問大卜三兆如何　對曰三兆者顓頊氏之占法兆若帝嚳之
占法原兆者周之占法也
問三易者何　對曰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惟周止曰易
問經卦皆八者何　對曰三易之法其卦皆以八而別之八八六
十四也
問三夢如何　對曰致夢者夏后氏夢書殷人夢書周人夢
者周人夢書
問夏官司馬所主何事　對曰掌邦國九伐之法軍旅之事也
問司馬既掌軍旅則握兵發兵其權不亦重乎　對曰非也司馬
雖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預焉家宰以征師于
諸侯大司寇糾萬民而詰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致萬民而治其教化大司徒以旗鼓
大司寇糾萬民而詰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致萬民而治其教化大司徒以旗鼓
問夏官侵伐以春秋傳之伐如何　對曰春秋書征伐以討其不
以書　周禮王將征伐則帥群吏以誓

問解冠解洗者何　對曰敬人以孝也

問老者坐於上少者坐於下者何　對曰敬人以孝也

問飲食必祭者何　對曰不忘本也

問酬時不拜者何　對曰不敢人之惠也

問席賓以賢者何　對曰貴德也

問席坐以齒者何　對曰貴長也

問拜僕以爵者何　對曰貴貴也

問工歌必獻者何　對曰不忘本也

問無及洗者何　對曰不忘則也

歌詩雖高瑟可言何　人以樂之言也

問歌者何　對曰歌依永詩言志則笙入堂下吹也　周禮注云

有聲則笙由儀也文公詩云

合樂二終者何　對曰歌周南關雎則笙鹿鳴則笙合之故升歌三閒歌

樂之詩亦六也

閭鄉飲酒風而不及鄉者

一鄉之事所謂用之鄉人焉者安有所謂威儀而歌頌德乎

者之侍以聽政役然政役亦止行於一鄉而未足以行之於二

國故止敬小

問立禮何於冠乎　對曰禮達云作冠制為嘉禮之始陳

農播種飲食為吉禮之始帝有戰功經有官為宅賓凶禮哀

死至用而後備乎　對曰夏商而行簡畧至周自為詳委降又

春

問曰秋何義 對曰萬民以春夏長刑以秋冬殺二季貫善罰惡之
間貫罰天子之權春夏與善罰惡者何 對曰天下有道則賞罰自天
子出上有明天子權春夏與善罰惡者也
問曰時崩無公天之間更而稱公者何 對曰尚書周公之後也非
私魯也傷周也
問天內當而或不為尊諱者何 對曰此孔子公天下之心也
問曰有惡不諱善有惡不諱論也善有時乎為周諱也
善錄也

問孟子疑之曰其義一也善惡事要為善惡春秋為貴其文則史
其義則竊取之矣
問曰周平王崩在閏隱公三年也平王東遷志謂陰于周厲王而
隱公即位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平王東遷雅亡之後故詩不復有雅詩矣春秋起於隱
問春秋不始於惠公者何 對曰惠公之世周平王尚知一二分
王道鄭武公為司徒晉侯撰于位日久踰越兄弟不抗民人未
之命豈不君君臣臣及平王死後知未命在位亦及四十有
九年春王正月者何 對曰元年者君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
月者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善人君即位
始之要

問春秋始於隱者何 對曰前事不明後事不詳中間獨明桓
文之事而已

問公羊穀梁左氏經孰正 對曰公羊穀梁在口口左氏在傳
不能相通論之有
問公羊穀梁公是公非仲子繼室書子所生以其二嬪同君而元二嬪同君者何
妃也
問曰仲子何以稱夫人 對曰隱公為仲子立桓公與之爭國
故隱公當立不書即位者何 對曰不與公之後也非
一年稱公春秋之也
問曰仲子雖宋女其位在妻桓公當立故隱十
如當立不再娶仲子雖不以即
之禮書
問曰春秋有五始者何 對曰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
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善人君即位
始之要
問春秋始於隱者何 對曰前事不明後事不詳中間獨明桓
文之事而已

經091-543

此書於光緒甲午十一月流轉厥肆以十八金收得之以校顧氏棠刻目方知汲古毛氏原有兩元刊初收者無序故通志堂本缺序文後收澤此本有序即陳仲魚所云鮑以文家以補缺者也十二月十日順德李文田記